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欒章集校注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樂章集校註

〔宋〕柳永著
薛瑞生校註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樂章集校註/（宋）柳永撰；薛瑞生校註．—北京：
中華書局，1994（2002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1319-8

Ⅰ.樂… Ⅱ.①柳… ②薛… Ⅲ.①宋詞—選集
②宋詞—註釋 Ⅳ.I222.8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072285號

責任編輯：劉尚榮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樂 章 集 校 註
〔宋〕柳 永 著
薛 瑞 生 校 註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廠 印 刷

850×1168毫米1/32・12³/₄印張・206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2002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 6001—9000册 定價：19.00元

ISBN 7—101—01319—8/I・205

前言

一、生卒年及游踪考辨

柳永爲宋代詞壇一大家，然《宋史》無傳。據方志及宋人筆記載，其初名三變，字景莊；後改名永，字耆卿〔一〕。何時與何以改名及字，蓋在中晚年，以病故〔二〕。永則永年，耆則耆老，冀以長壽。後遂以柳永名世，三變反在其次，知者鮮矣。

柳永生於何年，以其資料缺乏，至今難以確知。唐圭璋推斷約生於宋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或雍熙二年（九八五）〔三〕，雖所據有誤，然大體相當。據王禹偁《小畜外集》卷十《柳贊善寫真贊並序》謂宋太宗至道二年（九九六）柳永之父柳宜已「年五十有八矣」。由此上推，則柳宜生於五代石晉天福四年，閩王曦永隆元年（九三九），永生時宜已四十七或四十九歲，且永上尚有兄三接與三復。又據《建寧志》載，永之子涚登宋仁宗慶曆六年（一〇四六）賈黯榜進士，即以弱冠登科計，涚生時永已四十一或四十三歲。若將永生年再提前或推後十許年，則與其父宜、其子涚年齒相差太遠，難以置信。故知永即便不生於九八五或九八七年，也應相差無幾。

柳宜自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九七六）至淳化元年（九九〇）先後爲山東雷澤、費縣、任城令〔四〕，此正

當柳永生年區間，故知永當生於山東。自九九〇年起，宜通判全州（今湖南全州），何時離任，不得而知。然至道二年（九九六）王禹偁爲柳宜寫《柳贊善寫真贊並序》，其時已爲贊善無疑。贊善爲太子宫屬，自當在京。其後宜仕履無考。清乾隆修《福建通志》謂：「崇安縣柳宜，工部侍郎。」民國修《崇安縣新志》謂：「柳宜，五夫人，户部侍郎。」部雖不同而侍郎無異。然在宋神宗元豐改官制之前，六部尚書即可入相，侍郎位僅次於尚書，爲副貳之職。何以柳宜居官如此顯要而《宋史》無傳，且寂寂無聞於後世？若宜果曾爲此官，由贊善而侍郎，決非三五年所能達，設若十年，宜已六十八歲，而永已二十至二十二歲矣，何以永青少年時期在故里福建崇安度過？以此知宜官至侍郎之説不可信。揆情度理，永蓋生於山東，隨父至全州，旋又至京，至道二年（九九六）已爲十至十二歲之少年矣。

柳永何時回鄉，無從考稽。然清厲鶚等所輯《宋詩紀事》卷十三録永佚詩三首，其中一首爲詠崇安名勝中峯寺的《中峯寺》，知其青少年時曾在崇安無疑。蓋其父宜享年不永，爲贊善大夫之後不久即離世，少年柳永無依無靠，即回鄉投繼祖母虞氏或其叔宷、察〔五〕，此係揣測，未敢斷言。

柳永再至京師，蓋在考進士之時。然屢試屢敗，初考在何年，不得而知，《鶴冲天・黄金榜上》約爲初考失意之作，亦難斷定作年。《樂章集》有《玉樓春・昭華夜醮連清曙》與《玉樓春・鳳樓郁郁成嘉瑞》二首，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慶賀「天書下降」而作，詳見二詞附考。又，《玉樓春・星闈上笏金章貴》與《御街行・燔柴煙斷星河曙》均作於真宗天禧二年（一〇一八），前者爲祝仁宗立爲太子而

作，後者爲御樓肆赦而作，並詳見二詞附考。柳詞寫汴京者比比皆是，而在中進士之前又無去他地踪迹可考，故知其在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至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在汴京，至少大中祥符元年、天禧二年、景祐元年三年在汴京無疑。此時期柳永二十四至五十歲或二十二至四十八歲。清宋翔鳳《樂府餘論》謂：「耆卿蹉跎於仁宗朝，及第已老。」謂「及第已老」大體不差，「蹉跎於仁宗朝」則不盡然。因仁宗當政後十二年永卽中進士，而真宗朝至少已「蹉跎」十五年（一〇〇八—一〇二三）乃至更長，何謂獨「蹉跎於仁宗朝」耶？

何以「蹉跎」？學人幾衆口一詞謂因填浮豔之詞而忤仁宗。所據如下：北宋末人嚴有翼撰《藝苑雌黄》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猥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稍後於嚴有翼的吴曾在《能改齋漫録》卷十六中云：「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虚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忍把浮名，换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細較二籍所云，吴語乃據嚴語而更演之，實二而一。原之事實，決難憑信。

《樂章集》中有不少浮豔淫冶之詞，這是事實，由此似也可得出柳永「薄於操行」之結論。然《鶴冲天》詞顯係初考失意之作，不然，何不云「再失」或「屢失」，而云「偶失龍頭望」耶？仁宗卽位時柳永已三

十八或三十六歲，也決非第一次應進士第之齡。況仁宗十三歲即位，真宗遺詔「尊后（章獻明肅劉皇后）爲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后稱制凡十一年」（天聖元年至明道二年，即公元一〇二三至一〇三三）〔六〕，「與皇帝並御承明殿垂簾決事」〔七〕。皇帝親試進士自宋太祖始，可謂「軍國重事」，太后既「垂簾決事」，焉有不與之理？故知即使因柳永「薄於操行」，嘗作「浮豔淫冶」之詞而被「深斥」不第，決其事者亦當爲章獻劉皇后而非仁宗。

若深究其因，所謂「薄於操行」，嘗作「浮豔淫冶」之詞蓋亦門面話，骨子裏恐與柳詞之政治觸忌有關。如果説寫於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的兩首《玉樓春》「昭華夜醮連清曙」與「鳳樓郁郁成嘉瑞」還無明顯褒貶之辭，那麼寫於天禧二年（一〇一八）的《玉樓春》「星闈上笏金章貴」中有句曰「重委外臺疏近侍」、「宣室夜思前席對」，則顯有微辭矣。柳詞傳頌頗廣，不可能不傳入禁中。且此爲仁宗被立爲太子而作，蓋亦「軍國重事」，傳頌當更爲迅疾。然真宗好道，晚年因龍體不虞，且「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帝久疾居宮中，事多決於后（章獻明肅劉皇后）。」〔八〕「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九〕以此推知，無論柳永在真宗末之「蹉跎」還是仁宗初之「蹉跎」，皆由劉皇后決其事，而非真宗與仁宗。當然，柳永科第久不售，亦不能排除學殖上的原因。宋制，「凡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一〇〕柳永除詞之外，僅佚詩三首和兩斷句及日本刊本《古文真寶》中所録的八十餘字的《勸學文》

一篇，很難斷其詩才與文才。天聖初，仁宗詔士子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于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爲之甄采。而狃于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一一〕此中或可透出士子們「苟簡成風」之些許消息。

如除去劉皇后稱制之十一年不計，則柳永恰當仁宗親政之第一年即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及第的。是年，仁宗詔曰：「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憫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進士五舉、諸科六舉；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一二〕永恰值此年登第，或考中，或恩例，其受仁宗沾溉則無疑，何言「忤仁宗」耶？

至如永初仕爲睦州推官，亦非上材下用，乃初中進士常例。太宗「雍熙二年（九八五），廷試初唱名及第，第一等爲節度推官。」〔一三〕真宗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學識優長、詞理精絶爲第一；才思該通、文理周率爲第二；文理俱通爲第三；文理中平爲第四；文理疏淺爲第五。」〔一四〕永中第幾等且勿論，推官之職並非曲材。此年在睦州，柳永寫了《滿江紅·暮雨初收》，前此在汴京，亦寫《柳初新·東郊向曉星杓亞》詞，表達了「堯階試罷」、「相將游冶」之喜。

睦州任不知幾年。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六云：「景祐中，柳三變爲睦州推官，以歌詞爲人所稱，到官

方月餘，呂蔚知州事，卽薦之。郭勸爲侍御史，因言：『三變釋褐到官始踰月，善狀安在？而遽論薦？』因詔：『州縣官初任未成考，不得舉。』後遂爲法。」《續資治通鑑長編》景祐二年六月載：「丁巳，詔幕職州縣官初任未成考者，毋得奏舉。先是，侍御史知雜事郭勸言：『睦州團練推官柳三變，釋褐到官才踰月，未有善狀，而知州呂蔚遽薦之，蓋私之也。』故降是詔。」實則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卽有詔曰：「幕職州縣官初任，未閑吏事，須三任六考，方得論薦。」足見爲「祖宗成法」，非自柳永始。看來柳永在睦州任滿始得轉官。

三年之後卽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四月，柳永寫了《送征衣·過韶陽》祝仁宗壽（仁宗生於四月十四日），極盡頌揚之能事，且云「挺英哲，掩前王」，也證實了前述對英宗的微詞。從全詞看，慶祝場面非親到者不能爲，也可證明是年四月柳永在汴京。清嘉慶《餘杭縣志》卷二一《名宦傳》引舊志云：「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間餘杭令，長於詞賦，爲人風雅不羈，而撫民清静，安於無事，百姓愛之。建玩江樓於南溪，公餘嘯詠，有潘懷縣風。」聯繫上述「須三任六考」之制，所謂「景祐間」，則起碼在景祐三年或四年（一〇三六—一〇三七），且由推官至縣令，所謂「久困調選」，亦不可憑信。餘杭縣令終於何年，亦無考。然柳永於仁宗寶元元年（一〇三八）三月至潁州去拜謁以宰相出判許州按部至潁的呂夷簡，詞中却有迹可尋。《如魚水·輕靄浮空》闋云：「亂峰倒影，瀲灧十里銀塘。」「望中依約似瀟湘。」「紫薇郎。修禊飲，且樂仙鄉。」「偏歷鑾坡鳳詔，此景也難忘。」「十里銀塘」指潁州西湖，「紫薇郎」指中書侍郎，「鑾坡」

郎金鑾坡，翰林院所在地，「鳳沼」，即鳳凰池，中書省所在地。合此者，唯吕夷簡莫屬，詳參此詞附考。潁州即今安徽阜陽，餘杭即今杭州餘杭縣。以時推之，寶元元年當在餘杭令任，以地推之，餘杭距潁州已遠。柳永潁州之行，是公差，是專程去干謁，或餘杭令未久改調潁州，則無考，然是年三月在潁則無疑。

柳永不知何時爲曉峰鹽場監，元大德《昌國圖志》卷六謂永曾作《煮海歌》寫鹽民生活之苦。宋乾道《四明圖經》卷七又謂永曾作《留客住・偶登眺》詞。昌國州在今浙江定海縣。臆其爲曉峰鹽場監蓋在爲餘杭縣令其前或其後。柳永之姪爲其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銘》云：「叔父諱永，博學善屬文，尤精於音律。爲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闕下，召見仁廟，寵進於廷，授西京靈臺令，後爲太常博士。」〔一五〕著作郎、太常博士爲京官，泗州判官蓋未到任，故下文用「改」字，靈臺即今甘肅靈臺縣。其任時雖無考，然柳詞均有泗州、靈臺之踪迹可尋，此不贅〔一六〕。

《木蘭花慢・古繁華茂苑》爲贈蘇州太守之作，中有句曰「鼇頭」，其贈主當爲狀元出身。據明成化《姑蘇志・守令表》載，自真宗大中祥符至仁宗嘉祐年間，先後知蘇州者二十餘人，其中狀元出身者唯吕溱一人。《宋史》卷三百二十《吕溱傳》謂「吕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姑蘇志・守令表》謂吕溱在慶曆三年二月至四年三月（一〇四三—一〇四四）知蘇州。詞寫春景，然慶曆四年柳永在成都，故知此詞寫於慶曆三年（一〇四三）春無疑。柳永在蘇州爲官還是專去干謁吕溱，則無考。《千秋歲・泰

階平了》詞云：「三台耀」，「烽火靜，欃槍掃。」「渭水當年釣。晚應飛熊兆。同一呂，今偏早。烏紗頭未白，笑把金樽倒。人爭羨，二十四遍中書考。」《衆名姬春風弔柳七》謂作於呂夷簡六十誕辰時，然「烽火靜，欃槍掃」指慶曆三年春平元昊事，而是年春柳永在蘇州，此詞當寫於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夏，時呂夷簡六十五歲，詳見此詞附考。《一寸金·井絡天開》詞云：「錦里風流，蠶市繁華。」「摸石江邊，浣花溪畔景如畫。」「夢應三刀」，「高掩武侯勳業，文翁風化。」詞爲贈益州太守無疑，此太守當爲蔣堂。《宋史》卷二百九十八《蔣堂傳》載：「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宫，選屬員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文翁嘗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派敏才授士，又修學官於成都市中，蜀由是大化。《漢書》卷八十九有傳。詞云「高掩武侯勳業，文翁風化」，雖爲諛詞，然與蔣堂守益事合。又據《北宋經撫年表》載：蔣堂於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六月至四年（一〇四四）十一月知益州，詞寫春景，自當寫於慶曆四年無疑。是年至成都，爲官耶？公差耶？擬或專事干謁耶？則無考。前引《墓志銘》謂柳永曾爲靈臺令，宋羅燁《醉翁談録》又謂柳永曾爲華陰（今陝西華陰縣）令，柳詞中不乏甘陝之作，或柳永轉展於川、甘、陝間爲官（當然只是縣令一類小官），亦未可知。

時隔三年，到慶曆七年（一〇四七），柳永又來到蘇州。《永遇樂·天閣英游》詞爲贈蘇州太守之作，詞云「内朝密侍」，「漢守分麾，堯庭請瑞」，「吴王舊國」，「甘雨車行，仁風扇動」，等等。有天章閣官銜者，據《姑蘇志·守令表》載，唯范仲淹、梅摯、蔣堂、滕宗諒四人。查《宋史》本傳，知梅、蔣有天章閣

待制仕履而無戰功，范仲淹有戰功，但爲天章閣待制却在爲蘇州守後，既符合「天閣英游」而又符合「漢守分麾」之戰功者，只滕宗諒一人。《宋史》卷三百零三《滕宗諒傳》載：「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與范仲淹共同抗敵（即「漢守分麾」時），後「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即「天閣英游」時），徙慶州。」後爲御史梁堅、王拱辰誣劾，「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姑蘇志·守令表》載：滕宗諒於慶曆七年到任，不久卽卒，故知此詞寫於此年無疑。

六年之後卽仁宗皇祐五年（一〇五三），柳永又至杭州。《早梅芳·海霞紅》、《望海潮·東南形勝》、《瑞鷓鴣·吳會風流》三首，均寫於杭州，且均爲贈杭州太守孫沔之作。《早梅芳·海霞紅》有句曰：「漢元侯，自從破虜征蠻，峻陟樞庭貴。籌帷厭久，盛年晝錦，歸來吾鄉我里。」查《北宋經撫年表》，自大中祥符元年至嘉祐五年（一〇〇八—一〇六〇），先後帥杭者共三十人，其中唐詢爲錢塘人，范仲淹、鄭戩爲吳縣人，蔣堂爲常州人，孫沔爲會稽人。其時，錢塘、吳縣、常州、會稽均屬兩浙路，可謂「歸來吾鄉我里」者。然蔣堂、鄭戩、唐詢三人無戰功，且唐、蔣知杭前無樞密仕履，范仲淹知杭前有樞密仕履與戰功，然僅有「破虜」之功而無「征蠻」之功，唯孫沔一人完全符合此四條件。《宋史》卷二百八十八《孫沔傳》載：沔嘗知慶州，平「北虜」元昊之亂，後又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與狄青共平「南蠻」儂智高之亂，戰功卓著，知杭州，召爲樞密副使。孫沔曾於皇祐五年（一〇五三）四月至八月，至和二年（一〇五五）二月至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八月兩知杭州，然詞云「盛年晝錦」，當寫於皇祐五年初知杭時，時孫沔五

十七歲。詳見此詞附考。

《望海潮·東南形勝》闋，宋人楊湜《古今詞話》謂：「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州，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而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見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於孫相公之前。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府會，楚楚宛轉歌之，孫卽日迎耆卿預坐。」其後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又更而演之，增出「金主亮聞之，欣然有羨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唐圭璋卽由此推斷「柳永就在孫何死的一年（景德元年）作《望海潮》詞送他，至少也應是冠年了。」由此可證，柳永約生於宋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七〕，以後又斷柳永約生於九八五年。孫何《宋史》卷三百零六有傳。據傳載，孫何生於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進士。此前柳永尚爲五至七歲之幼童，如何能與三十一歲之孫何爲布衣交？況孫何未曾入相，也未知杭州，只是作過兩浙轉運使，楊湜之言顯誤。其實此詞也是寫於皇祐五年（一〇五三）贈孫沔的。沔爲人戰功政績卓著，却薄於操行，好女色，不僅往來名妓間，且搶佔良家婦女，史有明文。故柳借楚楚以進詞之説或可憑信。且沔生於太宗至道二年（九九六），真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進士，此前孫沔二十三歲，柳永三十四或三十二歲，始有可能成爲「布衣交」。餘詳此詞附考。永來杭專謁沔擬或在杭爲官，亦不得而知。《瑞鷓鴣·吳會風流》亦爲贈孫沔之作，此不贅。時永已六十九或六十七歲，卽將致仕。

五年之後卽仁宗嘉祐三年（一〇五八），柳永又來到汴京，寫了《臨江仙·鳴珂碎撼都門曉》以贈劉

敞。詞云「揚州曾是追游地」，有學人卽以爲永到過揚州，其實這是寫詞之贈主的。又云「荆王魂夢」，指漢劉賈，賈曾被封爲荆王。故知此詞贈主當爲劉姓之揚州守。《北宋經撫年表》載，自太宗太平興國至哲宗元祐年間，劉姓之知揚者，唯劉敞一人而已。劉敞字原父，《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有傳。據《表》載，敞於嘉祐元年（一〇五六）知揚州，三年（一〇五八）改鄆州。史載敞在鄆政績尤著，至州無盜賊，路不拾遺，而詞不略及。又，宋制，大官改官移任不徑往，必赴闕述職。故知此詞寫於劉敞離揚赴闕時，卽嘉祐三年春夏間。詳見此詞附考。時柳永已七十四或七十二歲。宋制七十致仕，柳永當已退職，不需干謁求進，當爲退職後來汴京定居，或投靠兒子與親友。

這裏涉及到柳永的卒年與葬地。關於葬地，有棗陽、襄陽、儀真、鎮江四說，多數學者持鎮江說，所據乃明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十六的記載：

永字耆卿，始名三變，好爲淫冶之曲。仁宗臨軒放榜，特絀之，後易名永登第。文康葛勝仲《丹陽集·陳朝請墓志》云：「王安禮守潤，欲葬之藁殯無歸者。朝請市高燥地，親爲處葬具。三變始就窀穸。近歲水軍統制羊滋，命軍兵鑿土，得柳墓志銘並一玉篦。及搜訪摩本，銘乃其姪所作，篆額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銘」，文皆磨滅，止百餘字可讀，云：「叔父諱永，博學善屬文，尤精於音律。爲泗州推官，改著作郎。既至闕下，召見仁廟，寵進於庭，授西京靈臺令，後爲太常博士。」又云：「歸殯不復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餘年」云。

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下也説：「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學人以爲葉夢得曾在丹徒做過官，葛勝仲（死封文康）也是丹陽人，他們的話可資憑信。並由王安禮守潤爲神宗熙寧八年（一〇七五）而推斷出柳永卒年可能在仁宗皇祐五年（一〇五三）〔一八〕。也有人認爲「無論如何，柳永卒年不能在至和元年（一〇五四）以後，若然，就與墓志所説不合。」〔一九〕

其實，《鎮江府志》乃撮録群籍而成，根本不能作統一理解。開頭幾句顯係撮録《藝苑雌黄》與《能改齋漫録》。今存葛勝仲《丹陽集》，無《陳朝請墓志》，無以查對。然「三變始就窀穸」句決非墓志中語，而係明萬曆修《鎮江府志》者的猜測。試想，葛勝仲爲陳朝請寫墓志，只是説王安禮守潤時，欲葬「藁殯無歸者」，並非專爲葬柳永。陳朝請僅任「市高燥地，親爲處葬具」之職，何能突然冒出一句「三變始就窀穸」？自「近歲」至末，亦係撮録宋籍，因羊滋乃宋孝宗時人，《宋會要輯稿》第八册第七三〇三頁記有他任水軍統制時事〔二〇〕。簡言之，葛勝仲僅云王安禮守潤時「葬藁殯無歸者」，不及柳永。至葉夢得，始據傳聞而云王安禮葬柳，並謂「求其後不得」，反倒露出破綻。志文爲其姪所書，蓋爲柳淇，因柳淇是書法家。如柳淇書碑與王安禮葬柳是一回事，何言「求其後不得」？柳淇不算其後麽？反言之，柳淇既爲其叔書碑，豈能不葬其叔，而由王安禮按「藁殯無歸者」來葬？須知柳淇也是進士，而非一介草民，連葬叔之資也無？況柳永之子柳涚，據《建寧志》説他是慶曆六年（一〇四六）賈黯榜進士，著作郎，宋劉宰《京口耆舊傳》説他「爲陝州司理參軍，以政績聞，特改大理寺丞。」清末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十六

說他「嘉祐六年（一〇六一）秘書省校書郎，守陝州司理參軍。」爲什麼柳涚父死不葬，而要等到二十多年後由王安禮來葬？這與「以政績聞」的柳涚身份相符嗎？宋皇能允許這樣一個忤逆之子繼續作官嗎？

很顯然，王安禮葬的是「藁殯無歸者」，不是柳永，也不包括柳永。柳永不死於皇祐五年（一〇五三），至嘉祐三年（一〇五八）永尚寫詞贈劉敞。其時柳涚正在京任著作郎。大約此後不久，永卽客死京都，涚寄葬其父於汴。「殆二十餘年」後，柳涚蓋已謝官而卜居鎮江，遂又改葬永於鎮江北固山下（與陳朝請所「市燥高地」毗鄰或甚近，葉夢得始誤永爲王安禮所葬「藁殯無歸者」之一，明萬曆《鎮江府志》修纂者王應麟、王樵又從葉氏語演出「柳永始就窀穸」之句），並請書法家、堂弟柳淇書碑。碑文云「歸殯不復有日矣」，蓋涚始無久居鎮江意，欲待返里時又携父遺骸「歸殯」於崇安，後因故久居乃至老死鎮江，初願未遂，使其父長眠於北固山下，他自己也被視爲鎮江人了（《京口耆舊傳》卽謂柳涚爲丹徒人，丹徒卽鎮江屬縣）。《鎮江府志》撮録舊籍而失考，遂留疑竇於後世。然録柳淇碑文，又證成柳永葬於棗陽、襄陽、儀真諸説之僞，其功亦不可没。與柳永同爲福建人而稍後於永的黄裳在其《演山集》卷三十五《書樂章集後》中云：「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熹（應爲「嘉」之形誤）祐中太平氣象」，並謂「是時予方爲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嘉祐共八年。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四月仁宗卽崩，英宗卽位。柳永若活到嘉祐八年，當爲七十九歲或七十七歲，亦非決不可能。宋謝維新《古

今合璧事類備要》謂范鎮(小柳永二十四或二十二歲)謝事之後曾歎曰:「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爲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形容盡之。」也證成黄裳之言並非虚語。柳永卒於皇祐五年之説决不可信,當在嘉祐三年之後别求其解。

二、人格價值判斷

一部《樂章集》,贈妓、詠妓、狎妓之詞俯拾即是,更有甚者,直接寫男女交媾始末之詞亦不止一見。陳師道《後山詩話》謂「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所謂「南北二巷」,即北里南曲北曲,爲名妓聚居之地。柳詞中提到的名妓即有師師、秀香、瑶卿、安安、蟲蟲、香香、英英、冬冬、楚楚、寶寶、心娘、佳娘、酥娘等多至十八個。以宋觀柳,説他「薄於操行」似不爲過;以今觀柳,簡直就是嫖妓專業户了。然則在唐宋時期,士子們游「南北二巷」,却也司空見慣。至如新進士游「南北二巷」,直若例行公事。至如宋代,名公巨卿如晏殊、歐陽修、蘇軾等等,誰個無贈妓詞、狎妓詞?所不同者蓋有三:一爲别人寫得雅而藴,柳永寫得俗而露。二爲别人寫後即「自掃其迹,曰謔浪游戲而已也。」〔三〕柳永却「不掃其迹」或「不能掃其迹」,因其「骫骳從俗,天下詠之」,又經歌妓傳唱,國人皆知,「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三〕,即欲「自掃其迹」而不能。三爲别人寫得少,柳永寫得多。如此而已矣。求其所以然之故,恐與柳永從贈妓詞中討潤筆有關。試想柳永混迹汴京十數年甚或數十年,其父已死,其叔能有多

少錢去供他狎妓？據唐孫棨《北里志》載：「保唐寺三八日士子極多。有一嫗號汴京婆，育數妓。每召飲，率以三鍰，繼燭則倍之。」「曲中一席四鍰，見燭則倍之。」宋價不知幾何，恐亦不在少數。唯其在贈妓詞中討潤筆，柳永方能長期在汴京混下去。〔二三〕明乎此，方知柳永何以妓詞如此之俗，如此之濫，如此之露了。不俗，能有幾人聽得懂？不露，焉能投市民之所好？不濫，能賣得幾個錢？他又精於音律，譜之管絃，必然悅耳動聽，此所以「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之故也。說柳永「奉聖旨填詞」，還不如說「奉妓旨填詞」。他爲了錢壞了名節，雖咎由自取，其間却也有辛酸眼淚在的。到了四十七歲還是白丁，又無正當職業，還要養家糊口，他又不願也不能去扛鋤頭，不在歌詞中討生活，出路又安在？明乎此，方知宋人「薄於操行」之責，似乎有點寬於律己而嚴於律柳了。況且在唐宋人生活中，性文化是比較健康的，開放的，嫁女要將性圖譜作爲陪嫁品就是明證，連漢代大文學家、科學家張衡的《同聲歌》也是直接寫新婚之夜交媾過程的〔二四〕，我們又何必過分責備柳永。

《鶴冲天・黄金榜上》詞中有句曰：「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宋人以此責他猥薄浪蕩，今人以此贊他淡薄功名，甚至認爲他不與統治者合作。責也好，贊也好，實際上都是以偏蓋全，根本不符合柳永的實際。柳永遠祖可上溯到唐代古文運動之先驅人物柳冕，五世祖奥始遷居福建崇安，祖柳崇雖稱處士，却也詩禮傳家，父宜進士出身，兄三接、三復、子涚、姪淇均進士出身。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中的柳永，能够淡薄功名嗎？《鶴冲天》只是「偶失龍頭望」之後借以發抒牢愁而

已，何以能淡薄？他明明說「明代暫遺賢」，君是明君，他是賢臣，只是「暫遺」罷了。現雖無法考證柳永共考了幾次進士，但可以斷言，至五十歲或四十八歲中進士之前，他從未停止過科舉考士。中進士之後，又到處干謁求進，先後干謁過呂夷簡（一〇三八）、呂溱（一〇四三）、呂夷簡（一〇四三）、蔣堂（一〇四四）、滕宗諒（一〇四七）、孫沔（一〇五三）、劉敞（一〇五八）。詞中又充滿了吹捧：「更歸去、徧歷鑾坡鳳沼，此景也難忘。」（捧呂夷簡）「繼夢得文章，樂天惠愛，布政優優。」（捧呂溱）「高掩武侯勳業，文翁風化。」（捧蔣堂）「甘雨車行，仁風扇動，雅稱安黎庶。棠郊成政，槐府登賢，非久定須歸去。」（捧滕宗諒）「未周星，便恐皇家，圖任勳賢，又作登庸計。」（捧孫沔）捧的手法無非兩條：一是贊美政績，二是祝願升官，當過宰相的就說還會入相，未當過宰相的就說不久肯定會當宰相。當然，柳永官至屯田員外郎（其姪柳淇在墓志中稱永爲「故宋郎中」恐爲腴墓之詞，不足信），似乎官運不佳。但從現有資料看，也未受過打擊。至如前述任睦州推官始踰月而呂蔚推薦重用遭仁宗拒絶，那也只是仁宗秉公辦事，與打擊無涉。關於因作《醉蓬萊·漸亭皐葉下》而忤仁宗事，宋人筆記載之頗多，先是王闢之的《澠水燕談録》，後有陳師道的《後山詩話》、葉夢得的《避暑録話》、吴曾的《能改齋漫録》等等。除王闢之謂「皇祐中（一〇四九——一〇五三），久困選調，入内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應制。耆卿方冀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萊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悦。讀至「宸游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

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地。永自此不復進用。」言之較詳外，餘則陳陳相因，言之不確。然《宋史·天文志》仁宗朝無一次老人星出現的記載，且皇祐中柳永已六十五至六十九歲，此前若「久困選調」，與《醉蓬萊》詞無涉，此後「不復進用」誠亦虛語。年至耆耄，已臨近致仕，還如何進用？況《送征衣·過韶陽》這樣祝仁宗生日的詞在柳集中不止一首，皆極盡歌頌之能事，可謂把好話說盡了。「入内都知史某」既愛其才而憐其潦倒，何不以此類詞進獻耶？王闢之爲治平進士，雖去柳永未遠，其言亦未必可信。後於王闢之的陳師道，似乎發現了「皇祐中」這一時間不妥，遂模糊言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内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不點明時間，亦不云仁宗怒而「擲之地」。葉夢得又順着陳師道的模糊法說下去：「後因晚秋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詞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都說是仁宗驚覺了，沒有說因此而「不復進用」。看來王闢之的話，只能當作子虛烏有先生之談。

柳永到處干謁求進是事實，說他淡薄功名是以偏概全。但也不能滑到另一邊去，說他利祿熏心，一無可取。生當封建社會，士子們除了功名之外，還有什麼可求呢？況且他所干謁的人，都是北宋的名臣，奸佞之徒一個也無，就連孫沔除了小節可議之外，戰功、政績都是十分卓著的。他在投獻這些人的干謁詞中，有些贊頌得過了頭，但卻都有事實根據，基本上是寫實。正因其寫實，纔能考出詞的贈主。至於那些祝頌贈主入相的話，自然是討好，但與那些爲了前程視黑爲白、以奸爲忠、認賊作父者究

竟南轅北轍。故知柳永雖以希進用而到處奔走，終還不失爲一個正派的封建官吏。他在曉峰鹽場寫的那首《煮海歌》，充滿了對鹽民的同情，也與正派的封建官吏毫無二致。固然不必因此而有意擡高他，也正像不必因他寫了那麽多贈妓詞而有意貶低一樣。《餘杭縣志》說他「爲人風雅不羈，而撫民清靜，安於無事，百姓愛之。」柳詞中亦多次提到「名宦拘緊」，凡此均可見柳永爲官之一斑。再以交游觀其人，謂之爲正派官吏應大致不差。

柳宜當年不滿於沉爲下僚，走的是「携文三十卷叩閽上書，且請以文筆自試」〔二五〕之路。柳永則走的是干謁上司或大官之路，似乎有點不大光彩。然在干謁成風的宋代，連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在應進士試之前，還要到成都去謁見張方平，持薦書以入京，以此衡柳，恐亦不當責之太甚。

在真宗朝，柳永年輕氣盛，還敢對真宗佞道、「重委外臺疏近侍」發乎微詞。到了仁宗朝，他却完全變成了一位「歌德派」。一部《樂章集》，歌頌昇平者幾近四之一。觀其「彤庭舜張大樂，禹會群方。鵷行。望上國，上呼鼇抃，遥爇鑪香。」（《送征衣·過韶陽》）「褉飲筵開，銀塘似染，金堤如繡。」（《笛家弄·花發西園》）「徧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鼇山聳，喧天簫鼓。」（《迎新春·嶰管變新律》）「帝里風光爛漫，偏愛春杪。煙輕晝永，引鶯囀上林，魚躍靈沼。」（《滿朝歡·花隔銅壺》）「椿齡無限，蘿圖有慶，常作乾坤主。」（《御街行·燔柴煙斷星河曙》）「正值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碧天如水。」（《醉蓬萊·漸亭皋葉下》）「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奢華。」（《望海潮·東南形勝》）「銀

塘靜，魚鱗簟展，煙岫翠，龜甲屏開。殷晴雷。雲中鼓吹，游偏蓬萊。」(《玉蝴蝶・漸覺芳郊明媚》)「訟簡時泰足風情，便爭奈，雅歌都廢。」(《玉山枕・驟雨新霽》)「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緊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木蘭花慢・拆桐花爛漫》)「近香徑處，聚蓮娃釣叟簇汀洲。晴景吴波練靜，萬家綠水朱樓。」(《木蘭花慢・古繁華茂苑》)「人煙好，高下水際山頭。瑶臺絳闕，依約蓬丘。萬井千閭富庶，雄壓十三州。」(《瑞鷓鴣・吴會風流》)……之句，始知范鎮「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爲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形容盡之」之歎，誠有以也。若云柳永與統治者不合作，豈非癡人說夢耶？

察柳永宜察其全，不可執其一端，任意塗抹。若察其狎妓詞即以浪子目之，察其《煮海歌》即以民胞目之，察其干謁詞即以鑽營目之，察其頌聖詞即以媚上目之，察其《鶴冲天・黄金榜上》即以叛逆目之，如此等等，皆非真柳永、全柳永。蓋柳永出身名門望族，詩禮傳承，進士滿門。少壯時曾流連於歌樓妓館，老來轉加清肅，既風流倜儻，又「名宦拘緊」，往來不乏名妓，又出入達官顯貴之門。其人格價值取向，殆不出儒家規範，却又不劃地自囿。宋人與柳永同時而稍後者如范鎮、黄裳，對柳永其人其詞肯定中稍有微詞。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云：「范蜀公（即范鎮）與耆卿同年（范鎮爲寶元元年進士，此處誤記），愛其才美。聞作樂章，歎曰：『謬其用心！』謝事之後，親舊間盛唱柳詞，復歎曰：『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爲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形容盡之。』」微詞僅止於「謬其用心」而已。黄裳《演山集・書樂章集後》則對柳詞備加贊揚：「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熹（嘉）祐間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

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爲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於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晚於范鎮、先於黃裳的蘇軾，對柳詞有褒有貶，貶也止於柳詞之氣格，而對柳之人格，則無異議。宋趙令時《侯鯖録》云：「東坡云：『世言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宋曾慥《高齋詩話》云：「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公却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自嚴有翼《藝苑雌黃》謂柳永「薄於操行」之後，南宋人筆記則擇其一端，甚至演義爲小說家言，柳永與妓女之關係被喧噪得沸沸揚揚，全貌反而爲之掩蔽，如霧中看山，真相莫辨。

三、蹊徑與家法淺說

北宋人對柳詞即多有品評，至南北宋之交，始有人拈出「屯田蹊徑」與「柳氏家法」。楊湜《古今詞話》謂：「宋無名氏《眉峰碧》詞云：『蹙損眉峰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忍便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真州柳永少讀書時，遂以此詞題壁，後悟作詞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曰：『某於此亦頗變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徑」。」王灼《碧雞漫志》謂：「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

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古今詞話》多小説家言，其紀事不足爲憑，然拈出「屯田蹊徑」，可謂獨具慧眼。《碧雞漫志》旨在貶永，其「柳氏家法」云云，却爲後人所接受並發揚之。自宋以降，論柳則「蹊徑」、「家法」並提，實則有別。若縷析之，則宋人論柳，多及「屯田蹊徑」；清人論柳，多及「柳氏家法」。蓋宋人於詞，功在創製：紅杏白梅，競領風標，雅俗正變，不拘一體。故以今觀今，若蹊徑獨造，則入目爲新，易於神會。至如家法，則師承有棄取，而理論乏概括。清人於詞有中興之功，創製倍於宋人不知其幾，却難於逾越宋人於一二。且宗南祧北，各有燈傳，宗派既立，自爲壁壘。故以今觀古，蹊徑分明而成舊，家法鮮及而爲新。前人創蹊徑，後人探家法，此乃恒理。清人雖在創製上難於逾越宋人，而於詞論之功，宋人却不能望其項背。若元、明人，則不屬意於詞，創製既無大成，評議又乏新意，不具論。

細按楊湜之言，所謂「蹊徑」，實指章法，與「家法」並無二致。而真正拈出「屯田蹊徑」之不同於別個「蹊徑」者，當首推李清照。她在《詞論》中云：「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李之於柳，褒中有貶。貶，乃出於北宋末期詞壇的「尊體」之爭；褒，乃出於對北宋詞壇歷史現實的尊重。北宋詞壇，先於柳永者不知其幾，僅《全宋詞》所録即有十七人之多。然李氏謂「涵養百年，始有柳屯田永者」，不在於他是第一個作詞最多的詞人，而在於他是第一個「變舊聲作新聲」的詞人。所謂「舊聲」，乃指唐、宋舊曲，「新聲」，

乃指據舊曲翻作的新調。遍檢《樂章集》，舊調翻新、原無柳有者俯拾卽是，至如同調異宮換羽而字數多寡迴異者又所在多有。如《傾杯樂》八首，卽有九十四字、九十五字、一百四字、一百六字、一百七字、一百八字、一百十六字之別，或作《傾杯》，或作《古傾杯》。其間或因調同而曲異，或因曲同而調異，亦有調同而字數不等者。是以近人繆荃孫在吳重熹石蓮庵刻《山左人詞·樂章集》校記附識中發乎爲「世乏周郎，無從顧誤」之歎，並謂「宋人詞集校訂至難，而柳詞爲最」，實乃知者甘苦之言。卽此而論，柳永對兩宋詞壇之貢獻可謂首屈一指，獨一無二，「大得聲稱於世」，乃勢之所必。

不唯如此。「變舊聲作新聲」的另一重含意，則是慢詞之大量製作。當然，慢詞遠不自柳永始，《雲謠》、《花間》、《尊前》中卽不乏慢詞。然在五代及宋初，詞家始終以小令爲本，慢詞尚不多見，未能衍爲巨波。唯至柳永，始以慢詞爲本，小令倒在其次。一部《樂章集》，慢詞幾佔三之二，這在兩宋詞人中尤其在柳永之前，實爲僅見。時人聽厭了「舊聲」小令，柳永的「新聲」慢詞便使人耳目一新，自然平添了不少魅力，這是柳永所以「大得聲稱於世」的另一重要原因。到了南宋，張炎在《詞源》卷下雜論中指出：「大詞之料可以斂爲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爲大詞。若爲大詞，必是一句之意引而爲兩三句，或引他意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歎。」後至清人鄒祗謨在《遠志齋詞衷》中卽以此繩柳永：「清真、樂章，以短調行長調，故滔滔莽莽處，如唐初四傑，作七古嫌其不能盡變。」這個當然是對的。但是，柳永開創之功不可沒。而「以短調行長調」之弊乃初期爲慢詞者必不可免，連柳永之後的張先、晏殊、歐陽修諸家也如

此，又何必苛責柳永。這要等到蘇軾、周邦彦之後，慢詞纔發展到完備階段。

形式的解放，就意味着内容的解放。與大量製作慢詞相適應的，即柳詞對内容疆土的開拓。柳永之前，大凡舉《雲謡》、《花間》、《尊前》三集及宋初諸家，柳永之後如張先、晏殊、歐陽修諸家，詞多爲「應歌」之作，尚鮮有「應社」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嘗云：「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開「應社」風氣之先者，自當首推蘇東坡，但在東坡之前，柳永已導夫先路。觀其《樂章集》，皇家詞、投獻詞幾佔十之一，雖其「應社」范圍比不上蘇軾之廣，然柳前却無可比肩者。他如游仙，在詩早已司空見慣，在詞却柳永之前乏人。《樂章集》中《巫山一段雲》五首（「六六真游洞」、「琪樹羅三殿」、「清旦朝金母」、「閬苑年華永」、「蕭氏賢夫婦」），始開詞中游仙先例，其後却鮮有作者。至如羈旅行役之作，在《花間》已有先例，然至柳永始蔚爲大觀，且超過前人，成爲柳詞一絶。此外，舉凡歌舞、宴飲、贈妓、離情、懷古、咏物等等，柳詞無不涉及。世謂詞至東坡，始無事不可入，無意不可言，然在坡公之前，爲詞大力開疆拓土者，柳永一人而已矣。朱彝尊《詞綜發凡》謂：「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蓋首變五代宋初之途者，當推柳永。前引楊湜謂柳永以「某於此亦頗變化多方」自許，或亦信然。

所謂「屯田蹊徑」，也涉及到雅俗之辯。柳詞雅俗並陳，這是事實。然由宋迄清，詞家多病其俗而贊其雅，却是傳統的偏見。更有甚者，病其俗則無視其雅，贊其雅則無視其俗，直置事實於不顧。前引東坡只以柳詞氣格爲病，贊其雅而否定其俗；黄裳直比柳詞爲杜詩，謂其「典雅文華」。王灼謂其「淺近

卑俗」，胡仔謂其「言多近俗」，黄昇謂其「多近俚俗」。就是兩個極端。

雅俗本爲二途，雅者凝重蘊藉，俗者淺近清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無可軒輊。宜在雅不厭俗，俗不傷雅，方爲神品，故大家多二者兼之。柳詞多産生於西樓南瓦、羈旅行役之間，「散骸從俗，天下詠之」，「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這是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他久享盛名的一個重要原因。《樂章集》中那些成功之作，多是以俗爲骨，以雅爲神之作。卽如被稱爲柳詞壓卷之作的《雨霖鈴·寒蟬淒切》，俗是俗到家了，然又何不雅？曾被蘇東坡盛贊爲「唐人高處，不過如此」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可謂雅極，然又何不俗？還有一些以俗爲本，俗不傷雅之作，如《采蓮令·月華收》、《鳳棲梧·佇立危樓》、《留客住·偶登眺》、《戚氏·晚秋天》等等，這在柳詞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再次者爲俗而寡味之作，這在柳詞中亦不在少數，此不贅引。

然而柳永以俗爲成名之階梯，亦以俗爲敗名之陷穽。從俗，他勝利了；媚俗，他又失敗了。媚俗到頂點，就是庸俗、卑俗乃至淫媟。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五録柳永《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闋並注云：「此詞麗以淫，不當入選。以東坡嘗引用其語，故録之。」這種看客做飯的態度實在令人爲柳永鳴不平，然此詞上片還可謂俗不傷雅，下片却寫得太不像話，黄氏謂其「麗以淫」並不過分。至如少數直接寫男女交媾過程的作品如《尉遲杯·寵佳麗》等，簡直不堪入目了。故嘗爲柳永辨的周濟也深爲柳永惜，在其《介存齋論詞雜著》中云：「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其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

也。」柳永也追求雅，希望得到上流社會的承認。但這些作品多爲皇家詞、投獻詞，往往刻意求雅，拒俗太甚，成了典故與典雅的堆砌，膩得化不開，不唯寡味，且令人生厭。

至若「柳氏家法」，宋人即有贊之者，而以清人爲盛，近人鄭文焯爲最。鄭氏在手校石蓮庵刻本《樂章集》卷首總評曰：「耆卿詞以屬景切情，綢繆宛轉，百變不窮，自是北宋倚聲家妍手。其骨氣高健，神韻疏宕，實惟清真能與頡頏。蓋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後，得詞體之正者，獨《樂章集》可謂專詣已。」「柳詞渾妙深美處，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復迴應，又能寄託清遠，達之眼前，不嫌凌雜。誠如化人城郭，唯見非煙非霧光景，殆一片神行，虛靈四盪，不可以迹象求之也。」譽之太過，則勝於毀。鄭氏欲爲耆卿功臣，實壞柳家門牆。所謂「綢繆宛轉」、「神韻流宕」、「渾妙深美」、「寄託清遠」、「虛靈四盪」等等，根本與柳詞無涉，且恰好相反，柳詞之勝，正在於以賦爲詞、善於寫景叙事與明白家常而已。若論「柳氏家法」，捨此三者而旁求，究屬隔靴搔癢。

北宋詞壇是「極其變」的時代，其中有兩個矚目的人物，一個是柳永以賦爲詞，另一個是蘇軾以詩爲詞，他們都勝利了。以賦爲詞是「變舊聲作新聲」的需要，慢詞的體制，給賦以用武之地，而在小令中却是難以馳騁揮戈的。周濟謂其「鋪叙委婉，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氣在骨」〔二六〕，夏敬觀謂其「用六朝小品文賦作法，層層鋪叙」〔二七〕，可謂要言不繁。賦作爲文體，要求「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二八〕，作爲表現手法，要求直陳其事，這二者都在柳詞的「鋪叙委婉」中找到了契機。觀柳詞，或橫向，或縱向，或逆向，層

層鋪展，又每於開端、換頭、結尾處一筆勾勒，使全詞一氣貫穿，渾然一體。這正是柳詞的看家本領，在兩宋詞壇是獨爲翹楚的。但賦若不參以比興，則少寄託，欠含蓄，這正是柳詞長中之短。故讀柳詞，常覺一瀉無餘，却難於流連往返。自清人張惠言專講寄託以來，其後學每於柳詞中找寄託，實類癡人說夢。鄭文焯謂其「寄託清遠」，更近於以諛爲譽。

以賦爲詞，必然長於敘寫。柳詞每以善於敘事寫景取譽於當時與後世，宋人王灼謂其「序事閑暇，有首有尾」（《碧雞漫志》），清人馮煦謂其「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劉熙載謂其「善於敘事，有過前人」（《藝概》）。蓋柳詞常即事而發，由景而入，事以景繫，情以景見，幽思曲想，自在其中。故讀柳詞，如閒窗月下，對床夜語，感人在喁喁家常，終乏跌宕震撼。語巧則纖，語粗則淺，柳永不失之於粗而失之之於纖，宜乎蘇東坡以其氣格爲病。

宋張端義《貴耳集》載：「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叩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直說。』」以柳比杜，自黄裳始，項平齋繼之，清人亦有沿其說者，自屬不倫不類，然謂柳詞「只是直說」，可謂一語破的。見到什麽想到什麽就寫什麽，實話實說，没有什麽不好，故劉熙載贊其「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藝概》），並以之比於白香山。但柳詞終嫌細密妥溜有餘，而疏朗開闔不足，明白家常，詞壇倒不可缺此一席。本色是出色所使然，明白家常到了極致，就由豔而淡了。柳永之佳作，均可作如是觀。不過也有些篇什明白如話却淡而無味，當另作別

論。且柳詞時有刻意求雅之作，反倒詰屈聱牙，物極必反了。直説有其長亦有其短，詩家應不忌直説，亦不宜只是直説。

所謂「柳氏家法」，大而言之，蓋此數端，餘不及。且柳似嫌學力不逮，於家法變化無多，造語常有雷同重複處，一意而三四見者亦不在少數。一言以蔽之，「屯田蹊徑」較寬而「柳氏家法」反短，是爲淺説。

四、版本淵源粗探

陳振孫《書録解題》謂其《樂章集》三卷，然宋本不可得，今見較早之版本乃明毛晉刻《宋六十名家詞》本，止一卷，蓋毛氏合併而成。毛氏之功不可没，然沿選家陋習，妄增題序，掩其真面。明清兩代版本頗多，今多散佚。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金陵吴重熹石蓮庵刊《山左人詞》收詞十七種，《樂章集》入第一種第一册。此籍似兩印別出。初印只《樂章集》，後有毛晉跋語，全依毛本，不分卷，録詞及次序悉與毛本同。再印則增出繆荃孫校記一卷（後附識語），曹元忠校記補遺一卷（後附識語），逸詞一卷。繆氏識語云：「刻既成，吴興陸純伯觀察以宋本次弟（第）及訛字注於新刻本，悉剌取入記而別刻之，列宋本目録於前。宋本有而汲古閣脱者十二首，悉按原次補入校勘記。另輯逸詞十首，而聲律非所知，尚不敢有居爲柳氏功臣也。」其後至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朱祖謀《彊邨叢書》成，其第九

種收《樂章集》三卷續添曲子一卷。再後則有唐圭璋《全宋詞》出。《樂章集》版本今易經見者僅此四種。

在《全宋詞》之前，朱本晚出，自然出藍爲勝。然彊邨在校記跋語中未詳明所自，致吳、朱兩本之淵源莫辨，何以毛本不分卷而彊邨分爲三卷，何以較毛本收詞爲多，則世人難知。吳本列陸氏宋本目録於繆氏校勘記前，今以宋本目録校朱本，則分卷與次序全同，唯詞牌個别有出入，如《雪梅香》宋本作《雪香梅》、《秋蕊香》作《秋蘂香引》、《錦堂春》作《錦堂春慢》、《過澗歇近》作《過澗歇》等。其中卷中《少年游》宋本九首，朱本十首，續添曲子《木蘭花》宋本四首，朱本三首，此多彼少，此少彼多，而詞數全同。毛本收詞一百九十四首，朱毛收詞二百六首，所增卽繆校識語所云「宋本有而汲古閣脱者十二首」。又，朱本校記間有不知所自者，經檢吳本，始知出於繆氏校記。準此三端，卽約略可知吳本及其繆、曹二校，實乃朱本所出之藍。宋本今不可得，朱本或近本真焉。茲將繆、曹、朱三氏校記識語及陸氏宋本目録附後，讀者自辨，或謂余言不妄。此次校勘，以朱本爲底本，以其他三本及吳本繆、曹二校參校，擇善而從，異文别出，闌入校記。吳本逸詞十首，其中《爪茉莉·每到秋來》、《十二時·晚晴初》、《鳳凰閣·忽忽相見》三首録入輯佚，《江梅引·年年江上見寒梅》、《三臺令·池北池南水緑》、《望梅·小寒時節》、《白苧·繡簾垂》四首入存目詞，《女冠子·火雲初步》、《女冠子·同雲密布》入互見詞。《絳都春·融合又報》爲丁仙現詞，則剔出不收。

注釋

〔一〕關於柳永之名與字孰先孰後，其說不一。陳師道《後山詩話》與吳曾《能改齋漫録》謂初名三變，字景莊，後改名永，字耆卿。葉夢得《避暑録話》則相反。此取前說。

〔二〕改名之因亦有兩說。《能改齋漫録》與《避暑録話》以爲久困調選，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則以爲後以疾，更名永。此取後說。

〔三〕〔一七〕〔一八〕參閲唐圭璋《詞學論叢·柳永事迹新證》與《唐宋詞研究論文集·論柳永的詞》。

〔四〕〔二五〕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五〕王禹偁《小畜集》卷三十《建溪處士贈大理評事柳府君墓碣並序》謂柳永祖父崇先夫人丁氏生宜、宣，繼夫人虞氏生寘、宏，舉進士，又生宷、察，並以詞學自立。崇死於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至柳永返鄉時，家中可能唯繼祖母與叔宷、察而已。

〔六〕〔八〕〔九〕《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傳·章獻明肅劉皇后傳》。

〔七〕《宋史》卷一百十七《皇太后垂簾儀》。

〔一〇〕〔一一〕〔一二〕〔一三〕〔一四〕《宋史》卷一百五十一《選舉志》。

〔一五〕明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十二。

〔一六〕〔一九〕〔二〇〕參閲羅忼烈《話柳永》。

〔二一〕胡寅《題酒邊詞》。

〔二二〕葉夢得《避暑録話》。

〔二三〕羅燁《醉翁談録》載：「耆卿居京華，暇日徧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换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

〔二四〕參閱荷蘭人高羅佩《中國古代房内考》。

〔二六〕《介存齋論詞雜著》。

〔二七〕《手批〈樂章集〉》。

〔二八〕劉勰《文心雕龍·詮賦》。

薛瑞生　甲戌端月破五寫於西北大學蝸居軒

凡例

一、柳永《樂章集》版本頗多，今易見者爲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毛斧季校)本、吴重熹《山左人詞》(繆荃孫校)本、朱祖謀《彊邨叢書》本、唐圭璋《全宋詞》本。各家當年參校諸本中如宋本、焦弱侯本、天籟軒本等等，今已難經見，其校記亦彌足珍貴。兹編以朱本爲底本，以其他三本及各家校記參校，擇善而從，異文別出，寫入校記，以助閱檢。

二、兹書收彊村本《樂章集》中柳詞貳佰陸闋，又從《全宋詞》、《古今小説》等書中收拾闋作爲柳永佚詞，共收詞貳佰壹拾陸闋。另從《全宋詞》中收存目詞拾柒闋與互見詞叁闋爲附録。

三、兹書柳詞正文標點悉與《全宋詞》同，即韻用「。」，句用「，」，逗用「、」。彊村本偶或分段不合譜者，悉依《全宋詞》改，並移録唐註以明之。

四、柳詞傳誦古今，口碑不絶。然又鎔經鑄史，解意爲難，鄭箋闕如，讀者恨憾。故不揣譾陋，爰爲是編。雖疑文剩義，所在多有，而篳路藍縷，亦或不無可取。先行者開其端緒，後來者加詳焉，此千古不易之則，知我者毋以謂遯詞耳。

五、所作箋註，以徵典實爲重，務求詳盡，不憚繁瑣，以俾翻檢。凡化用前人詩文，僅止於抉原，不妄爲

臆測。至如音義訓詁，亦酌情闌入。

六、柳詞向無繫年。今揀其有端緒可尋者，列爲附考，援之詞文，比核史乘，或抉事實原委，或訂人物地理，苦心搜求，用力爲最。務求合榫，力避穿鑿。其間紕漏難免，究無駕空玄言，是可信對學人焉。

七、有關柳詞紀事，附於各闋之後，然轉相傳録者不重出，亦不具亦見某籍云云，以省篇幅。凡紀事有緒可尋者則考之，誤者正之。如《望海潮·東南形勝》，楊湜《古今詞話》謂贈孫何，經考證非孫何而係孫沔；《醉蓬萊·漸亭皋葉下》，《古今詞話》與《澠水燕談録》謂老人星見爲仁宗祝壽作，經考證仁宗朝無老人星見之記載，仁宗生於四月十四日，亦與詞所寫之秋景不合，詞當寫於真宗朝。凡紀事不可考者則實録，一存本真，不置可否。

八、宋元以降，詩話、詞話、隨筆日臻繁盛，其間品評柳詞及柳永其人者亦夥。兹書集有關柳詞分調評於各闋之後，集總評於卷末，以助參觀。對柳永其人述評，亦置之總評之内，不另設目。關涉分評與總評者則兩見，餘不重出。轉相傳録而無新意者，取初評而棄其餘。

九、《樂章集》版本述略、宋本目録、各家序跋題識、柳詞索引與兹書引用書目，附録於是編之尾。

十、凡僻典、人事與宋人俗語百考而不得其解者，直書未詳，以待來哲補漏；或云疑似，旨在引玉。

目録

卷上

正宮……一
黃鶯兒（園林晴晝春誰主）……一
玉女搖仙佩（飛瓊伴侶）……三
雪梅香（景蕭索）……五
尾犯（夜雨滴空階）……六
早梅芳（海霞紅）……七
鬬百花（颯颯霜飄鴛瓦）……一一
又（煦色韶光明媚）……一三
又（滿搦宮腰纖細）……一四
甘草子（秋暮）……一五
又（秋盡）……一六
中呂宮……一七
送征衣（過韶陽）……一七
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二〇
又（秀香家住桃花徑）……二一
柳腰輕（英英妙舞腰肢軟）……二三
西江月（鳳額繡簾高卷）……二四
仙呂宮……二五
傾杯樂（禁漏花深）……二五
笛家弄（花發西園）……二八
大石調……三〇
傾杯樂（皓月初圓）……三〇
迎新春（嶰管變青律）……三一

曲玉管（隴首雲飛）……三三
滿朝歡（花隔銅壺）……三四
夢還京（夜來忽忽飲散）……三五
鳳銜杯（有美瑤卿能染翰）……三六
又（追悔當初孤深願）……三七
鶴沖天（閒窗漏永）……三八
受恩深（雅致裝庭宇）……三八
看花回（屈指勞生百歲期）……三九
又（玉墄金階舞舜干）……四〇
柳初新（東郊向曉星杓亞）……四一
兩同心（嫩臉修蛾）……四三
又（佇立東風）……四四
女冠子（斷雲殘雨）……四五
玉樓春（昭華夜醮連清曙）……四六
又（鳳樓郁郁成嘉瑞）……四八
又（皇都今夕知何夕）……五〇
又（星闈上筍金章貴）……五一
又（閬風歧路連銀闕）……五四
金蕉葉（厭厭夜飲平陽第）……五五
惜春郎（玉肌瓊豔新妝飾）……五六
傳花枝（平生自負）……五七

卷中

雙調……五九
雨霖鈴（寒蟬淒切）……五九
定風波（佇立長堤）……六二
尉遲杯（寵佳麗）……六四
慢卷紬（閒窗燭暗）……六五
征部樂（雅歡幽會）……六六
佳人醉（暮景蕭蕭雨霽）……六七
迷仙引（纔過笄年）……六七

御街行（燔柴煙斷星河曙）……六九
又（前時小飲春庭院）……七二
歸朝歡（別岸扁舟三兩隻）……七三
采蓮令（月華收）……七四
秋夜月（當初聚散）……七四
巫山一段雲（六六真游洞）……七五
又（琪樹羅三殿）……七八
又（清旦朝金母）……七九
又（閬苑年華永）……八一
又（蕭氏賢夫婦）……八一
婆羅門令（昨宵裏）……八三
小石調……八四
法曲獻仙音（追想秦樓心事）……八四
西平樂（盡日憑高目）……八五
鳳棲梧（簾内清歌簾外宴）……八六
又（獨倚危樓風細細）……八八
又（蜀錦地衣絲步障）……八七
法曲第二（青翼傳情）……八九
秋蕊香引（留不得）……九〇
一寸金（井絡天開）……九〇
歇指調……九四
永遇樂（薰風解愠）……九四
又（天閣英游）……九六
卜算子（江楓漸老）……九九
鵲橋仙（屆征途）……一〇〇
浪淘沙（夢覺）……一〇一
夏雲峰（宴堂深）……一〇二
浪淘沙令（有箇人人）……一〇三
荔枝香（甚處尋芳賞翠）……一〇三
林鍾商……一〇四

古傾杯（凍水消痕）……一〇四
傾杯（離宴殷勤）……一〇六
破陣樂（露花倒影）……一〇七
雙聲子（晚天蕭索）……一〇九
陽臺路（楚天晚）……一一〇
內家嬌（煦景朝升）……一一〇
二郎神（炎光謝）……一一一
醉蓬萊（漸亭皋葉下）……一一三
宣清（殘月朦朧）……一一七
錦堂春（墜髻慵梳）……一一八
定風波（自春來）……一一九
訴衷情近（雨晴氣爽）……一二〇
又（幽閨晝永）……一二一
留客住（偶登眺）……一二二
迎春樂（近來憔悴人驚怪）……一二三
隔簾聽（咫尺鳳衾鴛帳）……一二三
鳳歸雲（戀帝里）……一二四
拋毬樂（曉來天氣濃淡）……一二五
集賢賓（小樓深巷狂游徧）……一二七
殢人嬌（當日相逢）……一二八
思歸樂（天幕清和堪宴聚）……一二九
應天長（殘蟬漸絕）……一三〇
合歡帶（身材兒）……一三一
少年游（長安古道馬遲遲）……一三二
又（參差煙樹灞陵橋）……一三三
又（層波瀲灧遠山橫）……一三四
又（世間尤物意中人）……一三四
又（淡黃衫子鬱金裙）……一三五
又（鈴齋無訟宴游頻）……一三五
又（簾垂深院冷蕭蕭）……一三六

又（一生贏得是淒涼）……一三六
又（日高花謝懶梳頭）……一三七
又（佳人巧笑值千金）……一三八
長相思（畫鼓喧街）……一三八
尾犯（晴煙冪冪）……一三九
木蘭花（心娘自小能歌舞）……一四〇
又（佳娘捧板花鈿簇）……一四一
又（蟲娘舉措皆溫潤）……一四二
又（酥娘一搦腰肢裊）……一四三
駐馬聽（鳳枕鸞帷）……一四四
訴衷情（一聲畫角日西曛）……一四四
中呂調……一四五
戚氏（晚秋天）……一四五
輪臺子（一枕清宵好夢）……一四七
引駕行（虹收殘雨）……一四八
望遠行（繡幃睡起）……一五〇
彩雲歸（蘅皋向晚艤輕航）……一五一
洞仙歌（佳景留心慣）……一五二
離別難（花謝水流倏忽）……一五三
擊梧桐（香靨深深）……一五四
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一五五
祭天神（歎笑筵歌席輕拋嚲）……一五七
過澗歇近（淮楚）……一五八

卷下

中呂調……一六一
安公子（長川波瀲灩）……一六一
菊花新（欲掩香幃論繾綣）……一六二
過澗歇近（酒醒）……一六二
輪臺子（霧斂澄江）……一六三
平調……一六四

望漢月(明月明月明月)……一六四
歸去來(初過元宵三五)……一六五
燕歸梁(織錦裁篇寫意深)……一六五
八六子(如花貌)……一六六
長壽樂(尤紅殢翠)……一六七
仙呂調……一六九
望海潮(東南形勝)……一六九
如魚水(輕靄浮空)……一七六
又(帝里疏散)……一七九
玉蝴蝶(望處雨收雲斷)……一七九
又(漸覺芳郊明媚)……一八一
又(是處小街斜巷)……一八三
又(誤入平康小巷)……一八四
又(淡蕩素商行暮)……一八五
滿江紅(暮雨初收)……一八六
又(訪雨尋雲)……一八八
又(萬恨千愁)……一八八
又(匹馬驅驅)……一八九
洞仙歌(乘興)……一九〇
引駕行(紅塵紫陌)……一九一
望遠行(長空降瑞)……一九二
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九四
臨江仙(夢覺小庭院)……一九六
竹馬子(登孤壘荒涼)……一九七
小鎮西(意中有箇人)……一九八
小鎮西犯(水鄉初禁火)……一九九
迷神引(一葉扁舟輕帆卷)……二〇〇
促拍滿路花(香靨融春雪)……二〇一
六么令(淡煙殘照)……二〇二
剔銀燈(何事春工用意)……二〇三

紅窗聽（如削肌膚紅玉瑩）……二〇三
臨江仙（鳴珂碎撼都門曉）……二〇四
鳳歸雲（向深秋）……二〇五
女冠子（淡煙飄薄）……二〇六
玉山枕（驟雨新霽）……二〇八
減字木蘭花（花心柳眼）……二〇九
木蘭花令（有箇人人真堪羨）……二〇九
甘州令（凍雲深）……二一〇
西施（苧蘿妖豔世難偕）……二一一
又（柳街燈市好花多）……二一二
又（自從回步百花橋）……二一二
河傳（翠深紅淺）……二一三
又（淮岸向晚）……二一四
郭郎兒近（帝里）……二一五
南呂調……二一六
透碧霄（月華邊）……二一六
木蘭花慢（倚危樓竚立）……二一七
又（拆桐花爛漫）……二一八
又（古繁華茂苑）……二二〇
臨江仙引（渡口、向晚）……二二二
又（上國）……二二三
又（畫舸、盪槳）……二二三
瑞鷓鴣（寶髻瑤簪）……二二四
又（吳會風流）……二二五
憶帝京（薄衾小枕涼天氣）……二二六
般涉調……二二七
塞孤（一聲雞）……二二七
瑞鷓鴣（天將奇豔與寒梅）……二二九
又（全吳嘉會古風流）……二三〇
洞仙歌（嘉景）……二三一

安公子（遠岸收殘雨）……二三二
又（夢覺清宵半）……二三三
長壽樂（繁紅嫩翠）……二三四
黃鍾羽……二三五
傾杯（水鄉天氣）……二三五
大石調……二三六
傾杯（金風淡蕩）……二三六
散水調……二三七
傾杯（鶩落霜洲）……二三七
黃鍾宮……二三九
鶴冲天（黃金榜上）……二三九
續添曲子
林鍾商……二四一
木蘭花（翦裁用盡春工意）……二四一
又（東風催露千嬌面）……二四二
又（黃金萬縷風牽細）……二四二
散水調……二四三
傾杯樂（樓鎖輕煙）……二四三
歇指調……二四四
祭天神（憶繡衾相向輕輕語）……二四四
平調……二四六
瑞鷓鴣（吹破殘煙入夜風）……二四六
中呂調……二四七
歸去來（一夜狂風雨）……二四七
中呂宮……二四八
梁州令（夢覺紗窗曉）……二四八
中呂調……二四九
燕歸梁（輕躡羅鞋掩絳綃）……二四九
夜半樂（豔陽天氣）……二四九
越調……二五一

清平樂（繁華錦爛）……二五一
中呂調……二五二
迷神引（紅板橋頭秋光暮）……二五二

柳永詞輯佚

爪茉莉（每到秋來）……二五三
十二時（晚晴初）……二五四
紅窗迥（小園東）……二五五
鳳凰閣（忽忽相見）……二五五
西江月（師師生得豔冶）……二五六
西江月（調笑師師最慣）……二五六
如夢令（郊外綠陰千里）……二五七
千秋歲（泰階平了）……二五八
西江月（腹内胎生異錦）……二六一
失調名（多情到了多病）……二六二
柳詞總評……二六三

附録

一、存目詞……二七九
二、互見詞……二八二
女冠子（火雲初布）……二八二
女冠子（同雲密布）……二八二
解連環（小寒時節）……二八三
三、版本述略……二八三
四、序跋題識……二八四
五、引用書目……二八九
六、柳詞索引……二九三
七、宋本《樂章集》目録……三一三
跋尾……三一九
重印補記……三二一
三印補正……三二二

樂章集卷上

正宮

黄鶯兒

園林晴晝春誰主。暖律潛催，幽谷暄和，黄鸝翩翩，乍遷芳樹。觀露溼縷金衣，葉隱如簧語。曉來枝上緜蠻，似把芳心、深意低訴。　無據。乍出暖煙來，又趁游蜂去。恣狂蹤迹，兩兩相呼，終朝霧吟風舞。當上苑柳穠時，別館花深處。此際海燕偏饒，都把韶光與。

校記

繆荃孫校吳重熹本調下有題曰「詠鷹」。　「春誰」，朱校引趙元度校焦弱侯本及吳本作「誰爲」，繆校引宋本、曹元忠校引明顧汝所、陳鍾秀本《草堂詩餘》均作「春誰」。　「葉隱」，毛本、朱本作「葉映」，從吳本及繆校引天籟軒本。　「恣狂蹤迹」，曹校引梅禹金本作「恣狂蹤□迹」，曹按云：「本集《征部樂》調有『追念狂蹤舊迹』句，則□或是『舊』字。」　「終朝」，曹校引顧、陳本及朱校引《草堂詩餘》作「黄昏」。

箋註

〔暖律潛催兩句〕春來陽氣上升，暗催百卉萌生，幽谷也開始變暖。劉向《別録》：「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堪黍，今謂之黍谷。」古以律呂正音，陽者爲律，黄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陰者爲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六呂，合而言之，亦謂之十二律。暄，暖和。〔縷金衣〕綴以金飾之衣，亦名金縷衣。《玉臺新咏》卷九南朝梁・劉孝威《擬古應教》：「青鋪緑瑣琉璃扉，瓊筵玉笥金縷衣。」謂飾以金縷之舞衣也。杜牧《杜秋娘詩》註：「『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唱此辭。」〔如簧語〕《詩經・小雅・巧言》：「巧言如簧」。〔緜蠻〕鳥鳴聲。《詩經・小雅・緜蠻》：「緜蠻黄鳥，止於丘阿。」〔上苑〕即禁苑，帝王之園囿。〔別館〕偏館，便館，此處指皇宮別殿、偏殿。司馬相如《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杜牧《阿房宮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李商隱《少年詩》：「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偏饒〕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饒，猶添也，連也，不足而求增益也。即今所云討饒頭之饒。……柳永《黄鶯兒》詞：『當上苑柳濃時，別館花深處。此際海燕偏饒，都把韶光與。』言海燕偏饒得韶光也。」〔韶光〕美好的時光。李嶠《洛》詩：「九洛韶光媚，三川物候新。」

集評

清・黄氏《蓼園詞評》：「翩翩公子，席寵承恩，豈海島孤寒能與伊爭韶光哉。語意隱有所指，而詞旨穎發，秀氣獨饒，自然清雋。」

玉女摇仙佩

飛瓊伴侶，偶別珠宮，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得幾多姝麗。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算、奇葩豔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爭如這多情，占得人間，千嬌百媚。　須信畫堂繡閣，皓月清風，忍把光陰輕棄。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願嬭嬭、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心意。爲盟誓。今生斷不孤鴛被。

校記

「偶別」，繆校引梅本無「偶」字。　「幾多」，朱校引焦本「幾」作「許」，繆校引宋本、曹校引顧、陳本均作「幾」。　「淺白」，焦本「淺」作「淡」，曹校引顧、陳本作「淺」。　「畫堂」，焦本作「華堂」，吳本、繆校引宋本仍作「畫」。　「願嬭嬭」，繆校引宋本及天籟本作「但願取」。　又吳本調名下注云：「或入《片玉集》。」正文「淺」作「淡」，「嬭嬭」作「奶奶」。《全宋詞》調名下題曰「佳人」，唐校云：「題據毛扆校本《樂章集》補。」

箋註

［飛瓊］即許飛瓊，仙女，西王母侍者。《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珠宮］仙女所居之宮。《集仙録》：「（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

層玄室，紫翠丹房。」　[行綴]行列。綴，連結。行綴，連結成行。《禮記・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唐・李肇《國史補》：「于頔撰順聖樂，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　[取次]《詩詞曲語辭匯釋》：「取次，猶云隨便或草草也。……柳永《玉女搖仙佩》詞：『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得幾多姝麗。』此與尋常對舉，草草或隨便均可解。」　[爭如]怎如。《詩詞曲語辭匯釋》：「爭，猶怎也。……唐玄宗《題梅妃畫真》詩：『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白居易《題峽中石上》詩：『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一句詩。』又《燕子樓》詩：『見說綠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皆其例也。」　[未消得]《詩詞曲語辭匯釋》：「消，猶禁也。……消不得，猶云禁不起或當不起也。」　[嬭嬭]同奶奶，亦作「妳妳」，婦人之尊稱。

集評

清・沈謙《填詞雜說》：「『雲想衣裳花想容』，此是太白佳境。柳屯田『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大畏唐突，尤見温存，又可悟翻舊爲新之法。」

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粗鄙之流爲調笑，調笑之變爲諛媚，是也。……諛媚之極，變爲穢褻，秦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個蜂兒抱』。柳耆卿『願嬭嬭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所以『消魂當此際』，來蘇長公之誚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蝶戀花・獨立危樓》一闋，見《六一詞》，亦見《樂章集》。余謂：屯田輕薄子，只能道『嬭嬭蘭心蕙性』耳。」

雪梅香

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漁市孤煙裊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楚天闊，浪浸斜陽，千里溶溶。臨風。想佳麗，別後愁顏，鎭斂眉峰。可惜當年，頓乖雨迹雲蹤。雅態姸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無憀恨、相思意，盡分付征鴻。

校記

「無憀恨」三句，繆校引宋本作「無憀意，盡把相思，分付征鴻。」曹校云：「《梅苑》有無名氏用耆卿此韻，畢曲云：『賞南枝，倚闌凝望，時見征鴻。』亦不盡如宋本也。」從吳本、朱本。

箋註

［動悲秋二句］宋玉《九辯》首句卽云：「悲哉秋之爲氣也」，故古人常將悲秋與宋玉相聯繫，謂之「宋玉悲秋」。

［盡分付句］分付，同吩咐。《漢書》卷五四《蘇武傳》謂武使匈奴不屈，徙居北海牧羊。後漢與匈奴和，「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後世謂鴻雁傳書者本此。

集評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本闋結句似在『意』字逗。」

清・鄧廷楨《雙硯齋詞話》:「柳耆卿以詞名景祐皇祐間。《樂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輕浮猥媟,取譽箏琶。如當時人所譏,有教坊丁大使意。惟……《雪梅香》之『漁市孤煙裊寒碧』,差近風雅。」

尾犯

夜雨滴空階,孤館夢回,情緒蕭索。一片閒愁,想丹青難貌。秋漸老、蛩聲正苦,夜將闌、燈花旋落。最無端處,總把良宵,祇恁孤眠却。　佳人應怪我,別後寡信輕諾。記得當初,翦香雲爲約。甚時向、幽閨深處,按新詞、流霞共酌。再同歡笑,肯把金玉珠珍博。

校記

「想丹青」,曹校引顧、陳本「丹青」上無「想」字,從吴本、朱本。「別後」,萬紅友《詞律》「別」上有「自」字,從朱本。「幽閨深處」,曹校引顧、陳本作「深閨幽處」,從宋本、朱本。「新詞」,吴本「詞」作「調」,從繆校引宋本。「肯把金玉珠珍博」,曹校引《樂府指迷》謂古曲亦有拗者,今歌者亦以爲『硋』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金』字當用去聲也。《全宋詞》注:「此首別又誤入吴文英《夢窗詞集》。」

箋註

【翦香雲】香雲,指女人頭髮。《詩經・鄘風・君子偕老》:「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古代情人相別,女方常剪髮相贈。

《楊妃外傳》：「貴妃「忤旨放出，妃泣謂中使云：『妾罪萬死。衣服之外，皆至恩所賜，唯髮與膚生從父母耳。』引刀翦髮一綹以獻，上遂召歸。」

〔流霞〕仙酒名。晉・葛洪《抱朴子・祛惑》：項曼都入山學仙，自言「仙人但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按以「流霞」稱仙酒，始見王充《論衡・道虛》：「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

早梅芳

海霞紅，山煙翠。故都風景繁華地。譙門畫戟，下臨萬井，金碧樓臺相倚。芰荷浦漵，楊柳汀洲，映虹橋倒影，蘭舟飛棹，游人聚散，一片湖光裏。　漢元侯，自從破虜征蠻，峻陟樞庭貴。籌帷厭久，盛年晝錦，歸來吾鄉我里。鈴齋少訟，宴館多歡，未周星，便恐皇家，圖任勳賢，又作登庸計。

校記

毛本、吳本無此闋。朱本據繆校引宋本補，然宋本「籌帷」至「我里」十四字脫，由毛扆校補。

箋註

〔譙門畫戟〕譙門，建有望樓的城門。畫戟，即門戟，因戟上以畫飾之，故名。古代宮門及顯貴之家，門前列畫戟爲飾。《宋史》卷一五〇《輿服志》：「門戟。木爲之而無刃，門設架而列之，謂之棨戟。天子宮殿門左右各十二，應天數也。

宗廟門亦如之。國學、文宣王廟、武成王廟亦賜焉，惟武成王廟左右各八。臣下則諸州公門設焉，私門則府第恩賜者許之。」　〔萬井〕意爲地域遼闊，街市格局如井田形整飭有序。周行井田制，一井九區如井字形。《漢書》卷二三《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以此知「萬井」爲平方百里。此處「萬井」概言其遼闊無垠，井然有序。李白《君子有所思行》：「萬井驚畫出，九衢如弦直。」杜甫《登牛頭山亭子》：「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許渾《看雪》：「松亞竹珊珊，心知萬井歡。」李洞《秋宿潤州劉處士江亭》：「吟生萬井月，見盡一天星。」或取遼闊意，或取有序意。　〔漢元侯三句〕指三國時魏將張既。元侯，首功而封侯者。《左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屬肆夏之三，不拜曰：『三夏（樂名，即肆夏、韶夏、納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後漢書》卷十六《鄧禹傳》：「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羊士諤《送張郎中副使自南省赴鳳翔府幕》：「仙郎佐氏謀，廷議寵元侯。」杜牧《中丞業深韜略志在功名再奉長句一篇兼有諮勸》：「八部元侯非不貴，萬人師長豈無權。」《三國志》卷十五《張既傳》載：張既曾輔曹操定關中，數平匈奴與胡羌之亂，先後爲雍州、凉州刺史，封爲武始亭侯、都鄉侯、西鄉侯。破虜征蠻」、「峻陟樞庭貴」即謂此。峻陟，很快被進用。樞庭，即樞府，指樞密院。　〔籌帷厭久三句〕厭惡久在軍中，壯年衣錦還鄉。籌帷，即「運籌帷幄之中」。《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三國志》卷一五《張既傳》：「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

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衣繡晝行」本「衣繡夜行」之反。《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鈴齋〕即鈴閣，將帥所居之閣。《冷齋夜話》：「講師遵式將謁王冀公，林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韓翃《贈鄆州馬使君》：「他日鈴齋內，知君亦賦詩。」〔周星〕一年。《全唐文》卷六七四白居易《與劉蘇州書》：「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歲月易邁，行復周星。」〔圖任勳賢〕《漢書》卷五四《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登庸〕本意爲登用人材。《尚書》卷二《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疏：「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宋以後又謂拜相曰登庸。《聞見前録》：「魯公（范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新五代史》卷五六《和凝傳》亦載：「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兩書所載，唯「第十三」與「第五」小異。此詞「登庸」云云，謂拜相也。

附考

此詞爲投獻詞。觀詞中之景事、人事，必爲投贈杭州太守無疑。查《北宋經撫年表》，自大中祥符元年至嘉祐五年

（一〇〇八——一〇六〇），先後帥杭者共三十人，其中唐詢爲錢塘人，范仲淹、鄭戩爲吳縣人，蔣堂爲常州人，孫沔爲會稽人。其時，錢塘、吳縣、常州、會稽均屬兩浙路，可謂「歸來吾鄉我里」者。然蔣堂、鄭戩、唐詢三人無戰功，且唐詢無樞密仕履，蔣堂知杭前亦無樞密仕履，與「破虜征蠻，峻陟樞庭貴」詞意不合。范仲淹與孫沔知杭前均有樞密仕履，且有戰功，然范仲淹僅有「破虜」戰功，而無「征蠻」戰功。

所謂北虜南蠻，已成爲歷代統治者對少數民族的習稱，《宋史》於西南諸少數民族政權專列《蠻夷傳》，即其例。范仲淹雖戰功赫赫，然只經略西北延、秦、慶諸州，即只有「破虜」之功，而無「征蠻」之功。孫沔則不同。

《宋史》卷二八八《孫沔傳》載：孫沔「歷知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必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舖，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以此，知此詞爲投獻孫沔無疑。

查《北宋經撫年表》，知孫沔於皇祐五年（一〇五三）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五月遷副樞，未任（本傳謂「張貴妃薨，追册爲皇后，命沔讀册。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册。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遂求罷職。」）八月李兑來代。至和二年（一〇五五）二月，孫沔以樞密副使、給事中、資政殿

學士復知杭州，嘉祐元年（一一五六）八月改知青州，何中立來代。以此，知孫沔（九九六——一〇六六）初知杭時爲五十七歲，復知杭時爲六十歲至六十一歲。詞中既云「盛年晝錦，歸來吾鄉我里」，似此詞當寫於孫沔初知杭時，即皇祐五年（一〇五三）四月至八月間。

鬬百花

颯颯霜飄鴛瓦，翠幕輕寒微透，長門深鎖悄悄，滿庭秋色將晚。眼看菊蕊，重陽淚落如珠，長是淹殘粉面。鸞輅音塵遠。無限幽恨，寄情空殢紈扇。應是帝王，當初怪妾辭輦。陡頓今來，宮中第一妖嬈，卻道昭陽飛燕。

校記

《鬬百花》毛校本、吳本原註「亦名《夏州》」。「鸞輅」，按是句毛校本原是過片，下二闋同。「今來」吳本作「令來」，曹校引梅本「令」作「今」。

箋註

〔鴛瓦〕《三國志》卷二九《周宣傳》：「（魏）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後遂稱瓦之成偶者爲鴛鴦瓦，簡稱鴛瓦。《鄴中記》：「鄴中銅雀臺，皆鴛鴦瓦。」王涯《望禁門松雪》：「依稀鴛瓦出，隱映鳳樓重。」白居易《長恨歌》：「鴛鴦瓦冷霜花重，翡翠衾寒誰與共？」元稹《茅舍》：「旗亭紅粉泥，佛廟青鴛瓦。」李商隱《當句有對》：「密邇

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温庭筠《懊惱曲》：「野土千年怨不平，至今燒作鴛鴦瓦。」〔長門〕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别在長門宫。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黄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鸞輅〕同鸞路、鸞車，天子所乘之車。《禮記·月令》：「天子……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注曰：「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古制，天子之車，四馬八鑾八鸞，鈴象鸞鳥聲，故名。〔空殢〕空戀。殢，本意爲困極，本音爲替。至晚唐後音義並轉，音轉爲泥，義轉爲戀昵。《詩詞曲語辭匯釋》：「至晚唐詩人用殢字，其義漸異。羅隱《西京崇德里居》詩：『進乏梯媒退又難，強隨豪貴殢長安。』此尚爲滯留義。他如李山甫《柳》詩：『强扶柔態酒難醒，殢着春風别有情。』方干《惜花》詩：『今日流鶯來舊處，百般言語殢空枝。』韓偓《寄友人》詩：『夫君亦是多情者，幾處將愁殢酒家。』均爲糾纏不清之意，與泥義近。而韓偓《有憶》詩：『愁腸泥酒人千里。』泥一作殢，則殢酒之殢直與泥同用矣。自殢之義既變，音讀亦隨之而變。殢爲他計切或呼計切，此爲本音。至臧氏《元曲選》之音注，則殢音膩，是直取泥之音義而俱代之矣。至與尤字並用時，初尚作泥，亦約略可徵。……而《雲謡集·雜曲子》之《洞仙歌》：『擬鋪鴛被，把人尤泥，須索琵琶重理。』二字聯用，直爲戀昵義。此爲唐時民間流行之曲子，尚用尤泥字。至宋詞則競用尤殢矣。」〔怪妾辭輦〕怪妾當初謝辭了與帝同輦而載的要求。《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孝成班倢伃，帝初卽位選入後宫。始爲少使，蛾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游於後庭，常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逾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

見。」　［昭陽飛燕］昭陽，漢宮名。飛燕，即趙飛燕。《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然趙飛燕並不居昭陽宮，趙飛燕本傳載：「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是明言其女弟（即妹妹）居昭陽宮也。漢・劉歆《西京雜記》亦載：「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蓋因趙飛燕姊妹俱得成帝絶幸，故後世詩人將昭陽與飛燕聯用耳。李白《長信宮》詩曰：「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長信宮（班倢伃失寵後所居之宮）與昭陽殿對舉，顯係寫班倢伃與趙飛燕事，是以知唐人已將昭陽殿與趙飛燕聯用矣。

又

昫色韶光明媚。輕靄低籠芳樹。池塘淺蘸煙蕪，簾幕閒垂風絮。春困厭厭，抛擲鬭草工夫，冷落踏青心緒。終日扃朱户。　遠恨緜緜，淑景遲遲難度。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處。深院無人，黄昏乍拆鞦韆，空鎖滿庭花雨。

校記

「輕靄」，曹校引顧本「靄」作「藹」，按靄與藹古字同，今從吴本、朱本。「黄昏」，曹校引陳本作「共」，從宋本、朱本。

箋註

〔春困厭厭〕春困正濃。厭厭，形容倦怠、無聊。　〔鬭草踏青〕鬭草，古代一種游戲。南朝·梁·宗懍《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踏百草，又有鬭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户上以禳毒氣。」古時自元宵節後至清明節前後有游春之俗，謂之踏青，亦謂之採春。《舊唐書》卷十一《代宗紀》：「（大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孫思邈《千金月令》：「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元宵）放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採春。……紅妝按樂於寶榭層樓，白面行歌近畫橋流水，舉目則鞦韆巧笑，觸處則蹴踘疏狂，選勝尋芳，花絮時墜金樽，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于是相繼清明節矣。」〔少年傅粉〕《三國志》卷九《何晏傳》引《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又，《語林》：「何平叔（晏）美姿儀而絶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與熱湯餅。既啖，大汗隨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一言其愛調脂弄粉，一言其面白如傅粉。後世用以稱謂美男子。

集評

清·先著、程洪《詞潔輯評》卷三：「匀穩工整，在柳詞已是上乘。」

又

滿搦宫腰纖細。年紀方當笄歲。剛被風流沾惹，與合垂楊雙髻。初學嚴妝，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雲情意。舉措多嬌媚。　爭奈心性，未會先憐佳壻。長是夜深，不肯便入鴛被。與解羅裳，盈盈背立銀釭，卻道你但先睡。

校記

「年紀方當」句，繆校引宋本及毛校本「紀」作「幾」，「當」字及下片「爭奈」句毛校本脫，並從焦本。吳本及繆校引宋本「你但先睡」作「你彈先睡」，「彈」字疑誤。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滿搦宮腰〕腰細得只有一把。搦，握。滿搦，滿握，滿把。宮腰，即楚腰、楚宮腰。《後漢書》卷二四《馬廖傳》：「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　〔笄歲〕十五歲，成年。笄，簪子。《禮記・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

甘草子

秋暮。亂灑衰荷，顆顆真珠雨。雨過月華生，冷徹鴛鴦浦。　池上凭闌愁無侶。奈此箇、單棲情緒。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

校記

吳本「池上凭闌愁無侶」作「飄散露華無似」，從繆校引梅本、天籟本及《詞律》。繆校案云：「次闋換頭『池上凭闌風緊』，不應均用此四字，明鈔本、梅本作『飄散露華清風緊』，當是傳鈔者互換耳。」「卻傍」，曹校引梅本「傍」作「依」。「教鸚鵡」，朱本「教」作「共」，從毛本、梅本。

箋註

「鴛鴦浦」《明一統志》：「鴛鴦浦在慈利縣治北。」　「箇」《詩詞曲語辭匯釋》：「箇（個、个），估量某種光景之辭，等于價或家。凡少則曰些兒箇。」　「粉郎」參觀前《鬭百花・煦色韶光明媚》闋註。

集評

清・彭孫遹《金粟詞話》：「柳耆卿『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

又

秋盡。葉翦紅綃，砌菊遺金粉。雁字一行來，還有邊庭信。　飄散落花清風緊。動翠幕、曉寒猶嫩。中酒殘妝慵整頓。聚兩眉離恨。

校記

「落花」，朱本作「露華」，從毛本。　「聚兩眉」，焦本「聚」作「甃」，毛本作「惹」，繆校引宋本作「聚」。　吴本「飄散露華清風緊」作「池上凭檻風緊」，「聚兩眉」作「惹兩眉」。　餘參上闋校。

箋註

「雁字兩句」雁羣居羣起，飛時排列成行，或成一字，或成人字。　餘參觀前《雪梅香・景蕭索》闋「盡分付征鴻」註。

中呂宮

送征衣

過韶陽。璿樞電繞，華渚虹流，運應千載會昌。罄寰宇、薦殊祥。吾皇。誕彌月，瑤圖纘慶，玉葉騰芳。並景貺、三靈眷祐，挺英哲、掩前王。遇年年、嘉節清和，頒率土稱觴。

無間要荒華夏，盡萬里、走梯航。彤庭舜張大樂，禹會羣方。鵷行。望上國，山呼鼇抃，遙爇鑪香。竟就日、瞻雲獻壽，指南山、等無疆。願巍巍、寶曆鴻基，齊天地遙長。

校記

「韶陽」，吳本作「昭陽」，從繆校引宋本。　「虹流」，毛校本作「流虹」，從焦本。　「大樂」，吳本作「太樂」，從繆校引宋本。　「望上國」，焦本「望」作「趨」，吳本同焦本，從繆校引宋本。　「遙長」，吳本作「齊長」，從繆校引宋本。　曹校引明鈔本「頒率土」句「頒」下有「了」字。

箋註

「韶陽」猶言韶華、韶光，美好的時光。　「璿樞兩句」《宋書》卷二七《符瑞志》：「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史記》卷二七《天官書》註引《春秋運斗樞》：「斗，第一天樞，

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摇光。」《宋書》同上：「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摇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　〔誕彌月〕《詩經·大雅·生民》：「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誕，語助。彌，終也，終十月之期。達，謂生之易也。原詩是對后稷的贊頌，此處用以贊「吾皇」。　〔瑶圖纘慶〕皇圖有繼，普天同慶。瑶圖，即璿圖。《玉海》：「璿圖永昌，坤維耀寶。」纘，繼也。

〔玉葉騰芳〕《古今注》：「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象。」故後世稱皇族爲金枝玉葉。　〔三靈〕《資治通鑑·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注云：「三靈，天、地、人之靈也。」　〔挺英哲〕秀挺英哲，足以掩蓋前王。　〔清和〕俗偁四月爲清和月。《歲時記》：「四月朔爲清和節。」袁枚《隨園隨筆》卷十七《辨訛》：「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謝詩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删去『猶』字，竟以四月爲清和。」　〔率土〕境域之内。《詩經·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無間句〕無間，無論，不論。《禮記·檀弓上》：「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内。」疏云：「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内，雖夜居於内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於内。」要荒，遠僻之地，此處謂屬國。《尚書·禹貢》分疆域爲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甸服爲王畿之地，面王城五百里，方千里。侯服距王城千里，綏服千五百里，要服二千里，荒服二千五百里。疏「五百里要服」云：「要者，要束以文教也。……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疏「五百里荒服」云：「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後漢書》卷八七《西域傳》：「戎狄荒服，蠻夷要服。」注云：「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内，侯衛之外，言其文德要來

之。」華夏，謂中國，中原。《尚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疏云：「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

［彤庭兩句］彤庭，即朝廷，因宫殿楹柱多塗以朱紅色，故稱。班固《西都賦》：「玄墀釦砌，玉階彤庭。」李善註：「《漢書》曰：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大樂，謂舜命夔所制之《韶》樂。《史記》卷六《樂書》：「大樂與天地同和。」《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段疏云：「言舜致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禹會羣方，謂大禹會聚各路諸侯。《尚書・大禹謨》：「禹乃會羣后」，傳曰：「會諸侯共伐有苗。」

［鵷行］朝班。因朝官之行列，如鵷與鷺之井然有序，故名。亦有稱朝班爲鵷鷺、鷺行、鵷鷺行者。《隋書》卷十四《音樂志》：「懷黄綰白，鵷鷺成行。」錢起《和王員外雪晴早朝》：「紫微雪晴帶恩光，繞仗偏隨鵷鷺行。」盧綸《送樂平苗明府》：「無辭折腰久，仲德在鵷行。」

［上國］附屬國對宗主國的稱呼。

［山呼鼇抃］山也歡呼，鼇也鼓舞。《漢書》卷六《武帝紀》：「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楚辭・天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列子・湯問》：「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波潮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鼇戴山抃」，意謂鼇戴山而舞。「鼇抃」，即「鼇戴山抃」之略。抃，原意爲兩手相擊，即鼓掌。此處應作鼓舞解。

［就日瞻雲］《史記》卷一《五帝紀》：「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指南山句］《詩經・小雅・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詩經・豳

風・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鴻基〕帝王之基業。

附考

此詞顯係爲仁宗祝壽而作。《宋史》卷九《仁宗紀》：「（仁宗趙禎）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四月十四日生。」又，同書卷一一二《禮志》：「仁宗以四月十四日爲乾元節。」故詞上闋多用符瑞典，下闋稱頌政和民豐，朝野同慶。

仁宗沖齡卽位，太后臨朝聽政，事事皆決於后。至明道二年（一〇三三）三月太后崩，仁宗始親政。詞云「挺英哲，掩前王」，則知其決不寫於太后垂簾決事時。不然，則置先皇於何地，置太后於何地？且史云章獻明肅劉皇后「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傳上》）柳永久不售而又力圖進用，敢批太后之逆鱗如是耶？詞寫於明道二年以後無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八載：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四月丙辰，「閤門奏，宗室自大將軍至率府副率預朝參者百四十餘人乾元節錫慶院宴席，不能容，請大將軍領刺史以上者乃得預坐。從之。己未，契丹遣鎮國節度使耶律信、政事舍人呂士宗來賀乾元節。」此乃乾元節慶典最盛大的一次，詞或寫於此時。果否，待詳考。

晝夜樂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離情別緒。況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目、亂花狂絮。直恐風光好，盡隨伊歸去。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

知恁地難拚，悔不當時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校記

「長相聚」，毛校本、繆校引宋本無「長」字，從焦本、吴本。「離情別緒」，吴本作「離別情緒」，從繆校引宋本。「當時」，焦本、吴本作「當初」，從繆校引宋本。「悔不當時」，曹校謂梅本無「悔」字。

箋註

【闌珊】衰落，遲暮。李羣玉《九日》：「絲管闌珊歸客盡，黄昏猶自詠詩迴。」【攢眉】蹙眉，皺眉。

又

秀香家住桃花徑。算神仙、纔堪並。層波細翦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言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洞房飲散簾幃靜。擁香衾、歡心稱。金鑪麝嫋青煙，鳳帳燭搖紅影。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嘉境。猶自怨鄰雞，道秋宵不永。

校記

吴本調名下有題曰「贈妓」。「洞房」，曹校引陳本「洞」作「雕」。「簾幃」，陳本「幃」作「幕」。「嘉境」，顧、陳本

及《草堂詩餘》「嘉」作「佳」，從吳本，「境」作「景」，從毛本。

箋註

［秀香］未詳，疑似虛擬名。　［桃花徑］《漢書》卷五四《李廣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注：「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絶，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　［遏天邊句］《列子·湯問》：「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集評

明·楊慎《詞品》卷一：「凝音佞。柳耆卿詞『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

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花庵詞客曰：耆卿《晝夜樂》云：『層波細翦明眸，膩玉潤搓圓頸』，至『無限狂心逞酒興，道歡娛漸入佳境。猶自怨鄰雞，道秋宵不永。』此詞麗以淫，爲妓作也。」

柳腰輕

英英妙舞腰肢軟。章臺柳、昭陽燕。錦衣冠蓋，綺堂筵會，是處千金爭選。顧香砌、絲管初調，倚輕風、佩環微顫。　乍入霓裳促徧。逞盈盈、漸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趨蓮步，

進退奇容千變。算何止、傾國傾城，暫回眸、萬人腸斷。

校記

吴本有題曰「贈妓」。「筵會」，吴本作「筵宴」，從曹校引梅本、朱本。「算何止」，毛本作「笑何止」，從曹校引宋本、黄本，朱本同。

箋註

〔章臺柳、昭陽燕〕孟棨《本事詩》：「（韓翃得妓柳氏）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漢・伶玄《趙飛燕外傳》：「宮中所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趙飛燕）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謹畏，若遠若近。』」宋・秦醇《趙飛燕別傳》：「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踽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它人莫可學也。」按，章臺，本漢時長安街名。詞首句言「腰肢軟」，故接句以「章臺柳」、「昭陽燕」爲喻。 〔是處〕到處，處處。《詩詞曲語辭匯釋》：「是，該（概）括辭，猶凡也。習見者爲是處、是人、是事、是物等語。是處，猶云到處或處處也。」 〔霓裳促徧〕霓裳，即《霓裳羽衣曲》。促，促拍。《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又，《廣德初異録》：「葉法善嘗引上游於月宮，因聆其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爲《霓裳羽衣曲》。」 〔檀板〕檀木做的拍板。《舊唐書》卷二九《音樂二》：「拍板，長闊如手，厚寸餘，以韋連之，擊以代抃」。

《太真外傳》:「李龜年以歌擅一時，手捧檀板，押衆樂而前。」　〔蓮步〕美人之步。《南史》卷五《廢帝東昏侯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　〔傾國傾城〕《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李商隱《北齊二首》其一:「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荆棘始堪傷。」又，《柳》:「傾國宜通體，誰來獨賞眉。」　〔腸斷〕《爾雅翼》:「猿善啼，啼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凄入肝脾，韻含宫商。故巴峽諺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斷人腸。』」

西江月

鳳額繡簾高卷，獸鐶朱户頻摇。兩竿紅日上花梢。春睡厭厭難覺。　好夢狂隨飛絮，閒愁穠勝香醪。不成雨暮與雲朝。又是韶光過了。

校記

「獸鐶」，曹校引顧本「鐶」作「簷」，陳本「鐶」作「頭」。　「狂隨飛絮」，曹校引顧、陳本「狂」作「任」，顧、陳本、毛校本、吳本「飛」作「風」，從繆校引宋本。《全宋詞》「穠」作「濃」，並注云:「案『濃』原作『穠』，從毛校《樂章集》。」

箋註

〔雨暮與雲朝〕宋玉《高堂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仙呂宮

傾杯樂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蕙風布暖。變韶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連雲複道凌飛觀。聳皇居麗，嘉氣瑞煙葱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閬苑。　龍鳳燭、交光星漢。對咫尺鼇山開雉扇。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鼇抃。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

校記

「嘉氣」，焦本、顧本「嘉」作「佳」。　「雉扇」，繆校引宋本「雉」作「羽」，從焦本、吳本。

箋註

〔禁漏〕禁中之漏，即宮漏。漏，計時器。　〔都門十二〕都門，京城之門。十二，象天之數。　〔元宵三五〕即正月十五夜。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正月十五元宵，大内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金碧相射，錦綉交輝，西北悉以綵結山，上皆畫神仙故事，或仿市間賣藥賣卦之人。横列三門，各有綵結，金書木牌。中曰都門，道左右曰左右禁衛之門，上有大牌曰

「宣和與民同樂」。綵山左右以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於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登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　〔銀蟾〕月亮。《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引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即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其後因稱月爲蟾蜍、銀蟾，稱月光爲蟾光、蟾彩。　〔連雲句〕複道高聳入雲，樓觀淩空如飛。複道，架在樓閣之間的空中通道。《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杜牧《阿房宮賦》：「複道行空，不霽何虹？」觀，本爲道家修行之所。周大夫喜，爲關令尹，受老子《道德經》，遂結草爲樓，精思悟道，後人以至可觀望，故曰觀。後亦稱樓閣曰樓觀。　〔翠華宵幸〕翠華，天子之旗，以其用翠羽爲飾，故名。幸，皇帝所至。白居易《長恨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層城閬苑〕皆仙人所居之所。《淮南子·地形》：「崑崙山有層城九重。」《水經注·河水》：「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集仙録》：西王母所居，「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　〔星漢〕即天河，亦名星河、河漢、雲漢、天杭、銀潢等。　〔鼇山〕飾以綵燈之假山。《乾淳歲時記》：「元夕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鼇山。山燈凡數千百種，其上伶官奏樂，其下爲大露臺，百藝羣工，競呈奇技，繚繞於燈月之下。」又，周密《武林舊事》載南宋臨安元夕觀燈盛況，可一並參觀：「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内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態，年異而歲不同。往往於復古、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挂，及宣德

門、梅堂、三閒臺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鼇山。燈之品極多，每以「蘇燈」爲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巧，儼然作色便面也。其後福州所進，則純用白玉，晃耀耳目，如清冰玉壺，爽徹心目。近歲新安所進益奇，雖圈骨悉皆琉璃所爲，號「無骨燈」。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機關活動，結大綵樓貯之。」

〔樂府句〕《漢書》卷二二《禮樂志》：「至漢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吕，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兩籍神仙」，即指太一、后土。　〔梨園句〕《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玄宗在位多年，善音樂，若宴設酺會，即御勤政樓。……玄宗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之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四部弦管」，即指金石絲竹四類樂器。　〔萬井〕見前《早梅芳·海霞紅》「下臨萬井」條註。　〔山呼鼇抃〕見前《送征衣·過韶陽》同條註。

〔天仗〕天子之儀仗。　王維《和僕射晉公扈從温湯》：「寒山天仗裏，温谷幔城中。」岑參《寄左省杜拾遺》：「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鳳輦〕天子所乘之車。

紀事

《避暑録話》卷下：「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詞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

笛家弄

花發西園，草薰南陌，韶光明媚，乍晴輕暖清明後。水嬉舟動，禊飲筵開，銀塘似染，金堤如繡。是處王孫，幾多游妓，往往攜纖手。遣離人、對嘉景，觸目傷懷，盡成感舊。　別久。帝城當日，蘭堂夜燭，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未省、宴處能忘管絃，醉裏不尋花柳。豈知秦樓，玉簫聲斷，前事難重偶。空遺恨，望仙鄉，一晌消凝，淚沾襟袖。

校記

《笛家弄》，焦本、吳本無「弄」字，從繆校引宋本。　「明媚」，曹君直《校記》：「朱雍梅詞用耆卿韻，是句作『天然疏秀』，『秀』字疑是韻。」　「傷懷」，焦本、吳本無，從繆校引宋本補。　「別久」，毛校本、吳本從上結，據《詞律》改。　「遺恨」，毛本作「遣」。　「消凝」，焦本、吳本無，從繆校引宋本。　繆校引萬紅友語曰：「『帝城當日……不尋花柳』，當改作『帝城當日，未省、宴處能忘管絃，醉裏不尋花柳。蘭堂夜燭，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豈知秦樓，玉簫聲斷，前事難重偶。』蓋謂因久別而追思當日宴處，即聽絃管，醉裏必尋花柳，從未有忘此二事者，故上加『未省』二字。『未省』者，不解所謂也。下即以『蘭堂』四句實證彼時歡會之勝，而下以『豈知』二字，接言不料如今若此寂寥也一轉移，則文從字順矣。」

箋註

〔禊飲筵〕祓禊之後的宴筵。禊，祓除妖邪之祭名。古時風俗，於水邊濯濯以祓除妖邪，上巳爲春禊，後定三月三日

爲禊辰，禊辰之宴爲禊飲。七月十四日爲秋禊。《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禊祓。按《韓詩》云：「唯溱與洧，方洹洹兮。唯士與女，方秉蕳兮。」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司馬彪《禮儀志》：「三月三日，官民並禊飲東流水上。」……《續齊諧記》云：「晉武帝嘗問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虞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此。」帝曰：「若如此說，便非嘉事。」尚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周處及吳徽注《吳地記》，則又引郭璞三女並以上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禊賦》則洛水之游，傅長虞《神泉文》乃園池之宴，孔子曰：「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祓禊，由來遠矣。」　[呼盧]擲骰游戲之呼叫聲，亦稱呼盧喝雉。明·彭大異《山堂肆考》：「古者烏曹氏作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塞爲勝負之采。博頭有刻梟形者爲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爲下。」李白《少年行》：「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仇千里如咫尺。」　[十千]酒價。李白《將進酒》：「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又，《行路難》：「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　[秦樓]妓女所居之處。李白《憶秦娥》：「簫聲咽，秦娥望斷秦樓月。」　[玉簫]據《雲溪友議》載：唐·韋皋少時游江夏，館於姜氏。姜氏有小青衣名玉簫，常令侍韋皋，因有情。韋歸，一別七年。玉簫死後再世，仍爲韋侍妾。下句「前事難再偶」即謂此。
[一晌消凝]一晌，片刻。消凝，即消魂凝魄之簡。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柳永詞》《笛家》，應於「盡成感舊」句分段。」

大石調

傾杯樂

皓月初圓，暮雲飄散，分明夜色如晴晝。漸消盡、醺醺殘酒。危閣迥、涼生襟袖。追舊事、一响凭闌久。如何媚容豔態，抵死孤歡偶。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算到頭、誰與伸剖。向道我別來，爲伊牽繫，度歲經年，偷眼覷、也不忍覷花柳。可惜恁、好景良宵，未曾略展雙眉暫開口。問甚時與你，深憐痛惜還依舊。

校記

「危閣」，毛校本「閣」作「樓」，從吳本、梅本。吳本「清瘦」誤作「情瘦」，「你」作「妳」，從宋本、梅本。繆校謂「萬氏云：調更長，句法更亂。」

箋註

【一响】長久。《詩詞曲語辭匯釋》：「一向，指示時間之辭，有指多時者，有指暫時者。」亦作一晌或一餉。

【向

道」臨道。《詩詞曲語辭匯釋》:「向,猶臨也。」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中换頭句扼一篇之要,故分段不容稍混。乃《詞律》有不知舊本之誤,而誤分未分者。亦有明知其誤而未經訂正者。如……又一體,應於「自家恁空添清瘦」句分段。」

迎新春

嶰管變青律,帝里陽和新布。晴景回輕煦。慶嘉節、當三五。列華燈、千門萬户。徧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鼇山聳、喧天簫鼓。漸天如水,素月當午。香徑裏、絶纓擲果無數。更闌燭影花陰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時、朝野多歡民康阜。隨分良聚。堪對此景,爭忍獨醒歸去。

校記

「喧天」,焦本、吴本作「喧喧」,從繆校引宋本。「隨分」、「堪對此景」,焦本、吴本「隨」上有「堪」字,「對此」上無「堪」字,下無「景」字,從繆校引宋本及《詞律》。吴本「然」作「燃」,「漸天」處不分段,從《全宋詞》本。

箋註

〔嶰管兩句〕意爲冬去春來,天氣漸漸由寒變暖,京都出現一片陽和之氣。《漢書》卷二一《律曆志》:「黄帝使泠綸,自

大夏之西，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黄鐘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此黄鐘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以此知，嶰管，以解（嶰）谷所伐之竹而做的律本（略當於今之所謂定聲器）。青律，卽青帝（司春之神）所司之律，意爲冬去春來。

〔絳樹〕珊瑚。韋應物《咏珊瑚》：「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詞中並非實指珊瑚，乃以珊瑚狀元宵夜景之美。

〔鼇山〕見前《傾杯樂·禁漏花深》闋注。

〔絶纓擲果〕劉向《説苑·復恩》：「楚莊公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王以爲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絶其冠纓而上火。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問之，曰：『臣乃夜絶纓者也。』」李欣《絶纓歌》：「紅燭滅，芳酒闌，羅衣半醉春夜寒，絶纓解帶以爲歡。」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下《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又引《語林》：「安仁（卽潘岳）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

〔隨分〕隨處。《詩詞曲語辭匯釋》：「隨分，猶云隨便也，含有隨遇、隨處、隨意各意。……柳永《迎新春》詞：『更闌竹影花陰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時，朝野多歡民康阜，隨分良聚。』玩『竹影花陰』語，則含有隨處意。」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詞中换頭句扼一篇之要，故分段不容稍混。乃《詞律》有不知舊本之誤，而誤分未分者。亦有明知其誤而未經訂正者。如柳永……《迎新春》，應於『喧喧簫鼓』句分段。」

曲玉管

隴首雲飛，江邊日晚，煙波滿目凭闌久。立望關河，蕭索千里清秋。忍凝眸。杳杳神京，盈盈仙子，別來錦字終難偶。斷雁無憑，冉冉飛下汀洲。思悠悠。暗想當初，有多少、幽歡佳會，豈知聚散難期，翻成雨恨雲愁。阻追游。每登山臨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場消黯，永日無言，卻下層樓。

校記

「立望」，焦本、吴本、繆校引宋本作「一望」，從毛校本。「汀洲」，吴本誤作「江洲」，從《詞律》。毛校本、朱本「杳杳」處不分段，繆校引天籟本分三段，以「杳杳神京」爲第二段起句，以「暗想當初」爲第三段起句，正與《全宋詞》合。《全宋詞》注云：「案此詞原分二段。《詞譜》卷三十三云：『此詞前段，截然兩對，即《瑞龍吟》調所謂雙拽頭也。』今從其說。」「每登山」，吴本「每」作「悔」，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關河〕指函谷關與黄河。《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傳》：「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正義》云：「東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錦字難偶〕《迴文詩序》：「前秦安南將軍竇滔，與寵姬趙陽臺之任，而遺其妻蘇蕙於家。蕙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

圖。」「終難偶」，意爲再不會有人像蘇蕙那樣寫迴文詩寄所歡了。［斷雁］失羣孤雁。［冉冉］慢慢地。《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懼脩名之不立。」［消黯］黯然消魂。

集評

鄭文焯《大鶴山人詞話附録》：「昨與漚公翻檢柳詞，得《曲玉管》一解，直是同譜異曲。起調兩段，乃與清真冥合。宋是則詞之過片三字，碻爲屬上無疑。雖平側之調稍異，而句律則同一格，當據以引申補入校録。」

滿朝歡

花隔銅壺，露晞金掌，都門十二清曉。帝里風光爛漫，偏愛春杪。煙輕晝永，引鶯囀上林，魚游靈沼。巷陌乍晴，香塵染惹，垂陽芳草。　因念秦樓彩鳳，楚觀朝雲，往昔曾迷歌笑。别來歲久，偶憶歡盟重到。人面桃花，未知何處，但掩朱扉悄悄。盡日竚立無言，贏得淒涼懷抱。

校記

「露晞」，吴本「晞」作「浠」，從毛校本、梅本。「風光」，梅本作「光風」，從吴本、朱本。「楚觀」，焦本「觀」作「館」，從繆校引宋本、朱本。「歡盟」，梅本作「舊盟」，從毛校本、朱本。「朱扉」，焦本、梅本「扉」作「門」，從繆校引宋本、毛校本。

箋註

「露晞金掌」《三輔黄圖》:「漢武帝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十圍，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以求仙。」按金銅仙人原在長安，後魏明帝拆除欲遷往洛陽置殿前，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卽咏其事。晞，乾。　「上林」卽上林苑。上林苑在長安，原爲秦禁苑，至漢武帝時增而廣之，周袤三百里，別館七十所。後泛稱禁苑爲上林。　「靈沼」周時池沼。《詩經・大雅・靈臺》:「王在靈沼，于牣魚躍。」《詩地理考》謂靈沼在長安二十里處。此處泛指宮中池沼。　「秦樓二句」秦樓、楚觀，皆爲妓女所居之稱。彩鳳、朝雲，皆美人。《事文類聚》:「杜大中起於行伍，妾能詞，有『彩鳳隨鴉』之句。杜怒曰:『鴉且打鳳』。」《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舞，《壟上》聲。」　「人面三句」《本事詩》載:崔護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宫，而桃花叢萃。叩門求漿，有女子開門，以杯水飲護，四目相視，屬意甚殷。來歲清明，護復往，則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秖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尋之，聞哭聲，有老父出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絶食數日而死。」崔亦感動，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女遂復生。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夢還京

夜來忽忽飲散，攲枕背燈睡。酒力全輕，醉魂易醒，風揭簾櫳，夢斷披衣重起。悄無寐。

追悔當初，繡閣話別太容易。日許時、猶阻歸計。甚況味。旅館虛度殘歲。想嬌媚。那

裏獨守鴛幃靜，永漏迢迢，也應暗同此意。

校記

繆校云：「天籟本分三疊，以『悄無寐』爲第二段起句，以『甚況味』爲第三段起句。」

箋註

〔日許時〕時間很久。《詩詞曲語辭匯釋》：「許多時亦曰日許多時。……柳永《夢還京》詞：『追憶當初，繡閣話別太容易。日許時，猶阻歸計。』日許多時及日許時，殆皆當時熟語也。」　〔永漏〕卽漏久，夜長。

鳳銜杯

有美瑤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詩長簡。想初襞苔牋，旋揮翠管紅窗畔。漸玉箸、銀鈎滿。

錦囊收，犀軸卷。常珍重、小齋吟玩。更寶若珠璣，置之懷袖時時看。似頻見、千嬌面。

校記

「犀軸」，曹校引梅本作「羣軸」。吳本「玩」作「翫」，「看」上增「此」字，並從繆校引天籟本。

箋註

〔瑤卿〕似對女子之美稱。《集仙録》：「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瑤姬。」又，《襄陽耆舊傳》：

「赤帝女曰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楚懷王游高堂，夢與神通，自稱巫山之女。」〔苔牋〕李肇《國史補》：「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魚子十色箋。」〔玉箸銀鈎〕玉箸，小篆。銀鈎，草書。《書苑》：「晉索靖草書絶代，名銀鈎蠆尾。」〔錦囊犀軸〕《漢武帝内傳》：「帝既見王母與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栢梁臺。」〔小齋吟玩〕《漢武帝内傳》接上條引文：「上（指武帝）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齋，即齋戒，古人祭則必齋，以示其敬。

集評

清・陳鋭《褒碧齋詞話》：「『置之懷袖時時看。』此從古樂府出。」

又

追悔當初孤深願。經年價、兩成幽怨。任越水吴山，似屏如障堪游玩。奈獨自、慵擡眼。

賞煙花，聽絃管。圖歡笑、轉加腸斷。更時展丹青，强拈書信頻頻看。又爭似、親相見。

校記

「孤深願」，吴本作「辜深願」。「更時展」，焦本、梅本「更」作「縱」，吴本作「總」，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煙花」春天美景。　「爭似」怎似，怎如。《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二：「爭，猶怎也。」

鶴冲天

閒窗漏永，月冷霜華墮。悄悄下簾幕，殘燈火。再三追往事，離魂亂、愁腸鎖。無語沈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則箇。　從前早是多成破。何況經歲月，相拋嚲。假使重相見，還得似、舊時麼。悔恨無計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

校記

吴本「再三」下無「追」字，從繆校引梅本補。　「好景」，宋本、毛校本作「良夜」，與下結復，從焦本。　「舊時」，焦本、吴本作「當初」，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則箇」《詩詞曲語辭匯釋》：「則箇，表示動作進行時之語助辭，近於『着』或『者』。」又作「子箇」、「只箇」。　「拋嚲」拋閃，丢下。　「無計那」無計。那，音娜，語助詞，無實義。　「摧挫」折磨。

受恩深

雅致裝庭宇。黃花開淡泞。細香明豔盡天與。助秀色堪餐，向曉自有真珠露。剛被金錢妒。擬買斷秋天，容易獨步。粉蝶無情蜂已去。要上金尊，惟有詩人曾許。待宴賞重陽，恁時盡把芳心吐。陶令輕回顧。免憔悴東籬，冷煙寒雨。

校記

「淡泞」，曹校引梅本「泞」作「浧」，宋・陳景沂《全芳備祖》作「仁」，從宋本、朱本。「要上」，焦本「要」作「飛」，從毛校本。「寒雨」，《全芳備祖》「寒」作「疏」，梅本「雨」作「霧」，從毛校本。

箋註

〔淡泞〕淡泊。〔秀色堪餐〕形容婦女美貌或花木秀麗。晉・陸機《日出東南隅行》：「秀色若可餐。」〔向曉〕臨曉。〔陶令三句〕陶令，謂陶淵明，因陶曾爲彭澤令，故稱。陶淵明《飲酒》其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意謂花落煙冷，陶令也會憔悴東籬，無悠然之興。上句「要上金尊，惟有詩人曾許」，亦用《飲酒》詩意，「詩人」即謂陶淵明。

看花回

屈指勞生百歲期。榮瘁相隨。利牽名惹逡巡過，奈兩輪、玉走金飛。紅顏成白髮，極品何爲。塵事常多雅會稀。忍不開眉。畫堂歌管深深處，難忘酒琖花枝。醉鄉風景好，攜手同歸。

校記

「榮瘁」，吴本作「勞瘁」，從繆校引梅本。　「白髮」，焦本、吴本「髮」作「首」，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屈指句」謂人生百年，屈指即逝。　「榮瘁相逐」窮達相繼。　「兩輪」日輪與月輪，故下文接「玉走金飛」。

「塵事」謂塵寰之事，即俗事。　「醉鄉」謂隱於醉中，別有一番境界。

又

玉墄金階舞舜干。朝野多歡。九衢三市風光麗，正萬家、急管繁絃。鳳樓臨綺陌，嘉氣非煙。　雅俗熙熙物態妍。忍負芳年。笑筵歌席連昏晝，任旗亭、斗酒十千。賞心何處好，惟有尊前。

校記

「正萬家」，毛校本無「正」字，從繆校引宋本。　「嘉氣」，毛本作「佳氣」，從繆校引宋本。　「忍負」，毛校本作「忍孤負」，從焦本。　「昏晝」，吴本、天籟本作「昏曉」，繆校引宋本作「宵晝」，從繆校引梅本。

箋註

「玉墄句」《尚書・禹書・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孔穎達疏曰：「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之間。」又曰：「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干，盾。羽，翳，樂舞所持以自隱蔽者，猶雉尾扇之類。墄，音戚，階之齒，即臺階。墄與階爲對文。此句頌時清政和。〔九衢三市〕《三輔黄圖》：「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衢，以相經緯。」衢，四通之路。《周禮・地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左思《魏都賦》：「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盧照鄰《長安古意》：「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鳳樓〕古時樓觀之屋角常飾以鳳形，故云鳳樓。〔嘉氣非煙〕指祥瑞的彩雲。《史記》卷二七《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杜正倫《玄武門侍宴》：「玉池流若醴，雲閣聚非煙。」顧況《送韋秀才赴舉》：「洛橋浮逆水，關樹接非煙。」〔旗亭〕市樓。《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注：「旗亭，市樓也。」

柳初新

東郊向曉星杓亞。報帝里、春來也。柳擡煙眼，花勻露臉，漸覺綠嬌紅姹。妝點層臺芳榭，運神功，丹青無價。

別有堯階試罷。新郎君、成行如畫。杏園風細，桃花浪暖，競喜羽遷鱗化。偏九陌、相將游冶。聚香塵，寶鞍驕馬。

校記

繆校謂万氏云：「「柳擡」下與「杏園」下前後皆同，只「九陌」句多一字，或「妝點」句少一字也。「柳擡」，毛本作「柳臺」，

從曹校引梅本。「妝點」，曹校引宋本作「裝默」，從毛校本、朱本。「芳榭」，毛本「榭」作「樹」，從曹校引宋本。「競喜」，曹校引宋本「競」作「竟」，從毛本、朱本。

箋註

〔星杓亞〕北斗星星柄低俯。杓，北斗星柄。《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引》引《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即杓），合而爲斗。」《説文》云：「杓，斗柄。」《詩詞曲語辭匯釋》：「亞，有縱横二方面之二義。自其縱者而言，猶低也，俯也。」　〔柳擡煙眼〕柳葉初生，細長如眼，稱柳眼。《歲華記麗》：「蘭芽吐玉，柳眼挑金。」元稹《遣春三首》其二：「柳眼渾開盡，梅心動已闌。」李商隱《二月二日》：「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黄蜂俱有情。」　〔堯階試罷〕殿試剛剛結束。　〔新郎君〕指初中之進士。《唐摭言》卷三：「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遣一介語曰：『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杏園風細〕《秦中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游名園，若他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罰。」　〔桃花浪暖〕三月桃花開，天氣漸暖，故云。杜甫《春水》：「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又，《摭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此云「桃花浪暖」，或時序與飲宴雙兼。唐宋時新進士有游冶賜宴之寵，此兩句即見一斑耳。　〔羽遷鱗化〕指中進士後身分有了巨大變化。羽遷，即羽化，爲避免與「鱗化」復，故用「遷」。道士成仙曰羽化，喻其飛昇變化，若生羽翼。《晉書》卷八十《許邁傳》：「玄（邁字叔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鱗化，魚龍變化。《漢書》卷九六《西域傳贊》：「設酒池肉林

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師谷注云：「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九陌〕謂京城之大道凡九條。《三輔黃圖》：漢長安城中有八街九陌。

附考

詞寫新進士游冶飲宴，當爲柳永於景祐元年（一〇三四）中進士時作。

兩同心

嫩臉修蛾，淡勻輕掃。最愛學、宮體梳妝，偏能做、文人談笑。綺筵前、舞燕歌雲，別有輕妙。　飲散玉罏煙裊。洞房悄悄。錦帳裏、低語偏濃，銀燭下、細看俱好。那人人，昨夜分明，許伊偕老。

校記

「能做」，焦本、吳本「做」作「效」，從繆校引宋本。「舞燕」，吳本、繆校引宋本「燕」作「宴」，從毛本。「那人人」，焦本，吳本「那」作「箇」，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修蛾〕蠶蛾觸鬚細長而曲，故以狀美人之眉。《詩經・衛風・碩人》：「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後亦以蛾眉代指美人。

〔淡勻輕掃〕打扮得淡雅而勻停，輕輕抹上一層脂粉。杜甫《虢國夫人》：「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舞燕歌雲〕舞如飛燕，歌遏行雲。參觀前趙飛燕與「響遏行雲」註。

〔人人〕對所愛女子的昵稱。《詩詞曲語辭匯釋》卷六：「人人，對於所昵者之稱，多指彼美而言。」

〔伊〕《詩詞曲語辭匯釋》卷六：「伊，第二人稱之辭，猶云尹或你，與普通用如他字者異。陳瓘《蝶戀花》詞，嘲志全長髭：『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上云你，下云伊，伊即你也。……《花草粹編》三，韋莊《謁金門》詞：『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迹。』四印齋覆刻宋本《花間集》伊作君，由上所列各證推之，則伊亦即君也。」詞中「與伊偕老」顯係「那人人」口吻。

又

竚立東風，斷魂南國。花光媚、春醉瓊樓，蟾彩迥、夜游香陌。憶當時、酒戀花迷，役損詞客。

別有眼長腰搦。痛憐深惜。鴛會阻、夕雨淒飛，錦書斷、暮雲凝碧。想別來，好景良時，也應相憶。

校記

「鴛會阻」，吴本作「鴛鴦阻」，從毛校本。「淒飛」，毛校本、繆校引宋本「淒」作「朝」，吴本「飛」作「淒」，從朱校引焦本。

「腰搦」，曹校引梅本「搦」作「嫋」，從毛本、朱本。

箋註

〔蟾彩〕月之光輝，詳參觀前《傾杯樂‧禁漏花深》闋註。　〔腰搦〕腰肢細而柔弱。搦，滿握，滿把。《西京雜記》：「趙后(飛燕)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　〔錦書〕見前《曲玉管‧隴首雲飛》闋註。

女冠子

斷雲殘雨。灑微凉、生軒户。動清籟、蕭蕭庭樹。銀河濃淡，華星明滅，輕雲時度。莎階寂靜無覩。幽蛩切切秋吟苦。疏篁一徑，流螢幾點，飛來又去。　對月臨風，空恁無眠耿耿，暗想舊日牽情處。綺羅叢裏，有人人、那回飲散，略曾偕鴛侶。因循忍便睽阻。相思不得長相聚。好天良夜，無端惹起，千愁萬緒。

校記

「斷雲」，朱校引焦本「雲」作「煙」，從繆校引宋本。　「略曾偕」，梅本作「略略偕」，吳本作「略略曾偕」，從毛本。繆校云：「此首頗難句讀，又與他首多寡不同，無憑考核。」

箋註

〔清籟〕清朗的響聲。籟，空虛處所發之聲。《莊子‧齊物論》：「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蛩〕，即吟蛩，蟋蟀。　〔疏篁〕稀疏的竹叢。　〔耿耿〕不安。　〔睽阻〕乖離，違背。

玉樓春

昭華夜醮連清曙。金殿霓旌籠瑞霧。九枝擎燭燦繁星，百和焚香抽翠縷。香羅薦地延真馭。萬乘凝旒聽祕語。卜年無用考靈龜，從此乾坤齊曆數。

校記

吴本「連」作「逢」，「卜年」作「百年」，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昭華句］意謂仙樂自夜至曉鳴奏着，在祈禱神仙降臨。昭華，意爲仙樂。《晉書》卷十六《律曆志上》：「黄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管，以玉爲之。」《西京雜記》卷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又，《集仙録》：「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醮，設壇祈禱。清曙，清晨。杜甫《雨》二首其二：「迴風起清曙（一作曉），萬象萋已碧。」［霓旌］五色旗。霓，虹。旌，飾羽之旗。［九枝擎燭］《漢武帝内傳》：「然九光之燈」。九，謂其極。［百和焚香］《漢武帝内傳》：「燔百和之香。」［香羅句］《漢武帝内傳》：「以紫羅薦地」。薦，席，此處動用，作鋪解。延，請。真馭，神仙。真，真人。馭，馭風客。《莊子·大宗師》：「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又，《逍遥游》：「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

反。」　［萬乘句］天子屏息靜氣聽着神仙對他傳授仙家祕訣。萬乘，謂天子。周制，天子出，兵車萬乘。旒，冕旒，以絲貫玉垂冕前後。《漢武帝內傳》：「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　［卜年兩句］再無須用靈龜去占卜了，從此以後王朝的命運將與天地一樣久長。卜年，即卜世，卜享國的年數。《左傳》：「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靈龜，《爾雅》註：「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文似瑇瑁，俗謂靈龜，即今觜蠵龜。」曆數，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爲天道，猶言王朝壽命長短。

附考

《漢武帝內傳》：「（徹）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在，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帷，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八馬之響，頃，王母至也。」詞與傳相對觀，符契如一，乃傳之詞化。

然此詞明寫漢武帝，實寫宋真宗。據《宋史》卷六至卷八《真宗紀》載：真宗好神仙，廣延道士、方士之徒，自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紀》云：「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

召羣臣迎拜於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丁卯，紫雲見，如龍鳳覆宮殿。戊辰，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同年六月天書再降（《紀》載：「六月乙未，天書再降於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書於含芳園，雲五色見，俄黃氣如鳳駐殿上。庚戌，曲赦兖州繫囚流罪以下。」），即屢設道場，兩祭泰山（「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扶持使奉天書先道」詣泰山」，「七年辛丑，慮囚，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一祭華山（「大中祥符四年壬子，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祠西嶽。」），每逢祥瑞或災異，即設道場祈禱祓禊。自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至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十餘年間，祈禱不絶。天禧四年（一〇二〇）之後，真宗龍體不豫，「帝久居宮中，事多決於后」（《宋史》卷二四二《章獻劉皇后傳》），由太子（仁宗）監國，神仙之事遂爲之消歇矣。此詞明寫武帝，實寫真宗，當寫於大中祥符元年至天禧三年之間。若與下闋合觀，則更以作於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爲宜。

又

鳳樓郁郁呈嘉瑞。降聖覃恩延四裔。醮臺清夜洞天嚴，公讌凌晨簫鼓沸。保生酒勸椒香膩。延壽帶垂金縷細。幾行鵷鷺望堯雲，齊共南山呼萬歲。

校記

「醮臺」，焦本、毛本「臺」作「壇」，從繆校引宋本。「保生酒」，吴本「酒」作「香」，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鳳樓〕見前《看花回・玉墄金階舞舜干》闋註。　〔降聖句〕降聖，謂九天司命天尊。《宋史》卷八《真宗紀三》：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場，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又，《宋史》卷一一二《禮志》：「大中祥符元年，詔……以七月一日聖祖降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爲降聖節，休假、宴樂並如天慶節。中書、親王、節度、樞密、三司以下至駙馬都尉，詣長春殿進金縷延壽帶、金絲續命縷，上保生壽酒；改御崇德殿，賜百官飲，如聖節儀。前一日，以金縷延壽帶、金塗銀結續命縷、緋綵羅延壽帶、綵絲續命縷分賜百官，節日戴以入。禮畢，宴百官於錫慶院。」覃恩，廣加施恩。裔，邊遠之地。　〔醮臺〕道士設壇作道場之臺。《宋史》卷七《真宗紀二》：「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衮冕奠獻，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羣臣享五方帝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鬱。壬子，禪社首，如封祀儀。紫氣下覆，黃氣如星繞天書匣。」〔洞天〕《茅君内傳》：「大天之内，有地之洞天三十六所，乃真仙所居。」道家以爲天下名山勝境，爲神仙所居者謂之洞天福地。又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説。　〔椒香〕椒酒之香。古人有將椒置於酒或漿中，獻神或長者以示敬之俗。《四民月令》：「正月之旦，進酒降神畢，室家無大小次，坐先祖之前，子孫各上椒酒於其家長。」　〔鵷鷺〕見前《送征衣・過韶陽》闋註。　〔望堯雲〕見前《送征衣・過韶陽》闋「就日瞻雲」條註。

附考

上闋借武帝寫真宗，此闋直寫真宗耳。真宗佞道，自是真宗之過，然羣臣亦難辭其咎。《宋史》卷八《真宗紀贊》云：「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

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接着又爲真宗及羣臣辯曰：「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鴇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又，《宋史》卷九《仁宗紀》載：天聖二年「六月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然燈。」然其時仁宗尚幼，章獻劉皇后垂簾決事，其功當屬女主矣。觀此詞所寫諛神盛典與《宋史》記載無二，非親歷親睹者莫能爲，與上詞均當寫於大中祥符年間幾無疑意。又據「降聖」、「醮臺」二註所引資料，當更以作於大中祥符元年爲宜。

又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風光盈綺陌。金絲玉管咽春空，蠟炬蘭燈曉夜色。　鳳樓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鵷鷺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殺雲蹤並雨迹。

校記

「曉夜色」，焦本「曉」作「燒」，毛校本、朱本作「燒曉色」，從吳本。

箋註

「今夕何夕」《詩經·綢繆》：「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杜甫《今夕行》：「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　「珠

履三千」《史記》卷七八《春申君列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與誇楚，爲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杜牧《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君爲珠履三千客，我是青衿七十徒。」　［金吾句］金吾，卽執金吾，官名。秦置中尉，掌徼循京師，漢武帝更名執金吾，爲禁衛軍。《西都雜記》:「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六街，《資治通鑑·唐睿宗景雲元年》:「中書舍人韋元徼循六街。」注云:「長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將軍，掌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

又

太倉日富

星闈上笏金章貴。重委外臺疏近侍。百常天閣舊通班，九歲國儲新上計。
中邦最。宣室夜思前席對。歸心怡悅酒腸寬，不泛千鍾應不醉。

校記

［不醉］，焦本「不」作「永」，吳本作「未」，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星闈］星，星郎。闈，宮旁門。《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注引《史記正義》:「郎位十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後漢

書》卷二《明帝紀》：「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王勃《乾元殿頌》：「覃輿凝規（規本字）星閣，絶郎官之請。」岑參《送李別將攝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員外》：「遥知竹林下，星使對星郎。」　〔上笏〕一名手板，朝見時所執者，有事則書於上，以備遺忘。《宋史》卷一五三《輿服志五》：「笏。唐制五品以上用象，上圓下方；六品以下用竹，木，上挫下方。宋方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武臣、内職並用象，千牛衣緑亦用象，廷賜緋緑者給之。」　〔金章〕古時大臣服，魚皆以金飾之，又有章服。《宋史》同上卷：「凡朝服謂之具服，公服從者，今謂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緑，九品以上服青。」又，「服緋、紫者必佩魚，謂之章服。」又，「魚袋。其制自唐始……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爲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矣。」　〔外臺〕漢官制，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合稱三臺。《晉書》卷二四《職官志》：「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游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至隋、唐改爲内謁者，設内謁者監，宋以後廢。以此，知謁者爲宦官之稱，外臺亦即宦官。　〔近侍〕近臣，親近左右之臣。　〔百常〕張衡《西京賦》：「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文選》注云：「倍尋曰常。」張協《七命》：「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謝朓《觀朝雨》：「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以此知百常爲千六百尺。　〔天閣〕《宋史》卷八《真宗紀》：「天禧四年，丁謂等請作天章閣奉安御書。」故知天章閣爲宋真宗藏書處。　〔通班〕通事或通事舍人，太子宫屬，掌箋啓及參謁之禮與勞問之事。此處蓋指張武、宋昌等。《漢書》卷四《文帝紀》：「高后崩，諸吕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文帝）。」郎中令張武恐有詐，中尉宋諫勿疑，並至渭橋以探虚實，

後遂立。後諫早立太子。《漢書》但言「有司」，未明言張武、宋昌。然張武、宋昌乃文帝爲代王時之官屬，正與通事舍人無異，故知此用其事耳。　[國儲]即太子。因太子爲國之儲君，故名。　[太倉]京師積穀之倉。《史記》卷三十《平準書》：「京師之錢累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中邦]本指中國，此處指中央政府所在地即京師。　[宣室句]宣室，漢未央宮前殿正室。《漢書》卷四八《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李商隱《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酒腸寬]李羣玉《重經巴丘追感》：「詩句亂隨青草發，酒腸俱逐洞庭寬。」

附考

「九歲國儲」，指漢景帝。《漢書》卷五《景帝紀》註：「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又，同書卷四《文帝紀》：「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注：「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以此推之，知景帝被立爲太子時方九歲。而文帝即位之初，即建國儲，故謂「新上計」。

無獨有偶，宋仁宗被立爲太子時亦恰巧九歲。《宋史》卷九《仁宗紀》：「(帝)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四月十四日生。……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一〇一八)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册爲皇太子，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漢景帝與宋仁宗均在九歲時被立爲太子，而漢文帝與宋真宗又同好鬼神之事，可見此詞明寫漢文帝，實則寫宋真宗。故知此詞寫於宋真宗天禧二年(一〇一八)九月仁宗初被立爲太子時。

又

閬風歧路連銀闕。曾許金桃容易竊。烏龍未睡定驚猜，鸚鵡多言防漏泄。　忽忽縱得鄰香雪。窗隔殘煙簾映月。別來也擬不思量，爭奈餘香猶未歇。

校記

「多言」，《全宋詞》作「能言」，註云：「案『能』原作『多』，據毛校《樂章集》改。」「鄰香雪」，毛校本作「憐香雪」，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閬風〕仙人所居之所。屈原《離騷》：「登閬風而緤馬。」餘參觀前《傾杯樂・禁漏花深》「層城閬苑」條註。〔銀闕〕即銀臺，西王母所居之所。張衡《思玄賦》：「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文選》註云：「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金桃容易竊〕《說郛》引《漢孝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遣來此。』」〔烏龍句〕《續搜神記》：「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唯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取刀殺奴。」白居易《和夢游春詩一百韻》：「烏龍卧不驚，青鳥飛相逐。」李商

隱《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遥知小園還斜照，羨殺烏龍卧錦茵。」　［鸚鵡句］《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鄰舍兒李弇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弇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栲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言：『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　［忽忽句］意爲與意中人忽忽幽會。香雪，本謂脂粉，此指美人。韋莊《閨怨》：「啼妝曉不乾，素面凝香雪。」　［餘香］《楊太真外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棋，令臣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上局亂之，上大悦。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反歸，覺滿身香，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幞頭。』」

金蕉葉

厭厭夜飲平陽第。添銀燭、旋呼佳麗。巧笑難禁，豔歌無間聲相繼。準擬幕天席地。

金蕉葉泛金波齊，未更闌、已盡狂醉。就中有箇風流，暗向燈光底。惱徧兩行珠翠。

校記

「就中」，毛本、吴本誤作「袖中」，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厭厭句」《詩經・小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平陽第，平陽主家的府第。《漢書》卷九七《外戚傳》：「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詩家常以平陽第代指歌舞之地。　「銀燭」《拾遺記》：「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國，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也。」　「幕天席地」劉伶《酒德頌》：「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金蕉葉句」金蕉葉，酒杯名。宋・竇革《酒譜》：「今世豪飲，多以蕉葉、梨花相强，未知出於誰氏。」宋・鄭獬《觥記注》：「李適之《七品》曰蓬萊盞、海山螺、舞仙螺、匏子巵、幔卷荷、金蕉葉、玉蟾兒，皆因象爲名。」金波，美酒名。宋・朱弁《曲洧舊聞》載：宋代名酒有「河間府金波」、「代州金波」、「合州金波」。齊，音義均同躋，湧也。　「珠翠」婦女飾物，此處代指美人。

惜春郎

玉肌瓊豔新妝飾。好壯觀歌席。潘妃寶釧，阿嬌金屋，應也消得。　屬和新詞多俊格。敢共我勍敵。恨少年、枉費疏狂，不早與伊相識。

校記

吳本無此闋，繆校云：「宋本有《惜春郎》、《傳花枝》二闋，原脫。」　「俊格」，朱本作「峻格」，從繆校引宋本。《全宋詞》同宋本，並注云：「案『俊』原作『峻』，據毛校《樂章集》改。」

箋註

［潘妃寶釧］南齊東昏侯妃，名玉兒，性驕奢。《南史》卷五《廢帝東昏侯傳》："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帀飾以金璧。……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　［阿嬌金屋］《漢孝武故事》："長公主還宮時，膠東王（武帝）數歲，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消得］抵得，配得。　［俊格］高邁過人。

傳花枝

平生自負，風流才調。口兒里、道知張陳趙。唱新詞，改難令，總知顛倒。解刷扮，能哄嗽，表裏都峭。每遇着、飲席歌筵，人人盡道。可惜許老了。　閻羅大伯曾教來，道人生，但不須煩惱。遇良辰，當美景，追歡買笑。賸活取百十年，只恁廝好。若限滿、鬼使來追，待倩箇、淹通著到。

校記

吳本無此闋。　「張陳趙」，繆校引宋本「陳」作「鄭」，從毛校本。　「哄嗽」，繆校引宋本「哄」作「倲」，從毛校本。　宋本「都峭」作「多峭」，「賸」作「剩」，從毛校本。　「淹通」，毛校本、朱本「淹」作「掩」，從朱校引焦本。

箋註

〔張陳趙〕或謂游俠，或謂能吏，其說不一。張衡《西京賦》：「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迹田文。」《文選》注：「《漢書》曰：長安宿豪大猾，箭張回、酒市趙放皆通邪結黨。一云：張子羅、趙君都，其長安大俠。具《游俠傳》。」孔稚珪《北山移文》：「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按張趙謂張敞、趙廣漢，俱爲西漢能吏，均作過京兆尹。竇臮《述書賦》：「若鶩陳趙，賈勇徐薛。」注云：「陳閎、趙徵明、徐守行、薛邕。」此句意爲交游甚廣，名流皆識。　〔刷扮呟啾〕未詳。　〔峭〕峭麗，遒勁而美。　〔閻羅〕即閻王，地獄之神。其說有二：一爲地獄之神，一爲地獄神之首。《法苑珠林》：「閻羅王者，昔爲沙昆國王。嘗與維陀如生王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爲地獄主。」《羣書拾唾》：「釋氏所謂十三王者，……五曰閻羅。」按梵語閻羅，其義爲雙王。佛經云，昔有兄及妹，皆作地獄主，兄治男獄，妹治女獄，故曰雙王。　〔限滿〕大限滿，死期到。　〔淹通〕深通。

樂章集卷中

雙調

雨霖鈴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虚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校記

吴本有題曰「秋別」。「帳飲」，吴本、繆校引天籟本及《詞綜》作「暢飲」。「噎」，曹校引顧本作「咽」。「留戀處」，吴本「留」上有「方」字；「縱有」，吴本作「總有」；並從毛校本、朱本及曹校引顧本。「風情」，曹校引黄本「情」作「流」；「更」，黄本作「待」，並從朱本。

箋註

〔寒蟬〕蟬的一種，亦名寒蜩、寒螿。《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寒蜩鳴。」　〔長亭〕館驛，古代送別之所。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白居易《六帖》卷三「館驛門」引庾賦並云：「言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帳飲〕謂於郊野設帷帳，宴飲餞別。《漢書》卷一《高帝紀》作「張飲」，注引張晏曰：「張帷帳也。」葉廷珪《海録碎事》卷六酒門：「野次無宫室，故曰帳飲。」此指長亭餞別。　〔蘭舟〕木蘭木所作之舟。《太平御覽》卷九五八木部七引任昉《述異記》：「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蓋言舟之華貴，並非實指。　〔凝噎〕喉中氣塞，説不出話。

集評

明・俞彦《爰園詞話》：「(東坡)古豪傑英爽都在，使屯田此際操觚，果可以『楊柳岸曉風殘月』命句否。且柳詞亦只此佳句，餘皆未稱。而亦有本，祖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第改二字增一字耳。」

清・王又華《古今詞論》：「『曉風殘月』，『大江東去』，體制雖殊，讀之皆若身歷其境，惝怳迷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柳七葬真州西仙人掌，僕嘗有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

清・賀裳《皺水軒詞筌》：「柳屯田『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自是古今俊句。或譏爲梢公登溷詩，此輕薄兒語，不足聽也。」

清・沈雄《古今詞話》上卷：「《吹劍録》曰：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耆卿。對曰，郎中詞，只好十

七八女子，執紅牙按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爲之絶倒。」

同上：「江尚質曰：東坡《酹江月》，爲千古絶唱。耆卿《雨霖鈴》，惟是「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喜而嘲之。沈天羽曰：求其來處，魏承班「簾外曉鶯殘月」，秦少游「酒醒處，殘陽亂鴉」，豈盡是登溷語。余則爲耆卿反脣曰，「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死尸狼藉，臭穢何堪，不更甚於袁綯之一哂乎。」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卷四「悔庵論詩餘」條：「「今宵酒醒」，《子夜》、《懊憹》之餘也。」

清・田同之《西圃詞説》：「今人論詞，動稱辛、柳，……耆卿詞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佳，非是則淫以褻矣。此不可不辨。」

同上「柴虎臣論詞」條：「柴虎臣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黄花比瘦」，可謂雅暢。」」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清真詞多從耆卿奪胎，思力沈摯處往往出藍。然耆卿秀淡幽豔，是不可及。後人摭其《樂章》訾爲俗筆，真瞽説也。」（《雨霖鈴》批語）

清・馮金伯《詞苑萃編》卷廿一：「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綯語也。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横槊氣概，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豔處，亦麗以淫耳。況「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魚歌子》「窗外曉鶯殘月」，衹改二字增一字，焉能獨擅千古。」

清・黄氏《蓼園詞評》評《雨霖鈴・寒蟬凄切》：「送別詞，清和朗暢，語不求奇，而意致綿密，自爾穩愜。」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詞有點有染，柳耆卿《雨霖鈴》云："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上二句點出離別。『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點染之間，不得有他語相隔。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

清·張德瀛《詞徵》卷五："耆卿詞多本色語，所謂有井水處，能歌柳詞，時人爲之語曰『曉風殘月柳三變』，又曰『露花倒影柳屯田』，非虚譽也。特其詞婉而不文，語纖而氣雌下，蓋骫骳從俗者。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旨繩之，則望景先逝矣，胡致堂謂爲掩衆制而盡其妙，蓋耳食之言耳。"

蔡嵩雲《柯亭詞論》："《雨霖鈴》調，在《樂章集》中，尚非絶詣。特以『楊柳岸、曉風殘月』句得名耳。"

紀事

《宋人軼事匯編》卷十引《類苑》："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檢，嗜酒好博。每飲至大醉，惟唱柳永詞，由是鄉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不赴，有召飲者則欣然而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闋而已。如是數十年，里巷小兒皆目爲風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等無出，睹吾往焉。"衆僧笑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坐，遽呼衆曰："吾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聽之。法明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跏趺而逝。"

定風波

竚立長隄，淡蕩晚風起。驟雨歇、極目蕭疏，塞柳萬珠，掩映箭波千里。走舟車向此，人人奔名競利。念蕩子、終日驅驅，爭覺鄉關轉迢遞。何意。繡閣輕拋，錦字難逢，等閒度歲。奈泛泛旅迹，厭厭病緒，邇來諳盡，宦游滋味。此情懷、縱寫香牋，憑誰與寄。算孟光、爭得知我，繼日添憔悴。

校記

「塞柳」，梅本「塞」作「露」，吴本無「塞」字，從繆校引宋本。「驅驅」，毛校本作「區區」，從朱校引焦本。「邇來」，焦本、吴本「邇」作「近」，從繆校引宋本、毛校本。「何意」，吴本屬上結。

箋註

「箭波」柳葉映地之影。柳葉如箭，故云。「走舟車句」猶言水陸並進。「爭覺」只覺。「錦字」即錦書，見前《曲玉管·隴首雲飛》闋註。「等閒」《詩詞曲語詞匯釋》：「等閒，猶云平常也，隨便也，無端也。」「孟光」梁鴻妻，侍鴻舉案齊眉，傳爲美談，《後漢書》卷八三《梁鴻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同縣孟氏有女，狀肥丑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如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每歸，妻不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尉遲杯

寵佳麗。算九衢紅粉皆難比。天然嫩臉修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恣雅態、欲語先嬌媚。每相逢、月夕花朝，自有憐才深意。　綢繆鳳枕鴛被。深深處、瓊枝玉樹相倚。困極歡餘，芙蓉帳暖，別是惱人情味。風流事、難逢雙美。況已斷、香雲爲盟誓。且相將、共樂平生，未肯輕分連理。

校記

「佳麗」，吳本作「嘉麗」，從繆校引宋本。「鳳枕」，繆校引天籟本「枕」作「衾」，從吳本、朱本。毛校本繆校引宋本以「困極」句作過片，從焦本、吳本。「共樂」，吳本「樂」作「盡」，從繆校引宋本。曹校謂「鳳枕鴛被」句「不叶韻，疑『被』乃『衾』之誤，後人因其似韻而不覺耳。」

箋註

〔綢繆〕纏綿。《詩經·唐風·綢繆》：「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綢繆，猶纏綿也。」〔瓊枝玉樹〕以喻美人才子。《莊子》逸篇：「積石千里，河出其下，鳳鳥居上，天爲生食，其樹爲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後以瓊枝比嬌貴女子。《晉書》卷七九《謝玄傳》：「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後遂以玉樹喻彥才。〔香雲句〕參觀前《尾犯·夜雨滴空階》闋註。〔連

理」《晉中興祥徵記》：「連理，仁木也，或異枝還合，皆兩樹共合。」詩家常以喻夫婦。白居易《長恨歌》：「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慢卷紬

閒窗燭暗，孤幃夜永，攲枕難成寐。細屈指尋思，舊事前歡，都來未盡，平生深意。到得如今，萬般追悔。空只添憔悴。對好景良辰，皺着眉兒，成甚滋味。紅茵翠被。當時事、一一堪垂淚。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猶睡。算得伊家，也應隨分，煩惱心兒裏。又爭似從前，淡淡相看，免恁牽繫。

校記

「良辰」、「牽繫」，焦本、吳本「辰」作「宵」，「牽」作「縈」，從繆校引宋本。吳本「當時」下無「事」字，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都來〕《詩詞曲語詞匯釋》：「都來，猶云統統也，不過也，算來也。」此處意爲算來。〔怎生〕《詩詞曲語詞匯釋》：「怎生，務須設法之義。與普通作怎樣解者異。……蓋大率爲一種懇求口氣也。」〔隨分〕《詩詞曲語詞匯釋》：「隨分，猶云照樣也，照例或應景也。……柳永《慢卷紬》詞：『算得伊家，也應隨分，煩惱心兒裏。』言照樣煩惱也。」

征部樂

雅歡幽會，良辰可惜虛拋擲。每追念、狂蹤舊迹。長祇恁、愁悶朝夕。憑誰去、花衢覓。細說此中端的。道向我、轉覺厭厭，役夢勞魂苦相憶。須知最有，風前月下，心事始終難得。但願我，蟲蟲心下，把人看待，長似初相識。況漸逢春色。便是有，舉場消息。待這回、好好憐伊，更不輕離拆。

校記

「良辰」，朱校引焦本、吳本「辰」作「夜」；「花衢」，毛本、吳本「衢」作「街」；「細說」，焦本、吳本下有「與」字；以上並從繆校引宋本。「役夢勞魂」，毛本作「夢役勞魂」，吳本作「夢役魂勞」，從繆校引宋本。「蟲蟲」，繆校引宋本、毛校本作「重重」，從毛本。「況漸逢」，吳本無「漸」字，從繆校引宋本。「輕離拆」，朱校引焦本無「離」字，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端的〕《詩詞曲語詞匯釋》：「端的，猶云真箇或究竟也；的確或憑準也；情節或事實也；明白也。……柳永《征部樂》詞：『憑誰去、花衢覓，細說此中端的。』此猶云情節或事實。」〔蟲蟲〕當時妓名，參觀後《集賢賓・小樓深巷狂游徧》闋校記。〔舉場〕《唐國史補》：「進士爲時所尚，其都會謂之舉場。」即京試時之考場。張籍《送李餘及第後歸蜀》：

「十年人詠好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

佳人醉

暮景蕭蕭雨霽。雲淡天高風細。正月華如水。金波銀漢，瀲灩無際。冷浸書帷夢斷，却披衣重起。臨軒砌。　素光遥指。因念翠娥，杳隔音塵何處，相望同千里。儘凝睇。厭厭無寐。漸曉雕闌獨倚。

校記

「冷浸」，毛本作「冷侵」，從《詞律》及繆校引梅本。繆校引天籟本以「臨軒砌」爲下段起句。「遥指」，毛本「遥」作「摇」，從繆校引宋本。「翠娥」，焦本、吴本「娥」作「眉」，從繆校引宋本。「音塵」，吴本上無「杳隔」二字，從繆校引宋本。「雕闌」，吴本作「雕檻」，繆校引宋本作「雕欄」，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瀲灩〕瀰漫相連。木華《海賦》：「爾其爲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文選》注：「瀲灩，相連之貌。」方干《題應天寺上方兼呈謙上人》：「勢横緑野蒼茫外，影落平湖瀲灩間。」　〔書帷〕書房。　〔軒砌〕屋前臺階。

迷仙引

纔過笄年，初綰雲鬟，便學歌舞。席上尊前，王孫隨分相許。算等閒、酬一笑，使千金慵覷。

常祇恐、容易蕣華偷換，光陰虛度。　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爲主。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却、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

校記

「使千金」，毛本「使」作「但」，朱本作「便」，從繆校引宋本。　「蕣華」，吳本「蕣」作「瞬」，從繆校引宋本。　「何妨」，宋本、毛校本「妨」作「勞」，從焦本、朱本。　「同歸去」，吳本作「同去去」，從繆校引宋本。　「見妾」，宋本作「見得」，從毛校本。　繆校引《蓮子居詞話》云：「『何妨携手同歸去句去句永棄却煙花伴侶。』亦通。」曹校謂梅本調作《迎仙引》。

箋註

〔笄年〕見前《鬬百花·滿搦宮腰纖細》闋註。　〔初綰雲鬟〕剛剛綰結起高高聳起的頭髮。鬟，環繞相結的髮式，雲，言其高如雲。古時女子未成年時髮下垂，成年後則綰結使之隴起，故云。　〔隨分〕照例。　〔算等閒三句〕等閒，隨便。崔駰《七依》：「迴顧百萬，一笑千金。」王僧孺《詠寵姬》：「再顧連城易，一笑千金買。」慵覷，懶得看。覷，偷看。

〔蕣華〕《詩經·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舜，木槿也。」孔疏：「舜，一名木槿，……今朝生暮落者是也。」蕣，即舜。故知蕣華爲年華美妙而又易逝。　〔萬里兩句〕《神仙傳拾遺》謂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　〔煙花〕黃滔《閨怨》：「塞上無煙花，寧思妾顏色。」後遂謂女子流爲娼妓者曰墮入煙花。　〔朝雲暮雨〕此處意爲朝三暮四。

集評

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三：「屯田《迷仙引》，紅友《詞律》疑其脫誤，今細繹之，殆無訛也。後片云：『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去句。去句。便棄却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上去字叶，下去字疊，頓折成文，猶北曲《醉春風》體也。且辭意完足，雖無他詞可證，即亦不證可耳。朱竹垞題《水蓼花譜》此解，上去字不叶，下去字不疊，併七字一句，終未爲得也。」（按：今本作「攜手同歸去」。）

御街行

燔柴煙斷星河曙。寶輦回天步。端門羽衛簇雕闌，六樂舜韶先舉。鶴書飛下，雞竿高聳，恩霈均寰寓。　赤霜袍爛飄香霧。喜色成春煦。九儀三事仰天顏，八彩旋生眉宇。椿齡無盡，蘿圖有慶，常作乾坤主。

校記

《全宋詞》有題曰「聖壽」，並註云：「題據毛校《樂章集》補。」　「恩霈」，吳本作「恩露」，從毛本。

箋註

〔燔柴〕《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疏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於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　〔寶輦〕飾以金玉的車子，此處指天子車駕。　〔天步〕《詩經・小雅・白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毛傳、鄭箋皆釋步爲行，謂天行此令人艱難之事。朱熹釋爲天運、時運，謂天運、時

運艱難。《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傳》載張衡《應閒》云：「察三辰於上，迹禍福乎下，經緯曆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陸機《辨亡論》：「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宋史》卷一三二《樂志》：「天步有節，帝谷必莊。」又，「玉色溫粹，天步綏遲。」然此處若釋爲天運、天命均不通，宜直解爲天子之步。「寶輦回天步」，即御駕回宮意。誠如《宋史》卷一三八《樂志》所云：「高煙升太一，明祀達乾坤。天仗回嶢闕，皇輿入應門。簪裳如霧集，車騎若雲屯。兆庶皆翹首，巍巍萬乘尊。」　〔端門〕殿之正門。　〔六樂句〕六樂，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樂皆舞樂。雲門，黄帝之樂。大咸，堯樂。大韶，舜樂。大夏、大濩、大武爲夏、商、周三代之樂。均見《史記》卷二四《樂書》。「舜韶」參前《看花回·玉墄金階舞舜干》闋「舞舜干」註與《送征衣·過韶陽》闋「舜張大樂」註。　〔鶴書兩句〕鶴書，懸於木鶴中的赦書。雞竿，懸赦書的高竿，上有木雞，故名。《宋史》卷一一七《禮志》二十記御樓肆赦云：「每郊祀前一日，有司設百官、親王、藩國諸州朝貢使、僧道、耆老位宣德門外，太常設宫縣、鉦鼓。其日刑部録諸囚以俟。駕還至宣德門幄次，改常服，羣臣就位，帝登樓御坐，樞密使、宣徽使侍立，仗衛如儀。通事舍人引羣官横行再拜訖，復位。侍臣宣曰『承旨』，舍人詣樓前，侍臣宣赦立金雞。舍人退詣班南，宣付所司訖，太常擊鼓集囚。少府監立雞竿於樓東南隅，竿末伎人四面緣繩爭上，取雞口所銜絳幡，獲者即與之。樓上以朱絲繩貫木鶴，仙人乘之奉制書循繩而下，至地以畫臺承鶴，有司取制書置案上。閤門使承旨引案宣付中書、門下，轉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百官再拜。宣赦訖，還授中書、門下，付刑部侍郎承旨放囚，百官稱賀。閤門使進詣前，承旨宣答訖，百官又再拜，舞蹈，退。若德音、赦書自内出者，並如文德殿宣制之儀。其降御劄，亦閤門使跪授殿門外置箱中，百官班定，閤門授宰臣讀訖，傳告，百僚皆拜舞稱萬

歲。」又，《宋史》卷一四八《儀衛志》六：「雞竿，附竿爲雞形，金飾，首銜絳幡，承以綵盤，維以絳索，揭以長竿。募衛士先登，爭得鷄者，官給以纈襖子，或取絳幡而已。大禮畢，麗正門肆赦則設之。其義則鷄爲巽神，巽主號令，故宣號令則象之。陽用事則雞鳴，故布宣陽澤則象之。一曰『天雞星動爲有赦』，故王者以天雞爲度。金雞事，六朝已有之，或謂起於西京。」　［赤霜袍］《宋史》卷一五三《輿服志》：「凡朝服謂之具服，公服從省，今謂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李白《與元夫人》：「裘披青毛錦，身着赤霜袍。」　［九儀］《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禮，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此處謂司九儀之官。　［三事］本意爲天、地、人三事，此指治天、地、人三事之大夫，卽三公。《尚書·周書·立政》：「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注云：「文、武亦法禹湯之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又，《尚書·周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八彩］《春秋元命苞》：「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椿齡］《莊子·逍遥遊》：「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蘿圖］以香蘿織成的坐席。《淮南子》：「往古之時，援絶瑞席蘿圖。」注：「蘿致圖籍而席之。」後或以蘿圖謂皇圖。鄭愔《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獻詩四首》其四：「願奉蘿（一作輿）圖泰，長開錦翰裁。」宋·趙抃《寄酬蔣侍郎》：「真是玉皇香案吏，坐看歸去贊蘿圖。」「蘿圖有慶」，意爲普天同慶，卽皇圖之内皆慶之也。參觀前《送征衣·過韶陽》闋「瑶圖纘慶」註。

附考

《全宋詞》題曰「聖壽」，並註云：「題據毛校《樂章集》補。」然此詞乃頌御樓肆赦，已詳見註中，與「聖壽」毫無關涉。毛

校誤，唐氏因之而失察，亦誤。又，《宋史》卷八《真宗紀》載：「（天禧）二年（一〇一八）秋七月壬申，以星變赦天下，流以下罪減等，左降官羈管十年以上者放還京師，京朝官丁憂七年未改秩者以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二亦載：天禧二年秋七月壬申，「以星文示變赦天下，流以下罪、死罪減一等。十惡，致死，故殺，劫殺，謀殺人，官典枉法，贓，至死。造妖惑衆者，論如律。左降官羈管十年以上者放還，京朝官丁憂移任七年未改秩者以聞。」此詞或寫天禧二年大赦耳。

又

前時小飲春庭院。悔放笙歌散。歸來中夜酒醺醺，惹起舊愁無限。雖看墜樓換馬，爭奈不是鴛鴦伴。　朦朧暗想如花面。欲夢還驚斷。和衣擁被不成眠，一枕萬回千轉。惟有畫梁，新來雙燕，徹曙聞長歎。

校記

「酒醺醺」、「惹起」二句，宋本、毛校本「酒」作「飲」，毛校本「惹起」二句脱，並從焦本、吳本。「鴛鴦」，焦本、吳本「鴦」作「𩿬」，從繆校引宋本。「暗想如花面」，吳本作「俱妙暗花面」，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墜樓換馬〕墜樓，用綠珠事。《晉書》卷三三《石崇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

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返，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換馬，即以愛妾換馬。《異聞集》：「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各求所好。一日相遇而易所好，乃以女婢善四絃者換紫叱撥。」

歸朝歡

別岸扁舟三兩隻。葭葦蕭蕭風淅淅。沙汀宿雁破煙飛，溪橋殘月和霜白。漸漸分曙色。路遙山遠多行役。往來人，隻輪雙槳，盡是名利客。　一望鄉關煙水隔。轉覺歸心生羽翼。愁雲恨雨兩牽縈，新春殘臘相催逼。歲華都瞬息。浪萍風梗誠何益。歸去來，玉樓深處，有箇人相憶。

校記

「山遠」、「牽縈」、「誠何益」，焦本、吳本「山」作「川」，「牽縈」作「縈牽」，「誠」作「成」，並從繆校引宋本、朱本。吳本「隻輪雙槳」，作「雙輪隻槳」，「催逼」作「催迫」，「歸去來」三字缺。

箋註

〔隻輪雙槳〕意爲乘車坐船者。　〔浪萍風梗〕行踪不定。

采蓮令

月華收，雲淡霜天曙。西征客、此時情苦。翠娥執手送臨歧，軋軋開朱户。千嬌面、盈盈佇立，無言有淚，斷腸爭忍回顧。　一葉蘭舟，便恁急槳凌波去。貪行色、豈知離緒。萬般方寸，但飲恨，脈脈同誰語。更回首、重城不見，寒江天外，隱隱兩三煙樹。

校記

吴本「情苦」作「清苦」，「千嬌面」，「面」，誤作「血」；並從繆校引宋本。　宋本「一葉」處爲下段起句，吴本不分段，並從《全宋詞》與朱本。

箋註

[軋軋]象聲詞。許惲《旅懷》：「征車何軋軋，南北極天涯。」　[方寸]本謂心，此處謂心緒。因心乃方寸之地，故稱。《列子上・仲尼第四》：「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秋夜月

當初聚散。便喚作、無由再逢伊面。近日來，不期而會重歡宴。向尊前，閑暇裏，斂着眉兒

長歎。惹起舊愁無限。 盈盈淚眼。漫向我耳邊，作萬般幽怨。奈你自家心下，有事難見。待信真箇，恁別無縈絆。不免收心，共伊長遠。

校記

「有事」，吳本無「有」字，從繆校引宋本。 「待信」，焦本作「音信」，吳本作「待音信」，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漫向]空向。《詩詞曲語辭匯釋》：「漫，本爲漫不經意之漫，爲聊且義或胡亂義，轉變而爲徒義或空義。字亦作謾，又作慢。」 [待]《詩詞曲語辭匯釋》：「待，擬詞，猶將也；打算也。」

集評

清・焦循《雕菰樓詞話》：「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偶檢唐、宋人詞，如……柳永《秋夜月》用散旱面霰歎幹限潸怨願建阮。……按唐人應試用官韻，其非應試，如韓昌黎贈張籍詩，以城堂江庭童窮一韻，則庚青江陽東通協，不拘拘如律詩也。至於詞，更寬可知矣。」

巫山一段雲

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麟穩破非煙。何處按雲軒。 昨夜麻姑陪宴。又話蓬萊清淺。幾回山脚弄雲濤。彷彿見金鼇。

校記

「九班」，吳本缺「班」字；「麟穩」，吳本作「麟揺」；「雲軒」，焦本「軒」作「軿」，吳本同焦本；並從繆校引宋本、朱本。

箋註

〔六六兩句〕六六，三十六。六六真游洞，卽三十六洞天。餘參觀前《玉樓春·鳳樓郁郁呈嘉瑞》闋「洞天」註。三三，九。三三物外天，卽世外九天。然何謂九天，其説又不同。《淮南子·天文訓》：「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虚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又，九天，卽九重天，極言其高。《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又，《太玄經》卷八：「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羡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晬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物外，卽世外，不與人事者。《舊唐書》卷一九〇下《元德秀傳》：「乃結廬山阿，……陶陶然遺身物外。」　〔九班句〕九班，本指朝班，此指仙女舞班。《晉書》卷四六《劉頌傳》：「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麟，卽麟步，麒麟之步，所謂「龍申、鳳舞、鸞歌、麟步」者。麟穩，麟步穩稱，舞姿輕妙。非煙，詳前《看花回·玉墄金階舞舜干》闋同條註。　〔雲軒〕雲閣或雲臺之軒。雲閣，秦二世所造，起雲閣欲與南山齊。雲臺，漢宮中高臺，以其高起于雲之中，故名。　〔麻姑〕女仙，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宋政和中，封真人。世以麻姑祝女壽，言其長生不

老如麻姑。《神仙傳》：「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獨坐久之，卽令人相訪麻姑。……麻姑至矣，來時已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蓬萊］海中仙山，與方丈、瀛洲合稱三神山，又與岱輿、員嶠、方壺、瀛洲合稱五神山。《史記》卷二八《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爲宮闕。」又，《列子・湯問》：「渤海之東，……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幾回兩句］《列子・湯問》：「（五山）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幾回」兩句謂麻姑曾數至三山，弄其雲濤而見其負山之金鼇也。

又

琪樹羅三殿，金龍抱九關。上清真籍總羣仙。朝拜五雲間。　昨夜紫微詔下。急喚天書使者。令齎瑤檢降彤霞，重到漢皇家。

校記

「彤霞」，吴本作「雕霞」，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琪樹〕猶玉樹。《六朝事迹》：「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即《本草》之南天燭。」又，《集仙録》：「（西王母）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瑶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三殿〕謂神仙所居之殿，與下句「九關」相對爲文，非實指某三殿也。〔金龍〕即龍形之金鋪首。古時以金爲鋪首，飾之門上，作龍蛇或諸獸形狀，用以銜環。〔九關〕謂天門。天門九重，極言其深。《楚辭・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山海經・大荒西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之獸守之。虎身人面。」《集仙録》：「獅子抱關，天馬啓塗。」抱關，即守關。王初《立春後作》：「東君珂佩響珊珊，青馭多時下九關。方信玉霄千萬里，春風猶未到人間。」〔上清句〕道家以玉清、上清、太清爲三清，皆仙人所居之府。《雲笈七籤》：「上清之天，在絶霞之外，有八皇老君，運九天之仙，而處上清之宮也。」然此處謂西王母所居之府。真籍，謂神仙之籍。總羣仙，統領羣仙。《集仙録》：西王母「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

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五雲〕即五色祥雲，仙人所乘之雲。《東方朔傳》：「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漢武内傳》：「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紫微〕星座名，三垣之一，爲天帝之座，亦稱天子所居。此處謂天帝。此以下四句謂天帝命西王母下凡降漢宮，然《漢武内傳》無天帝降詔事，蓋詞人臆想耳。〔急呼句〕《説郛·漢武内傳》：「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急呼天書使者」，蓋謂此。〔令齎句〕《説郛·漢武内傳》：「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齎，俗作賫，饋贈也。瑶檢，即瑶緘，書函之美稱，蓋指「五色玉笈」。彤霞，蓋指「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

附考

此詞明寫漢武朝西王母事，實則寫宋真宗迎天書事。與前《玉樓春》二首（「昭華夜醮連清曙」與「鳳樓郁郁呈嘉瑞」）合觀，其旨甚明。詞結云「重到漢皇家」，蓋指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六月天書再降事。餘參觀前《玉樓春》二闋考。

又

清旦朝金母，斜陽醉玉龜。天風摇曳六銖衣。鶴背覺孤危。　貪看海蟾狂戲。不道九關齊閉。相將何處寄良宵。還去訪三茅。

箋註

[金母]即西王母。《集仙録》:「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虚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　[玉龜]西王母居處。《集仙録》:「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茅居從西城王君謁白王龜臺，朝謁王母。」　[六銖衣]仙人之衣。《長阿含經》:「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天衣重三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古時十黍爲一累，十累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古一兩相當今之半兩。　[鶴背句]《南唐近事》:「廬山道士。忽有鶴降，道士喜謂可上升，命山童乘之，至斃。陳沆詩云:『龍腰鶴背俱無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海蟾狂戲]《宋史》卷四六二《方技傳》:「甄棲真字道淵，……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相往還。」海蟾，即劉海蟾，原名操，本爲遼進士，後爲吕純陽弟子，道家南宗奉以爲祖。海蟾狂戲，即俗謂劉海撒金錢之戲。　[九關]天門。詳見前《巫山一段雲·琪樹羅三殿》闋同條註。　[三茅]《南史》卷七六《陶弘景傳》:「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此所謂三茅君，即茅盈、茅固與茅衷三兄弟。《集仙傳》:「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漢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盈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實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

集評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一：「詩有游仙，詞亦有游仙，人皆謂柳三變《樂章集》工於閨帳淫媟之語、羈旅悲怨之辭。然集中《巫山一段雲》詞，工於游仙，又飄飄有淩雲之意，人所未知。詞云：『清且清金母……。』」

又

閬苑年華永，嬉游別是情。人間三度見河清。一番碧桃成。　金母忍將輕摘。留宴鼇峰真客。紅狵閒卧吠斜陽。方朔敢偷嘗。

箋註

〔閬苑〕王母居處。參觀上闋註。　〔人間兩句〕《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漢武內傳》：「此桃三千年一生實。」〔鼇峰真客〕鼇峰，卽龜山之峰，西王母居所，詳見前註。真客，卽真人，神仙。　〔紅狵〕紅犬。狵，通作尨，亦作狵、厖，多毛犬。《詩經・召南・野有死麕》：「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耿湋《送葉尊師歸處州》：「狺狺吠聲曉，洞府有仙厖。」　〔方朔句〕參觀前《玉樓春・閬風歧路連銀闕》闋註。

又

蕭氏賢夫婦，茅家好弟兄。羽輪飆駕赴層城。高會盡仙卿。　一曲雲謠爲壽。倒盡金

壺碧酒。釃酣爭撼白榆花。踏碎九光霞。

校記

「層城」，曹校引梅本作「重城」。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蕭氏句〕指蕭史與弄玉。蕭史，春秋時人。弄玉，秦穆公女。蕭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後二人飛昇而去。參觀前《迷仙引·纔過笄年》闋「萬里」兩句註。　〔茅家句〕即三茅君，參觀前同詞牌其三註。　〔羽輪句〕羽輪，仙人之車。《拾遺記》：「燕昭王召其臣甘需，欲學長生久視之法，賜羽衣一件。」飆駕，即飆車，馭風之車。層城，西王母所居，已見前註。　〔雲謠〕仙歌，即雲和之笛所奏之歌。《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笛，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嬰歌六靈之曲。」又，《周禮·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山名。」又，雲謠，或爲白雲謠之省。《仙傳拾遺》：「周穆王名滿，……觴西王母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西來。』」可並參。　〔白榆花〕《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桓譚《新論》：「劉子駿信方士虛言爲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剥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之不衰。』」後遂以白榆爲仙境之物。　〔九光霞〕《水經注》：「瓊華之宮，紫翠丹房，景日輝燭，朱霞九光。」《真誥》：「萬里洞中朝玉帝，九光霞內宿仙壇。」《十洲記》：「朱霞九光。」九光爲道家習用，如九光綬、九光燈、九光輿等等。

集評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末二句真不食煙火語。」

婆羅門令

昨宵裏，恁和衣睡。今宵裏，又恁和衣睡。小飲歸來，初更過，醺醺醉。中夜後、何事還驚起。霜天冷，風細細。觸疏窗，閃閃燈搖曳。　空牀展轉重追想，雲雨夢，任攲枕難繼。寸心萬緒，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

校記

「風細細」、「任攲枕」，繆校引宋本、毛校本「細」字非重文，「任」作「如」，並從焦本、吴本、朱本。

箋註

〔恁〕如此，這般。　〔雲雨夢〕即情人之夢。宋玉《高堂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小石調

法曲獻仙音

追想秦樓心事，當年便約，于飛比翼。每恨臨歧處，正攜手，翻成雲雨離拆。念倚玉偎香，前事頓輕擲。慣憐惜。饒心性，鎮厭厭多病，柳腰花態嬌無力。早是乍清減，別後忍教愁寂。記取盟言，少孜煎、賸好將息。遇佳景、臨風對月，事須時恁相憶。

校記

「每恨」，「鎮厭厭」，焦本「每」作「悔」，「鎮」作「正」，從繆校引宋本。吳本「離拆」作「離析」；「頓輕擲」，「頓」作「慣」，並從繆校引宋本。「慣憐惜」，宋本、吳本屬上結，從朱本、《全宋詞》本。繆校謂「萬氏云：柳詞多譌，此調與諸家大異，必有錯誤。」曹校按云：「『少孜煎，賸好將息』，與本集《駐馬聽》調『無事孜煎』，『孜煎』疑皆『敖煎』，傳寫譌『敖』爲『孜』耳。」

箋註

〔于飛〕喻夫妻和睦。《詩經·邶風·燕燕》：「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又，《詩經·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倚玉偎香〕玉、香，皆喻美女。　〔鎮厭厭〕整日無精打彩。鎮，常也，久也。厭，同懨，多病之狀。　〔清減〕清瘦削減。　〔孜煎〕熬煎，愁悶。　〔賸好將息〕多多將養。《詩詞曲語辭匯釋》：「賸，猶真也，儘也，頗也，多

也。」將息，將養，養息。　〔事須〕必須。事，事事。此句猶言你事事必須常相憶念我。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中換頭句扼一篇之要，故分段不容稍混。乃《詞律》有不知舊本之誤，而誤分未分者。亦有明知其誤而未經訂正者。如（柳永）《法曲獻仙音》，應於「頓輕擲」句分段。」

西平樂

盡日憑高目，脈脈春情緒。嘉景清明漸近，時節輕寒乍暖，天氣纔晴又雨。煙光淡蕩，妝點平蕪遠樹。黯凝竚。臺榭好、鶯燕語。　正是和風麗日，幾許繁紅嫩綠，雅稱嬉游去。奈阻隔、尋芳伴侶。秦樓鳳吹，楚館雲約，空悵望、在何處。寂寞韶華暗度。可堪向晚，村落聲聲杜宇。

校記

「憑高目」，焦本、吳本「目」上有「寓」字，從繆校引宋本。　「韶華暗度」，吳本、焦本「華」作「光」，吳本「光」下無「暗」字，從繆校引宋本與天籟本。吳本自「臺榭好」屬下段，從宋本。　〔楚館〕吳本作「楚臺」，從宋本。「雅稱嬉遊去」，繆校謂「万氏云：『晁無咎詞此句作「準擬金尊時舉」六字，柳集必落一去字。』然朱雍和詞作「好趁飛瓊去」，則亦作五字，似不必增也。」

箋註

〔秦樓鳳吹兩句〕見前《滿朝歡·花隔銅壺》闋「秦樓彩鳳，楚觀朝雲」註。　〔杜宇〕《華陽國志》：「魚鳧王後有王曰杜宇，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會有水災，禪位其相開明，升西山隱焉。」又，《成都記》：「杜宇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子規啼聲悲哀，故云。

鳳棲梧

簾內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牙板數敲珠一串，梁塵暗落琉璃琖。　桐樹花聲孤鳳怨。漸遏遥天，不放行雲散。坐上少年聽不慣。玉山未倒腸先斷。

校記

吴本調作「蝶戀花」，調下注云：「一刻《六一詞》」。　「簾內」，朱本作「簾下」；「花聲」，宋本、朱本作「花深」；並從吴本。　「未倒」，吴本作「將倒」，從宋本、朱本。

箋註

〔牙板〕歌女演唱時用以拍節之板，有以竹木爲之者，有以檀木爲之者，亦有以象牙爲之者。餘參觀前《柳腰輕·英英妙舞腰肢軟》闋「檀板」註。　〔梁塵暗落〕劉向《别録》：「魯人虞公發聲，清晨歌動梁塵。」陸機《擬東南一何高》：「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　〔桐樹句〕因梧桐乃鳳凰所棲，故云。《詩經·大雅·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疏云：「梧桐自是鳳之所棲。」「《白虎通》云：黄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

終身不去。」　［漸遏遥天兩句］即響遏行雲。見前《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闋註。　［玉山］喻男子之美。《晉書》卷三五《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楷字）如近玉山，映照人也。』」又，《世説新語·容止》：「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行。』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偉俄若玉山之將崩。』」

又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誰會凭闌意。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强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校記

「獨倚」，繆校引宋本、朱本「獨」作「竚」，焦本「倚」作「立」，從吴本。　「春愁」，吴本作「離愁」，從宋本。　「煙光」吴本「煙」作「山」，毛校本、宋本「光」作「花」，從焦本。　「無言誰會」，毛本、吴本作「無人會得」，從宋本。　「擬把」，吴本作「也擬」，從宋本。　「對酒」，毛校本脱，從焦本。

箋註

［對酒當歌］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集評

清・王又華《古今詞論》:「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抑其次矣。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卽韋意而氣加婉。」

王國維《人間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爲晏歐諸公所不許也。」(案，此首別又見歐陽修《近體樂府》，故王氏謂「晏歐諸公」云云。)

又

蜀錦地衣絲步障。屈曲回廊，靜夜閒尋訪。玉砌雕闌新月上。朱扉半掩人相望。旋暖熏鑪溫斗帳。玉樹瓊枝，迤邐相偎傍。酒力漸濃春思蕩。鴛鴦繡被翻紅浪。

箋註

〔蜀錦句〕蜀錦，據王謙之《丹陽記》載:「三國時成都錦最稱妙，魏、吳皆市之于蜀。」地衣，卽地毯。絲步障，絲作的屏風。步障，立竹張幕爲屏障，以遮塵土。《晉書》卷三三《石崇傳》:「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玉樹瓊枝〕見前《尉遲杯・寵佳麗》闋同條註。

〔迆邐〕曲折逶綿。迆，今通作迤。錢起《同李五夕次香山精舍訪憲上人》：「松門入幽映，石徑趍迤邐。」

法曲第二

青翼傳情，香徑偷期，自覺當初草草。未省同衾枕，便輕許相將，平生歡笑。怎生向、人間好事到頭少。漫悔懊。細追思，恨從前容易，致得恩愛成煩惱。心下事千種，盡憑音耗。以此縈牽，等伊來、自家向道。洎相見，喜歡存問，又還忘了。

校記

毛本無此闋。朱本據繆校引宋本補。

箋註

〔青翼傳情〕即青鳥傳情。《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引《大人賦》：「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注引《史記正義》：「三足烏，青鳥也。主爲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香徑〕即採香徑。《太平寰宇記》：「香山，《吳地記》云：『吳王遣美人採香於此山，以爲名。故有採香徑。』」〔相將〕《詩詞曲語辭匯釋》：「相將，猶云相與或相共也。」〔洎相見〕等到相見。洎，及，到。

秋蕊香引

留不得。光陰催促，奈芳蘭歇，好花謝，惟頃刻。彩雲易散琉璃脆，驗前事端的。　風月夜，幾處前蹤舊迹。忍思憶。這回望斷，永作天涯隔。向仙島，歸冥路，兩無消息。

校記

朱本調作《秋蕊香》，從吴本、《全宋詞》本。　「奈芳蘭歇」，焦本「奈」作「有」，毛校本「芳」作「有」，從吴本、朱本。「天涯」，毛本、吴本、朱本均作「終天」，從曹校引徐本。

箋註

〔端的〕真箇。　〔冥路〕空遠黑暗之路。

一寸金

井絡天開，劍嶺雲橫控西夏。地勝異、錦里風流，蠶市繁華，簇簇歌臺舞榭。雅俗多游賞，輕裘俊、靚妝豔冶。當春晝，摸石江邊，浣花溪畔景如畫。　夢應三刀，橋名萬里，中和政多暇。仗漢節、攬轡澄清，高掩武侯勳業，文翁風化。台鼎須賢久，方鎮靜、又思命駕。空遺愛，兩蜀三川，異日成嘉話。

校記

毛本無此闋，朱本據繆校引宋本補。

箋註

［井絡］無名氏《河圖括地象》：「岷山之精，上爲井絡。」「井絡纏曜江漢，炳靈泉，流深遠盛，爲回濆（瀆）之首。」井，星名，卽井宿，二十八宿之一，今小寒節子初初刻十二分中星。李商隱《井絡》：「井絡天彭一掌中，漫誇天設劍爲峰。」［劍嶺］指劍閣縣北之大小劍山。《水經注・漾水》：「小劍戍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絶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華陽國志》：「武侯相蜀，鑿石駕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西夏］國名，本姓拓跋，唐賜姓李，世爲夏州節度使。宋時元昊稱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據有今内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西北部，爲宋邊患，凡經九主百五十年。［錦里］地名，在成都南，後人以錦里泛稱成都，又稱錦官城。《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故名曰錦里。」［蠶市］蜀地古以蠶市著稱。據宋・黄休復《茅亭客話》載：「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十五里處皆爲蠶市。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以居，此之遺風也。」又，《明一統志》謂蠶市在眉州城内官市，每歲二月望相聚鬻蠶具於此。［摸石］《月令廣義》：「成都三月有海雲山摸石之游，求子，得石者生男，得瓦者則生女。」［浣花溪］又名百花潭，在成都西。四月十九日，蜀人多游於此，謂之浣花日。［夢應三刀］《晉書》卷四二《王濬傳》：「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室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内侯。」［橋名萬里］

萬里橋，在成都市南跨錦江上，杜甫草堂及薛濤居處均在其側。《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蜀使費禕聘吳，諸葛亮祖之，禕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以爲名。」　[攬轡澄清]《後漢書》卷六七《范滂傳》：「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　[武侯]《三國志》卷三五《諸葛亮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文翁]《漢書》卷八九《文翁傳》：「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台鼎]宰補之稱。舊稱三公曰台鼎，言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後漢書》卷五六《陳球傳》：「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　[遺愛]周武王時，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愛其樹，因賦《甘棠》詩，謂之甘棠遺愛。後用以稱頌官吏政績。《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白居易《別橋上竹》：「我去自慚遺愛少，不教吾得似甘棠。」　[兩蜀]東蜀、西蜀。　[三川]《宋史》卷九五《河渠志》：「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衡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於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博矣。」

附考

此詞爲成都風物，又用「夢應三刀」典，必爲贈益州太守而作。至如「高掩武侯勳業，文翁風化」，則是對益州守的贊

詞。《宋史》卷八九《地理志》：「成都府，次府，本益州，蜀郡，劍南西川節度。太平興國六年，降爲州。端拱元年，復爲劍南西川成都府。淳化五年，降爲益州，罷節度。嘉祐五年，復爲府。六年，復節度。舊領成都府兵馬鈐轄。」《北宋經撫年表》謂「成都府利州梓州夔州四路兵馬鈐轄、知益州成都府，領成都潼川遂寧興元四府、眉蜀彭綿漢嘉邛簡黎雅茂威果資普昌敘瀘合榮渠利閬劍文興蓬政巴夔黔施忠萬開達涪恭珍四十州、永康石泉長寧懷安廣安雲安梁山南平八軍、石泉富順大寧三監、劍門一關。」

時益州太守爲誰？《宋史》卷二九八《蔣堂傳》：「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員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游宴，減厨傳，專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於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爲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傳》又謂「堂爲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詞中所寫「高掩武侯勳業，文翁風化」，正與蔣傳所言符契，故知此詞爲投獻蔣堂也。

據《北宋經撫年表》載：「蔣堂於慶曆二年（一〇四二）以天章閣待制、户部郎中知杭州，至三年（一〇四三）六月以樞密直學士改知益州，四年（一〇四四）十一月遷河中府，七年由河中府再知杭州。」詞既爲投獻蔣堂作，其作時自應在慶曆三年六月至四年十一月間。又，詞中寫到「蠶市」與「摸石」，而「蠶市」當在春正月至三月間，「摸石」之戲在三月，已見注中。準此，知此詞蓋寫於慶曆四年（一〇四四）三四月間。詞中所寫風物，非親見親聞者難以懸擬，足證成柳永此時在成都。

歇指調

永遇樂

薰風解慍，晝景清和，新霽時候。火德流光，蘿圖薦祉，累慶金枝秀。璿樞繞電，華渚流虹，是日挺生元后。纘唐虞垂拱，千載應期，萬靈敷祐。　殊方異域，爭貢琛賮，架巘航波奔湊。三殿稱觴，九儀就列，韶頀鏘金奏。藩侯瞻望彤庭，親攜僚吏，競歌元首。視堯齡、北極齊尊，南山共久。

校記

「清和」、「璿樞」，毛本「清」作「晴」，「璿」作「旋」，並從宋本。　「纘」，毛本、吳本作「續」，從宋本。　「巘航」，毛本作「巘杭」，宋本作「瓛航」，從吳本、朱本。　吳本「韶頀」作「韶濩」，「競」作「竟」，並從宋本。

箋註

〔薰風解慍〕《史記》卷二四《樂書》：「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引《南風》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薰，香氣。慍，愁苦怨恨。　〔火德流光〕大宋的火德流布着光輝。上古之時，炎帝神農氏始以火德王，死後之靈化爲火德星君，俗謂火神，祀之可以禳水災。其後，唐堯、劉漢皆以火德王，趙宋亦以火德王。《宋史》卷一《太祖本

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三月壬戌，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蘿圖薦祉〕蘿圖，見前《御街行・燔柴煙斷星河曙》闋同條註。薦祉，獻福。〔金枝〕指皇帝宋仁宗。古以皇族或皇族後裔謂金枝，已見前《送征衣・過韶陽》闋「玉葉騰芳」註。〔瑋樞兩句〕已見前《送征衣・過韶陽》同條註。〔元后〕指仁宗。上古時謂天子曰后或元后。《尚書》卷四《虞書・大禹謨》：「帝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疏云：「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又，《尚書》卷八《商書・太甲上》：「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同上書《咸有一德》：「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疏云：「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與後之皇后之后不同。〔纘唐虞句〕纘，繼承。唐，堯號陶唐。虞，國名，舜生於虞，其後裔文封於虞，故稱虞舜。垂拱，垂衣拱手，言天子之無爲而治。《尚書・周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疏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琛賚〕琛，珍寶。賚，稱心如意之物。〔架巘航波〕跋山涉水。巘，山峰。意爲逢山架梯，遇水乘船。〔三殿〕參觀前《巫山一段雲・琪樹羅三殿》闋註。〔九儀〕參觀前《御街行・燔柴煙斷星河曙》闋註。〔韶護〕樂名，殷湯所作，六樂之一，亦名大濩。韶，繼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之功也。濩，防護，言其能防護下民。〔藩侯〕出於斯拉夫語，意爲領主。藩侯之稱，本爲國君所賜之位號，別於封爵。此處指屬國之主。下句「親携僚吏」即指藩邦之主領其僚吏。〔元首〕天子。《後漢書》卷三十《郎顗傳》引顗奏章云：「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註引《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堯齡〕《尚書・虞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句孔安國傳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故後以「堯齡」謂長壽。〔北極兩句〕意爲與北極

一樣尊貴，與南山一樣長久。《晉書》卷十一《天文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附考

此亦爲宋仁宗祝壽詞。可參觀《送征衣・過韶陽》闋考。

又

天閣英游，內朝密侍，當世殊榮。漢守分麾，堯庭請瑞，方面憑心膂。風馳千騎，雲擁雙旌，向曉洞開嚴署。擁朱幡、喜色歡聲，處處競歌來暮。吳王舊國，今古江山秀異，人煙繁富。甘雨車行，仁風扇動，雅稱安黎庶。棠郊成政，槐府登賢，非久定須歸去。且乘閒、孫閣長開，融尊盛舉。

校記

吳本、朱本「殊榮」作「榮遇」，從毛校本。「孫閣」，毛本作「暖閣」，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天閣〕即天章閣，詳見《玉樓春・星闈上笏金章貴》闋同條註。〔內朝〕古時皇宮分爲內、外朝。《尚書》卷十五《召誥》疏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

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密侍〕謂太監或寵臣，此當指寵臣。

〔漢守分麾〕司空曙《送夔州班使君》：「魚國巴庸路，麾幢漢守過。」漢守，謂班超。《後漢書》卷四七《班超傳》：「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月，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言「分麾」，蓋指睦烏孫而專攻龜茲，以分其力耳。〔堯庭請瑞〕《尚書・虞書・舜典》：「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疏云：「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左傳・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注：「瑞符節以發兵。」堯庭請瑞，意爲在皇帝面前得到發兵征討的命令。〔心膂〕《尚書・周書・君牙》：「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疏云：「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此句意爲將一方面的戰事，委任給心腹之臣。〔雙旌〕《新唐書》卷四九《百官志》：「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輒上聞。」錢起《送張中丞》：「雲衢間五馬，林木引雙旌。」〔朱幡〕貴者所乘之車。幡，車之有障蔽者；朱，謂車塗以朱色。《宋史》卷一五〇《輿服志》：「諸輅皆朱質，朱蓋，朱旂旆。」李紳《移九江》：「天書憐譴謫，重作朱幡客。」〔競歌來暮〕相競歌唱《來暮歌》。《後漢書》卷三一《廉范傳》：「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

蔽，燒者日厲。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來暮歌》亦稱，《來暮謠》，常借以稱頌地方官吏。白居易《授張平叔京兆少尹兼知府事制》：「去思來暮之謡，繼聞于人聽焉。」　〔吴王舊國〕謂蘇州。因春秋吴國建都於此，故云。　〔甘雨車行〕謝承《後漢書》：「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後世稱頌地方長官德政，多用「甘雨隨車」之語。甘雨車行，即甘雨隨車。　〔仁風扇動〕《晉書》卷九二《袁宏傳》：「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别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柳宗元《陽城遺愛碣》：「昔公之來，仁風扇揚。」　〔棠郊成政〕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因賦《甘棠》詩。棠郊成政，即指此。　〔槐府〕沈括《夢溪筆談》：「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强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觀此事。」　〔孫閣〕元稹《戲贈樂天復言》：「孫園虎寺隨宜看，不必遥遥羨鏡湖。」唐·陸廣微《吴地記》：「通玄寺，吴大帝孫權吴夫人舍宅置。」　〔融尊〕《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附考

此詞亦爲投獻詞，投獻對象當爲既有天章閣官銜又有戰功之蘇州太守。查明·成化《姑蘇志·守令表》，自真宗大中祥符年間至仁宗嘉祐年間先後爲蘇州守者二十餘人，有天章閣官銜者爲范仲淹、梅摯、蔣堂、滕宗諒四人。據《宋史》本傳，知梅、蔣有天章閣待制官銜而無戰功，范拜天章閣待制在爲蘇州守後，符合「天閣英游」、「漢守分麾」者唯滕宗諒一

人而已。《宋史》卷三〇三《滕宗諒傳》載：「(滕)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與范仲淹(時知慶州)共同抗敵(卽「漢守分麾」時也)。後「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卽「天閣英游」時也)，徙慶州。」後爲御史梁堅、王拱辰詆劾，「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歐陽修寫於慶曆六年之《偃虹隄記》謂「滕侯」(卽滕宗諒)時仍在岳州，《姑蘇志·守令表》載滕於慶曆七年(一〇四七)到任，不久卽卒，故知此詞寫於慶曆七年無疑。

卜算子

江楓漸老，汀蕙半凋，滿目敗紅衰翠。楚客登臨，正是暮秋天氣。引疏砧、斷續殘陽裏。對晚景、傷懷念遠，新愁舊恨相繼。　脈脈人千里。念兩處風情，萬重煙水。雨歇天高，望斷翠峰十二。　儘無言、誰會憑高意。縱寫得、離腸萬種，奈歸雲誰寄。

校記

吳本、朱本「砧」作「碪」。「歸雲」，吳本作「歸鴻」，從毛校本。

箋註

〔楚客〕溫庭筠《雨》：「楚客秋江上，蕭蕭故國情。」因屈原爲楚人，所作多悲憤，懷故國，故詩家詠秋多謂楚客。

〔疏砧〕稀疏的擣衣聲。砧，擣衣石。　〔翠峰十二〕卽巫山十二峰。《天中記》：「巫山十二峰，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　〔歸雲〕以歸雲托歸心，猶言歸心誰寄。潘安仁《懷舊賦》：「仰睎

歸雲，俯鏡泉流。」薛能《麟中寓居寄蒲中友人》：「邊心生落日，鄉思羨歸雲。更在相思處，子規燈下聞。」

集評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後闋一氣轉注，聯翩而下，清真最得此妙。」

蔡嵩雲《柯亭詞論》：「柳詞勝處，在氣骨，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真、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卜算子慢・江楓漸老》……寫羈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鵲橋仙

屆征途，攜書劍，迢迢匹馬東去。慘懷，嗟少年易分難聚。佳人方恁繾綣，便忍分鴛侶。當媚景，算密意幽歡，盡成輕負。

此際寸腸萬緒。慘愁顏、斷魂無語。和淚眼、片時幾番回顧。傷心脈脈誰訴。但黯然凝佇。暮煙寒雨。望秦樓何處。

校記

「東去」，繆校引宋本作「東歸去」；「慘懷」，毛校本、焦本作「慘離懷」，《全宋詞》亦作「慘離懷」，並注云：「案『離』字原無，據毛校本《樂章集》補。」「便忍」，毛校本「忍」作「恁」，並從吴本。

箋註

「繾綣」難捨難分。《詩經・大雅・民勞》：「無縱詭隨，以謹繾綣。」

浪淘沙

夢覺、透窗風一綫，寒燈吹息。那堪酒醒，又聞空階，夜雨頻滴。嗟因循、久作天涯客。負佳人、幾許盟言，便忍把、從前歡會，陡頓翻成憂戚。愁極。再三追思，洞房深處，幾處飲散歌闌，香暖鴛鴦被。豈暫時疏散，費伊心力。殢雲尤雨，有萬般千種，相憐相惜。恰到如今，天長漏永，無端自家疏隔。知何時、却擁秦雲態，願低幃昵枕，輕輕細說與，江鄉夜夜，數寒更思憶。

校記

吴本調下有「慢」字，「便忍」作「更忍」，從朱本。「歌闌」，焦本、吴本「闌」作「闌」。吴本「殢雲尤雨」作「殢雨尤雲」，「相憐相惜」作「相憐惜」，「恰到如今」無「恰」字，且不分段，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因循〕守舊，沿襲不改。《史記·太史公自序》：「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引伸爲疲塌之意，《顏氏家訓·勉學》：「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耳。」後遂以陳陳相因爲守舊。〔秦雲〕卽秦雲楚雨，喻男女之事。

〔寒更〕寒冷的深夜。古時將一夜分爲五更。

夏雲峰

宴堂深。軒楹雨，輕壓暑氣低沉。花洞彩舟泛斝，坐繞清潯。楚臺風快，湘簟冷、永日披襟。坐久覺、疏絃脆管，時換新音。越娥蘭態蕙心。逞妖豔、昵歡邀寵難禁。筵上笑歌間發，舄履交侵。醉鄉深處，須盡興、滿酌高吟。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

校記

「時換」，宋本、毛校本「時」字脱，從朱校引焦本。《詞律》引趙長卿「體段輕盈」、張元干「玉燕投懷」句可證。「蘭態蕙心」，焦本、吴本「蘭」、「蕙」二字互易，「歸」作「深」。「虛費」，《草堂》「費」作「負」，從繆校引宋本、朱本。「深處」，宋本、朱本作「歸」字，從吴本、朱校引焦本。

箋註

〔楚臺〕凡歌舞之所多稱楚館秦樓或楚臺歌榭。〔名韁利鎖〕名如韁，利如鎖，謂人爲名利所拘而不能自拔。

集評

清·馮金伯《詞苑粹編》卷二十一：「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柳耆卿詞『泥歡邀寵最難禁』，字又作昵，《花間集》顧敻詞『黄鶯嬌轉昵芳妍』，又，『記得昵人微斂黛』，字又作妮，王通叟詞『十三妮子緑窗中』，今山東目婢曰小妮子，其語亦古矣。」（出《詞品》）

浪淘沙令

有箇人人。飛燕精神。急鏘環佩上華裀。促拍盡隨紅袖舉，風柳腰身。　簌簌輕裙。妙盡尖新。曲終獨立斂香塵。應是西施嬌困也，眉黛雙顰。

校記

吴本「有」下增「一」字，「促」下無「拍」字，「西施」作「四肢」，並從繆校引宋本、朱本。

箋註

〔促拍〕佐酒之樂。《珊瑚鈎詩話》：「樂部中有促拍催酒。」　〔應是兩句〕《莊子·天運》：「故西施病心而矉（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其心而矉其里。」

集評

清·沈雄《古今詞話》：「柳耆卿作歇指調云：『有箇人人，……』起句少原調一字。」

荔枝香

甚處尋芳賞翠，歸去晚。緩步羅襪生塵，來繞瓊筵看。金縷霞衣輕褪，似覺春游倦。遥認，衆裏盈盈好身段。　擬回首，又竚立、簾幃畔。素臉紅眉，時揭蓋頭微見。笑整金翹，一

點芳心在嬌眼。王孫空恁腸斷。

校記

吳本調下有「近」字，從繆校引宋本、朱本。宋本「來繞」無「來」字，從毛校本、吳本、朱本。

箋註

〔羅襪生塵〕《文選》卷一九曹植《洛神賦》：「陵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善註：「陵步而襪生塵，言神人異也。」　〔金縷霞衣〕《才調集》卷二《雜詞》：「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霞，謂金縷衣輕透如明霞。　〔盈盈〕與嬴嬴、嬴嬴同，儀態姣美貌。《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紅眉〕未詳。疑卽倒暈眉。唐·張泌《粧樓記》：「婦人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攏鬌之句。」又，唐·溫庭筠《靚粧録》：「婦人畫眉有倒暈粧，故古樂府云暈眉攏鬌，又云暈淡眉目。」　〔蓋頭〕《清波雜志》：「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面遮半身，俗謂之蓋頭。」　〔金翹〕婦女頭飾。　〔芳心在嬌眼〕韓偓《青春》：「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終擬約秦樓。」

林鍾商

古傾杯

凍水消痕，曉風生暖，春滿東郊道。遲遲淑景，煙和露潤，偏染長堤芳草。斷鴻隱隱歸飛，

江天杳杳。遥山變色，妝眉淡掃。目極千里，閒倚危樓迥眺。動幾許、傷春懷抱。念何處、韶陽偏早。想帝里看看，名園芳樹，爛漫鶯花好。追思往昔年少。繼日恁、把酒聽歌，量金買笑。別後暗負，光陰多少。

校記

「露潤」，吴本作「露偏潤」，從毛校本、朱本。「偏染」，吴本無此二字，毛校本、朱本作「偏繞」，從朱校引焦弱侯本。「芳樹」，宋本、朱本作「芳樹」，從吴本、焦本。

箋註

［淑景］美景。［斷鴻］孤鴻，失羣之鴻。［妝眉淡掃］杜甫《虢國夫人》：「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集評

清·陳鋭《袌碧齋詞話》「柳詞隔句協」條：「隔句協，始於詩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悠爲韻。而古風之『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老、道繼之。詞則柳耆卿《傾杯樂》（實爲《古傾杯》）云：『動幾許傷春懷抱。念何處韶陽偏早。』許、處爲韻也。」

傾杯

離宴殷勤，蘭舟凝滯，看看送行南浦。情知道世上，難使皓月長圓，彩雲鎮聚。算人生、悲莫悲於輕別，最苦正歡娛，便分鴛侶。淚流瓊臉，梨花一枝春帶雨。慘黛蛾、盈盈無緒。共黯然消魂，重攜素手，話別臨行，猶自再三、問道君須去。頻耳畔低語。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從今盡把憑鱗羽。

校記

「傾杯」，宋本、焦本作「傾杯樂」。《全宋詞》編者注：「案調名原與上首同，據毛校《樂章集》改。」「世上」，毛本、吳本「上」作「人」，從宋本、朱本。「悲莫」，毛校本「悲」作「愁」，從焦本。吳本「淚流瓊臉」下屬。「黛蛾」，焦本作「蛾黛」，從宋本。吳本「蛾」至「話」十五字脫。「素手」，宋本作「纖手」，從毛校本、朱本。宋本無「猶自」二字，從毛本。「從今」，毛本「今」作「此」，從宋本，曹校引徐本。

箋註

〔南浦〕泛指送別之地。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之如何。」

〔彩雲〕韋莊《悼亡姬》：「鳳去鸞歸不可尋，十洲仙路彩雲深。」〔淚流兩句〕化用白居易《長恨歌》：「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黯然傷魂〕沮喪傷心。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丹素〕丹筆寫於素

帛。此處謂情書。《宋史》卷四七九《孟昶世家》：「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西湖志餘》：唐中和二年賜錢鏐鐵卷曰：「志獎王室，績冠侯藩，著於旂常，流在丹素。」［鱗羽］謂魚雁。以有魚雁傳書之說，故云。《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鴻雁傳書，已見前《甘草子・秋盡》闋「雁字一行來，還有邊庭信」註。

集評

清・陳銳《褢碧齋詞話》：「柳詞云：『算人生悲莫悲於輕別。』……此從古樂府出。美成詞云：『大都世間最苦惟聚散。』乃得此意。」

破陣樂

露花倒影，煙蕪蘸碧，靈沼波暖。金柳搖風樹樹，繫彩舫龍舟遥岸。千步虹橋，參差雁齒，直趨水殿。繞金堤、曼衍魚龍戲，簇嬌春羅綺，喧天絲管。霽色榮光，望中似覩，蓬萊清淺。

時見。鳳輦宸游，鸞觴禊飲，臨翠水、開鎬宴。兩兩輕舠飛畫楫，競奪錦標霞爛。罄歡娛，歌魚藻，徘徊宛轉。別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爭收翠羽，相將歸遠。漸覺雲海沈沈，洞天日晚。

校記

「樹樹」，吳本作「木木」，繆校云：「改『木木』者，避英宗嫌名，天籟本作『木水』，亦非。」「龍舟」，吳本作「龍船」，從宋本、毛本。　「時見」，吳本作「時光」，從宋本。　「各委明珠」，毛本、吳本脫「委」字，從梅本、天籟本。　「歸遠」，焦本作「歸去」，從宋本、朱本。「各收翠羽」，繆校云：「『羽』字叶韻。」從《全宋詞》。

箋註

〔靈沼〕周時池沼，此處泛指禁沼池沼。參觀前《滿朝歡・花隔銅壺》闋註。　〔虹橋〕見前《早梅芳・海霞紅》闋同條註。　〔雁齒〕猶云雁行，以喻物之駢列整齊。此句對上句虹橋而言。　〔水殿〕營建於水上之亭榭。《北史》卷七一《秦王俊傳》：「秦王俊，……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珠寶，極瑩飾之美。」〔曼衍魚龍〕見前《柳初新・東郊向曉星杓亞》闋「羽遷鱗化」註。　〔望中兩句〕見前《巫山一段雲・六六真游洞》闋註。　〔禊飲〕見前《笛家弄・花發西園》同條註。　〔鎬宴〕即御宴，以周武王營鎬京，故云。崔湜《奉和幸韋嗣立山莊侍宴應制》：「即此歡娛齊鎬宴，唯應率舞樂薰風。」　〔舠〕形如刀之小船。《詩經・衛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刀，即舠。　〔錦標霞爛〕唐宋有競渡奪標之俗。《唐詩紀事》：「盧肇與黃頗同縣，頗富而肇貧。同日遵路赴舉，郡牧厲頗離亭，肇駐蹇以俟。明年，肇以第一還，因競渡，即席賦詩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魚藻〕《詩經・小雅》篇名。《詩序》認爲是刺幽王之作，「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特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各委兩句〕《洛神賦》：「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翠羽，翠鳥的羽毛，可作飾物。　〔洞天〕見前《玉樓春・鳳樓郁郁呈嘉瑞》闋同條註。

雙聲子

晚天蕭索，斷蓬蹤迹，乘興蘭棹東游。三吴風景，姑蘇臺榭，牢落暮靄初收。夫差舊國，香徑没、徒有荒丘。繁華處，悄無覩，惟聞麋鹿呦呦。想當年、空運籌決戰，圖王取霸無休。江山如畫，雲濤煙浪，翻輸范蠡扁舟。驗前經舊史，嗟漫載、當日風流。斜陽暮草茫茫，盡成萬古遺愁。

校記

「荒丘」，諸本皆同，唯曹校引梅本作「虎邱」。

箋註

[三吴]宋·稅安禮《歷代地理指掌圖》以蘇、常、湖爲三吴。 [姑蘇]山名，在江蘇吴縣西南。或作姑胥，又作姑餘。姑蘇臺在其上，吴王夫差所造，或謂吴王闔廬所造，又稱胥臺。隋因山名州，故稱吴縣曰姑蘇。 [夫差舊國]即蘇州，以吴王夫差曾都於此，故云。 [香徑]即採香徑。詳見前《法曲第二·青翼傳情》関同條註。 [呦呦]鹿叫聲。《詩經·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想當年三句]當年吴王曾爭霸諸侯，故云。 [翻輸句]范蠡爲春秋時楚人，仕越，吴越爭霸時，曾送西施入吴。據傳越滅吴後，與西施駕扁舟泛游五湖。後人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經商致富。居陶，自號陶朱公。泛游五湖事見《越絶書》，與《史記》所記異。

陽臺路

楚天晚。墜冷楓敗葉，疏紅零亂。冒征塵、匹馬驅驅，愁見水遥山遠。追念少年時，正恁鳳幃，倚香偎暖。嬉游慣。又豈知、前歡雲雨分散。　此際空勞回首，望帝里、難收淚眼。暮煙衰草，算暗鎖、路歧無限。今宵又、依前寄宿，甚處葦村山館。寒燈畔。夜厭厭、憑何消遣。

校記

「冷楓」，毛本「楓」作「風」；「驅驅」，毛本作「區區」，並從宋本。「少年時」，焦本無「少」字，吴本「少年」作「平」；「畔」，吴本作「半」，誤，並從宋本。

箋註

〔路歧〕即歧路。〔夜厭厭〕《詩·小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厭，安也。」

内家嬌

煦景朝升，煙光晝斂，疏雨夜來新霽。垂楊艷杏，絲軟霞輕，繡出芳郊明媚。處處踏青鬬草，人人眭紅偎翠。奈少年、自有新愁舊恨，消遣無計。　帝里。風光當自際。正好恁

攜佳麗。阻歸程迢遞。奈好景難留，舊歡頓棄。早是傷春情緒，那堪困人天氣。但贏得、獨立高原，斷魂一餉凝睇。

校記

「煦景」、「睠紅偎翠」、「頓棄」、「斷魂」，焦本「煦」作「媚」，「睠」作「偎」，「偎」作「倚」，「頓」作「頻」，「魂」作「腸」。「奈好景」，吳本「奈」下有「何」字。「一餉」，吳本作「一晌」，並從繆校引宋本，朱本同。

箋註

〔煙光〕指在朝陽照射下慢慢升起的霧氣。〔踏青鬭草〕見前《鬭百花·煦色韶光明媚》闋註。〔睠〕同眷，反顧。

二郎神

炎光謝。過暮雨、芳塵輕灑。乍露冷風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鈎遥挂。應是星娥嗟久阻，敘舊約、飆輪欲駕。極目處、亂雲暗度，耿耿銀河高瀉。　閑雅。須知此景，古今無價。運巧思、穿針樓上女，擡粉面、雲鬟相亞。鈿合金釵私語處，算誰在、回廊影下。願天上人間，占得歡娛，年年今夜。

校記

毛校本、吳本有題曰「七夕」，從宋本、朱本。　吳本「炎光」下有「初」字，從梅本、天籟本及《詞律》。繆校引《聽秋聲館

詞話》云：「『初』字，謝天羽妄增。」　吳本「亂雲」作「微雲」，「願」作「顧」，從宋本。

箋註

〔玉鉤〕上弦月。以其上缺，形如鉤，故云。　〔星娥〕卽織女。李商隱《海客》：「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　〔穿針句〕《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彩樓，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　〔鈿合金釵五句〕《楊妃外傳》：「方士楊幽通自云有李少君術，上皇命致貴妃神。出天界，沒地府，求之不見。東絕大海，跨蓬、壺，有洞户署其門曰：『玉妃太眞院。』碧衣侍女詰其所以來，方士稱天子使者。延入，妃出，冠金蓮，帔紫綃，曳鳳舄，問帝安否。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曰：『尋舊好也。』方士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爲驗，不然恐負新垣平之詐。妃曰：『驪山宮七夕，感牛女事，密相誓曰世世爲夫妻，此特君王所知耳。因自悲，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隨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上皇亦不久人間，幸自愛，無自苦耳。』」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半夜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黄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後世因稱矢志不渝、永爲黨侶者爲鈿合姻緣。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一：「柳耆卿七夕《二郎神》云……首句有作『炎光初謝』者，乃沈天羽妄增，不足據。《二郎神》本有三字起體，王梅溪詠海棠詞正與此同，惟中間多押四韻，後結句讀平仄稍異而已。」

醉蓬萊

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游，鳳輦何處，度管絃清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月明風細。

校記

毛校本、吳本有題曰「慶老人星現」，「捲」作「卷」，並從宋本、朱本。「佳氣」，毛本作「嘉氣」，從宋本、朱本。

箋註

〔亭皋兩句〕化用梁・柳惲詩。《南史》卷三八《柳惲傳》：「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李善註：「皋，澤也。堤上十里一亭。」隴首，隴頭，田野間。〔素秋〕梁元帝《纂要》：「秋曰白藏，亦曰素秋。」《抱朴子》外篇《用刑》：「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華闕中天〕《文選》班固《西都賦》：「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李善註：「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集仙傳》謂王母所居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說文》：「闕，門觀也。」〔拒霜〕芙蓉之別名。以其豔如荷花，八九月始開，能拒霜冷，故名。〔金莖〕仙人承露盤之銅柱。《文選》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

金莖。」李善註：「金莖，卽銅柱也。」　〔萬幾〕亦作萬機。幾，事物之微，卽事物之萌芽狀態。萬幾，指皇帝日理萬事。《尚書·禹書·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傳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南極兩句〕《晉書》卷十一《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而没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太液〕太液池，漢禁苑池，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漢武帝嘗造建章宫，於宫北造大池，漸臺，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以象海中三神山。此借喻宋京汴京禁苑池沼。　〔披香〕卽披香殿，漢宫殿名。庾信《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三輔黄圖》：「武帝時後宫八區，有披香殿。」上官儀《初春》：「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

紀事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八：「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内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應制。耆卿方冀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萊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悦。讀至『宸游鳳輦何處』，乃與御製真宗輓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於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歲時廣記》卷十七引宋·楊湜《古今詞話》：「柳耆卿祝仁宗皇帝壽，作《醉蓬萊》一曲。此詞一傳，天下皆稱妙絶。蓋中間誤使『宸游鳳輦』輓章句。耆卿作此詞，惟務鈎摘好語，却不參考出處。仁宗皇帝覽而惡之。及御注差注至耆卿，抹其名曰：『此人不可仕宦，儘從他花下「淺斟低唱」。』由是淪落貧窘，終老無子。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鳩錢葬於棗陽縣花山。既出郊原，有浪子數人戲曰：『這大伯做鬼也愛打鬨。』其後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飲墳墓之側，謂之『弔柳七』。」

集評

宋·魏慶之《魏慶之詞話》:「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黄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詞,殆不啻天冠地履也。」

清·焦循《雕菰樓詞話》:「柳屯田《醉蓬萊》詞,以篇首『漸』字與『太液波翻』『翻』字見斥。有善詞者問,余曰:『詞所以被管絃,首用「漸」字起調,與下「亭皋葉下,隴首雲飛」,字字響亮,嘗欲以他字易之,不可得也。至「太液波翻」,仁宗謂何不云「波澄」,無論「澄」字,前已用過。而「太」爲徵音,「液」爲宫音,「波」爲羽音,若用「澄」字商音,則不能協,故仍用羽音之「翻」字。兩羽相屬,蓋宫下於徵,羽承於商,而徵下於羽。「太液」二字,由出而入,「波」字由入而出,再用「澄」字而入,則一出一入,又一出一入,無復節奏矣。且由「波」字接「澄」字,不能相生。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軒一輊,以爲俯仰,此柳氏深於音調也。』」

附考

《澠水燕談録》與《古今詞話》所記,後又爲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陳師道《後山詩話》、葉夢得《避暑録話》、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等書反復轉抄引録。然楊湜《古今詞話》所記詞本事舛誤頗多,已爲胡仔在其《叢話》中多次斥其非。此記尤爲荒謬,因宋仁宗生於四月十四日,此詞所記爲「素秋新霽」之景,楊湜所謂「祝仁宗皇帝壽」,豈非癡人説夢?唐圭璋謂「王闢之是英宗治平四年進士,《澠水燕談録》作於哲宗元祐以前,時代很早,所説當較可信。」(《柳永事迹新證》)然據《宋史》卷五六《天文志》載,仁宗朝自乾興元年始經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至嘉祐末,即終仁宗

朝均無老人星出現之記載，直至英宗治平四年二月癸巳，老人星才再次出現。即此可知王氏之說，亦如沙上建塔，頃刻坍倒。

然詞既云「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則當作於老人星出現之時或之後不久。根據現有資料，柳永根本活不到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二月，即老人星再出現時，那就只能寫於真宗朝了。而真宗朝二十五年間，據《宋史》卷五六《天文志》載，除大中祥符五、六兩年（一〇一二——一〇一三）老人星未出現外，其餘二十三年均出現。然遍檢《仁宗紀》與《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朝，記其他星變者所在多有，記老人星出現者却無。王記謂「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悦」，豈非虛言。且觀詞意，「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乃順筆及之，而非專爲老人星見作也。又，老人星見在「秋分之旦」，《宋史》卷五六《天文志》所記老人星見亦均在八月（間有閏年在七月者），而決無九月老人星見之理。然詞中有「嫩菊黃淺」句，則是九月之候，已足證此詞寫於老人星見之後十數天或數十天，而非初見即作也，亦證非專爲老人星見作也。

詞曰「華闕」、「寶階」、「宸游」、「鳳輦」、「太液」、「披香」，寫禁中秋景甚明，爲皇家作無疑，非一般感秋之作。且詞云「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亦非泛泛寫景。佳氣者何？《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論》曰：「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查真宗朝有老人星出現的二十三年，唯天禧二年九月有「佳氣」見之記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二：真宗天禧二年九月「壬午，慶雲見於正陽門樓上。」何謂「慶雲」？《史記》卷二七《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卿雲，即慶雲，亦曰景雲。《瑞應圖》曰：「景雲，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亦曰卿雲。詞中所謂「佳氣」，即指慶雲。「華闕中天，鎖葱葱

佳氣」，卽「慶雲見於正陽門樓上」之詞化。

非特如此，天禧二年八、九月間，可慶賀之事頗多。據《眞宗紀》與《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八月辛卯（二日）老人星見，八月甲辰（十五日）立皇太子（卽仁宗），九月丁卯（八日）册皇太子，九月壬午（廿三日）慶雲見於正陽門樓上。正詞中所謂「玉宇無塵」、「正値昇平」之時也。準此，斷此詞寫於天禧二年（一〇〇八）九月下旬，當無大謬。

宣清

殘月朦朧，小宴闌珊，歸來輕寒凜凜。背銀釭、孤館乍眠，擁重衾、醉魄猶噤。永漏頻傳，前歡已去，離愁一枕。暗尋思、舊追游，神京風物如錦。念擲果朋儕，絕纓宴會，當時曾痛飲。命舞燕翩翻，歌珠貫串，向玳筵前，盡是神仙流品。至更闌、疏狂轉甚。更相將、鳳幃鴛寢。玉釵亂橫，任散盡高陽，這歡娛、甚時重恁。

校記

「凜凜」，吳本作「森森」，從繆校引宋本。「醉魄」，繆校引宋本「魄」作「魂」，從毛校本。「翩翻」，毛校本、宋本作「翩翩」，毛本作「翻翻」，從梅本。「歌珠貫串」至「更相將」二十四字，吳本脫，從宋本補。「盡是」，焦本上有「箇箇」二字。「鳳幃」，吳本「幃」作「樓」。「亂橫」，繆校引宋本作「橫處」。吳本「任散」上有「信」字，從宋本。

箋註

「擲果兩句」見前《迎新春・嶰管變青律》関「絶纓擲果」註。　「散盡高陽」見前《婆羅門令・昨宵裏》関「雲雨夢」註。

錦堂春

墜髻慵梳，愁蛾懶畫，心緒是事闌珊。覺新來憔悴，金縷衣寬。認得這疏狂意下，向人諳譬如閒。把芳容整頓，恁地輕孤，争忍心安。　依前過了舊約，甚當初賺我，偷翦雲鬟。幾時得歸來，香閣深關。待伊要、尤雲殢雨，纏繡衾、不與同歡。儘更深、款款問伊，今後更敢無端。

校記

「錦堂春」，焦本、吴本作「雨中花慢」，從宋本。　「是事」，繆校引宋本作「事事」，從毛校本。　「整頓」、「雲鬟」、「繡衾」，焦本「整」作「陡」，「雲」作「香」，「繡」作「鴛」，吴本同焦本，並從宋本。　「更敢」，吴本誤「敢」作「散」，從宋本。　「尤雲殢雨」，毛本「殢」作「滯」，從繆校引宋本。　「認得」兩句，繆校謂「萬氏云：『認得』即後段『伊要』兩句，該十四字，今少一字，且難解，恐必有誤。」

箋註

「諳譬如閒」閒暇無事般又是責怪又是曉諭。其實是用「如閒」來襯衬如醉如癡的情態。韋莊《依柴關》：「杖策無言

獨倚闌，如癡如醉又如閒。」　［偷翦雲鬟］見前《尾犯・夜雨滴空階》闋「翦香雲」註。

定風波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錦書無箇。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綫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校記

「錦書」，吳本「錦」作「音」，從毛校本、宋本。　「恁麼」，毛本作「恁般麼」；「蠻牋」、「年少」，焦本「蠻」作「鸞」，「年少」作「少年」；「吟課」，吳本「課」作「詠」；並從繆校引宋本、朱本。　「拋躲」，曹校引宋本作「拋嚲」，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是事］甚事，什麼事。《詩詞曲語辭匯釋》：「是，與甚通，以音近而假用之。」此處若解爲凡事則不通。　［可可］《詩詞曲語詞匯釋》：「可，猶恰也。」……可字叠用之則曰可可，猶云恰恰也。」　［暖酥消］暖潤如玉般的身體消瘦了。　［膩雲嚲］髮髻也懶得梳理，任其下垂。嚲，下垂。　［無那］即無奈。　［無箇］《詩詞曲語辭匯釋》：「箇（个），估量某種光景之詞，等於價或家。凡少則曰些兒箇。」　［蠻牋象管］蠻牋，即蜀牋。《天中記》：「唐，中國紙未備，故唐人

詩中多用『蠻牋』字。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爲襯。」韓浦：「十樣蠻箋出益州。」象管，筆。羅隱《清溪江令公宅》：「蠻箋象管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

紀事

《宋人軼事匯編》卷十引《畫墁録》：「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麽？』三變曰：『祇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綫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附考

據《宋史》晏傳及仁宗紀與《宋大臣年表》知：殊於仁宗明道元年（一〇三二）八月參知政事，二年（一〇三三）四月罷知亳州。慶曆二年（一〇四二）七月入相，四年（一〇四四）四月罷相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畫墁録》既云「詣政府」、「祇如相公」，則知爲晏殊入相期間，即慶曆二年至四年（一〇四二——一〇四四）事。故知此詞最遲當寫於慶曆四年以前。又據前《一寸金·井絡天開》考，則知柳永曾於慶曆三年至四年曾入蜀附益州守蔣堂，則《畫墁録》所記「詣政府」事，或在慶曆三年入蜀經汴京時，或在出蜀後至汴京時。此乃臆測，不敢自專，俟更考。然此詞作於慶曆四年以前，概無疑義。

訴衷情近

雨晴氣爽，竚立江樓望處。澄明遠水生光，重疊暮山聳翠。遥認斷橋幽徑，隱隱漁村，向晚孤煙起。　殘陽裏。脈脈朱闌静倚。黯然情緒，未飲先如醉。愁無際。暮雲過了，秋光

老盡，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

校記

吴本「認」作「想」，「秋光」作「秋風」，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斷橋〕橋名，在杭州西湖上。泗水潛夫《湖山勝槩》：「斷橋，又名段家橋。萬柳如雲，望如裙帶。」 〔向晚〕臨晚。《詩詞曲語辭匯釋》：「向，猶臨也。……向晚，猶云臨晚或傍晚也。」

集評

清・吴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三：「屯田《訴衷情近》七十五字體：『雨晴氣爽，竚立江樓望處。澄明遠水生光，重疊暮山聳翠。』紅友於『翠』字註韻，殊不知『處』字即韻。蔣勝欲《探春令》，處、翅、住、指，並叶，可證。且從無至第四句二十二字纔起韻之理。」

又

幽閨晝永，漸入清和氣序。榆錢飄滿閒階，蓮葉嫩生翠沼。遥望水邊幽徑，山崦孤村，是處園林好。　閒情悄。綺陌游人漸少。少年風韻，自覺隨春老。追前好。帝城信阻，天涯目斷，暮雲芳草。竚立空殘照。

校記

「幽閨」，繆校引宋本、曹校引顧本均作「景闌」，從吳本。　「前好」，吳本作「先好」，從宋本。

箋註

「清和」四月。見前《送征衣·過韶陽》闋同條註。　「榆錢」榆莢。以其狀如錢而小，色白成串，故名。　「山崦」山坳。

留客住

偶登眺。凭小闌、豔陽時節，乍晴天氣，是處閒花芳草。遙山萬疊雲散，漲海千里，潮平波浩渺。煙村院落，是誰家綠樹，數聲啼鳥。　旅情悄。遠信沈沈，離魂杳杳。對景傷懷，度日無言誰表。惆悵舊歡何處，後約難憑，看看春又老。盈盈淚眼，望仙鄉，隱隱斷霞殘照。

校記

「小闌」，吳本作「小樓」，從繆校引宋本。　「雲散」、「千里」，繆校引宋本「雲散」二字在「遙山」上，「里」作「重」。

「旅情悄」，吳本無「旅」字，並屬上結，從宋本。　「遠信」，宋本上有「念」字，從毛校本。

箋註

「誰表」向誰表示。　「仙鄉」謂所歡之居處。

迎春樂

近來憔悴人驚怪。爲別後、相思煞。我前生、負你愁煩債。便苦恁難開解。　良夜永、牽情無計奈。錦被裏、餘香猶在。怎得依前燈下，恣意憐嬌態。

校記

吳本「爲別」下無「後」字，「煞」作「噷」，「無計奈」，無「計」字，並從繆校引宋本、朱本。

箋註

〔煞〕亦作殺、噷，意同。《詩詞曲語辭匯釋》：「煞，甚辭。字亦作噷，作殺。柳永《迎春樂》詞：『近來憔悴人爭怪，爲別後相思煞。我前生負你愁煩債，便苦恁難開解。』玩叶韻知讀去聲，音晒。」「相思煞」，表相思之甚。

隔簾聽

咫尺鳳衾鴛帳，欲去無因到。鰕鬚窣地重門悄。認繡履頻移，洞房杳杳。强語笑。逞如簧、再三輕巧。　梳妝早。琵琶閒抱。愛品相思調。聲聲似把芳心告。隔簾聽，贏得斷腸多少。恁煩惱。除非共伊知道。

校記

「杳杳」，吳本作「窅窅」，從繆校引宋本。「梳妝早」，毛校本屬上結，從繆校引天籟本及《詞律》。「隔簾」，吳本上有「但」字，下無「聽」字。「除非」下吳本有「是」字，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鰕鬚】亦作蝦鬚，簾。《廣韻》：「鰝，大鰕，出海中，長三丈，其鬚長數尺，可爲簾。」唐·無名氏《小蘇家》：「堂內月娥橫翦波，倚門腸斷鰕鬚隔。」　【窣地】猝然着地。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洛陽芳樹映天津，灞岸垂柳窣地新。」

【如簧】巧語如簧。已見前註。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中換頭句扼一篇之要，故分段不容混淆。乃《詞律》有不知舊本之誤，而誤分未分者，亦有明知其誤而未訂正者。如《隔簾聽》，應於『逞如簧再三輕巧』句分段。」

鳳歸雲

戀帝里，金谷園林，平康巷陌，觸處繁華，連日疏狂，未嘗輕負，寸心雙眼。況佳人、盡天外行雲，掌上飛燕。向玳筵、一一皆妙選。長是因酒沈迷，被花縈絆。　更可惜、淑景亭臺，暑天枕簟。霜月夜涼，雪霰朝飛，一歲春光，盡堪隨分，俊游清宴。算浮生事，瞬息光陰，錙銖名宦。正歡笑，試恁暫時分散。却是恨雨愁雲，地遙天遠。

校記

吳本「掌上」作「堂上」，「月夜」下無「涼」字，「春光」，「光」作「風」，「暫」下無「時」字，「却是」作「卽是」。並從繆校引宋本、朱本。

箋註

〔金谷〕谷名，在河南洛陽西北，谷中有水，自新安、洛陽東南流，經金谷，又東南入於瀍河。古時入穀水，《水經注》謂之金水。《晉書》卷三三《石崇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石崇自敍云：「余有別廬，在金谷澗中，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物俱備，又有水碓魚池。」後謂之金谷園。　〔平康〕平康坊，在長安，爲妓女聚居之地，新進士常游其中，時人謂之風流藪澤。唐·孫棨《北里志》：「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者，卑屑妓所居也，頗爲二曲之所輕。其南曲中，曲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深邃，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池塘，左右對設小室，垂簾、茵榻、幃幌之類稱是。」　〔天外行雲〕仙人。宋玉《高唐賦》有「旦爲朝雲，暮爲行雨」之句，故云。　〔掌上飛燕〕世傳飛燕能掌上舞。餘參觀前註。　〔錙銖〕古制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六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

拋毬樂

曉來天氣濃淡，微雨輕灑。近清明，風絮巷陌，煙草池塘，盡堪圖畫。豔杏暖、妝臉勻開，弱

柳困、宮腰低亞。是處麗質盈盈，巧笑嬉嬉，爭簇鞦韆架。戲綵球羅綬，金雞芥羽，少年馳騁，芳郊綠野。占斷五陵游，奏脆管、繁絃聲和雅。向名園深處，爭柅畫輪，競羈寶馬。取次羅列杯盤，就芳樹、綠陰紅影下。舞婆娑，歌宛轉，彷彿鶯嬌燕姹。寸珠片玉，爭似此、濃歡無價。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飲竭仍解金貂貰。恣幕天席地，陶陶盡醉太平，且樂唐虞景化。須信豔陽天，看未足、已覺鶯花謝。對綠蟻翠蛾，怎忍輕捨。

校記

「爭簇」，毛本、朱本「爭」作「手」，從吳本。「爭柅」，毛本、吳本「柅」均作「泥」，從繆校引宋本。「寶馬」，焦本、吳本屬上結，從繆校引宋本及《詞律》。「綠陰紅影」，吳本作「綠影紅陰」；「爭似」下吳本缺「此」字；「怎忍」，焦本「忍」作「生」。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宮腰〕即楚宮腰，已見前註。　〔綵毬羅綬〕《盧氏雜記》：「每歲寒食，賜近臣帖繡綵球。」杜牧《後池泛舟送王十秀才》：「問拍疑新令，惜香占綵球。」羅綬，綵毬上的絲條。　〔金雞芥羽〕《左傳》：「季、郈氏之鬭雞，季氏芥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注：「擣芥子而播其羽也。」應瑒《鬭雞》：「芥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梁簡文帝《鬭雞》：「玉冠初警敵，芥羽忽猜儔。」《荆楚歲時記》：「鬭雞、鏤雞子、鬭雞子。按《玉燭寶典》曰：此節城市猶多。鬭雞卵之戲，《左傳》有季、郈鬭雞，其來遠矣。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如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雕卵然後瀹之，所以發積藏、散

萬物。』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秋韭冬菁』，便是補益滋味。其鬬卵則莫知所出。」〔五陵〕《漢書》卷九二《原涉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慕之。」注云：「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南望杜、灞，北眺五陵，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徐陵《玉臺新詠序》：「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故後世言及豪族多用五陵事。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爭梶畫輪〕《晉書》卷二五《輿服志》：「畫輪車，駕牛，以彩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爭梶畫輪，爭着停下畫輪車。梶，止車之木。〔金貂貰〕金貂，帽子。貰，抵償。《後漢書》卷三十《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晉書》卷四九《阮孚傳》：「(孚)嘗以金貂换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盧照鄰《行路難》：「金貂有時换美酒，玉麈但搖莫計錢。」〔幕天席地〕見前《金蕉葉·厭厭夜飲平陽第》闋同條註。〔唐虞〕唐堯、虞舜。《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註：「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又云：「號陶唐。」「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鶯花〕謂可資玩賞之春景。盧仝《樓上女兒曲》：「鶯花爛漫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綠蟻〕美酒名。《文選》謝脁《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李善註：「《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洗然。』」

集賢賓

小樓深巷狂游徧，羅綺成叢。就中堪人屬意，最是蟲蟲。有畫難描雅態，無花可比芳容。

幾回飲散良宵永，鴛衾暖、鳳枕香濃。算得人間天上，惟有兩心同。近來雲雨忽西東。煩惱損情悰。縱然偷期暗會，長是忽忽。争似和鳴偕老，免教斂翠啼紅。眼前時、暫疏歡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箇宅院，方信有初終。

校記

「蟲蟲」，宋本、毛校本作「春風」，從焦本、梅本。曹元忠校云：「當時妓名。本集《征部樂》『蟲蟲心下』，《玉樓春》『蟲娘舉措』是也。宋本於『蟲蟲』字皆改去，不如梅本之善。」「飲散」，宋本、毛校本「飲」作「欲」，從焦本。「鴛衾」下吳本缺「暖」字。宋本「暖」作「煗」，從毛校本、朱本。「忽西東」，吳本「忽」作「毎」，從宋本。「煩惱」，毛本、吳本、朱本作「誚惱」，從繆校引宋本。「長是」，毛校本「是」作「似」，從焦本。「偕老」，吳本誤「偕」爲「諧」，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算得兩句〕用李隆基派方士人間天上尋楊妃典。參觀前《二郎神·炎光謝》「鈿合金釵」註。〔和鳴偕老〕《詩經·周頌·有瞽》：「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又，《詩經·邶風·擊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忡忡〕愁苦之狀。《詩經·小雅·出車》：「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初終〕始終。

殢人嬌

當日相逢，便有憐才深意。歌筵罷、偶同鴛被。別來光景，看看經歲。昨夜裏、方把舊歡重

繼。　曉月將沈，征驂已鞴。愁腸亂、又還分袂。良辰美景，恨浮名牽繫。無分得、與你恣情濃睡。

校記

「美景」，宋本「美」作「好」，從朱校引焦本。　「你」，吳本作「妳」；「濃」，吳本作「醲」，並從宋本、朱本。

箋註

〔征驂已鞴〕馬已備好。　〔分袂〕離別。《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　〔無分〕無緣。　〔恣情〕縱情。

思歸樂

天幕清和堪宴聚。相得盡、高陽儔侶。皓齒善歌長袖舞。漸引入、醉鄉深處。　晚歲光陰能幾許。這巧宦、不須多取。共君把酒聽杜宇。解再三、勸人歸去。

校記

「相得」，繆校引宋本作「想得」，從毛本。　「共君把酒」，繆校引宋本作「把酒共君」，從毛本。　吳本「聽」作「勸」，「再三」上無「解」字。　焦本、吳本「勸」作「喚」，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天幕清和〕卽天氣清和。　〔高陽儔侶〕酒友。《史記》卷九十七《酈生傳》補：「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伐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李白《梁父吟》：「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　〔巧宦〕仕宦之途不靠事功而憑機緣升遷者。潘岳《閑居賦序》：「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　〔杜宇〕見前《西平樂·盡日憑高目》闋同條註。

應天長

殘蟬漸絕。傍碧砌修梧，敗葉微脫。風露淒清，正是登高時節。東籬霜乍結。綻金蕊、嫩香堪折。聚宴處，落帽風流，未饒前哲。　把酒與君說。恁好景佳辰，怎忍虛設。休效牛山，空對江天凝咽。塵勞無暫歇。遇良會、賸偷歡悅。歌聲闋。杯興方濃，莫使中輟。

校記

「殘蟬」、「歌聲」，焦本「蟬」下有「聲」字，「聲」作「未」，吳本同焦本，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碧砌修梧〕華貴人家屋前修美的梧桐。碧砌，碧瓦層疊的華屋。〔登高〕登高節，即重陽節。《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落帽風流〕《晉書》卷九八《孟嘉傳》：「九月九日，(桓)温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着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擧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休效句〕《晏子春秋》：「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牛山，在山東臨淄縣南。

合歡帶

身材兒、早是妖嬈。算風措、實難描。一箇肌膚渾似玉，更都來、占了千嬌。妍歌豔舞，鶯慚巧舌，柳妒纖腰。自相逢，便覺韓娥價減，飛燕聲消。桃花零落，溪水潺湲，重尋仙徑非遙。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萬斛須邀。檀郎幸有，凌雲詞賦，擲果風標。況當年，便好相攜，鳳樓深處吹簫。

校記

「風措」，吴本「風」作「舉」，從繆校引梅本。　「價減」，毛校本作「減價」，從朱校引焦本。朱校云：「與下『聲消』爲對。」

箋註

〔韓娥〕《列子·湯問》：「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絶，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千金酬一笑〕南朝梁·王僧孺《咏寵姬》：「再顧連城易，一笑千金買。」　〔檀郎〕潘安貌美，小字檀奴，故女子稱其所愛爲檀郎。又，《堅瓠集》：「詩詞中多用檀郎字，檀，喻其香也。」可並參。　〔擲果〕見前《迎新春·嶰管變新律》闋「絶纓擲果」註。

少年游

長安古道馬遲遲。高柳亂蟬棲。夕陽島外，秋風原上，目斷四天垂。　歸雲一去無蹤迹，何處是前期。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去年時。

校記

「亂蟬棲」、「去年」，焦本「棲」作「嘶」，「去」作「少」，吴本同焦本，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夕陽兩句〕夕陽島、秋風原，似虚擬而非實指。意爲原上秋風、山外夕陽。　〔歸雲〕以仙人駕雲歸去喻與其分

別的美女。

集評

清・譚獻《復堂詞話》:「挑燈讀宋人詞,至柳耆卿云:『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少年時。』語不工,甚可慨也。」

又

參差煙樹灞陵橋。風物盡前朝。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 夕陽閒淡秋光老,離思滿蘅皋。一曲《陽關》,斷腸聲盡,獨自凭蘭橈。

校記

「凭蘭橈」,焦本「凭」作「上」,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灞陵橋」即灞橋,在今西安市東。《三輔黃圖》:「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楚宮腰」謂被反復攀折的柳樹。 「蘅皋」長滿杜蘅的沼澤。《洛神賦》:「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文選》注:「蘅,杜蘅也;皋,澤也。」 「陽關」曲名。王維《渭城曲》:「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歌入樂府,以爲送別之曲,至陽關句反復歌之,謂之《陽關三疊》。

又

層波瀲灩遠山橫。一笑一傾城。酒容紅嫩，歌喉清麗，百媚坐中生。牆頭馬上初相見，不準擬、恁多情。昨夜杯闌，洞房深處，特地快逢迎。

箋註

「瀲灩」見前《佳人醉·暮景蕭蕭雨霽》闋同條註。「牆頭馬上」白居易《井底引銀瓶》：「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傾，一見知君卽斷腸。」

又

世間尤物意中人。輕細好腰身。香幃睡起，發妝酒釅，紅臉杏花春。嬌多愛把齊紈扇，和笑掩朱脣。心性溫柔，品流閒雅，不稱在風塵。

校記

「酒釅」，毛本作「酒醲」，從繆校引梅本。「閒雅」，毛校本「閒」作「詳」，從朱校引焦本。

箋註

「尤物」原指人物之特異者，後專謂美人。「齊紈扇」齊紈所作之扇。梁簡文帝《謝賚錦啓》：「鮮潔齊紈，聲高趙

縠。」張正見《雨雪曲》：「無因辭日逐，團扇掩齊紈。」《漢樂府·怨歌行》：「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閒雅】安閒温雅。《晉書》卷四三《王衍傳》：「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

又

淡黄衫子鬱金裙。長憶箇人人。文談閒雅，歌喉清麗，舉措好精神。當初爲倚深深寵，無箇事、愛嬌瞋。想得别來，舊家模樣，只是翠蛾顰。

校記

「瞋」，吴本作「嗔」，從毛校本、朱本。 「只是」，焦本「是」作「恁」，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鬱金裙】黄裙。鬱金，即鬱金香，開黄花。李商隱《藥轉》：「鬱金堂北畫堂東，换骨神方上藥通。」

又

鈴齋無訟宴游頻。羅綺簇簪紳。施朱傅粉，豐肌清骨，容態盡天真。舞裀歌扇花光裏，翻回雪、駐行雲。綺席闌珊，鳳燈明滅，誰是意中人。

校記

「簪紳」，吳本「紳」作「纓」，從毛校本。　「舞裀歌扇」，焦本、吳本作「歌裀舞扇」，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鈴齋〕見前《早梅芳・海霞紅》闋同條註。　〔簪紳〕簪，簪纓，貴者之飾。紳，腰間綬帶。搢紳，士大夫有職及科第者。《晉書》卷二五《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有其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腰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依此，則古時簪紳無論貴賤，後則成爲貴者之標識。　〔舞裀〕舞衣。

又

簾垂深院冷蕭蕭。花外漏聲遙。青燈未滅，紅窗閒臥，魂夢去迢迢。　薄情漫有歸消息，鴛鴦被、半香消。試問伊家，阿誰心緒，禁得恁無憀。

箋註

〔禁得〕經受得起。　〔無憀〕即無聊。憀，今通作聊。

又

一生贏得是淒涼。追前事、暗心傷。好天良夜，深屏香被，爭忍便相忘。　王孫動是經

年去，貪迷戀、有何長。萬種千般，把伊情分，顛倒儘猜量。

校記

「贏得是」，吳本「是」字脫，從繆校引宋本。「爭忍」，毛校本「爭」字脫，從朱校引焦本。「儘猜量」，毛本「儘」作「盡」，《詞律》杜小舫校引宋本「猜」作「思」，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動是】惑於甚。動，惑。是，甚。《詩詞曲語辭匯釋》：「是，與甚通，以音近而假用之。」

又

日高花謝懶梳頭。無語倚妝樓。修眉斂黛，遙山橫翠，相對結春愁。王孫走馬長楸陌，貪迷戀、少年游。似恁疏狂，費人拘管，爭似不風流。

箋註

【修眉斂黛】修長的眉毛間凝聚着黛色。黛，畫眉之墨。【長楸】屈原《哀郢》：「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沈約《賦得邊馬有歸心》：「彌憶長楸道，金鞭昔落暉。」楸，梓樹，落葉喬木。古人以桑、梓象征故鄉。

又

佳人巧笑值千金。當日偶情深。幾回飲散，燈殘香暖，好事盡鴛衾。　如今萬水千山阻，魂杳杳、信沈沈。孤棹煙波，小樓風月，兩處一般心。

箋註

〔佳人句〕見前《合歡帶・身材兒》闋「千金酬一笑」註。　〔偶情〕不期而遇之情。

長相思

畫鼓喧街，蘭燈滿市，皎月初照嚴城。清都絳闕夜景，風傳銀箭，露靉金莖，巷陌縱橫。過平康款轡，緩聽歌聲。鳳燭熒熒。那人家、未掩香屏。　向羅綺叢中，認得依稀舊日，雅態輕盈。嬌波豔冶，巧笑依然，有意相迎。牆頭馬上，漫遲留、難寫深誠。又豈知、名宦拘檢，年來減盡風情。

校記

「長相思」，毛校本調下有題曰「京妓」，從朱校引焦本刪。　「靉」，吳本作「暖」，從繆校引宋本。　「那人家」，宋本、毛校本是句屬過片，從焦本、吳本。　「漫遲留」，吳本「漫」作「謾」，從毛校本。　「名宦」，繆校引天籟本作「宦名」，從毛本。

箋註

〔畫鼓〕飾以龍鳳等圖畫之鼓。《宋史》卷一四九《輿服志》：「交龍鉦、鼓、輿各一，皆刻木爲二青龍相交，下有木臺、長竿，一挂畫鼓，一挂金鉦，上皆有緋蓋，亦繡交龍。」張祜《周員外席上觀柘枝》：「畫鼓拖環錦臂攘，小娥雙換舞衣裳。」〔蘭燈〕一種華貴的燈，亦名蘭釭。以其以蘭香所煉之膏爲燃料，故名。　〔嚴城〕秋冬之城。以其時嚴冷肅殺，故云。沈約：「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清都絳闕〕天帝所居之宮闕。《列子·周穆王》：「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銀箭〕刻漏之箭，古代計時器漏壺上的一種設備。李白《烏棲曲》：「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　〔露甕金莖〕露甕，露氣很盛。金莖，仙人承露盤上之銅柱，以擎承露盤者。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文選》注：「金莖，銅柱也。」李商隱《漢宮詞》：「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平康〕已見前《鳳歸雲·戀帝里》闋同條註。　〔巧笑〕《詩經·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牆頭馬上〕見前《少年游·層波瀲灩遠山橫》闋同條註。

尾犯

晴煙冪冪。漸東郊芳草，染成輕碧。野塘風暖，游魚動觸，冰澌微坼。幾行斷雁，旋次第、歸霜磧。詠新詩，手撚江梅，故人贈我春色。　似此光陰催逼。念浮生，不滿百。雖照人軒冕，潤屋珠金，於身何益。一種勞心力。圖利祿，殆非長策。除是恁、點檢笙歌，訪尋

羅綺消得。

校記

吳本「珠金」作「金珠」，「勞心」作「芳心」，並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羃〕同冪，本爲覆食之巾，此處意爲覆蓋，籠罩。　〔詠新詩三句〕《太平御覽》卷九七〇引《荆州記》：「宋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念浮生句〕《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又，《今日良宴會》：「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潤屋珠金〕《禮記・大學》：「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木蘭花

心娘自小能歌舞。舉意動容皆濟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飛燕妒。　玲瓏繡扇花藏語。宛轉香裀雲襯步。王孫若擬贈千金，只在畫樓東畔住。

校記

吳本調作《玉樓春》，下二首同，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濟楚〕乾淨整齊之意，通作齊楚。《夢粱錄》：「分南北兩廊，皆濟楚閣兒，穩便坐席。」　〔念奴〕元稹《連昌宮詞》：「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元稹自註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累日之後，萬衆喧隘。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未嘗不悄然奉詔。其爲當時所重也如此。然而明皇不欲奪俠游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或歲幸湯泉，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　〔掌中飛燕〕見前《鳳歸雲·戀帝里》闋同條註。　〔玲瓏兩句〕謂美女語聲從如花般繡扇中傳出，舞步如雲樣般輕妙。喻扇之豔，舞之妙，人之美。

又

鸞吟鳳嘯

佳娘捧板花鈿簇。唱出新聲羣豔伏。金鵝扇掩調纍纍，文杏梁高塵簌簌。

清相續。管烈絃焦爭可逐。何當夜召入連昌，飛上九天歌一曲。

校記

「羣豔伏」，焦本「伏」作「服」，從繆校引宋本。　「管烈」，繆校引宋本作「管裂」，從毛本。

箋註

〔花鈿簇〕花鈿叢聚。鈿，婦人首飾物。　〔文杏梁〕司馬相如《長門賦》：「刻木蘭以爲舟兮，飾文杏以爲梁。」木蘭、文杏，皆香木。文杏梁，謂舞殿之梁。　〔塵簌簌〕參觀前《鳳棲梧·簾下清歌簾外宴》闋「梁塵暗落」註。　〔管烈

句」《後漢書》卷六十《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連昌〕連昌宮，在河南宜陽縣西，唐高宗置。「何當」兩句用念奴事。元稹《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緑。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篴。」

又

蟲娘舉措皆温潤。每到婆娑偏恃俊。香檀敲緩玉纖遲，畫鼓聲催蓮步緊。　貪得顧盼誇風韻。往往曲終情未盡。坐中少年暗消魂，爭問青鸞家遠近。

校記

「蟲娘」，毛校本「蟲」作「重」，繆校引宋本作「重重」，從朱校引焦本、吳本。　「温潤」、「聲催」，焦本、吳本「温」作「淹」，「催」作「喧」，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婆娑〕舞姿輕妙。《詩經·陳風·東門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香檀〕香檀板，即用檀木作的拍板。

〔玉纖〕美人手。《詩經·魏風·葛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韓詩作「纖纖」。韓偓《柳》：「玉纖折得遙相贈，便是觀音手裏時。」　〔蓮步〕見前《柳腰輕·英英妙舞腰肢軟》同條註。　〔青鸞〕《洽聞記》：「光武時有大鳥，

高五尺，五色備舉而多青。詔問百僚，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像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此青者，乃鸞，非鳳也。』」是赤鳳青鸞有別矣。然詩家多聯用甚至混用，視二而一。《神仙傳拾遺》謂秦穆公女弄玉嫁蕭史，後乘鳳昇天而去（已詳見前《巫山一段雲·蕭氏賢夫婦》闋註）。江淹《擬班婕妤詠扇》則曰：「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已以鸞易鳳。稍後，陳朝人陸瑜則有詩曰：「西王青鳥秦女鸞，姮娥婺女慣相看。」則青鸞又變爲秦女使者。此處卽用此意，以蟲娘爲秦女，欲求青鸞傳信通好，故曰「爭問青鸞家遠近」。

又

酥娘一搦腰肢裊。回雪縈塵皆盡妙。幾多狎客看無厭，一輩舞童功不到。　星眸顧拍精神峭。羅袖迎風身段小。而今長大懶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

校記

「顧拍」，繆校引宋本、毛校本「拍」作「指」，從朱校引焦本。

箋註

〔回雪縈塵〕《洛神賦》：「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獻舞女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行無跡影，積年不饑。王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其舞曲一曰縈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

〔星眸〕喻其目光清瑩，閃閃如星。崔生詩：「誤到蓬萊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

駐馬聽

鳳枕鸞帷。二三載，如魚似水相知。良天好景，深憐多愛，無非盡意依隨。奈何伊。恣性靈、忒煞些兒。無事孜煎，萬回千度，怎忍分離。　而今漸行漸遠，漸覺雖悔難追。漫恁寄消息，終久奚爲。也擬重論繾綣，爭奈翻覆思維。縱再會，只恐恩情，難似當時。

校記

「鸞帷」、「怎忍」，焦本「鸞」作「鴛」，「忍」作「免」；「忒煞」，毛本、吴本作「捷瞰」；「漸行」，毛本、吴本「行」作「疏」；並從繆校引宋本。　「恁寄消息」，毛校本作「寄消寄息」，繆校引宋本作「寄消傳息」，從朱校引焦本。　吴本「翻覆」作「翻復」，「恐」上無「只」字，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忒煞些兒〕放縱性情太甚了點。忒煞，太甚。些兒，少許，一點點。些些，些子兒，意同此。　〔孜煎〕愁苦，煩悶。參見《法曲獻仙音》同條註。　〔繾綣〕見前《鵲橋仙·屆征途》関同條註。　〔思維〕維通惟，思考，計度。思惟，思量也。《三國志·荀攸傳》：「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

訴衷情

一聲畫角日西曛。催促掩朱門。不堪更倚危闌，腸斷已消魂。年漸晚，雁空頻。問無因。思心欲碎，愁淚難收，又是黃昏。

校記

「危闌」，吳本作「木闌」，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畫角〕古時軍樂器。或以爲始自黃帝，或以爲本出胡羌，用以應胡笳之聲。其形上小下大，以竹木或皮或銅做成，外加彩繪裝飾，故名畫角。其聲哀厲高亢，聞之令人奮興，故軍中用之以警昏曉。曛，落日、黃昏時。

中呂調

戚氏

晚秋天。一霎微雨灑庭軒。檻菊蕭疏，井梧零亂惹殘煙。淒然。望鄉關。飛雲黯淡夕陽閒。當時宋玉悲感，向此臨水與登山。遠道迢遞，行人淒楚，倦聽隴水潺湲。正蟬吟敗葉，蛩響衰草，相應喧喧。孤館度日如年。風露漸變，悄悄至更闌。長天淨，絳河清淺，皓月嬋娟。思緜緜。夜永對景，那堪屈指，暗想從前。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

帝里風光好，當年少日，暮宴朝歡。況有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留連。別來迅景如梭，舊游似夢，煙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長縈絆。追往事、空慘愁顏。漏箭移、稍覺輕寒。聽嗚咽、畫角數聲殘。對閑窗畔，停燈向曉，抱影無眠。

校記

「鄉關」，宋本「鄉」作「江」，從朱校引焦本。　「喧喧」，焦本作「聲喧」，吳本同焦本，從毛校本、朱本。　「天淨」，毛本作「天靜」，從繆校引宋本。　「聽嗚咽」，繆校引宋本作「漸嗚咽」，從毛本。　「聲殘」，毛本作「殘聲」，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庭軒〕庭院裏的長廊。　〔宋玉兩句〕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蛩〕即吟蛩，蟋蟀。　〔絳河〕天河別名。　〔皓月嬋娟〕孟郊《嬋娟篇》：「花嬋娟，泛清泉，竹嬋娟，籠曉煙，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　〔漏箭〕見前《長相思·畫鼓喧街》闋「銀箭」註。　〔畫角〕見前《訴衷情·一聲畫角日西曛》闋註。

集評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前輩云：『《離騷》寂寞千載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

蔡嵩雲《柯亭詞論》：「《戚氏》爲屯田創調，『晚秋天』一首，寫客館秋懷，本無甚出奇，然用筆極有層次。初學慢詞，細

玩此章，可悟謀篇布局之法。第一遍，就庭軒所見，寫到征夫前路。第二遍，就流連夜景，寫到追懷昔游。第三遍，接寫昔游經歷，仍落到天涯孤客，竟夜無眠情況，章法一絲不亂。惟第二遍自『夜永對景』至『往往經歲遷延』，第三遍自『別來迅景如梭』至『追往事空慘愁顏』，均是數句一氣貫注。屯田詞，最長於行氣，此等處甚難學。後人遇此等處，多用死句填實，縱令琢句工穩，其如懨懨無生氣何。」

陳匪石《聲執》卷上「詞句隨人而異」條：「乾嘉經師有恒言曰：始爲之不易，後來者加詳。由晚近之詞學，上視清初，聲律如是，句法亦如是。萬氏糾明代清初之誤讀，所用方法，審本文之理路語氣，校本調之前後短長，再取他家以資對證，此萬古不易之説也。彼所成就，爲五言一領四與上二下三之別。七言上三下四與上四下三之別。次則九字句上三下六與上五下四之別。再次則爲短韻，已瞭如指掌。然有引其端，未竟其緒者。中二字相連之四字句，……且《戚氏》之『向明燈畔』（疑即詞中『對閑窗畔』句，因柳氏只有此《戚氏》一首）……未免忽略。」

輪臺子

一枕清宵好夢，可惜被、鄰雞喚覺。忽忽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前驅風觸鳴珂，過霜林、漸覺驚棲鳥。冒征塵遠況，自古淒涼長安道。行行又歷孤村，楚天闊、望中未曉。

念勞生，惜芳年壯歲，離多歡少。歎斷梗難停，暮雲漸杳。但黯黯魂消，寸腸憑誰表。恁馳驅、何時是了。又爭似、却返瑤京，重買千金笑。

校記

「前驅」，曹校引梅本「前」下有「驄」字。「行行」句，焦本屬過片。「魂消」，焦本作「消魂」，吳本同焦本，從毛校本。「恁馳驅」，毛本作「恁驅驅」，從繆校引天籟本。

箋註

「前驅」前導。《詩經・衛風・伯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鳴珂」馬飾物。《新唐書》卷一二七《張嘉貞傳》：「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行行」《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驅驅」《韓詩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

「瑶京」京都。亦曰玉京、神京。

集評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藝苑雌黃》云：「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既言「忽忽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如是。』」

引駕行

虹收殘雨。蟬嘶敗柳長堤暮。背都門、動消黯，西風片帆輕舉。愁覩。泛畫鷁翩翩，靈鼉隱隱下前浦。忍回首、佳人漸遠，想高城、隔煙樹。幾許。秦樓永晝，謝閣連宵奇

遇。算贈笑千金，酬歌百琲，盡成輕負。南顧。念吳邦越國，風煙蕭索在何處。獨自箇、千山萬水，指天涯去。

校記

「幾許」，宋本、毛校本、吳本以「忍回首」句作過片，從焦本、朱本。

箋註

〔消黯〕黯然消魂。江淹《別賦》：「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　〔畫鷁〕飾以畫鷁之船。　〔靈鼉〕亦爲船頭畫飾。鼉，通作鱓，鱷魚之一種，俗稱鱓龍。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謝閣〕謝公閣之省，即謝安閣。常稱謝公樓，因避上文「秦樓」，故云「謝閣」。《晉書》卷七九《謝安傳》：「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百琲〕珠五百枚或十貫爲一琲。

集評

清・焦循《雕菰樓詞話》：「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偶檢唐、宋人詞，如……柳永《引駕行》用暮遇舉語覷虞處去御負有。……按唐人應試用官韻，其非應試，如韓昌黎贈張籍詩，……至於詞，更寬可知矣。」

陳匪石《聲執》卷上：「由晚近之詞學，上視清初，聲律如是，句法亦如是。萬氏糾明代清初之誤讀，所用方法，審本文之理路語氣，校本調之前後長短，再取他家以資對證，此萬古不易之說也。彼說成就，爲五言一領四與上二下三之別。

七言上三下四與上四下三之別。次則九字句上三下六與上五下四之別。再次則爲短韻，已瞭如指掌。然有引其端，未竟其緒者。……《引駕行》「秦樓永晝」十字，二字承兩四字之例。日有增益，不得謂非《詞律》啓之也。」

望遠行

繡幃睡起。殘妝淺、無緒勻紅鋪翠。藻井凝塵，金階鋪蘚，寂寞鳳樓十二。風絮紛紛，煙蕪苒苒，永日畫闌，沈吟獨倚。望遠行，南陌春殘悄歸騎。凝睇。消遣離愁無計。但暗擲、金釵買醉。對好景、空飲香醪，爭奈轉添珠淚。待伊游冶歸來，故故解放翠羽，輕裙重繫。見纖腰圍小，信人憔悴。

校記

「鋪翠」，毛校本作「補翠」，從吴本。「金階」，宋本作「金梯」，吴本同宋本，從朱校引焦本。「金釵」，繆本引宋本「釵」作「錢」，從毛校本。「纖腰圍小」，毛校本無「圍小」二字，從繆校引宋本。「信人」，毛校本上有「圖」字，從繆校引宋本刪。「對好景」，吴本「對」字脱，從毛校本。

箋註

【藻井】堂殿天花板上塗畫井幹形裝飾紋彩。張衡《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文選》薛註：「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李善又引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

東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又，宋·李誡仲《營造法式》：「藻井之制，下四方井，方八尺，高一尺六寸。中曰八角井，徑六尺四寸，高二尺二寸。上曰斗八，徑四尺二寸，高一尺五寸。於頂心之下施垂蓮等飾，皆內安明鏡。凡藻井施於殿內照壁屏風之前，或殿身內前門之前、平基之內。」〔金階〕有金飾之樓梯。李白《別內赴徵三首》其三：「翡翠爲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王建《賀楊巨源博士拜虞部員外》：「合歸蘭署已多時，上得金梯亦未遲。」〔苒苒〕盛貌。王粲《迷迭賦》：「布萋萋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陳翊《春草》：「因風初苒苒，覆岸欲離離。」〔故故〕杜甫《月》：「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仇兆鰲註：「故故，猶言屢屢。」薛能《春日使府寓懷二首》其一：「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

彩雲歸

蘅臯向晚艤輕航。卸雲帆、水驛魚鄉。當暮天、霽色如晴晝，江練靜、皎月飛光。那堪聽、遠村羌管，引離人斷腸。此際浪萍風梗，度歲茫茫。堪傷。朝歡暮散，被多情、賦與淒涼。別來最苦，襟袖依約，尚有餘香。算得伊、鴛衾鳳枕，夜永爭不思量。牽情處，惟有臨歧，一句難忘。

校記

「此際」，《花草粹編》下有「恨」字。　「暮散」，毛校本作「暮宴」，從吴本。　「鴛衾」，吴本作「鴛被」，從繆校引梅本，

《詞律》同。

箋註

「蘅皋句」長滿杜蘅的澤邊天色已晚，整理着輕舟向岸邊靠攏。 艤，同檥，整理船隻靠岸。 「羌管」即羌笛。
「浪萍風梗」浪中之萍，風中之梗，形容行踪無定。

洞仙歌

佳景留心慣。況少年彼此，風情非淺。有笙歌巷陌，綺羅庭院。傾城巧笑如花面。恣雅態、明眸回美盼。同心綰。算國豔仙材，翻恨相逢晚。 繾綣。洞房悄悄，繡被重重，夜永歡餘，共有海約山盟，記得翠雲偷翦。和鳴彩鳳于飛燕。閒柳徑花陰攜手徧。情眷戀。向其間、密約輕憐事何限。忍聚散。況已結深深願。願人間天上，暮雲朝雨長相見。

校記

「繾綣」，毛校本、吳本屬上結，從焦本、朱本。 「閒柳徑」，按「閒」字疑誤。

箋註

「巧笑、美盼」《詩經·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傳云：「倩，好口輔。」「盼，白黑分。」好口輔，即今之所謂酒窩。 「繾綣」見前《鵲橋仙·屆征途》闋同條註。 「和鳴彩鳳」《左傳》：「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鳳凰于

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後世遂以彩鳳和鳴喻夫婦和諧。 〔于飛燕〕見前《法曲獻仙音・追想秦樓心事》闋「于飛」註。 〔翠雲偷翦〕見前《尾犯・夜雨滴空階》闋「翦香雲」條註。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洞仙歌》又一體，應於「翻恨相逢晚」句分段。」

離別難

花謝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陰。有天然、蕙質蘭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便因甚、翠弱紅衰，纏緜香體，都不勝任。算神仙、五色靈丹無驗，中路委瓶簪。 人悄悄，夜沈沈。閉香閨、永棄鴛衾。想嬌魂媚魄非遠，縱洪都方士也難尋。最苦是、好景良天，尊前歌笑，空想遺音。望斷處，杳杳巫峰十二，千古暮雲深。

校記

「媚魄」、「縱洪都」、「最苦」，毛校本、繆校引宋本「媚魄」及「縱」字、「苦」字俱脫，竝從朱校引焦本。

箋註

〔五色靈丹〕陳・劉删《採藥游名山》：「名山本鬱鬱，道士貴黄冠。獨取千年鶴，來尋五色丸。石牀新溜乳，金竈欲成丹。」 〔中路句〕《誠齋雜記》：「吴淑妃晨興靧面，玉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父與嫁之，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後

見楊子治詩，心動，啓奩視之，則簪已合矣，乃嫁之。」此處乃反用此典，意爲神丹仙藥也治不了你的病，因爲你的心病是半路里被父母另許了他人。 中路，半路。 委瓶簪，另聘給了他人。

〔洪都方士〕洪都，南昌。 隋置洪州，明初置洪州府，後改名南昌。王勃《滕王閣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方士，求神煉丹、禁呪祈禱的方術之士，始於周，盛於秦漢，爲後世道家之始。 《楊妃外傳》：「方士楊幽通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唐玄宗）命致貴妃神，出天界，没地府，求之不見，東絶大海，跨蓬、壺，有洞户，署其門曰：『玉妃太真院』。」白居易《長恨歌》：「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按，爲明皇致精誠的道士，《長恨歌》、《長恨歌傳》、《楊妃外傳》、《楊太真外傳》均云「自蜀來」，未云自洪都來者。「臨邛道士鴻都客」的「鴻都」，本爲漢代藏書和教學之地，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士，這裏借指長安，全句意爲從臨邛（四川邛崍）來的道士楊幽通作爲唐明皇從長安派去的使者。 準此，知詞中「洪都」應爲「鴻都」之誤。

〔巫峰兩句〕巫峯十二，卽巫山十二峰。 此處用宋玉《高唐賦》中楚襄王游高唐時，宋玉言先王夢與巫山神女朝雲媾和事。「千古暮雲深」之「暮雲」，卽《高唐賦》中「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之意，非通常所謂暮天之雲也。

擊梧桐

香靨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與。 自識伊來，便好看承，會得妖嬈心素。 臨歧再約同歡，定是都把、平生相許。 又恐恩情，易破難成，未免千般思慮。 近日書來，寒暄而已，

苦没切切言語。便認得、聽人教當，擬把前言輕負。見説蘭臺宋玉，多才多藝善詞賦。試與問、朝朝暮暮。行雲何處去。

校記

「伊來」、「看承」，毛校本、吴本「伊」作「來」，「承」作「伊」，竝從《詞律》杜校引宋本。「認得」、「善詞賦」、「何處去」，《詞律》杜校引宋本「認」上有「須」字，「善」上有「最是」二字，「去」字無，並從毛校本。

箋註

〔看承〕看待，對待，護持。〔認得教當〕得、當，均爲語助詞，無實意。〔切切〕嘮叨絮語。〔見説〕聽説，聞説。唐人方言以「聞説」爲「見説」。李白《送友人入蜀》：「見説蠶叢路，崎嶇不易行。」〔蘭臺宋玉〕宋玉《風賦》：「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蘭臺，在湖北鍾祥縣。後世因稱宋玉爲蘭臺宋玉或蘭臺公子。

紀事

《綠窗新話》引宋人楊湜《古今詞話》：「柳耆卿嘗在江淮惓一官妓，臨別以杜門爲期。既來京師，日久未還，妓有異圖，耆卿聞之怏怏。會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擊梧桐》以寄之。妓得此詞，遂負嬔竭産，泛舟來輦下，遂終身從耆卿焉。」

夜半樂

凍雲黯淡天氣，扁舟一葉，乘興離江渚。渡萬壑千巖，越溪深處。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

聞商旅相呼。片帆高舉。泛畫鷁、翩翩過南浦。　望中酒旆閃閃，一簇煙村，數行霜樹。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敗荷零落，衰楊掩映，岸邊兩兩三三，浣紗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　到此因念，繡閣輕拋，浪萍難駐。歎後約丁寧竟何據。慘離懷，空恨歲晚歸期阻。凝淚眼、杳杳神京路。斷鴻聲遠長天暮。

校記

「漁人鳴榔歸去」，毛校本分二段，是句作上結，今從焦本分三段。繆校引宋本以「敗荷零落」爲第三段起句，並從焦本。　「笑相語」，吴本作「相笑語」，從宋本。

箋註

「越溪」越地之溪。此處當謂若耶溪。若耶溪在浙江紹興縣南若耶山下，卽西施浣紗處，故亦名浣紗溪。　「樵風」順風。《後漢書》卷三三《鄭弘傳》：「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註引南朝宋·孔靈符《會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曾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也。」鄭公風亦稱樵風，並名其地爲樵風涇，後世以樵風爲順風。宋之問《游禹穴回出若耶》：「歸舟何慮晚，日暮使樵風。」丘爲《泛若耶溪》：「每得樵風便，往來殊不難。」　「酒旆」以雜色翅尾飾邊的酒旗。《釋名》：「雜帛爲旆。」　「鳴榔」榔，船後横木，近倉。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各以二椎擊榔，聲如擊鼓，魚聞皆伏不動。江西饒州等處，皆用此法以捕魚。見施閏章《榘齋雜記》。

集評

清・許昂霄《詞綜偶評》:「第一疊言道途所經，第二疊言目中所見，第三疊乃言去國離鄉之感。到此因念繡閣輕抛二句。接上一片。

清・陳銳《袌碧齋詞話》:「柳詞《夜半樂》云:『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帆高舉。汎畫鷁、翩翩過南浦。』此種長調，不能不有此大開大闔之筆。」

同上書又一則:「柳詞《夜半樂》二首，時令雖不同，而機杼則一。蓋一係初作，一係隨時改定稿，而並存之。其他重文誤字，不一而足，說見余審定柳詞本。」

蔡嵩雲《柯亭詞論》:「柳詞勝處，在骨氣，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真、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諸闋，寫羈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祭天神

歎笑筵歌席輕抛嚲。背孤城、幾舍煙村停畫舸。更深釣叟歸來，數點殘燈火。被連緜宿酒醺醺，愁無那。寂寞擁、重衾卧。又聞得、行客扁舟過。篷窗近，蘭棹急，好夢還驚破。念平生、單棲蹤迹，多感情懷，到此厭厭，向曉披衣坐。

校記

「歎」，吴本、梅本作「歡」，從毛校本。　「寂寞」，吴本屬下段，從宋本。　「向曉」，《詞律》脱，從宋本。

箋註

〔畫舸〕畫船。舸，大船。　〔無那〕無奈。

過澗歇近

淮楚。曠望極，千里火雲燒空，盡日西郊無雨。厭行旅。數幅輕帆旋落，艤棹蒹葭浦。避畏景，兩兩舟人夜深語。　此際爭可，便恁奔名競利去。九衢塵裏，衣冠冒炎暑。回首江鄉，月觀風亭，水邊石上，幸有散髮披襟處。

校記

吴本、毛校本調無「近」字。　「旋落」，毛本「旋」作「漸」，吴本同毛本，從繆校引宋本，曹校引顧、陳本與宋本同。　「奔名競利」，曹校引顧本作「奔利名」，陳本作「奔名利」，從宋本、朱本。

箋註

〔火雲〕夏日之雲。白居易《別行簡》：「豈是遠行時，火雲燒棧熱。」李商隱《送崔珏往西州》：「一條雪浪吼巫峽，千里火雲燒益州。」　〔艤棹〕見前《彩雲歸・蘅皋向晚艤輕航》闋註。　〔畏景〕夏日之景。　〔九衢〕見前《看花回・玉城金階舞舜干》闋同條註。　〔衣冠〕指搢紳者，身分高貴的人。　〔月觀風亭〕風月下的樓觀亭臺。　〔散髮披

襟」亂髮袒胸，指挂冠隱居者。《南史》卷四七《虞玩之傳》：「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宋玉《風賦》：「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集評

清・黃氏《蓼園詞評》：「柳耆卿《淮楚曠望極》。趨炎附熱、勢利薰灼、狗苟蠅營之輩，可以『九衢塵裏，衣冠冒炎暑』二語盡之。耆卿好爲詞曲，未第時，已傳播四方，西夏歸朝官且曰：『凡有井水處，卽能歌柳詞。』其重於時如此。嘗有《鶴冲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時人語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是耆卿雖才士，想亦不喜奔競者，故所言若此。此詞實令觸熱者讀之，如冷水澆背矣。意不過爲『衣冠冒寒暑』五字下針砭，而凌空結撰，成一篇奇文。先從舟行苦熱，深夜舟人之語，布一奇景。忽用『此際』二字，直接點人衣冠炎暑，令人不測。以後又用『江鄉』側繳，只一『幸』字縮住。語氣含蓄，筆勢奇矯絶倫。」

樂章集卷下

中呂調

安公子

長川波瀲灩。楚鄉淮岸迢遞，一霎煙汀雨過，芳草青如染。驅驅攜書劍。當此好天好景，自覺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厭。　望處曠野沈沈，暮雲黯黯。行侵夜色，又是急槳投村店。認去程將近，舟子相呼，遙指漁燈一點。

校記

繆校引天籟本分三段，以「芳草如染」爲首段結，從宋本。　「驅驅」，毛校本、宋本作「區區」，從焦本、朱本。

箋註

「瀲灩」見前《佳人醉・暮景蕭蕭雨霽》闋同條註。　「行役」行旅。《周禮・旅師》：「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疏：「行役者，謂巡守及興役云。」後世謂行旅之事爲行役。

菊花新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圖暖。須臾放了殘鍼線。脱羅裳、恣情無限。留取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

校記

「留取」，焦本、吴本「取」作「着」，從繆校引宋本。「看伊」，宋本、毛校本「伊」字脱，從朱校引焦本。

箋註

「看伊」伊看之倒。伊，你，君。

集評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一：「柳永淫詞莫逾於《菊花新》一闋，見升庵《詞林萬選》。詞云：『欲掩香幃論繾綣……』」

過澗歇近

酒醒。夢纔覺，小閣香炭成煤，洞戶銀蟾移影。人寂靜。夜永清寒，翠瓦霜凝。疏簾風動，漏聲隱隱，飄來轉愁聽。怎向心緒，近日厭厭長似病。鳳樓咫尺，佳期杳無定。展轉無眠，粲枕冰冷。香虯煙斷，是誰與把重衾整。

校記

吴本無此闋。「冰冷」，毛校本「冷」作「整」，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香炭成煤〕燻爐中的香與暖爐中的炭已燒盡變成了煙塵。煤，煙塵凝結物。〔銀蟾〕見前《兩同心·竚立東風》闋「蟾彩」註。〔怎向〕《詩詞曲語辭匯釋》：「向，語助詞，專用於『怎奈』、『如何』一類之詞，加强其語氣而爲其語尾。」〔鳳樓〕謂佳人所住之樓，不同於屋上簷飾之鳳樓。〔粲枕〕鮮豔粲爛之枕。《詩經·唐風·葛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香虯〕虯形之燻爐。虯，有角之龍。

輪臺子

霧斂澄江，煙消藍光碧。彤霞襯遥天，掩映斷續，半空殘月。孤村望處人寂寞，聞釣叟、甚處一聲羌笛。九疑山畔纔雨過，斑竹作、血痕添色。感行客。翻思故國，恨因循阻隔。路久沈消息。　正老松枯柏情如織。聞野猿啼，愁聽得。見釣舟初出、芙蓉渡頭，鴛鴦灘側。干名利禄終無益。念歲歲間阻，迢迢紫陌。翠蛾嬌豔，從别後經今，花開柳拆傷魂魄。利名牽役。又爭忍、把光景拋擲。

校記

毛本、吴本無此闋，繆校引宋本補。　「煙消」，繆校引宋本「消」作「錯」，從毛校本。　「藍光」，按「藍」疑「嵐」之訛。　「殘月」，徐誠齋《詞律拾遺》「月」作「壁」，按「壁」疑從「璧」而誤。　「故國」、「別後」、「魂魄」、「利名」、「爭忍」，《詞律拾遺》「國」作「鄉」，「別」下無「後」字，「魄」作「處」，「利」上有「怕」字，「爭」作「怎」，並從宋本。

箋註

〔九疑〕即九疑山，在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註云：「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　〔斑竹句〕即湘竹，以上有斑，故名。亦稱湘妃竹。《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舜妻堯二女。」註：「二女，一名娥皇，一名女英。」《博物志》：「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湘竹，盡斑。」　〔路久〕久在路上。　〔老松句〕以老松枯柏枝杈縱横如織，故云。　〔愁聽得〕得，語助詞，無實際含義。　〔干名利祿〕求名，求利，求祿。干，干進。

平調

望漢月

明月明月明月。爭奈乍圓還缺。恰如年少洞房人，暫歡會、依前離別。　小樓凭檻處，正是去年時節。千里清光又依舊，奈夜永、厭厭人絶。

校記

「爭奈」，焦本作「何事」，吴本同焦本，從繆校引宋本。　「暫歡會」，吴本「暫」字脫，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乍圓〕剛圓。　〔奈夜永〕奈，奈何。

歸去來

初過元宵三五。慵困春情緒。燈月闌珊嬉游處。游人盡、厭歡聚。　憑仗如花女。持杯謝、酒朋詩侶。餘酲更不禁香醑。歌筵罷、且歸去。

校記

「歌筵罷」，吴本「罷」作「舞」，從毛校本。

箋註

〔餘酲〕餘醉。酲，酒醉後神志不清。　〔香醑〕香酒。醑，美酒。

燕歸梁

織錦裁篇寫意深。字值千金。一回披玩一愁吟。腸成結、淚盈襟。　幽歡已散前期遠，

無憀賴、是而今。密憑歸雁寄芳音。恐冷落，舊時心。

校記

「裁篇」，宋本、毛校本作「裁編」，從吳本。「玩」，吳本作「翫」。「憀賴」，吳本「憀」作「聊」，毛校本「賴」作「懶」，從焦本。「歸雁」，焦本「雁」作「燕」，吳本同焦本，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織錦〕卽織錦迴文，已見前註。〔字值千金〕《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傳》：「呂不韋乃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八六子

如花貌。當來便約，永結同心偕老。爲妙年、俊格聰明，淩厲多方憐愛，何期養成心性近，元來都不相表。漸作分飛計料。稍覺因情難供，恁殛惱。爭克罷同歡笑。已是斷絃尤續，覆水難收，常向人前誦談，空遣時傳音耗。謾悔懊。此事何時壞了。

校記

毛本、吳本無此闋，從繆校引宋本補。「殛惱」，按朱校，疑「殛」爲「極」之誤。

箋註

[結同心]即同心結。《隋書》卷三六《后妃傳》:「太子(煬帝)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宣華夫人陳氏)。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李賀《蘇小小墓》:「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翦。」 [淩厲]奮迅無前。此處爲明捷利索意。 [爭克罷]怎能罷。 [斷絃尤續]古人以琴瑟和諧喻夫妻和睦,故謂喪妻曰斷絃。此處指情斷。 [覆水難收]《類林》:「太公望,少壻馬氏,老而見去。及封齊,東就國,道遇婦,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收之,惟少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難收。』」 [漫悔懊]空懊惱。《詩詞曲語辭匯釋》:「漫,本爲漫不經心之漫,爲聊且義或胡亂意;轉變而爲徒義或空義。字亦作謾,又作慢。」

長壽樂

尤紅殢翠。近日來、陡把狂心牽繫。羅綺叢中,笙歌宴上,有箇人人可意。解嚴妝巧笑,取次言談成嬌媚。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仍攜手,眷戀香衾繡被。 情漸美。算好把、夕雨朝雲相繼。便是仙禁春深,御鑪香裊,臨軒親試。對天顏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時、等着回來賀喜。好生地。賸與我兒利市。

校記

「陡把」，宋本「陡」作「徙」，從焦本。　「取次言談」，繆校引宋本作「言談取次」，吳本作「次姿别」，從毛校本。「御鑪」二句，毛校本脱，從朱校引焦本。　「定然」，毛校本「然」字脱，從繆校引宋本。　吳本自「天顔咫尺」至結尾全脱。

箋註

〔可意〕《漢書》卷七十《陳湯傳》：「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註云：「可天子之意。」王建《白紵歌》二首其二：「此時但願可君意，回晝爲宵亦不寐，年年奉君君莫棄。」　〔仙禁〕仙人禁苑。　〔魁甲〕即魁首，榜首，進士第一名。《宋史》卷三四七《章衡傳》：「（章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神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　〔恁時〕那時。　〔好生地〕猶言好好地。《詩詞曲語辭匯釋》：「生，語助辭，用於形容語辭之後，有時可作樣字或然字解。……柳永《長春（壽）樂》詞：『待恁時，等着回來賀喜，好生地膡與我兒利市。』好生爲滿量之辭，猶云十分，此亦習用語。」　〔膡〕音義均同賸，贈送，陪嫁的。　〔利市〕粵俗以錢物贈人曰利市。周密《乾淳歲時記》：「禁中以臘月廿四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呈女童驅儺，……后妃諸閤，又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又，好運爲利市。孫光憲《北夢瑣言》：「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人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宰相。何先蹇而後通。」此處當取第一義。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長壽樂》，應於『密約秦樓盡醉』句分段。」

清・陳鋭《袌碧齋詞話》「柳詞隔句協」條：「隔句協，始於《詩》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悠爲韻。而古風之『思君

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老、道韻之。詞則柳耆卿《傾杯樂》云「……」又云：「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仍攜手眷戀香衾繡被。」度、手亦隔協。方音否讀如釜，宋詞往往以否協處，此即其例。」

仙呂調

望海潮

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校記

「仙呂調」，毛校本「調」作「宫」，曹君直校曰：「此即《詞源》夷則曲，俗名仙呂調也，與上卷《傾杯樂》、《笛家弄》之爲夷則宫俗名仙呂宫者別。」　「江吳」，焦本、吳本「江」作「三」，梅本「吳」作「湖」，從毛校本。　「十萬」，毛校本「萬」作「里」，與下復，從朱校引焦本。　影宋本《鶴林玉露》「十」作「千」。　「清嘉」，曹校引顧、陳本作「清佳」，「羌管」，顧本作「羌笛」，並從宋本、朱本。　「乘醉」，《草堂詩餘》「醉」作「時」，「歸去」，曹校引顧本脫「歸」字，並從毛校本。

箋註

〔東南形勝〕《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兩浙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南斗、須女之分。東南際海，西控震澤，北又濱於海。」「臨安府，大都督府，本杭州，餘杭郡。淳化五年，改寧海軍節度。大觀元年，升爲帥府。舊領兩浙路兵馬鈐轄。」時杭州爲兩浙路治所，轄府二，州十二，當東南衝要焉，故云。〔江吳都會〕時蘇州屬兩浙路，爲吳郡，故云「江吳」。都會，人民及貨物集散之大都邑。《宋史》卷八八《地理志》：「有魚鹽、布帛、秔稻之產。……通蕃互市，珠貝外國之物，頗充於中藏云。」〔錢塘〕本縣名，此從俗謂杭州。本名錢唐，後改錢塘。《錢塘記》：「大海在縣東一里，符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越絕書》：「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暨、錢塘。』」秦置錢塘縣，漢魏隋唐皆置縣，五代時吳越王又建都杭州，故云「自古繁華」。〔煙柳畫橋〕畫橋，古時橋常飾以畫，故云。周密《武林舊事》：「蘇公堤，元祐中東坡守杭日所築，起南迄北，橫截湖面，夾道雜植花柳，中爲六橋九亭。坡詩云：『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煙空。』」並載六橋名稱：第一橋，名映波；第二橋，名鎖瀾；第三橋，通花家山，港名望山；第四橋，通茆家步，港名壓堤；第五橋，名東浦；第六橋，名跨虹。六橋之外，尚有西泠橋、處士橋、涵碧橋、斷橋、小溜水橋、黃山橋、石函橋、行春橋、小行春橋、合澗橋、龍脊橋等，其記斷橋景色云：「萬柳如雲，望碧帶。白樂天詩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帶斜。』」〔參差十萬人家〕參差，謂依山建築之高低不齊。《西湖老人繁勝錄》：「回頭看城內山上，人家層層迭迭，觀宇樓臺參差如花落仙宮。」《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臨安府，……崇事户二十萬三千五百

七十四，口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元豐九城志》：「户。主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

〔堤沙〕西湖有白堤、蘇堤與小新堤。《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畝。」《武林舊事》：「小新堤。淳祐中，趙京尹與籌自北新路第二橋至曲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比蘇堤。或名『趙公堤』。」蘇堤，已見上註。因堤邊多沙路，故云「堤沙」。　〔怒濤卷霜雪〕《武林舊事》：「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最爲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爲郭，江横玉繫腰』者是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艨艟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並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於水面者，如履平地。倏而黄煙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轟震，聲如崩山。……吴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霑溼，以此誇能。而豪民貴宦，爭賞銀彩。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　〔天塹〕《南史》卷七七《孔范傳》：「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范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渡。』」此處謂錢塘江，以其江面寬闊，故下云「無涯」。　〔重湖〕以湖上數堤將西湖分爲裏湖與外湖，故稱。　〔三秋桂子〕三秋，秋季三月也。宋之問《靈隱寺》：「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白居易《憶江南》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　〔十里荷花〕白居易《餘杭形勝》：「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　〔羌管三句〕狀杭人游湖盛況。《武林舊事》記杭人游湖云：「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歡

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張武子詩云：『帖怗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千騎〕此以下寫太守游湖。「千騎」、「高牙」均謂太守。《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高牙〕牙旗高舉。牙旗，將軍之旗。《封氏聞見錄》：「近代通稱府庭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衞。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宋制，大府首車往往兼軍職，或以軍職帥府，故云。〔圖將〕畫出。〔鳳池〕卽鳳凰池，禁中池沼，中書省所在地。《晉書》卷三九《荀勖傳》：「勖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也！』」故唐宋時多以鳳池目宰相。

紀事

宋·楊湜《古今詞話》：「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州，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而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見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脣歌於孫相公之前。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府會，楚楚宛轉歌之，孫卽日迎耆卿預坐。」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有羨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曰：『誰把杭州曲子謳，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豔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游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集評

王留運《湘綺樓評詞》：「（《望海潮·東南形勝》）此則宜於紅氍上扮演，非文人聲口。此時鳳池可望江潮。」

附考

此詞紀事最早出於南北宋之交人楊湜之《古今詞話》，其後則轉相傳録，愈演愈奇，尤其是羅大經《鶴林玉露》增出金主亮聞此詞遂起投鞭南下之志後，今之學人亦有信之者。至如詞學大師唐圭璋卽云：「《古今詞話》所記，出於市井傳聞，或不可信，但《鶴林玉露》記此事竟引起金主南侵，恐不是無因的。」並由此斷定「柳永就在孫何死的一年作《望海潮》詞送他，至少也應是冠年了。由此可證，柳永約生於宋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比張先大三歲，比晏殊大四歲。」（《柳永事迹新證》）殊不知此詞紀事可疑者頗多。

《宋史》卷三〇六《孫何傳》載：「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輩號爲『孫丁』。王禹偁尤推重之。」「淳化三年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遷祕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咸平二年，舉入閤故事，何次當待制。」「俄權户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未幾，徙兩浙轉運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還，判太常禮院。俄與晁迥、陳堯咨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是年（景德元年）冬卒，年四十四。」以此，知孫何生於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卒於景德元年（一〇〇四），淳化三年進士，官至知制誥。

孫何既未入相，楊説其誣者一。孫與丁謂齊名，又爲王禹偁所推重，當與柳永之父柳宜爲同輩，且淳化三年進士，比柳宜晚登進士七年（柳宜爲宋太宗雍熙二年梁灝榜進士）。若依唐圭璋推斷柳永生於雍熙四年（九八七），則二人生齡與

履歷可排比如下：宋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孫廿七歲，柳始生；淳化三年（九九二）孫三十二歲中進士解褐入仕，柳六歲；咸平二年（九九九）孫三十九歲出爲京東轉運副使，柳十三歲。其後孫徙兩浙轉運使，直至景德元年入京判太常禮院，是年卽卒。通常以爲柳永青少年時期流寓京師，那麽二人「爲布衣交」只能在京了，然而一位三十二歲至三十九歲的孫何，能與另一位六歲至十三歲的幼童「爲布衣交」麽？楊說其誣者二。既不能「爲布衣交」，幾年之後才十多歲的柳永如何能貿然去通過名妓楚楚謁見「門禁甚嚴」的孫何呢？楊說其誣者三。查孫何並無武職仕履，柳永何能言「千騎擁高牙」？楊說其誣者四。

唐圭璋斷爲景德元年寫此詞贈孫何，尤與事實不符。孫何何年赴兩浙轉運使任，雖查無明文，然離任返京之時却是載之確鑿的。本傳謂其「未幾，徙兩浙轉運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還，判太常禮院。」何月「代還」？《宋史·真宗紀》載：景德元年五月「丁巳，詔：諸路轉運使代還日，在任與除利害，升黜能否，凡所經畫事悉條上以聞。」《續資治通鑑長編》亦載：景德元年六月「丁巳，令諸路轉運使代還日，條上在任興利除害升黜能否凡所經畫事。」兩籍均言「丁巳」，但一云「五月」，一云「六月」，未知孰是，且勿論。詞云「怒濤卷霜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顯係八月景事。何以孫何五月（或六月）已離任返京，柳永却在八月到杭州去獻詞給他呢？豈非白日說夢！

或有學人爲證成此詞非獻孫何，謂「孫何在真宗初年任兩浙轉運使，卒於景德元年（一〇〇四），柳永約生於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孫何知杭時，柳永僅十歲左右，至於柳永流寓杭州，已是仁宗景祐之後，距孫何死已三十餘年矣。」此說看似有理，實則難以服人。且不說孫何離兩浙轉運使任在景德元年五六月，即是初任也不在「真宗初年」。真宗於至

道三年（九九七）三月卽位，翌年改元咸平。孫何於咸平二年始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徙兩浙轉運使起碼也在咸平三年以後了，何能言「真宗初年」？

綜上所述，此詞不贈孫何明矣。至如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言，顯係轉鈔楊湜語，惟删去「孫相」、「爲布衣交」云云，無須多辯。然觀此詞，確係爲投獻杭州太守者，而這位太守，曾有武職仕履，否則柳永不會説他「千騎擁高牙」。愚以爲這位有武職仕履的太守不是別人，乃是孫沔。

孫沔生於宋太宗至道二年（九九六），時柳永十歲，真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進士，時柳永三十三歲，孫二十四歲，有可能成爲布衣交。且孫沔其人能於吏而敗於德，史有明文。《宋史》本傳謂其「跌蕩自放，不守士節」，「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詔按其迹，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游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奸。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爲恨。會旻貿紗有隱而不税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税者幾萬端，配隸旻他州。……杭州人金氏女，沔白晝使吏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沔見西湖上，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與俱飲食卧起。」」「沔居官以才力聞，彊直少所憚，然喜宴游女色，故中間坐廢。」既喜女色，故柳借楚楚以進詞之説或可憑信。且《早梅芳·海霞紅》関爲投獻孫何無疑，則此詞同一命意，當亦同時作而贈孫沔者，卽寫於皇祐五年（一〇五三年）。餘參觀《早梅芳·海霞紅》闋考。

如魚水

輕靄浮空，亂峰倒影，瀲灩十里銀塘。繞岸垂楊。紅樓朱閣相望。芰荷香。雙雙戲、鸂鶒鴛鴦。乍雨過、蘭芷汀洲，望中依約似瀟湘。風淡淡，水茫茫。動一片晴光。畫舫相將。盈盈紅粉清商。紫薇郎。修禊飲、且樂仙鄉。更歸去、徧歷鑾坡鳳沼，此景也難忘。

校記

「鸂」，吳本作「溪」，從宋本。

箋註

「瀲灩」見前《佳人醉・暮景蕭蕭雲霽》闋同條註。　「芰荷」芰，菱。四角曰芰，兩角曰菱。屈原《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鸂鶒」鳥名，似鴛鴦稍大，羽五彩而多紫色，故又名紫鴛鴦。頭有纓，尾羽上聳如船柁。

「瀟湘」瀟水與湘水的合稱，此處指瀟湘合流之處即湖南零陵一帶。　「相將」《詩詞曲語辭匯釋》：「相將，猶云相與或相共也。」　「清商」即《清商三調》，樂曲名。本出于漢之《相和歌》，晉荀勖採舊詞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舊唐書》卷二九《樂志》：「清商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以來，日益淪缺。」　「紫薇郎」本作紫微郎，即中書郎，全稱爲中書侍郎，位在中

書令下，唐宋皆然。《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中書省。開元元年改爲紫微省，五年復舊。」白居易《紫薇花》：「獨坐黄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禊飮〕見前《笛家弄・花發西園》同條註。　〔鑾坡鳳沼〕指翰林院與中書省。鑾坡，卽金鑾坡。李肇《國史補》：「又嘗召對於玉堂，移院於金鑾殿。」《資治通鑑》卷二三六：「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於金鑾殿」註：「程大昌《雍録》曰：『金鑾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陁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鑾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鑾坡。』又曰：『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坡隴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卽之以造東學士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鳳池，卽鳳凰池，見前《望海潮・東南形勝》闋「鳳池」註。

附考

此詞贈主當爲既有翰林仕履又曾任中書侍郎者。按宋初至神宗元豐新官制行前，門下侍中、中書令與尚書令三省長官以其秩高罕除，多爲官顯功大者卒後贈官。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與尚書左右僕射爲三省副貳之官，亦不輕除，除則入相或入相後除之。可參閲《宋史》卷一一四《職官志》。查《宋大臣年表》，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前，入相而除中書侍郎者僅魏仁浦、沈義倫（後避太宗諱改爲沈倫）、盧多遜、吕蒙正、李沆、王曾、吕夷簡七人。其中前三人卒時柳永尚未生，李沆卒時柳僅十七歲，且於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加中書侍郎後無外任仕履，吕蒙正卒時柳永雖二十餘歲，但蒙正出判河南府兼西京（洛陽）留守在至道元年（九九八）至四年（一〇〇一），時柳永爲十一至十四歲之幼童，其後卽於景德二年（一〇〇五）請表歸洛，再無外任仕履，唯王曾（九七八——一〇三八）與吕夷簡（九七八——一〇四四）與柳永年齒相若耳。

查《宋史》卷三一〇《王曾傳》、《宋大臣年表》、《北宋經撫年表》，知王曾於景德元年（一〇〇四）遷翰林學士，乾興元年（一〇二二）七月入相拜中書侍郎，天聖七年（一〇二九）六月出判青州，後知天雄軍（領大名府），改天平軍（領鄆、齊二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二年（一〇三五）復入相，四年（一〇三七）四月出判鄆州，翌年十一月卽卒。其任中書侍郎後外仕均在北方，與詞中寫南方景事不侔。吕夷簡則不同。

《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簡傳》、《宋大臣年表》、《北宋經撫年表》、《續資治通鑑長編》四籍相參，知夷簡於真宗朝入翰林知制誥，仁宗天聖七年（一〇二九）入相，明道元年（一〇三二）加中書侍郎，二年四月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出知陳州，同年八月復入相，景祐四年（一〇三七）四月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出判許州，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十二月改天雄軍節度使（領大名府），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復入相至慶曆三年（一〇四三）九月致仕，翌年卽卒。其判陳州在明道二年四月至八月，與詞中「修禊飲」句不侔。古時以三月三日爲禊辰，故知此詞寫於寶元元年（一〇三八）三月。

寫於何地？《北宋經撫年表》載：「鎮安軍節度使、管内觀察使、陳州刺史，領陳、潁二州。」「京西北路安撫使、兵馬巡檢、知許州河南府，領河南、潁昌（本許州）、淮寧（本陳州）、順昌（舊潁州）四府，鄭、滑、孟、蔡、汝五州，信陽一軍。」其治所雖在洛陽，但洛陽與詞中「十里銀塘」景事不侔。九府州之中，唯潁州（今安徽阜陽）有西湖，長三里，廣十里，又有潁、汝二水於境内會入淮河，頗與瀟、湘二水會於零陵相似。準此，知此詞爲柳永於寶元元年三月寫於潁州。其時吕夷簡或按部潁州，又因與王曾冣訟於帝前而俱罷相判許州，詞中謂「且樂仙鄉。更歸去、徧歷鑾坡鳳沼，此景也難忘。」乃諛、慰兼焉。

又

帝里疏散，數載酒縈花繫，九陌狂游。良景對珍筵惱，佳人自有風流。勸瓊甌。絳脣啓、歌發清幽。被舉措、藝足才高，在處別得豔姬留。　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挂心頭。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莫閒愁。共緑蟻、紅粉相尤。向繡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

校記

毛本、吴本無此闋，從繆校引宋本補。　宋本「緑蟻」作「緑醆」。

箋註

〔瓊甌〕玉杯。　〔時會〕時運。　班彪《北征賦》：「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緑蟻〕美酒名。　參觀前《拋球樂·曉來天氣濃淡》闋同條註。

玉蝴蝶

望處雨收雲斷，憑闌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蕭疏，堪動宋玉悲涼。水風輕、蘋花漸老，月露冷、梧葉飄黃。遣情傷。故人何在，煙水茫茫。　難忘。文期酒會，幾辜風月，屢變星

霜。海闊山遥，未知何處是瀟湘。念雙燕、難憑遠信，指暮天、空識歸航。黯相望。斷鴻聲裏，立盡斜陽。

校記

「雨收雲斷」，曹校引顧、陳本作「雲收雨斷」。　「難忘」，宋本、毛校本屬上結。下四闋同，竝從朱校引焦本。　「幾辜」，毛校本「辜」作「孤」，從吳本。　「山遥」，曹校引朱本作「天遥」。　「航」，吳本作「艎」，從宋本、朱本。

箋註

〔宋玉悲涼〕見前《戚氏·晚秋天》闋「宋玉兩句」註。　〔蘋花〕一種大的浮萍，夏秋間開白小花，亦稱白蘋。　〔文期〕友人相約在一定的日期作文賦詩。《梁書》卷四一《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辜〕辜負。李陵《答蘇武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今通作辜負。　〔屢變星霜〕過了幾年。星，指歲星，亦名木星、太歲。木星約十二年繞日一週，故古人以其經行之方位紀年，星變方位則歲移。

〔瀟湘〕見前《如魚水·輕靄浮空》闋同條註。　〔雙燕兩句〕《開元天寶遺事》：「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燕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壻離不歸數歲，蔑（杳）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壻。』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

之，燕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於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書。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空識歸航］謝朓《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劉采春《望夫歌》：「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方言》卷九：「自關而東，舟或謂之航。」［立盡斜陽］呂巖《梧桐影》：「落日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

集評

蔡嵩雲《柯亭詞論》：「柳詞勝處，在氣骨，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真、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玉蝴蝶·望處雨收雲斷》……諸闋，寫羈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又

漸覺芳郊明媚，夜來膏雨，一灑塵埃。滿目淺桃深杏，露染風裁。銀塘靜、魚鱗簟展，煙岫翠、龜甲屏開。殷晴雷。雲中鼓吹，游徧蓬萊。　徘徊。隼旟前後，三千珠履，十二金釵。雅俗熙熙，下車成宴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罍。且追陪。鳳池歸去，那更重來。

校記

毛本、吳本有題曰「春遊」。　宋本以「徘徊」屬上結。　「芳郊」，曹校引黃、梅、顧本「芳」作「東」，從朱本。　「灑塵埃」，曹校引顧本「灑」作「洗」，從朱本。

箋註

[膏雨]如膏之雨，卽甘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魚鱗簟展]波紋如魚鱗席般展開。魚鱗簟，魚鱗席。與下文之「龜甲屏」相對。　[龜甲屏]《洞冥記》：「武帝起明臺，臺上設金牀象玉爲龜甲屏風。」李賀《蝴蝶飛》：「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　[殷晴雷]晴天一聲雷響。殷，雷聲，讀如隱，四聲。《詩經·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陽。」高適《和賀蘭判官望北海作》：「遠色帶孤嶼，虛聲涵殷雷。」杜牧《懷鍾陵舊游》四首其二：「滕閣中春綺席開，柘枝蠻鼓殷晴雷。」　[隼旟]畫着隼的旗。隼，翅窄而尖，嘴短而寬，上嘴彎曲並有齒狀突起，飛速而善於襲擊其他鳥類，爲猛禽，亦名鶻。旟，《爾雅》：「錯革鳥曰旟。」此謂合剥鳥皮毛置之竿頭。《周禮》：「鳥隼爲旟。」行軍所建之旗，以進士卒也。　[三千珠履]見前《玉樓春·皇都今夕知何夕》闋「珠履三千」註。

[十二金釵]《拾遺記》：「石季倫愛婢名翔鳳，魏末於胡中得之，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別其容貌，特以恣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崇嘗擇美容姿十人，裝飾不相分別，使翔鳳刻玉爲例龍之佩，鎣金爲鳳冠之釵，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南史》卷四六《周盤龍傳》：「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詩家以金釵稱美女者蓋本此。「十二」，言其多。　[下車成宴]《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後世因稱官吏初到任曰下車。《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李白《上韓荆州書》：「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　[春臺]老子《道德經·異俗》：「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東山妓女]東山，在

今浙江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曾爲謝安所居，並攜妓游宴於此。《晉書》卷七九《謝安傳》：「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宴，必以妓女從。」「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北海尊罍〕見前《永遇樂・天閣英游》闋「融尊」註。罍，酒尊，以其上常刻劃作雲雷形，故名。蕭穎士《山莊月夜作》：「未奏東山妓，先傾北海尊。」　〔鳳池〕見前《望海潮・東南形勝》闋同條註。

又

是處小街斜巷，爛游花館，連醉瑤卮。選得芳容端麗，冠絶吴姬。絳脣輕、笑歌盡雅，蓮步穩、舉措皆奇。出屏幃。倚風情態，約素腰肢。　當時。綺羅叢裏，知名雖久，識面何遲。見了千花萬柳，比並不如伊。未同歡、寸心暗許，欲話別、纖手重攜。結前期。美人才子，合是相知。

校記

〔舉措〕，梅本「措」作「止」，從毛校本、吴本。

箋註

〔花館〕即煙花館，妓院。　〔吴姬〕吴地之美女。薛能《吴姬十首》其二：「龍麝薰多骨亦香，因經寒食好風光。何人畫得天生態，枕破施朱隔宿粧。」　〔蓮步〕見前《柳腰輕・英英妙舞腰肢軟》闋同條註。

又

誤入平康小巷，畫檐深處，珠箔微褰。羅綺叢中，偶認舊識嬋娟。翠眉開、嬌橫遠岫，緑鬢嚲、濃染春煙。憶情牽。粉牆曾恁，窺宋三年。　遷延。珊瑚筵上，親持犀管，旋疊香牋。要索新詞，殢人含笑立尊前。按新聲、珠喉漸穩，想舊意、波臉增妍。苦留連。鳳衾鴛枕，忍負良天。

校記

「珠箔」，朱本「珠」作「朱」，《全宋詞》作「珠」，並註云：「『珠』，原作『朱』，據毛校《樂章集》改。」

箋註

〔平康〕見前《鳳歸雲·戀帝里》闋同條註。　〔嬋娟〕見前《戚氏·晚秋天》闋同條註。　〔窺宋三年〕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子。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矣，臣未之許也。」　〔犀管〕筆。　〔珠喉〕白居易《寄明州于駙馬使君三絕句》其三：「何郎小妓歌喉好，嚴老呼爲一串珠。」又，《琵琶行》：「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波臉〕白居易《吴宫辭》：「半露胸如雪，斜迴臉似波。」又，《吴宫辭》：「淡紅花帔淺檀蛾，睡臉初開似剪波。」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對酒不敢起，逢君還眼明。雲罍看人捧，波臉任他橫。」

又

淡蕩素商行暮，遠空雨歇，平野煙收。滿目江山，堪助楚客冥搜。素光動、雲濤張晚，紫翠冷、霜巘橫秋。景清幽。渚蘭香榭，汀樹紅愁。　良儔。西風吹帽，東籬攜酒，共結歡游。淺酌低吟，坐中俱是飲家流。對殘暉、登臨休歎，賞令節、酩酊方酬。且相留。眼前尤物，琖裏忘憂。

校記

《全宋詞》有題曰「重陽」，並註云：「題據毛校《樂章集》補。」　「琖裏」，吳本作「舉盞」，從繆校引梅本。

箋註

[素商]梁元帝《纂要》：「秋曰素商，亦曰素秋。」商，五音之一，於四時爲秋，故稱秋爲商、素商、商秋。　[西風吹帽]見前《應天長・殘蟬漸絶》闋「落帽風流」註。　[東籬攜酒]見前《受恩深・雅致裝庭宇》闋「陶令三句」註。

[酩酊]大醉。《晉書》卷四三《山簡傳》：「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芋無所知。』」茗芋，今通作酩酊。

滿江紅

暮雨初收，長川靜、征帆夜落。臨島嶼、蓼煙疏淡，葦風蕭索。幾許漁人飛短艇，盡載燈火歸村落。遣行客、當此念回程，傷飄泊。　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繞嚴陵灘畔，鷺飛魚躍。游宦區區成底事，平生況有雲泉約。歸去來、一曲仲宣吟，從軍樂。

校記

吴本有題曰「桐川」，「盡載」作「盡將」，「仲宣吟」作「仲宣樓」，並從繆校引宋本。　曹校引黄本「長川」作「長江」，「飛短艇」作「横短艇」，「村落」作「村郭」，「當此」作「到此」，從宋本、朱本。

箋註

［桐江］在浙江桐廬縣境。　［嚴陵灘］，即嚴陵瀨，在浙江桐廬縣境。《水經注》：「自桐廬至于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石室，嚴子陵所居也，山及瀨皆以此名。」《後漢書》卷十三《嚴光傳》：「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歸去來兩句］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王粲，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其《登樓賦》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何曾足以少留。」「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其《從軍詩》五首其一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以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三國志》卷二一《王粲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

一。」按：王粲不得志而作《登樓賦》，抒其歸土懷鄉之情。後爲曹操所重，晚年從軍。柳永用仲宣典，蓋亦希冀得明主一售耳。

紀事

宋釋文瑩《湘山野録》卷中：「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吴俗歳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繞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絶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争似釣臺高。』」

附考

唐圭璋《詞學論叢・柳永事迹新證》云：「可見范仲淹謫睦州時，已有柳永的《滿江紅》詞流傳民間。又據范仲淹年譜，范仲淹於景祐元年四月被貶謫到睦州，正是柳永登第後，爲睦州推官之時，《澠水燕談録》所記柳永景祐末登第之説，顯然不可憑信。只惜《嚴州圖經》、《嚴州府志》、《桐廬縣志》都不載柳永睦州事迹，以致除他曾在睦州爲人民作過這首《滿江紅》的祀神詞以外，其他就一無所知了。」（見該書第六〇三頁）然據羅忼烈考證，嚴陵祠爲范仲淹謫睦州時所手建，有范《桐廬郡嚴子陵先生祠堂記》爲證。柳永爲睦州推官在范離睦州任後。范詩乃晚年知鄧州時題鄧州嚴陵河邊的嚴子陵釣魚臺之作，見明潘庭楠《鄧州志》。足證《湘山野録》所記之誣，不足爲憑。參閲羅著《話柳永》。

又

訪雨尋雲，無非是、奇容豔色。就中有、天真妖麗，自然標格。惡發姿顏歡喜面，細追想處皆堪惜。自別後、幽怨與閒愁，成堆積。　鱗鴻阻，無信息。夢魂斷，難尋覓。儘思量，休又怎生休得。誰恁多情憑向道，縱來相見且相憶。便不成、常遣似如今，輕拋擲。

校記

吳本「夢魂」作「魂夢」，「縱來」作「總來」，並從宋本。

箋註

〔標格〕風范，猶言風標、風度。唐·李綽《尚書故實》：「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常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惡發〕宋人俗謂發怒曰惡發。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鱗鴻阻〕音信阻。古時有魚雁傳書之說，故云。參觀前《雪香梅·景蕭索》「盡分付」句註與《傾杯·離宴殷勤》闋「鱗羽」註。

〔向道〕愛道，愛說。《詩詞曲語辭滙釋》：「向，猶愛也。」

又

萬恨千愁，將少年、衷腸牽繫。殘夢斷、酒醒孤館，夜長無味。可惜許枕前多少意，到如今兩總無終始。獨自箇、贏得不成眠，成憔悴。添傷感，將何計。空只恁，厭厭地。無人處思量，幾度垂淚。不會得都來些子事，甚恁底抵死難拚棄。待到頭、終久問伊着，如何是。

校記

「無味」，焦本、吴本「無」作「滋」；「可惜許」、「兩總」，曹校引梅本無「許」字、「兩」字；「不會得」，梅本無「不」字；「將何計」，吴本缺「將」字；並從朱本。「甚恁底抵」毛校本、朱本無「抵」字，從吴本補。「問伊着」，宋本「着」作「看」，從吴本。「如何」，吴本作「何如」，從宋本。

箋註

「都來」《詩詞曲語辭匯釋》：「都來，猶云統統也；不過也；算來也。」此處取算來意。「些子」少，不多。亦作些子兒、些些。《漢山詩話》：「太祖幸後池，對新月，召盧多遜賦詩。請韻，曰『些子兒』。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又

匹馬驅驅，搖征轡、溪邊谷畔。望斜日西照，漸沈山半。兩兩棲禽歸去急，對人相並聲相

喚。似笑我、獨自向長途，離魂亂。中心事，多傷感。人是宿，前村館。想鴛衾今夜，共他誰暖。惟有枕前相思淚，背燈彈了依前滿。怎忘得、香閣共伊時，嫌更短。

校記

毛本、吳本無此闋，從繆校引宋本補。

箋註

〔人是宿〕人雖宿。《詩詞曲語辭匯釋》：「是，猶雖也。柳永《滿江紅》詞：『中心事，多傷感。人是宿，前村館。想鴛衾今夜，共他誰暖。』言人雖獨宿孤館，而心中猶想念鴛衾也。」

洞仙歌

乘興，閒泛蘭舟，渺渺煙波東去。淑氣散幽香，滿蕙蘭汀渚。綠蕪平畹，和風輕暖，曲岸垂楊，隱隱隔、桃花圃。芳樹外，閃閃酒旗遙舉。　羈旅。漸入三吳風景，水村漁市。閒思更遠神京，抛擲幽會小歡何處。不堪獨倚危檣，凝情西望日邊，繁華地、歸程阻。空自歎當時，言約無據。傷心最苦。竚立對、碧雲將暮。關河遠，怎奈向、此時情緒。

校記

「汀渚」、「桃花圃」、「漁市」、「更遠」，焦本「汀」作「江」，「圃」作「塢」，「市」作「浦」，「遠」作「繞」，並從繆校引宋本。吳

本「羈旅」屬上結，「危檣」作「危樓」，「關河」作「關山」，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淑氣〕温和之氣。李世民《春日玄武門宴羣臣》：「韶光開令序，淑氣動芳年。」〔滿蕙蘭汀渚〕即蕙蘭滿汀渚。

〔三吴〕見前《雙聲子·晚天蕭索》同條註。〔關河〕見前《曲玉管·隴首雲飛》闋同條註。〔怎奈向〕向，助詞。《詩詞曲語辭匯釋》：「向，語助詞，專用於『怎奈』、『如何』一類之語，加强其語氣而爲其語尾。」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洞仙歌》又一體，應於『酒旗遥擧』句分段。」

引駕行

紅塵紫陌，斜陽暮草長安道，是離人、斷腸處，迢迢匹馬西征。新晴。韶光明媚，輕煙淡薄和風暖，望花村、路隱映，摇鞭時過長亭。愁生。傷鳳城仙子，别來千里重行行。又記得臨歧，淚眼溼、蓮臉盈盈。消凝。花朝月夕，最苦冷落銀屏。想媚容、耿耿無眠，屈指已算回程。相縈。空萬般思憶，争如歸去覩傾城。向繡幃、深處並枕，説如此牽情。

校記

繆校調下注明「平韻」並謂「萬氏云：『自起首至「西征」廿三字方起韻，無此格。』或云『人』字韻，不確。『和氣』下更有

譌字，「村」字作叶亦未必然。」朱校謂夏吷盦曰：「集中《引駕行》凡二調。此較中呂宮仄叶者多二十五字，疑起句至「新晴」數語描寫秋景者，别是同一調殘詞，編者誤以冠諸「韶光明媚」之首。其下皆寫春景，爲一完全平叶之《引駕行》，與仄叶者句調無甚參差也。」　吴本「離人」作「誰人」，從宋本。　「和風」，吴本、朱本作「和氣」，從曹校引梅本。　「時過」，曹校引梅本作「時遇」。　吴本「消凝」屬上結，「無眠」作「無限」，並從宋本。

箋註

【鳳城】秦穆公女弄玉吹簫而鳳降其城，因號曰「丹鳳城」，其後謂京城曰鳳城。鳳城仙子，本指弄玉，此處指歌妓。

【蓮臉】薛道衡詩：「自知蓮臉歇，羞看菱鏡明。」李華《詠史十一首》其十一：「泥沾珠綴履，雨溼翠毛簪，雹影開蓮臉，雷聲飛蕙心。」王勃《采蓮賦》：「畏蓮色之如臉，願衣香兮勝荷。」

望遠行

長空降瑞，寒風翦，淅淅瑶花初下。亂飄僧舍，密灑歌樓，迤邐漸迷鴛瓦。好是漁人，披得一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價。　幽雅。乘興最宜訪戴，泛小棹、越溪瀟灑。皓鶴奪鮮，白鷴失素，千里廣鋪寒野。須信幽蘭歌斷，彤雲收盡，别有瑶臺瓊樹。放一輪明月，交光清夜。

校記

毛校本、吴本有題曰「冬雪」，從朱本。　「彤雲」，焦本、吴本「彤」作「同」，從曹校引宋本。　「瑶臺瓊樹」，曹校引朱本作「瓊臺瑶榭」，顧本「榭」作「樹」，從繆校引宋本。　繆校謂：「『亂飄僧舍，密灑歌樓』，萬氏云：二句宜倒。」曹校謂：「鄭谷詩云：『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詞『好是漁人，披得一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全是鄭詩，則『亂飄』二句，恐不必倒轉。」

箋註

〔瑶花〕即瑶華，玉之美者。此處謂雪花。屈原《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居。」張九齡《立春晨起對雪》：「忽對林庭雪，瑶華處處開。」　〔迤邐〕見前《鳳棲梧・蜀錦地衣絲步障》閱同條註。　〔鴛瓦〕即鴛鴦瓦。見前《鬬百花・颯颯霜飄鴛瓦》閱同條註。　〔亂飄至堪畫〕鄭谷《雪中偶題》：「亂飄僧舍茶煙溼，密灑酒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旗亭〕見前《看花回・玉城金階舞舜干》閱同條註。　〔乘興句〕《晉書》卷八十《王徽之傳》：「（徽之）嘗居山陰，雪夜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在剡溪，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答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越溪〕這裏指剡溪，爲戴逵所居之地。　〔皓鶴兩句〕謝惠連《雪賦》：「庭鶴奪鮮，白鷴失素。」　〔幽蘭兩句〕幽蘭，即春蘭。　彤雲，紅雲，亦即夏雲。皆失其時，故云「歌斷」、「收盡」。　〔瑶臺瓊樹〕《雪賦》：「庭列瑶階，林挺瓊樹。」臺、樹爲雪所染，故云。

集評

清・許昂霄《詞綜偶評》：「此詞掩襲太多，『皓鶴』二語出惠連《雪賦》。」

清・黃氏《蓼園詞評》:「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又『長安酒價高』。越溪,剡溪也,戴安道所居。寫雪,通首清雅不俗。第以用前人意思多,總覺少獨得之妙句耳。」

八聲甘州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校記

「淒慘」、「翠減」、「渺邈」、「難收」,焦本「慘」作「緊」,「翠」作「綠」,「邈」作「渺」,「難收」作「悠悠」。「顒望」,吳本作「長望」。「凝愁」,毛本、吳本作「凝眸」。以上並從宋本。曹校引趙本「不忍」作「惆悵」,「倚闌干處,正恁凝愁」作「玉闌斜倚,正爲人愁」,從朱本。

箋註

〔關河〕此處泛指江山。〔紅衰翠減〕形容花木凋零。李商隱《贈荷花》:「此荷此葉常相映,翠減紅衰愁煞人。」

〔苒苒〕通作冉冉,光陰逐漸流逝。〔不忍三句〕宋玉《九辯》:「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王粲《登樓賦》:「雖信美非吾

士兮，曾何足以少留。」　〔顒望〕舉首凝望。枚乘《七發》：「顒顒卬卬。」《文選》註：「波高貌也。」顒，又訓作嚴正、敬重，引申則爲舉首凝望。　〔誤幾回句〕見前《玉蝴蝶·望處雨收雲斷》闋「空識歸航」註。

集評

宋·趙德麟《侯鯖録》：「東坡云：『世言柳耆卿詞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風霜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

明·楊慎《詞品》卷三：「東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詞俗，如「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唐人佳處不過如此。』按其全篇云……。蓋《八聲甘州》也。《草堂詩餘》不選此，而選其如『願奶奶蘭心蕙性』之鄙俗，及『以文會友』、『寡信輕諾』之酸文，不知何見也。」

清·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即《敕勒之歌》也。」

清·田同之《西圃詞説》：「耆卿詞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佳，非是則淫以褻矣。此不可不辨。」

清·鄧廷楨《雙硯齋詞話》：「《八聲甘州》之『漸風霜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乃不減唐人語。……昔東坡讀孟郊詩作詩云：『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吾於屯田詞亦云。」

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詞韶麗處，不在塗脂抹粉也。……誦耆卿『漸風霜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句，自覺神魂欲斷。蓋皆在神不在迹也。」

梁啓超《飲冰室評詞》：「《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飛卿詞『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此詞境頗似之。」

蔡嵩雲《柯亭詞論》：「柳詞勝處，在氣骨，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真、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諸闋，寫羈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陳匪石《聲執》卷上：「句首或句中或句尾限用去上者。……句中之例，如屯田《八聲甘州》之『暮雨』。」又一則：「乾嘉經師有恒言曰：始爲之不易，後來者加詳。由晚近之詞學，上視清初，聲律如是，句法亦如是。萬氏糾明代清初之誤讀，所用方法，審本文之理路語氣，校本調之前後短長，再取他家以資對證，此萬古不易之說也。彼所成就，爲五言一領四與上二下三之別。七言上三下四與上四下三之別。次則九字句上三下六與上五下四之別。再次則爲短韻，已瞭如指掌。然有引其端，未竟其緒者。中二字相連之四字句，《八聲甘州》之『倚闌干處』，注中言及，而不視爲重要。」

臨江仙

夢覺小庭院，冷風淅淅，疏雨瀟瀟。綺窗外，秋聲敗葉狂飄。心搖。奈寒漏永，孤幃悄，淚燭空燒。無端處，是繡衾鴛枕，閒過清宵。　蕭條。牽情繫恨，爭向年少偏饒。覺新來、憔悴舊日風標。魂消。念歡娛事，煙波阻、後約方遙。還經歲，問怎生禁得，如許無聊。

校記

「禁得」，焦本「禁」作「奈」，從毛校本。　吳本「蕭條」屬上結，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淚燭〕李商隱《無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無端〕無緣由。李商隱《錦瑟》：「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風標〕見前《滿江紅·訪雨尋雲》闋「標格」註。 〔怎生〕見前《慢卷紬·閒窗燭暗》同條註。

竹馬子

登孤壘荒涼，危亭曠望，靜臨煙渚。對雌霓掛雨，雄風拂檻，微收煩暑。漸覺一葉驚秋，殘蟬噪晚，素商時序。覽景想前歡，指神京，非霧非煙深處。 向此成追感，新愁易積，故人難聚。憑高盡日凝竚。贏得消魂無語。極目霽靄霏微，暝鴉零亂，蕭索江城暮。南樓畫角，又送殘陽去。

校記

「漸覺」、「暝鴉」、「又送」，焦本「漸覺」作「井梧」，「暝」作「歸」，「送」作「逐」；吳本「暝鴉」作「斷鴉」，並從宋本。

箋註

〔雌霓〕《爾雅註》：「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暗者爲雌，雌曰霓。」《南史》卷二二《王筠傳》：「（沈約）制《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今反）』。」 〔雄風〕宋玉《風賦》：「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 〔一葉驚秋〕《淮南子·說山》：

「見一葉之落而知歲時之將暮。」古時亦有立秋日梧桐始落一葉之説。一葉知秋，本此。　〔素商〕見前《玉蝴蝶·淡蕩素商行暮》闋同條註。　〔非霧非煙〕《史記》卷二七《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註：「卿音慶。霧，音如字，一音蒙，一音亡遘反。《爾雅》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之意也。」唐彥謙《賀李昌時禁苑新命》：「萬户千門迷步武，非煙非霧隔儀形。」

〔畫角〕見前《訴衷情·一聲畫角日西曛》闋同條註。

小鎮西

意中有箇人，芳顏二八。天然俏、自來奸黠。最奇絶。是笑時、媚靨深深，百態千嬌，再三偎着，再三香滑。　久離缺。夜來魂夢裏，尤花殢雪。分明似舊家時節。正歡悦。被鄰雞喚起，一場寂寥，無眠向曉，空有半窗殘月。

校記

「鄰雞」、「寂寥」，焦本「鄰雞」作「雞聲」，「寥」作「寞」，從繆校引宋本。　吴本「久離缺」屬上結。繆校謂：「『久離缺』，萬氏云：應作下段起句。」

箋註

〔尤花殢雪〕指男女歡愉。花狀美人之容，雪狀美人之體膚。尤、殢，戀昵，已見前註。

集評

清・焦循《雕菰樓詞話》：「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偶檢唐、宋人詞，如……柳永《鎮西》用八黠絶屑月。……凡此皆用當時鄉談里語，又何韻之有。」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鎮西》，應於『再三香滑』句分段。」

小鎮西犯

水鄉初禁火，青春未老。芳菲滿、柳汀煙島。波際紅幃飄渺。儘杯盤小。歌祓禊，聲聲諧楚調。路繚繞。野橋新市裏，花穠妓好。引游人、競來喧笑。酩酊誰家年少。任玉山倒。家何處，落日眠芳草。

校記

「喧笑」，焦本、吴本「喧」作「歡」，從宋本。「任玉山」，毛校本、朱本「任」作「信」，從繆校引宋本。吴本「路繚繞」屬上結，「繚」作「遼」，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初禁火」剛剛過了清明。古時有清明禁火（亦稱改火）之制，故云。《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注云：「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琴操》曰：『晉文公與介

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蓋周制四時改火，所謂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舊火而後乃出之。秦漢以來，漸趨簡易，唯春時一改火，世俗誤傳，遂禁水食。　〔祓禊〕見前《笛家弄·花發西園》闋「禊飲」註。　〔楚調〕樂曲之一，本漢房中之曲，其曲有《白頭吟》、《泰山吟》、《梁甫吟》等，見《古今樂録》。　〔酩酊〕見前《玉蝴蝶·淡蕩素商行暮》闋同條註。　〔玉山倒〕見前《鳳棲梧·簾下清歌簾外宴》闋「玉山未倒」註。

迷神引

一葉扁舟輕帆卷。暫泊楚江南岸。孤城暮角，引胡笳怨。水茫茫，平沙雁、旋驚散。煙斂寒林簇，畫屏展。天際遥山小，黛眉淺。　舊賞輕抛，到此成游宦。覺客程勞，年光晚。異鄉風物，忍蕭索、當愁眼。帝城賒，秦樓阻，旅魂亂。芳草連空闊，殘照滿。佳人無消息，斷雲遠。

校記

曹校引徐本「暮角」作「早角」，「胡笳」作「金笳」，從朱本。

箋註

〔胡笳怨〕胡人卷蘆葉而吹者謂之胡笳，其聲哀怨。唐·劉商《胡笳曲序》謂蔡文姬入胡爲王后，魏武帝遣使贖歸漢，

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蘆葉爲吹笳。　［帝城賒］帝城遠。

促拍滿路花

香靨融春雪，翠鬢嚲秋煙。楚腰纖細正笄年。鳳幃夜短，偏愛日高眠。起來貪顛耍，只恁殘却黛眉，不整花鈿。有時攜手閑坐，偎倚緑窗前。温柔情態盡人憐。畫堂春過，悄悄落花天。最是嬌癡處，尤殢檀郎，未敢拆了鞦韆。

校記

吴本「鬢」作「鬟」，「笄年」二字缺並代以□□；並從繆校引宋本。　「最是」，毛本作「長是」，從繆校引宋本。　繆校謂：「宋本『顛俊』作『顛耍』，疑應作『傻』字而轉誤爲『俊』也。」

箋註

［春雪］謂美人白皙的面容。　［楚腰］見前《鬬百花·滿搦宮腰纖細》闋「滿搦宮腰」註。　［笄年］見前《鬬百花·滿搦宮腰纖細》闋「笄年」註。　［花鈿］做成花狀的金屬首飾物。　［檀郎］見前《合歡帶·身材兒早是妖嬈》闋同條註。

六么令

淡煙殘照，搖曳溪光碧。溪邊淺桃深杏，迆邐染春色。昨夜扁舟泊處，枕席當灘磧。波聲漁笛。驚回好夢，夢裏欲歸歸不得。展轉翻成無寐，因此傷行役。思念多媚多嬌，咫尺千山隔。都爲深情密愛，不忍輕離拆。好天良夕。鴛帷寂寞，算得也應暗相憶。

校記

「枕席」，宋本「席」作「底」，吳本作「展」，從曹校引梅本。「寂寞」、「相憶」，焦本「寞」作「靜」，「相」作「思」，吳本同焦本，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迆邐〕見前《鳳棲梧・蜀錦地衣絲步障》闋同條註。

剔銀燈

何事春工用意。繡畫出、萬紅千翠。豔杏夭桃，垂楊芳草，各鬬雨膏煙膩。如斯佳致。早晚是、讀書天氣。漸漸園林明媚。便好安排歡計。論籃買花，盈車載酒，百琲千金邀妓。何妨沈醉。有人伴、日高春睡。

校記

「千翠」，吴本「翠」作「紫」，從繆校引梅本。　「論籃」，毛校本「籃」作「檻」，從朱校引焦本、吴本。

箋註

「春工」春意化物之工。　「夭桃」《詩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百琲」見前《引駕行・虹收殘雨》闋同條註。

紅窗聽

如削肌膚紅玉瑩。舉措有、許多端正。二年三歲同鴛寢，表温柔心性。　別後無非良夜永。如何向、名牽利役，歸期未定。算伊心裏，却冤人薄倖。

校記

毛校本、吴本調作「紅窗睡」，從繆校引宋本。　「舉措」，吴本上有「峰」字，從《詞律》删。　「冤人」，宋本作「冤成」，從焦本、吴本。

箋註

「端正」齊楚，漂亮。　「薄倖」猶言薄情。杜牧《遣懷》：「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臨江仙

鳴珂碎撼都門曉，旌幢擁下天人。馬搖金轡破香塵。壺漿迎路，歡動帝城春。　揚州曾是追游地，酒臺花徑猶存。鳳簫依舊月中聞。荆王魂夢，應認嶺頭雲。

校記

「帝城」，繆校引宋本「帝」作「一」，毛校本「城」作「年」，從焦本、吳本。　「猶存」，吳本「猶」作「仍」，從毛校本。　「魂夢」，梅本作「魂夢斷」，吳本「夢」字缺，從焦本。

箋註

〔鳴珂〕見前《輪臺子·一枕清宵好夢》同條註。　〔天人〕道德、才貌出衆的人。此處謂有德政的大官。　〔壺漿迎路〕《公羊傳》：「昭公走之齊，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未就，敢致糗於從者。』」《孟子·梁惠王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鳳簫〕參觀前《引駕行·紅塵紫陌》闋「鳳城」條註。　〔荆王〕《漢書》卷三五《劉賈傳》：「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按，荆王魂夢，謂英雄之夢，建功立業之夢，非才子佳人之夢。　〔嶺頭雲〕有別於巫山之雲，承上文，故云「應認」。

附考

此亦爲投獻詞，其投獻對象當爲一劉姓而又有知揚仕履者。查《北宋經撫年表》，自宋太宗太平興國至哲宗元祐年間，劉姓之知揚者，唯劉敞一人耳。

《宋史》卷三一九《劉敞傳》：「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求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奉使契丹，……使還，求知揚州。……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北宋經撫年表》載，嘉祐元年知制誥劉敞知揚州，三年，敞改鄆州，知制誥馮京來代。歐陽脩《居士集》卷三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云：「至和二年八月，奉使契丹。……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年表》謂嘉祐元年知揚，三年徙鄆。歐文謂「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兩相參照，劉罷揚州任當在嘉祐三年上半年或春季。按宋制，改官移任不徑往，必赴闕。《宋史》本傳載劉在鄆政績尤著，至州無盜賊，路不拾遺，而詞不略及。故知此詞寫於劉離揚赴闕時也，當在嘉祐三年（一〇五八）春夏間。果否，待詳考。又，唐圭璋斷柳永卒於皇祐五年（一〇五三），似有誤。

鳳歸雲

向深秋，雨餘爽氣肅西郊。陌上夜闌，襟袖起涼飆。天末殘星，流電未滅，閃閃隔林梢。又是曉雞聲斷，陽烏光動，漸分山路迢迢。　驅驅行役，苒苒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

竟成何事，漫相高。拋擲雲泉，狎玩塵土，壯節等閒消。幸有五湖煙浪，一船風月，會須歸去老漁樵。

校記

「天末」，吴本「末」字缺，代以□；「玩」，吴本作「翫」；從繆校引宋本。「雲泉」，繆校引天籟本作「林泉」，從毛本。「歸去」，焦本、吴本無「去」字，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涼飆〕涼風。飆，大風。　〔陽烏〕太陽。左思《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歧，陽烏迴翼乎高標。」《文選》註：「《春秋元命包》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　〔苒苒〕見前《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同條註。　〔蠅頭利祿〕小小利祿。　〔蝸角功名〕《莊子・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爭地而戰，伏尸數萬。」蝸角功名，言其微不足道。　〔雲泉〕參觀《滿江紅・暮雨初收》闋「雲泉約」註。　〔五湖煙浪〕用范蠡攜西施泛游五湖事，參觀前《雙聲子・晚天蕭索》闋「翻輸句」註。

女冠子

淡煙飄薄。鶯花謝、清和院落。樹陰翠、密葉成幄。麥秋霽景，夏雲忽變奇峰、倚寥廓。波暖銀塘，漲新萍綠魚躍；想端憂多暇，陳王是日，嫩苔生閣。　正鑠石天高，流金晝永，

楚榭光風轉蕙，披襟處、波翻翠幕。以文會友，沈李浮瓜忍輕諾。別館清閒，避炎蒸、豈須河朔。但尊前隨分，雅歌豔舞，盡成歡樂。

校記

「成幄」，曹校引陳本作「如幄」。　「端憂」，吳本作「憂端」，從《詞律》及曹校引梅本與顧、陳本。

箋註

［飄薄］薄飄之倒置。　［鶯花］指春景。前已註。　［清和］俗謂四月，參觀前《送征衣·過韶陽》閲同條註。

［麥秋］四月。麥以四月始熟，故陰曆四月於麥爲秋也。《禮記·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夏雲句］顧愷之詩：「夏雲多奇峰。」李益《乞寬禪師瘦山罍呈宣供奉》：「石色凝秋蘚，峰形若夏雲。」

［新萍魚躍］王融《曲水詩序》：「新萍泛沚，華桐發岫。」許渾《陪王尚書泛舟蓮池》：「水暖魚頻躍，煙秋雁早鳴。」吳融《閑居有作》：「愛弄緑苔魚自躍，慣偷紅果鳥無聲。」　［端憂三句］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緑苔生閣，芳塵凝榭。」《文選》註云：「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言無復娛游，故緑苔生而芳塵凝也。」　［鑠石流金］《淮南子》：「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冰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莊子·逍遙游》：「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熱。」屈原《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意爲天熱得可以將金石鎔化。　［光風轉蕙］《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王逸註云：「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也。氾，猶汎，搖動貌也。」

崇，充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沈李浮瓜〕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河朔〕謂黃河以北之地。《三國志》卷六《袁紹傳》：「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隨分〕隨我本分，當爲卽爲，亦有得過且過之意。李端《長門怨》：「隨分獨眠秋殿裏，遥聽笑語自天來。」羅隱《重九日廣陵道中》：「佳節縱饒隨分過，流年無奈得人憎。」

玉山枕

驟雨新霽。蕩原野、清如洗。斷霞散彩，殘陽倒影，天外雲峰，數朵相倚。露荷煙芰滿池塘，見次第、幾番紅翠。當是時、河朔飛觴，避炎蒸，想風流堪繼。晚來高樹清風起。動簾幕、生秋氣。畫樓晝寂，蘭臺夜靜，舞豔歌姝，漸任羅綺。訟閑時泰足風情，便爭奈、雅歡都廢。省教成、幾闋清歌，盡新聲，好尊前重理。

校記

「露荷」，吳本作「露莎」，從繆校引宋本。「清歌」，宋本、吳本均作「新歌」，繆校云：「與下句『盡新聲』複，疑當作『清』。」從之。「雅歡」，吳本、朱本均作「雅歌」，曹校引梅本作「雅歡」，並謂「本集《征部樂》有『雅歡幽會』可證。」案：作「雅歡」，始與下句「清歌」不複。

箋註

〔次第〕《詩詞曲語辭匯釋》:「次第,進展之辭,猶云接着也,轉眼也。」此處作接着解。　〔蘭臺〕地名,在今湖北鍾祥縣境東。　〔訟閒時泰〕訟事閒則時泰。　〔省教成〕曾教成。《詩詞曲語辭匯釋》:「省,猶曾也。」

減字木蘭花

花心柳眼。郎似游絲常惹絆。獨爲誰憐。繡線金針不喜穿。　深房密宴。爭向好天多聚散。綠鎖窗前。幾日春愁廢管絃。

校記

「獨爲」,毛校本作「慵困」,從焦本、吴本。　「宴」,吴本作「讌」。　「春愁」,吴本、梅本缺,從繆校引明鈔本補。

箋註

〔爭向〕見前《臨江仙·夢覺小庭院》同條註。

木蘭花令

有箇人人真堪羡。問著佯羞回却面。你若無意向他人,爲甚夢中頻相見。　不如聞早還却願。免使牽人虛魂亂。風流腸肚不堅牢,祗恐被伊牽惹斷。

校記

吴本調名作「玉樓春」，並註云：「一刻蘇子瞻。」按《續草堂詩餘》卷上《木蘭花》「一箇人風韻真堪羨」闋，標作者名爲蘇軾。《全宋詞》蘇軾卷末該詞存目，註云「柳永作」。「堪羨」、「佯羞」，毛校本、朱本作「攀羨」、「洋洋」，從焦本、吴本。「你若」，焦本作「若言」；「他人」，吴本作「咱行」；「聞早」，焦本、梅本作「及早」；「虚魂」，焦本、吴本作「魂夢」，以上並從毛校本。「牽惹」，毛校本、朱本作「牽引」，從焦本、吴本。「風流腸肚」下，《全宋詞》有註云：「按『肚』原誤作『壯』，據毛校《樂章集》改。」

箋註

[回却面]回過頭。却，語助詞，無實意，用於動詞之後。下文「還却願」之「却」與此同。　[聞早]《詩詞曲語辭匯釋》：「聞，猶趁也，乘也。……聞早，猶趕早或趁早也。」

甘州令

凍雲深，淑氣淺，寒欺緑野。輕雪伴、早梅飄謝。豔陽天，正明媚，却成瀟灑。玉人歌，畫樓酒，對此景、驟增高價。　賣花巷陌，放燈臺榭。好時節、怎生輕捨。賴和風，蕩霽靄，廓清良夜。玉塵鋪，桂華滿，素光裏、更堪游冶。

校記

吴本「此景」作「此早」，「時節」作「時代」，「桂華」作「桂莖」，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淑氣]温和之氣。 [怎生]見前《臨江仙・夢覺小庭院》闋同條註。 [桂華]桂魄之光華。桂魄，即月。

西施

苧羅妖豔世難偕。善媚悦君懷。後庭恃寵，盡使絶嫌猜。正恁朝歡暮宴，情未足，早江上兵來。 捧心調態軍前死，羅綺旋變塵埃。至今想，怨魂無主尚徘徊。夜夜姑蘇城外，當時月，但空照荒臺。

校記

「偕」，吴本缺，《詞譜》作「儕」，曹校引明鈔本作「諧」，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苧羅]《吴越春秋》：「越得苧羅村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吴。」 [捧心調態]形容手捫胸口的病態美。《莊子・天運》：「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

[軍前死]《吴越春秋》謂吴亡，沉西施於江。《越絶書》謂吴亡，西施復歸范蠡，相與游五湖。此采前説，故云「軍前死」。

[荒臺]指姑蘇臺，亦稱胥臺。相傳姑蘇臺乃吴王爲西施所造，故云。

又

柳街燈市好花多。盡讓美瓊娥。萬嬌千媚，的的在層波。取次梳妝，自有天然態，愛淺畫雙蛾。　斷腸最是金閨客，空憐愛、奈伊何。洞房咫尺，無計枉朝珂。有意憐才，每遇行雲處，幸時恁相過。

校記

「幸時恁」，毛校本、宋本「幸」字脫，從朱校引焦本。

箋註

〔柳街〕柳巷花街之簡稱，謂妓女所居。〔瓊娥〕即嫦娥。傳說月中有瓊樓玉宇，故云。薛稷《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月下瓊娥去，星分寶婺行。」〔層波〕《招魂》：「娭光眇視，目曾波些。」曾，同層。目中含有重重波浪，謂目光澄澈空明。〔金閨〕即閨閣。趙嘏《長垂雙玉啼》：「向燈垂玉枕，對月灑金閨。不惜羅衣溼，惟愁歸意迷。」〔無計句〕李商隱《鏡檻》：「梯穩從攀桂，弓調任射莎。豈能拋斷夢，聽鼓事朝珂。」

又

自從回步百花橋。便獨處清宵。鳳衾鴛枕，何事等閑拋。縱有餘香，也似郎恩愛，向日夜潛

消。　恐伊不信芳容改，將憔悴、寫霜綃。更憑錦字，字字說情憀。要識愁腸，但看丁香樹，漸結盡春梢。

校記

毛本、吳本無此闋。梅本存「鳳衾鴛枕」前十六字。從繆校引宋本補。朱本同宋本。

箋註

「百花橋」《續仙傳》：「元和初，元徹、柳實赴浙右省親，遇海風飄至孤島，遇南溟夫人，求歸。「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　「霜綃」白綾。　「情憀」心情無聊。　「但看兩句」丁香，常綠喬木，一名雞舌香。丁香結，即丁香花蕾，喻固結不解之意。李商隱《代贈二首》其一：「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

河傳

翠深紅淺。愁蛾黛蹙，嬌波刀翦。奇容妙伎，爭逞舞裀歌扇。妝光生粉面。　坐中醉客風流慣。尊前見。特地驚狂眼。不似少年時節，千金爭選。相逢何太晚。

校記

〔爭逞〕，吳本作「互逞」，從繆校引宋本。「妙伎」，《全宋詞》作「妙妓」。

箋註

〔嬌波刀翦〕唐明皇《題梅妃畫真》：「霜綃雖是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賀知章《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嬌波刀翦，喻其眼波尖新靈動。　〔舞裀〕舞衣。裀，近身衣。

又

淮岸。向晚。圓荷向背，芙蓉深淺。仙娥畫舸，露漬紅芳交亂。難分花與面。　采多漸覺輕船滿。呼歸伴。急漿煙村遠。隱隱棹歌，漸被蒹葭遮斷。曲終人不見。

校記

「向晚」，吳本作「漸晚」。　「圓荷」，吳本作「團荷」，從毛校本。　「露漬」，毛校本、宋本「漬」作「清」，吳本「漬」作「影」，從焦本。　毛校引朱本「漸覺」作「乍覺」，「輕船」作「輕舸」。　「煙村」，毛本「村」作「波」，從毛校本。

箋註

〔向背〕謂正反兩面，即向面與背面。徐鉉《舟中望蔣山》：「谿路向還背，前山高復重。」　〔棹歌〕即漁歌。《文選》漢武帝《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櫂歌。」註云：「櫂歌，引櫂而歌。」櫂，同棹。　〔蒹葭句〕《詩經·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曲終句〕錢起《省試湘靈鼓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郭郎兒近

帝里。閒居小曲深坊，庭院沈沈朱户閉。新霽。畏景天氣。薰風簾幕無人，永晝厭厭如度歲。愁悴。枕簟微涼，睡久輾轉慵起。硯席塵生，新詩小闋，等閒都盡廢。這些兒、寂寞情懷，何事新來常恁地。

校記

吳本調下有「拍」字。毛校本、吳本「愁悴」屬上結，「輾轉」作「轉轉」，並從繆校引宋本。《全宋詞》調作「郭郎兒近拍」。並註云：「案調名原作《郭郎兒近》，此從毛校《樂章集》。」

箋註

［小曲深坊］《北里志》：「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　［畏景］卽夏景。《左傳》：「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註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薰風］見前《永遇樂・薰風解愠》闋「薰風解愠」註。　［輾轉］《詩經・周南，關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輾，亦作展。　［硯席］卽硯池，硯中儲墨之池。　［些兒］見前《滿江紅・萬恨千愁》闋「些子」條註。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郭郎兒近拍》，應於『永晝厭厭如度歲』句分段。」

南呂調

透碧霄

月華邊。萬年芳樹起祥煙。帝居壯麗，皇家熙盛，寶運當千。端門清晝，觚稜照日，雙闕中天。太平時、朝野多歡。徧錦街香陌，鈞天歌吹，閬苑神仙。　昔觀光得意，狂游風景，再覩更精妍。傍柳陰，尋花徑，空恁嚲轡垂鞭。樂游雅戲，平康豔質，應也依然。仗何人、多謝嬋娟。道宦途蹤迹，歌酒情懷，不似當年。

校記

「朝野」，毛本作「朝夜」；「錦街」，毛本作「錦家」；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寶運〕國家之氣運。　〔端門〕殿之正門。　〔觚稜〕班固《西都賦》：「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文選》註：「《漢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觚，八觚，有隅者也，音孤。《說文》曰：稜，柧也，柧與觚同。」觚稜，即殿堂上最高轉角處。杜牧《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鳳闕觚稜影，仙盤曉日暾。」　〔雙闕中天〕

《三國志》卷十九《陳思王植傳》註引曹植《銅爵臺賦》：「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闕，門觀。作二臺於門外，作觀於上，中央闕而爲道，故稱。 〔鈞天〕《漢武帝內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徹朗，靈音駭空。」 〔閬苑〕西王母所居，已見前註。 〔觀光〕《易經》：「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意爲居近得義。後稱觀賞風光曰觀光。 〔樂游〕卽樂游原，在陝西長安縣東。漢宣帝立廟宇曲江池之北，號樂游，後因稱其地爲樂游原，原居京城最高處，四望寬敞，俯視指掌。 〔平康〕見前《鳳歸雲・戀帝里》闋同條註。

木蘭花慢

倚危樓竚立，乍蕭索、晚晴初。漸素景衰殘，風砧韻冷，霜樹紅疏。雲衢。見新雁過，奈佳人自別阻音書。空遣悲秋念遠，寸腸萬恨縈紆。 皇都。暗想歡游，成往事、動欷歔。念對酒當歌，低幃並枕，翻恁輕孤。歸途。縱凝望處，但斜陽暮靄滿平蕪。贏得無言悄悄，凭闌盡日踟躕。

校記

「韻冷」，毛校本「冷」作「響」，從朱校引焦本。

箋註

〔素景〕卽秋景。 〔風砧韻冷〕風中傳來擣衣聲。砧，擣衣石。 〔欷歔〕因悲泣氣噎而抽泣。今通作唏吁。

〔對酒當歌〕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意爲人生短促，要及時行樂。〔踟躕〕徘徊。

又

拆桐花爛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緗桃繡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盈盈。鬭草踏青。人豔冶、遞逢迎。向路旁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却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

校記

「燒林」，《陽春白雪》「林」作「空」，從毛校本。「芳景」，毛校本、宋本「景」作「草」，《陽春白雪》作「錦」，從朱校引焦本。「任金罍」，毛校本「任」作「信」，從朱校引《陽春白雪》。

箋註

〔拆〕綻裂，開。〔緗桃〕《花譜》謂子葉桃爲緗桃。緗，嫩黃色。〔盡尋勝五句〕《東京夢華録》：「清明節，……此日拜掃，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發宮人車馬朝陵，宗室南班近親亦分遣詣諸陵墳享祀。從人皆紫衫白絹，三角子青行纏皆係官給。節日，亦禁中出車馬詣奉先寺、道者院，祀諸宮人墳，莫非金裝紺幰、錦額珠簾，繡扇、雙遮紗籠前導，士庶闐塞諸門，紙馬鋪皆於當街用紙衮疊成樓閣之狀。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盃盤，互相勸酬。

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紺，紅色。幰，車幔。坰，郊野。　〔鬭草踏青〕見前《鬭百花·煦色韶光明媚》闋同條註。　〔向路旁三句〕《新唐書》卷七六《楊貴妃傳》：「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别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道以劍南旌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　〔金罍〕古禮器，用以盛酒，可容一石。常以木作成，而飾以金，刻雲雷之象，故謂之金罍。沈約《正陽堂宴勞凱旋》：「浩蕩金罍溢，周流玉觴傳。」李百藥《笙賦》：「玉饌屢而不爽，金罍湛而將溢。」　〔玉山傾〕見前《鳳棲梧·簾下清歌簾外宴》闋「玉山未倒」註。　〔春酲〕春醉。酲，酒醉而神志不清。《詩經·小雅·節南山》：「憂心如酲，誰秉國成。」

集評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近時詞人，多不詳看古曲下句命意處，但隨俗念過便了。如柳詞《木蘭花慢》云：『拆桐花爛漫。』此正是第一句，不用空頭字在上，故用拆字，言開了桐花爛漫也。有人不曉此意，乃云：此花名爲拆桐，於詞中云開到拆桐花，開了又拆，此何意也。」

元·吴師道《吴禮部詞話》：「《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於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吴彦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然元遺山集中凡九首，内五首兩處用韻，亦未爲全知者。」

明·楊慎《詞品》卷三：「《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下同吴師道語，不重録）

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周簹谷云：換頭二字用韻者，長調頗多，中間更有藏韻。《木蘭花慢》，惟屯田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於第二字中有韻。」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木蘭花慢・拆桐花爛漫》。一結大勝『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陳匪石《聲執》:「句中韻。《木蘭花慢》則有三短韻,換頭以外,如柳詞之『傾城』、『歡情』皆是。且柳之三首悉同。此等叶韻,最易忽略。南宋以後,往往失叶。」

同上又一則:「中二字相連之四字句,……《木蘭花慢》之『盡尋勝去』,未免忽略。《木蘭花慢》並不采柳詞。」

又

古繁華茂苑,是當日、帝王州。詠人物鮮明,風土細膩,曾美詩流。尋幽。近香徑處,聚蓮娃釣叟簇汀洲。晴景吴波練靜,萬家緑水朱樓。凝旒。乃睠東南,思共理、命賢侯。繼夢得文章,樂天惠愛,布政優優。鼇頭。況虛位久,遇名都勝景阻淹留。贏得蘭堂醖酒,畫船攜妓歡游。

校記

吴本「凝旒」作「凝眸」,「夢得」,吴本、梅本均誤作「楚得」,並從繆校引宋本。「鼇頭」,曹校引徐本「鼇」作「遨」。

箋註

[古繁華三句]因春秋時吴國曾建都於蘇州,故云。

[香徑]即採香徑,已見前註。據傳西施曾採香於此,故名。

[旒]以絲繩穿玉垂冕前後曰旒,即今之所謂流蘇、飄帶。

[夢得]唐代詩人劉禹錫,字夢得。劉以進士登博學宏

詞科，累官至集賢殿學士，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元和初因附王叔文被貶，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等皆與之善。其文則於韓、柳外自爲軌轍，詩亦享譽頗高。《舊唐書》卷一六〇、《新唐書》卷一六八有傳。 〔樂天〕白居易字樂天，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居洛陽香山，稱香山居士。曾爲杭州、蘇州刺史，有政聲。《舊唐書》卷一六六、《新唐書》卷一一九有傳。 〔鼇頭〕《洪北江詩話》：「俗語謂狀元獨占鼇頭，非盡無稽。臚傳畢，贊禮官引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驅至殿陛下。迎殿試榜抵陛，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陛石上，正中鐫升龍及巨鼇，蓋禁蹕出入所由，卽古所謂螭頭矣。俗語本此。」《玉清詩話》：「李翰於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開凝舊閣，悉取圖書玩器，留詩云：『座主登庸舊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窗潤筆不。』」 〔蘭堂〕張衡《南都賦》：「揖讓而升，宴於蘭堂。」蘭者，喻堂之美。

附考

詞寫蘇州景物，又謂「鼇頭」，贈主當爲狀元出身之蘇州太守。據明・成化《姑蘇志・守令表》，自真宗大中祥符至仁宗嘉祐年間，先後知蘇州者二十餘人，其中狀元出身者唯呂溱一人。《宋史》卷三二〇《呂溱傳》：「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范成大《吳郡志》卷二八《進士題名》載：「寶元元年呂溱榜」。兩籍相參，知呂溱中狀元在仁宗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姑蘇志・守令表》謂呂溱在慶曆三年二月至四年三月知蘇州。又，據前《一寸金・井絡天開》闋考，知柳永慶曆四年三、四月間在成都，而成都距蘇州遠甚，非三數月莫達。此詞又寫春景，故知此詞決非寫於慶曆四年，當寫於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呂溱初到蘇州任時。歐陽修在《舉呂溱自代狀》（見《歐陽修全集》中國書店版第六七九頁）中謂呂溱「首登

辭科，素有文學」，「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爲兩浙第一。」故知「夢得文章，樂天惠愛」云云，亦非虛美。

臨江仙引

渡口、向晚，乘瘦馬、陟平岡。西郊又送秋光。對暮山橫翠，襯殘葉飄黃。憑高念遠，素景楚天，無處不凄涼。香閨別來無信息，雲愁雨恨難忘。指帝城歸路，但煙水茫茫。凝情望斷淚眼，盡日獨立斜陽。

校記

吳本調名無「引」字，從毛校本。「平岡」，焦本「平」作「崇」，從吳本、繆校引宋本。

箋註

〔向晚〕臨晚。向，臨，已見前註。〔素景〕素秋之景，即秋景。〔凝情兩句〕參觀前《玉蝴蝶·望處雨收雲斷》闋「立盡斜陽」註。

又

上國。去客。停飛蓋、促離宴。長安古道緜緜。見岸花啼露，對堤柳愁煙。物情人意，向此觸目，無處不凄然。醉擁征驂猶佇立，盈盈淚眼相看。況繡幃人靜，更山館春寒。

今宵怎向漏永，頓成兩處孤眠。

箋註

〔上國〕即中國，此處謂汴京。　〔飛蓋〕即飛仙蓋。唐·蘇鶚《杜陽雜編》：「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年十四，……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寬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　〔驂〕旁駕之馬。此處實謂坐騎。

又

畫舸、盪槳，隨浪箭、隔岸虹。□荷占斷秋容。疑水仙游泳，向別浦相逢。鮫絲吐霧漸收，細腰無力轉嬌慵。　羅襪淩波成舊恨，有誰更賦驚鴻。想媚魂香信，算密鎖瑤宮。游人漫勞倦□，奈何不逐東風。

校記

毛本、吳本原無此闋，據繆校引宋本補。　「岸虹」，按「岸」字疑誤。「□荷」、「倦□」，宋本缺文未空格，並從夏吷盦校。

箋註

〔鮫絲吐霧〕梁·任昉《述異記》：「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眼泣則成珠。」「南海出鮫綃，一名龍紗，以爲服，入水不

濡。」又，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張建章爲幽州司馬，曾以府命往渤海，遇水仙遺鮫綃，軸之如箸，以紅線纏之，夏天溽暑展之，滿堂凜然。」　〔羅襪凌波〕形容女子步履輕盈。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驚鴻〕曹植《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瑶宫〕仙人所居之府。

瑞鷓鴣

寶髻瑶簪。嚴妝巧，天然緑媚紅深。綺羅叢裏，獨逞謳吟。一曲陽春定價，何啻值千金。傾聽處，王孫帝子，鶴蓋成陰。凝態掩霞襟。動象板聲聲，怨思難任。嘹亮處，迴壓絃管低沈。時恁回眸斂黛，空役五陵心。須信道，緣情寄意，別有知音。

箋註

〔陽春〕卽陽春白雪。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鶴蓋〕劉孝標《廣絶交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文選》註：「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　〔象板〕用象牙作的拍板。　〔五陵〕卽五陵公子、五陵少年。參觀前《抛毬樂・曉來天氣濃淡》闋同條註。

又

吴會風流。人煙好，高下水際山頭。瑶臺絳闕，依約蓬丘。萬井千閭富庶，雄壓十三州。觸處青蛾畫舸，紅粉朱樓。　方面委元侯。致訟簡時豐，繼日歡游。襦溫袴暖，已扇民謳。旦暮鋒車命駕，重整濟川舟。當恁時，沙堤路穩，歸去難留。

校記

毛本、吴本無此闋，朱本從繆校引宋本補。

箋註

〔吴會〕《元豐九域志》：「越州，會稽郡」，「蘇州，吴郡」。宋兩浙路治所在杭州，古吴越之地均在域內，故云。　〔人煙兩句〕參觀前《望海潮·東南形勝》闋「參差十萬人家」註。又，《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兩浙路，蓋《禹貢》揚州之域，當南斗、須女之分。……人性柔慧，尚浮圖之教。……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　〔瑶臺、絳闕〕瑶臺、絳闕，皆仙人所居之府。此處謂杭人居處之華麗。　〔萬井〕見前《早梅芳·海霞紅》闋同條註。　〔千閭〕古時十五家爲閭，閭有閭門。　〔雄壓十三州〕《十國春秋》卷一一一《十國地理表》：「領浙東西十三州、一軍，爲吴越。」然具體記其州府名則爲十二州一軍：「西府（杭州）、安國衣錦軍、東府（越州）、蘇、湖、溫、台、明、處、衢、婺、睦、秀。」宋分兩浙路爲兩府十二州。《宋史》卷八八：「兩浙路。熙寧七年，分爲兩路，尋合爲一；九年，復分；十年，復合。府二：平江，鎮江。州十二：

杭，越，湖，婺，明，常，温，台，處，衢，嚴，秀。」又，《全唐詩話》卷六：「(貫)休以詩投之(吴越王錢鏐)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踏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閒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蓋五代及宋時，兩浙均轄十四州(府同州制，爲平級)。云「雄壓十三州」，謂杭州雄壓其他十三州也。　[元侯] 見前《早梅芳·海霞紅》闋同條註。　[訟閑時豊] 見前《玉山枕·驟雨初霽》闋「訟閑時泰」註。　[襦温袴暖] 見前《永遇樂·天閣英游》闋「競歌來暮」註。　[扇民謳] 扇，同煽。見前《永遇樂·天閣英游》闋「仁風扇動」註。民謳，謂民頌廉范惠政之《襦袴歌》(亦名《來暮歌》、《來暮謡》)。　[鋒車] 晉·傅暢《晉諸公贊》：「高貴鄉公性急，請召，欲速。常與司馬望、裴秀等講宴東堂，秀等在内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北堂書鈔》：「追鋒車，施通幰，遽則乘之。」鋒車，即追鋒車。　[濟川舟] 《尚書·説命上》：「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沙堤] 《國史補》：凡拜相，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城東街，名曰「沙堤」。

附考

觀此詞寫景、用事、命意，與《早梅芳·海霞紅》、《望海潮·東南形勝》同，亦當爲投獻孫沔無疑。詳見《早梅芳·海霞紅》考，此不贅。

憶帝京

薄衾小枕涼天氣。乍覺別離滋味。展轉數寒更，起了還重睡。畢竟不成眠，一夜長如歲。　也擬待、却回征轡。又爭奈、已成行計。萬種思量，多方開解，只恁寂寞厭厭地。繫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

校記

吳本「擬待」作「擬把」，從毛校本。　「涼天氣」，《全宋詞》無「涼」字。

箋註

〔展轉兩句〕《詩經·陳風·澤陂》：「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厭厭〕《詩經·小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云：「厭厭，安也。」

般涉調

塞孤

一聲雞，又報殘更歇。秣馬巾車催發。草草主人燈下別。山路險，新霜滑。瑤珂響、起棲烏，金鐙冷、敲殘月。漸西風緊，襟袖淒裂。　遥指白玉京，望斷黃金闕。遠道何時行徹。算得佳人凝恨切。應念念，歸時節。相見了、執柔荑，幽會處、偎香雪。免鴛衾、兩恁

虛設。

校記

「般涉調」，吳本「涉」誤作「沙」，從繆校引宋本。　「西風緊」，《詞律》云：「前結多一字，『緊』字羨。」「淒裂」，繆校引宋本作「冽」，從朱校引焦本、吳本。曹校云：「按朱雍梅詞次耆卿韻，作『向亭皋，一任風裂』，宋本既誤作『冽』，又衍一字。」　吳本不分段，從宋本。

箋註

〔秣馬〕《左傳・秦晉崤之戰》：「則礪兵秣馬矣。」秣，馬料。秣馬，喂馬。　〔巾車〕《周禮》「巾車」注：「巾，猶衣也。」疏：「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　〔瑤珂〕馬絡頭上的玉飾物。參觀前《輪臺子・一枕清宵好夢》閱「鳴珂」註。〔白玉京・黃金闕〕皆仙人所居之府。《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枕中書》：「吾後千年之間，當招子登太上金闕，朝宴玉京也。」《五星經》：「天上有白玉京、黃金闕。」此處均借指所歡美人之居。　〔行徹〕猶言行完。　〔柔荑〕謂美人手。《詩經・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荑，茅始生，柔而白。　〔香雪〕謂美人肌膚。李商隱《小桃園》：「啼久豔粉薄，舞多香雪翻。」韋莊《閨怨》：「啼妝曉不乾，素面凝香雪。」

集評

清・鄒祇謨《遠志齋詞衷》「詞體不可解」條：「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傾杯》、《塞

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如柳永《塞孤》，應於「襟袖淒冽」句分段。」

瑞鷓鴣

天將奇豔與寒梅。乍驚繁杏臘前開。暗想花神、巧作江南信，解染燕脂細翦裁。壽陽妝罷無端飲，淩晨酒入香腮。恨聽煙隖深中，誰恁吹羌管逐風來。絳雪紛紛落翠苔。

校記

「解染」，吳本、朱本均作「鮮染」，從曹校引《梅苑》。　「羌管」，朱本作「羌笛」，《全宋詞》作「羌管」，並註云：「案「管」原作「笛」，據毛校《樂章集》改。」　「絳雪」，曹校引《梅苑》作「瑞雪」。

箋註

〔暗想兩句〕參觀前《尾犯・晴煙羃羃》闋「詠新詩三句」註。　〔燕脂〕即燕支，今通作胭脂。《古今註》：「燕支，西方土人以染紅，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名燕支粉，亦作焉支。」　〔細翦裁〕賀知章《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壽陽妝〕即梅花妝，相傳爲南朝宋武帝女壽陽公主首創。《金陵志》：「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華，拂之不去，經三日，洗之，乃落。宮女效之，今稱梅花妝。」羅虬《比紅兒詩》：「若教貌向南朝見，定却梅妝似等閒。」　〔絳雪〕丹名。《漢武內傳》：「仙家上藥，有玄霜、絳雪。」此喻紅梅。

又

全吳嘉會古風流。渭南往歲憶來游。西子方來、越相功成去，千里滄江一葉舟。　至今無限盈盈者，盡來拾翠芳洲。最是簇簇寒竹，遙認南朝畫、晚煙收。三兩人家古渡頭。

校記

「全吳嘉會」、「滄江」、「最是」，朱校引焦本「全」作「三」，「會」作「景」，「江」作「波」，「是」作「好」，吳本同焦本，並從繆校引宋本。　「功成」，吳本誤作「巧成」，從繆校引宋本。　「寒竹」、「南朝畫」，宋本「竹」作「村」，「畫」作「路」，從吳本。

箋註

〔全吳嘉會〕謂蘇州。會，都會。　〔渭南〕《詩經·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渭南，泛指渭水之南。柳永曾至長安，故云。　〔西子·越相〕西子，卽西施。越相，謂范蠡。參觀前《雙聲子·晚天蕭索》闋「翻輸句」註。　〔滄江〕卽滄浪水。《尚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會澤爲彭蠡。」　〔盈盈者〕崔顥《王家少婦》：「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此指風姿、儀態美好。
〔拾翠芳洲〕曹植《洛神賦》：「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原謂拾取翠鳥羽毛做首飾，此處借指婦女春日嬉遊。

洞仙歌

嘉景，況少年彼此，爭不雨沾雲惹。奈傅粉英俊，夢蘭品雅。金絲帳暖銀屏亞。並粲枕、輕偎輕倚，綠嬌紅姹。算一笑，百琲明珠非價。　閒暇。每祇向、洞房深處，痛憐極寵，似覺些子輕孤，早恁背人淚灑。從來嬌縱多猜訝。更對翦香雲，須要深心同寫。愛揾了雙眉，索人重畫。忍孤豔冶。斷不等閒輕捨。鴛衾下。願常恁、好天良夜。

校記

「況少年」，朱本「況」作「向」，從吳本、焦本。　「粲枕」，毛本作「燦枕」。繆校云：「按此用『角枕粲兮』之語，『燦』當作『粲』。」　吳本「輕偎」二字缺，從繆校引宋本補。　吳本「閒暇」二字從上結，從宋本。　「淚灑」，毛本作「沾灑」，從繆校引宋本。　「須要」，宋本、吳本作「深要」，從毛校本。　「揾了」，焦本、吳本「揾」作「印」，從繆校引宋本。　「忍孤」，吳本「孤」作「負」，從毛校本、朱本。

箋註

〔傅粉〕即傅粉何郎，參觀前《甘草子・秋暮》闋「粉郎」註。　〔夢蘭〕《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　〔粲枕〕鮮亮明麗之枕。《詩經・唐風・葛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些子〕見前《滿

江紅・萬恨千愁》同條註。〔蘋香雲〕見前《尾犯・夜雨滴空階》闋同條註。〔索人重畫〕《漢書》卷七六《張敞傳》：「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索人重畫，即索郎重畫也。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洞仙歌》應於『百琲明珠非價』句分段。」

安公子

遠岸收殘雨。雨殘稍覺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立雙雙鷗鷺。望幾點、漁燈隱映蒹葭浦。停畫橈、兩兩舟人語。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煙樹。　游宦成羈旅。短檣吟倚閒凝竚。萬水千山迷遠近，想鄉關何處。自別後、風亭月榭孤歡聚。剛斷腸、惹得離情苦。聽杜宇聲聲，勸人不如歸去。

箋註

〔拾翠汀洲〕見前《瑞鷓鴣・全吳嘉會古風流》闋「拾翠芳洲」註。〔杜宇〕見前《西平樂・盡日憑高目》同條註。

集評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安公子・遠岸收殘雨》。後闋音節態度，絶類《拜新月慢》，清真『夜色催更』一闋，全

從此脫化出來，特較更跌宕耳。」

蔡嵩雲《柯亭詞論》：「柳詞勝處，在氣骨，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真、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安公子·遠岸收殘雨》……諸闋，寫羈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又

夢覺清宵半。悄然屈指聽銀箭。惟有牀前殘淚燭，啼紅相伴。暗惹起、雲愁雨恨情何限。從臥來、展轉千餘徧。任數重鴛被，怎向孤眠不暖。堪恨還堪歎。當初不合輕分散。及至厭厭獨自箇，却眼穿腸斷。似恁地、深情密意如何拚。雖後約、的有于飛願。奈片時難過，怎得如今便見。

校記

「任數重」，毛校本、朱本「任」作「恁」，從吳本。「密意」，焦本、吳本「意」作「愛」，從朱本。

箋註

〔銀箭〕見前《長相思·畫鼓喧街》同條註。〔怎向〕向，語助詞，無實意。〔不合〕不當，不該。〔于飛〕《詩經·邶風·雄雉》：「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又，《詩經·小雅·鴻雁》：「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原謂比翼雙飛，借喻夫婦和美。

長壽樂

繁紅嫩翠。豔陽景，妝點神州明媚。是處樓臺，朱門院落，絃管新聲騰沸。恣游人、無限馳驟，驕馬車如水。竟尋芳選勝，歸來向晚，起通衢近遠，香塵細細。　太平世。少年時，忍把韶光輕棄。況有紅妝，楚腰越豔，一笑千金何啻。向尊前、舞袖飄雪，歌響行雲止。願長繩、且把飛烏繫。任好從容痛飲，誰能惜醉。

校記

毛本、吴本無此闋，朱本從繆校引宋本補。

箋註

〔神州〕京城。與「赤縣神州」之訓中國者異。《宋書》卷四二《劉穆之傳》：「揚州刺史王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穆之諫高祖）：『神州治本，宰輔崇要，興喪所階，宜加詳擇。……』」　〔車如水〕謂車馬衆多，來往不絕。《後漢書》卷十《馬后紀》：「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緑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向晚〕臨晚。　〔歌響句〕見前《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闋「遏天邊句」註。　〔願長繩句〕傳説太陽中有三足烏，故云。參觀前《鳳歸雲・向深秋》闋「陽烏」註。

黄鍾羽

傾杯

水鄉天氣，灑蒹葭、露結寒生早。客館更堪秋杪。空階下、木葉飄零，颯颯聲乾，狂風亂掃。黯無緒、人靜酒初醒，天外征鴻，知送誰家歸信，穿雲悲叫。蛩響幽窗，鼠窺寒硯，一點銀釭閒照。夢枕頻驚，愁衾半擁，萬里歸心悄悄。往事追思多少。贏得空使方寸撓。斷不成眠，此夜厭厭，就中難曉。

校記

「黄鍾羽」，吴本「羽」作「調」。「黯」，毛本、朱本作「當」，從繆校引宋本。「酒初醒」，毛本「醒」作「醞」，從繆校引宋本。「鼠窺」，吴本作「風窺」，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天外三句］見前《雪梅香・景蕭索》関「盡分付句」註。［鼠窺寒硯］趙仲白：「鶴殘籬外笋，鼠舐墨中膠。」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傾杯樂》……又一體，應於『穿雲悲叫』句分段。」

大石調

傾杯

金風淡蕩，漸秋光老、清宵永。小院新晴天氣，輕煙乍斂，皓月當軒練浄。對千里寒光，念幽期阻、當殘景。早是多愁多病。那堪細把，舊約前歡重省。最苦碧雲信斷，仙鄉路杳，歸雁難倩。每高歌、强遣離懷，奈慘咽、翻成心耿耿。漏殘露冷。空贏得、悄悄無言，愁緒終難整。又是立盡，梧桐碎影。

校記

「多愁」，毛校本、朱本作「多情」，從焦本。「碎影」，焦本「碎」作「清」，從繆校引宋本。吳本不分段。「奈慘咽」，《全宋詞》無「奈」字。

箋註

〔金風〕秋風。李密《淮陽感懷》：「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碧雲信斷三句〕見前《雪梅香·景蕭索》闋「盡分付句」註。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休上人》：「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文選》註：「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也。」因係擬沙門惠休作，故後世多用「碧雲」爲

別僧之語。此處謂「仙人」，即詞中所思之人。

紀事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八：「苕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罄（宋本、明鈔本「罄」作「整」），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並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傾杯樂》……又一體，應於『舊約前歡重省』句分段。」

散水調

傾杯

鶩落霜洲，雁橫煙渚，分明畫出秋色。暮雨乍歇。小檝夜泊，宿葦村山驛。何人月下臨風處，起一聲羌笛。離愁萬緒，聞岸草、切切蛩音如織。　爲憶。芳容別後，水遙山遠，何計憑鱗翼。想繡閣深沈，爭知憔悴損、天涯行客。楚峽雲歸，高陽人散，寂寞狂蹤迹。望京

國。空目斷、遠峰凝碧。

校記

吳本調名作《傾杯樂》，從朱本。「驚落」，吳本作「木落」，從繆校引宋本。「離愁萬緒」，曹校引朱本作「離緒萬端」。

箋註

〔鱗翼〕見前《雪香梅·景蕭索》闋「盡分付句」註與《傾杯·離宴殷勤》闋「鱗羽」註。〔楚峽兩句〕用宋玉《高唐賦》楚王夢朝雲事，見前《婆羅門令·昨宵裏》闋「雲雨夢」註。〔京國〕京都。曹植《王仲宣誄》：「我公實嘉，表揚京國。」江淹《雜體詩三十首·袁太尉》：「辨詩測京國，履籍鑒都壚。」韓愈《孟生》：「騎驢到京國，欲知薰風琴。」

集評

清·鄒祇謨《遠志齋詞衷》「詞體不可解」條：「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傾杯樂·木落霜洲》依調『損』字當屬下，依詞『損』字當屬上，此類甚多，後不更舉。」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傾杯樂》，應於『切切蛩音如織』句分段。」

清·譚獻《復堂詞話》評《傾杯樂·木落霜洲》：「耆卿正鋒，以當杜詩。」

蔡嵩雲《柯亭詞論》：「柳詞勝處，在氣骨，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之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真、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傾杯樂·木落霜洲》……諸闋，寫羈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黃鐘宮

鶴冲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需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芳。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校記

吳本列入「仙呂宮」；「恣狂蕩」作「恣遊狂蕩」；「偎紅翠」作「偎紅倚翠」，並從繆校引宋本。

箋註

〔黃金榜〕《玄怪録》：「（崔紹入冥司）判官遂引紹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樓，便引紹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後世遂謂考試中式爲「金榜題名」。　〔偶失龍頭望〕意爲没有考中。唐宋人稱狀元爲龍頭，蓋以其視致身榮顯爲登龍，而狀元列榜首故也。宋・梁顥《及第詩》：「也知少年登科好，爭奈龍頭是老成。」亦謂之龍首。《詩話》：「宋朝狀元入相者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石揚休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列黃扉止四人。』」　〔遺

賢」《尚書・大禹謨》：「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錢起《溫泉宮禮見》：「順風求至道，側席問遺賢。」〔如何向〕向，語助詞，無實意。〔風雲便〕好機遇。《易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爭不〕怎不。〔白衣卿相〕穿着布衣的卿相，卽沒有卿相頭銜的卿相。《摭言》：「進士科始於隋大業，盛於貞觀。不由進士者謂之白衣公卿。」〔煙花兩句〕參觀前《郭郎兒近・帝里》闋「小曲深坊」註。丹青屏障，畫着鮮豔圖畫的屏風。〔一餉〕見前《笛家弄・花發西園》闋「一餉消凝」註。〔浮名〕此處指功名。

紀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其詞曰……。」

清・沈雄《古今詞話》引《太平樂府》：「柳永曲調傳播四方，嘗候榜作《鶴冲天》詞云……。仁宗聞之曰：『此人風前月下，淺斟低唱，好填詞去。』柳永下第，自此詞名益振。」

續添曲子

林鍾商

木蘭花　杏花

翦裁用盡春工意。淺蘸朝霞千萬蕊。天然淡泞好精神，洗盡嚴妝方見媚。　風亭月榭閒相倚。紫玉枝梢紅蠟蒂。假饒花落未消愁，煮酒杯盤催結子。

校記

繆校在「續添曲子」下注云：「宋本無，從抄本校。」　吳本調作「玉樓春」，繆校云：「鈔本作《木蘭花》。」　「淡泞」，曹校引梅本「泞」作「沱」。

箋註

〔淡泞〕淡淡清澄。木華《海賦》：「泱漭淡泞，騰波赴勢。」《文選》註：「淡泞，澄深也。」　〔紅蠟〕紅蠟燭，喻杏花。

〔假饒〕《詩詞曲語辭匯釋》：「饒，猶任也，儘也。假定之辭。凡文筆作開合之勢者，往往用饒字爲曲筆以墊起之。」「有作假饒者。……加一假字，假定之義更明顯。有作直饒者，直字亦假定辭，與饒同義。」

又 海棠

東風催露千嬌面。欲綻紅深開處淺。日高梳洗甚時忺，點滴燕脂勻未徧。　霏微雨罷殘陽院。洗出都城新錦段。美人纖手摘芳枝，插在釵頭和鳳顫。

校記

吳本「忺」作「歡」，「燕脂」作「臙脂」。

箋註

〔燕脂〕見前《瑞鷓鴣·天將奇豔與寒梅》闋同條註。　〔霏微〕徐鉉《九日雨中》：「茱萸房重雨霏微，去國逢秋此恨稀。」又，《避難東歸依韻和黃秀才見寄》：「樹帶荒村春冷落，江澄霽色霧霏微。」　〔釵頭顫〕韓偓《忍笑》：「水精鸚鵡釵頭顫，舉袂佯羞忍笑時。」

又 柳枝

黃金萬縷風牽細。寒食初頭春有味。殢煙尤雨索春饒，一日三眠誇得意。　章街隋岸歡游地。高拂樓臺低映水。楚王空待學風流，餓損宮腰終不似。

箋註

〔寒食〕節氣名，在清明前一兩日。《荊楚歲時記》：「去冬節（卽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餘詳《小鎭西犯・水鄉初禁火》闋「初禁火」註。〔索春饒〕求添春色。饒，添。餘詳《黃鶯兒・園林晴晝春誰主》闋「偏饒」註。

〔章街隋岸〕章臺街與隋堤岸，皆以植柳著名，故云。章臺，詳見前《柳腰輕・英英妙舞腰肢軟》闋「章臺柳」註。隋岸，隋煬帝開通濟渠，沿河築堤植柳，謂之隋堤。《清一統志》云河南商丘、夏邑、永城、汴河故道有隋堤。《清會典輿圖》謂今安徽宿縣、靈璧有隋堤。《揚州府志》謂隋煬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河，植以楊柳，今謂之隋堤，在江蘇北運道上，宋・張綸因其修築之，南起江都，北達寶應，爲十閘以泄洪流，卽今運河堤。《開河記》：「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堤上。……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楚王兩句〕見前《鬬百花・滿搦宮腰纖細》闋「滿搦宮腰」註。

散水調

傾杯樂

樓鎖輕煙，水橫斜照，遙山半隱愁碧。片帆岸遠，行客路杳，簇一天寒色。楚梅映雪數枝豔，報青春消息。年華夢促，音信斷、聲遠飛鴻南北。　算伊別來無緒，翠消紅減，雙帶長拋擲。但淚眼沈迷，看朱成碧。惹閒愁堆積。雨意雲情，酒心花態，孤負高陽客。夢難

極。和夢也、多時間隔。

校記

「雲情」，吳本作「雲心」。「酒心」，吳本作「酒情」。「夢難極」二句，毛本、吳本脫，從繆校引鈔本補。

箋註

〔音信斷句〕參觀前《雪梅香・景蕭索》闋「盡分付」句註。〔雙帶〕《三國志》卷六《董卓傳》：「卓有才武，旅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鮑照《擬古三首》其一：「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文選》註：「所以藏箭謂之服，所以盛弓謂之鞬。」王褒詩：「射馬垂雙帶，豐貂佩兩璜。」此句從行人落筆，故云。〔看朱成碧〕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李白《前有一樽酒行》：「催弦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酒心花態〕酒心，未詳。蓋謂醉心於戀情也。花態，以花之態喻美人。〔高陽客〕謂夢見朝雲之楚王。詳見前《婆羅門令・昨宵裏》闋「雲雨夢」註。〔夢難極〕王初《自和書秋》：「湘女怨弦愁不禁，鄂君香被夢難窮。」

歇指調

祭天神

憶繡衾相向輕輕語。屏山掩、紅蠟長明，金獸盛熏蘭炷。何期到此，酒態花情頓辜負。柔

腸斷、還是黃昏，那更滿庭風雨。　聽空階和漏，碎聲鬬滴愁眉聚。算伊還共誰人，爭知此冤苦，念千里煙波，迢迢前約，舊歡慵省，一向心無緒。

校記

「辜負」，毛校本、朱本「辜」作「孤」，從吳本。　「柔腸斷」，焦本、吳本「柔」作「愁」。　吳本不分段。　「舊歡慵省」吳本缺「慵」字，從繆校引鈔本補。

箋註

［屏山］即屏風。　吳鼎《芳閨怨》：「綵雲飛去鸞絲斷，無言偏倚屏山扇。」　［金獸］飾以獸形之香爐。

集評

清·鄒祇謨《遠志齋詞衷》：「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詞中換頭句扼一篇之要，故分段不容稍混。乃《詞律》有不知舊本之誤，而誤分未分者，亦有明知其誤而未經訂正者。如……《祭天神》，應於「那更滿庭風雨」句分段。」

平調

瑞鷓鴣

吹破殘煙入夜風。一軒明月上簾櫳。因驚路遠人還遠，縱得心同寢未同。　情脈脈，意忡忡。碧雲歸去認無蹤。只應曾向前生裏，愛把鴛鴦兩處籠。

校記

《全宋詞》調作《鷓鴣天》，註云：「案此首調名原作《瑞鷓鴣》，非，今按律改。」　「入夜風」，繆校引鈔本「入」作「一」。「忡忡」，吴本作「冲冲」，從繆校引鈔本。

箋註

〔脈脈〕《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脈脈，含情欲吐。　〔忡忡〕憂愁之狀。《詩經·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碧雲〕見前《傾杯·金風淡蕩》闋「碧雲信斷」三句」註。

中呂調

歸去來

一夜狂風雨。花英墜、碎紅無數。垂楊漫結黃金縷。儘春殘、縈不住。　　蝶飛蜂散知何處。殢尊酒、轉添愁緒。多情不慣相思苦。休惆悵、好歸去。

校記

「碎紅」，曹校引徐本「碎」作「醉」並案云《花草粹編》作「碎」。　　「蝶飛」，朱本、吳本作「蝶稀」，從曹校引天籟本。

「不慣」，曹校引葉本「慣」作「管」。

箋註

〔殢尊酒〕殢酒，困於酒。

中呂宮

梁州令

夢覺窗紗曉。殘燈闇然空照。因思人事苦縈牽，離愁別恨，無限何時了。　憐深定是心腸小。往往成煩惱。一生惆悵情多少。月不長圓，春色易爲老。

校記

「闇然」，毛校本、朱本作「掩然」，從吳本及曹校引葉本。　「多少」，吳本「少」作「感」。　毛本不分段，繆校引天籟本以「憐深定是心腸小」爲下段起句。

箋註

［人事］謂相思之情事。　［無限］謂上文「離愁別恨」。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梁州令》，應於『離愁別恨無限何時了』句分段。」

中呂調

燕歸梁

輕躡羅鞋掩絳綃。傳音耗、若相招。語聲猶顫不成嬌。乍見得、兩魂消。　　忽忽草草難留戀、還歸去、又無聊。若諧雨夕與雲朝。得似箇、有囂囂。

校記

「若相招」，朱本「若」作「苦」，從吴本。

箋註

〔兩魂消〕兩兩魂消，即各自都魂消。　〔箇〕《詩詞曲語辭匯釋》：「箇，估量某種光景之辭，等於價或家。」　〔囂囂〕《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鄭箋：「囂囂，衆多貌。」

夜半樂

豔陽天氣，煙細風暖，芳郊澄朗閑凝佇。漸妝點亭臺，參差佳樹。舞腰困力，垂楊綠映，淺桃濃李夭夭，嫩紅無數。度綺燕、流鶯鬭雙語。　　翠娥南陌簇簇，躡影紅陰，緩移嬌步。

擡粉面，韶容花光相妒。絳綃袖舉。雲鬟風顫，半遮檀口含羞，背人偷顧。競鬭草、金釵笑争賭。對此嘉景，頓覺消凝，惹成愁緒。念解佩、輕盈在何處。忍良時、孤負少年等閒度。空望極、回首斜陽暮。歎浪萍風梗知何去。

校記

「芳郊澄朗」，吴本作「芳草郊燈明」，毛校本「澄朗」作「燈明」，杜小舫校《詞律》引宋本「燈」作「汀」，「明」字衍，從朱校引焦本。「嫩紅無數」，吴本「無」作「光」，繆校引宋本「嫩」作「輭」。「金釵笑」，毛本作「金斂笑」，從繆校引宋本。「等閒度」，毛校本「閒度」作「度空」，繆校引鈔本作「空度」，從朱校引焦本。吴本兩處均不分段，「知何去」作「如何去」。

箋註

［夭夭］姣好貌。《詩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鬭雙語］相對雙語。《詩詞曲語辭滙釋》：「鬭，猶對也。蘇軾《記夢》詩：『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鬭晴窗。』言對晴窗也。」［檀口］猶言朱脣。［浪萍風梗］行踪無定。

集評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四「詞律分段之誤」條：「《夜半樂》，應於『流鶯度雙語』及『金釵笑争賭』句分段。」

越調

清平樂

繁華錦爛。已恨歸期晚。翠減紅稀鶯似嬾。特地柔腸欲斷。　不堪尊酒頻傾。惱人轉轉愁生。□□□□□□，多情争似無情。

校記

「特地」，毛校本、吴本上衍「那」字，從焦本。　吴本「柔腸」下無「欲」字。

箋註

［特地］《詩詞曲語辭匯釋》：「地，語助辭，猶着也。與作副辭語尾之地字異。」

集評

清・張德瀛《詞徵》卷一「詞之句法不同」條：「柳耆卿《樂章集》，《清平樂》詞前闋結句云：『那特地柔腸斷。』趙秋曉《覆瓿集》《齊天樂》詞次句云：『渺人物消磨盡。』句法與他家異，後人遂無宗尚之者。」

中呂調

迷神引

紅板橋頭秋光暮。淡月映煙方煦。寒溪蘸碧，繞垂楊路。重分飛，攜纖手、淚如雨。波急隋堤遠，片帆舉。倏忽年華改，向期阻。　時覺春殘，漸漸飄花絮。好夕良天長辜負。洞房閒掩，小屏空、無心覷。指歸雲，仙鄉杳、在何處。遙夜香衾暖，算誰與。知他深深約，記得否。

校記

「向期」、「時覺」，焦本、吴本「向」作「尚」，「時」作「暗」。　「辜負」，毛校本、朱本作「孤負」，從吴本。　「算誰與」，吴本「誰」作「難」。　「記得否」，吴本作「記取」。

箋註

〔隋堤〕見前《木蘭花·黄金萬縷風牽細》闋「章街隋岸」註。　〔花絮〕此謂柳絮。　〔歸雲〕以歸雲託歸心，詳見前《卜算子·江楓漸老》闋同條註。

柳永詞輯佚

爪茉莉　秋夜

每到秋來，轉添甚況味。金風動、冷清清地。殘蟬噪晚，甚聒得、人心欲碎。更休道、宋玉多悲，石人、也須下淚。衾寒枕冷，夜迢迢、更無寐。深院靜、月明風細。巴巴望曉，怎生捱、更迢遞。料我兒、只在枕頭根底，等人來、睡夢裏。

校記

毛本、朱本無此闋，吳本人逸詞卷，「來」、「睡」二字顛倒，從《全宋詞》。　唐注云：「(録自)《類編草堂詩餘》卷二。」

箋註

〔宋玉多悲〕宋玉《九辯》首句即云：「悲哉秋之爲氣也。」　〔石人〕《漢書》卷八《田蚡傳》：「太后曰：『帝寧能爲石人乎？』」《酉陽雜俎》：「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　〔我兒〕我的可兒之略，對意中人的昵稱。

集評

清・沈謙《填詞雜說》：「柳屯田『每到秋來』一曲，極孤眠之苦。予嘗宿禦兒客舍，倚枕自歌，能移我情，不知文之工

拙也。」

清・馮金伯《詞苑萃編》卷二《旨趣》：「耆卿『殘蟬向晚，聒得人心欲碎』，是寫閨中秋怨也。梁棠村『疏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來平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王西樵語）

十二時 秋夜

晚晴初，淡煙籠月，風透蟾光如洗。覺翠帳、凉生秋思。漸入微寒天氣。敗葉敲窗，西風滿院，睡不成還起。更漏咽、滴破憂心，萬感並生，都在離人愁耳。天怎知、當時一句，做得十分縈繫。夜永有時，分明枕上，覷着孜孜地。燭暗時酒醒，元來又是夢裏。睡覺來、披衣獨坐，萬種無憀情意。怎得伊來，重諧雲雨，再整餘香被。祝告天發願，從今永無抛棄。

校記

毛本、朱本無此闋，吴本入逸詞卷並注云：「並明顧汝所《類編草堂詩餘》」。《全宋詞》唐案：「見《類編草堂詩餘》卷四。」又案：「《草堂詩餘》正集卷六載此首，註云：『一刻美成。』是此首或又誤作周邦彥詞。」

箋註

〔蟾光〕即月光，已見前註。 〔孜孜〕接連不斷。 〔元來〕今通作原來。

紅窗迥

小園東，花共柳。紅紫又一齊開了。引將蜂蝶燕和鶯，成陣價、忙忙走。　花心偏向蜂兒有。鶯共燕、喫他拖逗。蜂兒却入、花裏藏身，胡蝶兒、你且退後。

校記

毛、吳、朱本均無此闋，從《全宋詞》録出。　唐註：「見羅燁《醉翁談録》丙集卷二。」

箋註

〔拖逗〕挑逗，逗引。《詩詞曲語辭匯釋》：「逗，猶引也。……其習見者則爲拖逗。亦作拖逗。」

鳳凰閣

忽忽相見，懊惱恩情太薄。霎時雲雨人抛却。教我行思坐想，肌膚如削。恨只恨、相違舊約。　相思成病，那更瀟瀟雨落。斷腸人在闌干角。山遠水遠人遠，音信難託。這滋味、黄昏又惡。

校記

毛、吳、朱本均無此闋，從《全宋詞》録出。　唐註：「《花草粹編》卷十引《天機餘錦》。」

箋註

「肌膚如削」日漸消瘦。

西江月

師師生得豔冶，香香與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箇打成一箇。幸有蒼皇未款，新詞寫處多磨。幾回扯了又重挼。奸字心中着我。

校記

毛、吳、朱本均無此闋，從《全宋詞》錄出。　唐註：「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

箋註

「師師・香香・安安」據《古今小說・衆名姬春風弔柳七》載，師師姓陳，香香姓趙，安安作「徐冬冬」，皆當時東京名妓。　「四箇句」三名妓加抒情主人公即柳永自己，爲「四箇」。「打成一箇」，說明關係密切。　「奸字」奸，又作姦姦，三女也。與「四箇打成一箇」同義。

西江月

調笑師師最慣，香香暗地情多。冬冬與我煞脾和。獨自窩盤三箇。管字下邊無分，閉

字加點如何。權將好字自停那。姦字中間着我。

校記

諸本均無此闋，從《古今小説·衆名姬春風弔柳七》中録出。

箋註

〔管字下邊〕指官。　〔閉字加點〕指閑。　〔好字自停那〕指女子。

如夢令

郊外緑陰千里。掩映紅裙十隊。惜别語方長，車馬催人速去。偷淚。偷淚。那得分身應你。

校記

諸本均無此闋，從《古今小説·衆名姬春風弔柳七》録出。

箋註

〔郊外〕據《衆名姬春風弔柳七》載，「郊外」指東京郊外。　〔紅裙〕指美女。　據《衆名姬春風弔柳七》載，這首詞是柳永出京時贈給「衆姬至者如雲」的送行妓女的。

千秋歲

泰階平了。又見三台耀。烽火靜，欃槍掃。朝堂耆碩輔，樽俎英雄表。福無艾，山河帶礪人難老。　渭水當年釣。晚應飛熊兆。同一呂，今偏早。烏紗頭未白，笑把金樽倒。人爭羡，二十四遍中書考。

校記

諸本均無此闋，從《古今小說·衆名姬春風弔柳七》中録出。

箋註

〔泰階兩句〕泰階，星名，即三台，上台、中台、下台各兩星，相比而斜上，如台階，故名。黄帝《泰階六符經》："「泰階者，天子之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王，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實，天下大安，是爲太平。」　〔烽火〕告驚之火。古人戍守，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皋，桔皋頭上有籠，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燃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欃槍〕彗星。《爾雅》："「彗星爲欃槍。」"《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彗星，小者數寸，長者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除舊布新之兆也。」"　〔耆碩輔〕謂宰相。耆，《禮記·曲禮上》："「六十曰耆。」"碩，大。輔，宰輔，輔臣。　〔樽俎〕樽，酒器。俎，禮器。此處謂廟堂，與上句「朝堂」爲對文。《莊子

・逍遥游》：「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劉向《新序》：「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無艾〕不足五十歲。《禮記・曲禮上》：「五十曰艾，服官政。」　〔渭水兩句〕《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也。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説。」《詩經・小雅・斯干》：「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胡曾詩：「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飛熊夢，幾回斜陽歎白頭。」此後卽相沿爲周文王夢呂尚事。《識小類編》辨之曰：「考諸史，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無『飛熊入夢』事。蓋『飛熊』者『非熊』之訛，卜獵又訛爲占夢，遂相沿而勿考耳。」　〔烏紗〕卽烏紗帽。東晉時宮官着烏紗帢，卽烏紗帽。其後貴賤於宴私皆着之，至唐時始爲官服。《新唐書》卷二四《車服志》：「烏紗冒者，視事及燕見賓客之服也。白裙、襦、烏皮履，爲太子之服。」「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以鹿皮爲之，通用烏紗，牙簪導。」　〔二十四遍中書考〕《舊唐書》卷一二〇《郭子儀傳》：「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全唐詩話》：「李義山謂溫庭筠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附考

《衆名姬春風弔柳七》曰：「一日，正在徐冬冬家積翠樓戲耍，宰相呂夷簡差堂吏傳命，直尋將來，説道：『呂相公六十

誕辰，家妓無新歌上壽，特求員外一闋，幸即揮毫，以便演習。蜀錦二端，吳綾四端，聊充潤筆之敬，伏乞俯納。」耆卿允了，留臺吏在樓下酒飯，問徐冬冬有好紙否，徐冬冬在篋中取出兩幅芙蓉箋紙，放於案上。耆卿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開一幅箋紙，不打草兒，寫下《千秋歲》一闋云……。」此雖係小說家言，然原諸史實，或不爲虛妄無稽。

查北宋與柳永年齒相先後而入相位之呂姓者有三：呂蒙正（九四六——一〇一一）、蒙正之姪呂夷簡（九七九——一〇四四）、夷簡之子呂公著（一〇一八——一〇八九）。然呂蒙正至及艾之年時柳永尚爲十歲左右之蒙童，而呂公著至及艾之年時柳永已卒，唯呂夷簡與柳永年齒相當，有可能成爲此詞之贈主。據《宋史》卷九《仁宗紀》與卷三一一《呂夷簡傳》載：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累官至大理寺丞、兩浙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龍圖閣直學士。乾興元年（一〇二二）二月，真宗崩，七月，夷簡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知政事，在相位二十餘年，封許國公，以太尉致仕，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卒，年六十六。本傳謂其「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夷簡入相時年四十四，正所謂「福無艾，山河帶礪人難老」，「同一呂，今偏早」者是也。

《仁宗紀》載：「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致書求割地」，五月，「契丹集兵幽州，聲言來侵，河北、京東皆爲邊備」，閏九月，「元昊寇定川砦，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葛懷敬戰没，諸將死者十四人，元昊大略渭川而去。」冬十月，「知制誥梁適報使契丹」，「契丹遣使來致誓書，報徹兵」，十一月，「復都部署兼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三年春正月，「元昊自名曩霄，遣人來納款，稱夏國。」本傳謂其「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

寧」，卽指路契丹而敗元昊事。故知詞中所謂「泰階平了，又見三台耀。烽火靜，欃槍掃」，卽指慶曆三年春平元昊事。詞當作於此時，其時，呂夷簡六十五歲。《衆名姬春風弔柳七》謂「呂相公六十誕辰，家姬無新歌上壽，特求員外一闋」，「六十」云云，不確。因夷簡六十時朝無戰事，詞何能憑空言「烽火靜，欃槍掃」耶？又，據前《木蘭花慢·古繁華茂苑》闋考，慶曆三年春柳永在蘇州，則此詞當以寫於此年夏秋爲宜。

西江月

腹内胎生異錦，筆端舌噴長江。縱教疋絹字難償，不屑與人稱量。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風流才子占詞場，真是白衣卿相。

校記

毛、吳、朱本均無，從《古今小說·衆名姬春風弔柳七》中錄出。「疋絹」，《全宋詞》作「片絹」。

箋註

〔胎生兩句〕謂腹内文章如錦，筆端吐波如江。李肇《翰林志》：「《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　〔疋絹句〕《衆名姬春風弔柳七》：「蜀錦二端，吳綾四端，聊充潤筆之敬。」

附識

《弔柳七》云：「呂丞相拆開封套，先讀了《千秋歲》詞，到也歡喜。又見《西江月》調，少不得也念一遍，念到『縱教疋絹

字難償，不屑與人稱量」，笑道：「當初裴晉公修福光寺，求文於皇甫湜，湜每字索絹三匹。此子嫌吾酬儀太薄耳。」又念到「我不求人富貴，人須求我文章」，大怒道：「小子輕薄，我何求汝耶？」從此銜恨在心。柳耆卿却是疎散的人，寫過詞，丟在一邊了，那裏還放在心上。又過了數日，正值翰林員缺，吏部開薦柳永名字，仁宗曾見他增定大晟樂府，亦慕其才，問宰相呂夷簡道：「朕欲用柳永爲翰林，卿可識此人否？」呂夷簡奏道：「此人雖有才華，然恃才高傲，全不以功名爲念。見任屯田員外，日夜留連妓館，大失官箴。若重用之，恐士習由此而變。」遂把耆卿所作《西江月》詞誦了一遍，仁宗皇帝點頭。早有知諫院官打聽得呂丞相銜恨柳永，欲得逢迎其意，連章參劾。仁宗御筆批着四句道：「柳永不求富貴，誰將富貴求之？任他白衣卿相，風前月下填詞。」」此乃小説家姑妄言之，亦無妨姑妄聽之而已。

失調名

多情到了多病。

校記

此殘句從《全宋詞》録出。　唐註云：「見《明道雜志》。」

柳詞總評

宋・王灼《碧鷄漫志》卷二:「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脱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凄凉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一引《後山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内官達後宫，其求其助。後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此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柳詞「鰲山綵構蓬萊島」，當云「綵縮」。坡詞「低綺户」，當云「窺綺户」。』二字既改，其詞益佳。」

同上書卷二引《藝苑雌黄》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獧子縱游娼館酒

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羇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

宋·魏慶之《魏慶之詞話》引李清照語曰：「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辭語塵下。」（案：此出李清照《詞論》）

宋·張炎《詞源》卷下「節序」條：「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祜之聲耳。所謂清明『拆桐花爛漫』、……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不然。」

同上書「雜論」條：「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康亦自批風抹月中來，風月二字，在我發揮，二公則爲風月所使耳。」

宋·張端義《貴耳集》：「項平齋言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直說云云。蓋詞本管弦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爲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康、柳詞得失」條：「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諧，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氣。」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評周柳詞」條：「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故價微劣於柳。」

清·劉體仁《七頌堂詞繹》「易安詞本色當行」條：「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

清·沈謙《填詞雜説》：「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學蘇、辛，不得見其用氣處。當以離處爲合。」

清·鄒祇謨《遠志齋詞衷》：「僻調之多，以柳屯田爲最。」

同上又一則：「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傾杯》、《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

同上書又一則：「宋人填詞絶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

同上書又一則：「毛馳黄云：柳七不足師，此言可爲獻替。《樂章集》多在旗亭北里間，比《片玉詞》更宕而盡。」

清·王士禎《花草蒙拾》：「柳七葬真州西仙人掌，僕嘗有詩云：『殘風曉月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

清·彭孫遹《金粟詞話》：「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黄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蘇東坡曰：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微以氣格爲病。」

同上書又一則：「晁無咎曰：子野、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者。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

同上書又一則：「蔡伯世曰：子野詞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詞。」

同上書又一則：「《吹劍録》曰：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耆卿。對曰，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按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鐵綽板，唱『大江東去』。爲之絶倒。」

同上書又一則：「《高齋詩話》曰：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却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至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詞乎。』少游慚服。」

同上書《詞品》下卷：「宋徽璧曰：詞家之旨，妙在離合，語不離則調不變宕。情不合則緒不聯貫。每見柳永，句句聯合，意過許久，筆猶未休，此是其病。」

同上書《詞辨》上卷：「宋無名氏《眉峰碧》詞云：『蹙損眉峰碧。……』宋徽宗手書此詞以問曹組，組亦未詳。徽宗曰，朕粘於屏以悟作法。真州柳永少讀書時，遂以此詞題壁，後悟作詞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曰：某亦頗變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徑。」

清・王奕清等《歷代詞話》卷四：「柳詞風格不高，而音律諧緩，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陳直齋）」

同上書又一則：「人皆言柳耆卿詞俗，然如『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唐人佳處，不過如此。（蘇軾）」

同上書又一則：「耆卿詞鋪叙展衍，備足無餘，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李之儀）」

同上書又一則：「耆卿詞雖極工，然多雜鄙語。（孫敦立）」

同上書又一則：「耆卿詞有教坊丁大使意。（劉克莊）」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一：「詩有游仙，詞亦有游仙。人皆謂柳三變《樂章集》工於閨幃淫媟之語、羈旅悲怨之辭。然集中《巫山一段雲》詞，工於游仙，又飄飄有凌雲之意，人所未知。」

清·田同之《西圃詞説》：「陳眉公曰：『幽思曲想，張、柳之詞工矣，然其失則俗而膩也。……』」

同上書又一則：「華亭宋尚木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艷，而少寄托。」

同上書又一則：「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案此則見王元美《藝苑卮言》）

清·郭麐《靈芬館詞話》：「詞之爲體，大略有四：風流華美，渾然天成，如美人臨粧，却扇一顧，花間諸人是也。晏元獻、歐陽永叔諸人繼之。施朱傅粉，學步習容，如宮女題紅，含情幽艷，秦、周、賀、晁諸人是也。柳七則靡曼近俗矣。……」

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耆卿爲世訾謷久矣，然其鋪叙委宛，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氣在骨。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耆卿鎔情入景，故淡遠。」「周、柳、黄、晁，皆喜爲俚語，山谷尤

甚。」「詞筆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複在脫。複處無垂不縮，故脫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溫、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批賀鑄《薄倖・淡妝多態》條：「耆卿於寫景中見情，故淡遠。方回於言情中布景，故濃至。」

清・馮金伯輯《詞苑粹編》卷二《旨趣》：「長調推秦、柳、周、康爲協律。」（《詞苑》）

同上書卷三《品藻》：「尹鶚《杏園芳》第二句『教人見了關情』，末句『何時相遣夢相縈』，遂開柳屯田俳調。」（《柳塘詞話》）

同上書卷九《指摘》：「柳永以《樂章集》名集，其詞蕪雜者十有八，必若美成、堯章宮調語句兩皆無憾，斯爲冠絶。」（《詞潔》）

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三「《樂章集》不易訂」條：「傳訛舛錯，惟《樂章集》信不易訂。如《浪淘沙慢》一百三十三字，《女冠子》一百十一字，《傾杯樂》九十五字，又一百八字，《引駕行》一百二十五字，《望遠行》一百四字，《秋夜月》八十二字，《洞仙歌》一百十九字，又一百二十三字，又一百二十六字，《長壽樂》八十三字，《破陣樂》一百三十二字。世乏周郎，無從顧誤，不能不爲屯田惜已。」

同上書卷四「朱彝尊論南宋詞」條：「……夫北宋也，蘇之大，張之秀，柳之豔，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之老，何以尚茲。」

清·宋翔鳳《樂府餘論》「慢詞始於耆卿」條：「按詞自南唐以後，但有小令。其慢詞蓋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柳詞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俚語，而高處足冠群流，倚聲家當尸而祝之。如竹垞所録，皆精金粹玉。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東坡輩以餘事爲之也。耆卿蹉跎於仁宗朝，及第已老，其年輩實在東坡之前。先於耆卿，如韓稚圭、范希文，作小令，惟歐陽永叔間有長調。羅長源謂多雜入柳詞，則未必歐作。余謂慢詞，當始耆卿矣。」

清·鄧廷楨《雙硯齋詞話》：「柳耆卿以詞名景祐皇祐間。《樂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輕浮猥媟，取譽箏琶。如當時人所譏，有教坊丁大使意。惟《雨霖鈴》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雪梅香》之『漁市孤煙裊寒碧』，差近風雅。《八聲甘州》之『漸風霜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乃不減唐人語。『遠岸收殘雨』一闋，亦通體清曠，滌盡鉛華。昔東坡讀孟郊詩云：『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吾於屯田詞亦云。」

清·錢裴仲《雨花盦詞話》「柳詞與曲相近」條：「柳詞與曲，相去不能以寸。且有一個意或二三見，或四五見者，最爲可厭。其爲詞無非舞館魂迷，歌樓腸斷，無一毫清氣。」

同上書「柳七不能與張先齊名」條：「柳七詞中，美景良辰、風流憐惜等字，十調九見。即如《雨霖鈴》

一闋，只「今宵酒醒」二句膾炙人口，實亦無甚好處。張、柳齊名，秦、黃並譽，寃哉。」

清·李佳《左庵詞話》：「詞家昉於宋代，然只柳屯田、周美成爲解音律，其詞尤未盡工。」

清·江順詒輯、宗山參訂《詞學集成》卷五「詞壞於秦黃周柳之淫靡」條：「陶篁村自序云：『倚聲之作，莫盛於宋，亦莫衰於宋。嘗惜秦、黃、周、柳之才，徒以綺語柔情，競誇豔冶。從而效之者加厲焉。遂使鄭衛之音，氾濫於六七百年，而雅奏幾乎絶矣。』」詒案：詞之壞，壞於秦、黃、周、柳之淫靡，非有巨識，孰敢議宋人耶。」

同上書「南北二宋如文中之八家」條：「陳曼生鴻壽《衡夢詞序》云：『夫流品別則文體衰，摘名圖而詩學蔽。花間淫靡，爭價一字之奇。草堂噍殺，矜惜片言之巧。繆道乖典，鮮能圓通。是以耆卿騫翮於津門，邦彥厲響於照碧，至北宋而一變。……』」

同上書「宋詞各造其極」條：「蔡小石宗茂《拜石詞序》云：『詞勝於宋，自姜、張以格盛，蘇、辛以氣勝，秦、柳以情勝，而其派乃分。……』詒案：此以蘇、辛、秦、柳與姜、張並論，究之格勝者，氣與情不能逮。」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一「閩詞家」條：「吾閩詞家，宋元極盛，要以柳屯田、劉後村爲眉目。」

同上書卷十二「兩宋詞評」條：「歐陽、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濫，黃魯直失之傖。」

同上書續編三「凌廷堪論詞」條：「宣城張其錦，次仲之高弟也。述其師之言曰：……慢詞北宋爲

初唐，秦、柳、蘇、黄如沈、宋，體格雖具，風骨未遒。……北宋歐、蘇以上如齊、梁，周、柳以下如陳、隋。」

清·馮煦《蒿庵論詞》：「耆卿詞，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奡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爲俳體，詞多媟黷，有不僅如《提要》所云，以俗爲病者。《避暑録話》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三變之爲世詬病，亦未嘗不由於此，蓋與其千夫競聲，毋甯《白雪》之寡和也。」

清·沈曾植《菌閣瑣談》附録《海日樓叢鈔》「詞變爲曲之關鍵」條：「北方於韻，平仄既通，於字少聲多之難過去者，往往加字以濟之。字少之詞，乃遂變爲字多之曲。哩囉在詞爲虚聲，而在曲爲實字。最顯證也。此端自柳耆卿已萌芽，《樂章集》同一調而不同字數者劇多。彼蓋深諳歌者甘苦，又其時去五代未遠，了知詩變爲詞，即緣字少聲多之故。既演小令爲慢詞，遂不惜增減字句，以除磊塊，使無大晟之齊整，美成之嚴謹，詞化爲曲，不必待却特殊時代矣。」

同上書附録《手批詞話三種》：《詞筌》：「長調推秦柳周康爲協律。」先生批云：「以宋世風尚言之，秦柳爲當行，周康爲緦律，四家並提，宋人無此語也。」彭孫遹《金粟詞話》云：「詞家每以秦七、黄九並稱。」先生批云：「當時並未齊名。明世諸公，無聊比附耳。」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爲其實説，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之。」

同上書又一則：「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敘事，有過前人。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耳。」

同上書又一則：「叔原貴異，方回贍逸，耆卿細貼，少游清遠，四家詞趣各別，惟尚婉則同耳。」

同上書又一則：「南宋詞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同上書又一則：「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

清·陳廷焯《詞壇叢話》：「昔人謂東坡詞勝於情，耆卿情勝於詞，秦少游兼而有之。」

同上書又一則：「秦柳自是作家，然却有可議處。東坡詩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微以氣格爲病也。」

同上書又一則：「秦寫山川之景，柳寫羈旅之情，俱臻絶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耆卿詞，善於鋪敘，羈旅行役，尤屬擅長。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温、韋忠厚之意。詞人變古，耆卿首作俑也。」

同上書又一則：「東坡、少游皆是情餘於詞。耆卿乃辭餘於情。解人自辨之。」

同上書又一則：「後人動稱秦、柳，柳之視秦，爲之奴隸而不足者，何可相提並論哉。」

同上書卷六：「柳耆卿《戚氏》云：『紅樓十里笙歌起，漸平沙落日銜殘照。』意境甚深，有樂極悲來、時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繫青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荒謏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

豈不可惜。」

清・胡薇元《歲寒居詞話》「《樂章集》多舛誤」條：「柳永耆卿樂章詞。官屯田員外，善爲歌詞。教坊得新腔，必求爲詞，始行於世，故有井水飲處，咸歌柳詞。宋人云：詩當學杜，詞當學柳。蓋詞人管絃，柳實能手。今傳者多舛缺，如《小鎮西》『路繚繞』，《臨江仙》『蕭條』，二字皆後段務頭，誤作前段結句。《尾犯》『一種芳心力』，『芳』實『勞』之誤。《浪淘沙慢》之『幾度飲散歌闌』，『闌』乃『闋』之誤。《浪淘沙令》之『促盡隨紅袖舉』，『促』下脱『拍』字是也。」

清・沈祥龍《論詞隨筆》：「唐人詞，風氣初開，已分二派。太白一派，傳爲東坡，諸家以氣格勝，於詩近西江。飛卿一派，傳爲屯田，諸家以才華勝，於詩近西崑。後雖迭變，總不越此二者。」

清・張德瀛《詞徵》卷一：「詩衰而詞興，詞衰而曲盛，必至之勢也。柳耆卿詞隱約曲意。」

同上書卷五：「耆卿詞多本色語，所謂有井水處，能歌柳詞。時人爲之語曰『曉風殘月柳三變』，又曰『露花倒影柳屯田』，非虛譽也。特其詞婉而不文，語纖而氣雌下，蓋骫骳從俗者。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旨繩之，則望景先逝矣。胡致堂謂爲掩衆制而盡其妙，蓋耳食之言耳。」

清・陳鋭《褎碧齋詞話》：「言清空者喜白石，好穠豔者學夢窗，諧婉工緻，則師公謹、叔夏。獨柳三變，無人能道其隻字已。」

同上書又一則：「詞源於詩，而流爲曲。如柳三變，純乎其爲詞矣乎。」

同上書又一則：「屯田詞在院本中如《琵琶記》，清真詞如《會真記》。」

同上書又一則：「屯田詞在小説中如《金瓶梅》，清真詞如《紅樓夢》。」

同上書「鄭文焯論柳詞」條：「近年詞家推鄭文焯氏，……比重陽前夕，損書惠余，節録於下：柳三變乃以專詣名家，而當時轉述其俳體，大共非訾，至今學者，竟相與咋舌瞠目，不敢復道其一字。獨夢華推爲北宋巨手，揚波於前，又得君推瀾於後，遂使大聲發海上，亦足表微千古。凡有井水處，庶其思源泉混混，有盈科後進之一日乎。……蓋能見耆卿之骨，始可通清真之神。不獨聲律之空積忽微，以歲世綿邈而求之至難。即文字之託於音，切於情，發而中節，亦非深於文章，貫串百家，不能識其流別。近之作者，思如玉田所云妥溜者，尚不易得，況語以高健耶。其故在學人手眼太高，不屑規規於一藝。不學者又專於此中求生活，以爲豪健可以使氣，哀豔可以情喻，深究可以言工。不知比興，將焉用文。元、明迄今，迷不知其門户，噫亦難矣。」

同上書「周詞繼柳」條：「上三下五八字句，惟屯田獨擅，繼之者美成而已。」

同上書又一則：「柳詞《夜半樂》二首，時令雖不同，而機杼則一。蓋一係初作，一係隨時改定稿，而並存之。其他重文誤字，不一而足，説見余審定柳詞本。」

清·張祥齡《詞論》「文章風氣不同」條：「文章風氣，如四時遷移，莫知爲而爲，故謂之運。……南唐二主，馮延己之屬，固爲詞家宗主，然是勾萌，枝葉未備。小山、耆卿，而春矣。清真、白石，而夏矣。夢

窗、碧山，已秋矣。至白雲，萬寶告成，無可推徙，故元以曲繼之。此天運之終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

王國維《人間詞話删稿》：「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爲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精壯頓挫，已開北曲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州》，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

同上書又一則：「屯田輕薄子，只能道『奶奶蘭心蕙性』耳。」

同上書又一則：「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龔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説尋春爲汝歸。』其人之凉薄無行，躍然紙墨間。余輩讀耆卿、伯可詞，亦有此感。」

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録一》：「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軒可比昌黎。而詞中老杜，則非先生（指清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猶爲未當也。」

鄭文焯撰、龍沐勛輯《大鶴山人詞話》附録《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一：「玉田崇四家詞，黜柳以進史，蓋以梅溪聲韻鏗訇，幽約可諷，獨於律未精細。屯田則宋專家，其高渾處不減清真，長調尤能以沉雄之

魄，清勁之氣，寫奇麗之情，作揮綽之聲，猶唐之詩家，有盛晚之別。」

鄭文焯撰、龍沐勛輯《大鶴山人論詞遺札·與夏吷盦書二十四則》其五：「嘗以北宋詞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靈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詠歎之情。故耆卿、美成，並以蒼渾造耑，莫究其託諭之旨。卒令人讀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興可觀。有觸之當前即是者，正以委曲形容所得感人深也。」

同上書其九：「近悟宋人詞中著去上字例，如尊議前結二句第二字。若先用去，則下句第二字即宜以上聲爲協。反是亦合。試驗柳詞是解前後結皆然，足徵上去字須參差叶協。柳作後煞即先上後去，不沾沾一節也。」

同上書其二十：「周柳詞高健處惟在寫景，而景中人自有無限凄異之致，令人歌笑出地。正如黄祖歎禰生，悉如吾胸中所欲言，誠非深於比興，不能到此境也。」

同上書其二十四：「再《臨江仙》柳詞，宋本有引字，是也。諦審此詞宜下平聲之清揚，方得哀豔之致。」

鄭文焯撰、戴正誠輯《大鶴先生手札彙鈔》：「蓋兩宋大家，如柳周姜史詞，往往句中夾協，似韻非韻。於句投尤多見之。屯田是句似亦偶合，不須深究譜例。但取其音拍鏗訇，諷入吟口，無復凝滯。即依永和聲，已得空積勿微之旨。」

况周頤《蕙風詞話》卷三：「柳屯田《樂章集》，爲詞家正體之一，又爲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

周曾錦《卧廬詞話》：「柳耆卿詞，大率前遍鋪叙景物，或寫羈旅行役，後遍則追憶舊歡，傷離惜別，

幾於千篇一律，絶少變换，不能自脱窠臼。詞格之卑，正不徒雜以鄙俚已也。」

蔡嵩雲《柯亭詞論》「自然與人工各占地位」條：「宋初慢詞，猶接近自然時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詞法立，清真出而詞法密，詞風爲之丕變。如東坡之純任自然者，殆不多見矣。」

同上書又一則：「屯田爲北宋創調名家，所爲詞，得失參半。其倡樓信筆之作，每以俳體爲世詬病，萬不可學。至其佳詞，則章法精嚴，極離合順逆貫串映帶之妙，下開清真、夢窗詞法。而描寫景物，亦極工麗。《雨霖鈴》調，在《樂章集》中，尚非絶詣。特以『楊柳岸，曉風殘月』句得名耳。」

同上書又一則：「柳詞勝處，在氣骨，不在字面。其寫景處，遠勝其抒情處。而章法大開大闔，爲後起清真、夢窗諸家所取法，信爲創調名家。如《玉蝴蝶》『望處雨收雲斷』、《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安公子》『遠岸收殘雨』、《傾杯樂》『木落霜洲』、《卜算子慢》『江楓漸老』、《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諸闋，寫羈旅行役中秋景，均窮極工巧。」

同上書又一則：「周詞淵源，全自柳出。其寫情用賦筆，純是屯田家法。特清真有時意較含蓄，辭較精工耳。細繹《片玉集》，慢詞學柳而脱去痕迹自成家數者，十居七八。字面雖殊格調未變者，十居二三。陳袌碧有言：能見耆卿之骨，始能通清真之神。目光如炬，突過王晦叔、張玉田諸賢遠甚。」

陳匪石《聲執》卷上「句中韻」條：「詞有句中韻，或名之曰短韻，在全句爲不可分，而節拍實成一韻。例如……《木蘭花慢》則有三短韻，换頭以外，如柳詞之傾城、歡情皆是。且柳之三首悉同。此等叶韻，

最易忽略。南宋以後，往往失叶。」

同上書卷上「孔廣森分韻」條：「慢曲格調，成於屯田《樂章集》中。如《笛家弄》之四句一韻，全篇凡五。《曲玉管》換頭四句一韻，結拍五句一韻。雖篇中間以短韻，然實句多而節拍少。林鐘商《鳳歸雲》，起調、換頭皆六句一韻。仙呂商《鳳歸雲》，換頭，六句一韻，亦《西平樂》之類。至《夜半樂》前兩段用疊聲，第三段逐句用韻者相連至四句，則改用促拍，又與孔氏之論鴟鴞者同矣。」

同上書卷上「音理宜求密」條：「屯田嫻於聲律，當時必付謳唱，所用兩上、兩去、兩入，音節是否流美，後鮮繼聲，是否因不悦耳之故，今無可考。」

同上書卷上「鍊字鍊句」條：「珠玉、小山、子野、屯田、東山、淮海、清真，其詞皆神於鍊。不似南宋諸家，鍼線之迹未滅盡也。」

同上書卷上「行文兩要素」條：「行文有兩要素，曰氣，曰筆。氣載筆而行，筆因文而變。……但觀柳、賀、秦、周、姜、吴諸家，所以涵育其氣，運行其氣者即知。」

同上書卷下「論北宋六家」條：「凡兩宋之千門萬户，清真一集，幾擅其全，世間早有定論矣。然北宋之詞，周造其極。而先路之導，不止一家。……柳永高渾處、清勁處、沉雄處、體會入微處，皆非他人屐齒所到。且慢詞於宋，蔚爲大國。自有三變，格調始成。」

同上書卷下「九種詞集」條：「其深造者柳、蘇、秦、周，庶幾相近。」

附録

一、存目詞

調名	首句	出處	附註
江城引	年年江上探寒梅	《梅苑》卷一或《全芳備祖》前集卷一「梅花」門	王觀詞，見《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五。
三臺令	魚藻池邊射鴨	《全芳備祖》前集卷二四「芙蓉」門	唐王建詞，見唐王建詩集卷七。
慶春宮	雲接平岡	《草堂詩餘》前集卷下	周邦彥詞，見《片玉集》卷六。
白苧	繡簾垂	又	紫姑（無名氏）詞，見《碧雞漫志》卷二。
望梅	小寒時節	又	無名氏詞，見《梅苑》卷四與《欽定詞譜》卷三四。

調名	首句	出處	附註
清平樂	陰晴未定	《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	賀鑄詞，見《樂府雅詞》卷中。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	李煜詞，見《尊前集》。
燭影搖紅	妝粉輕勻	《菊坡叢話》卷二六	周邦彥詞，見《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多麗	鳳凰簫	《古今詞統》卷十六	元張翥詞，見《蛻巖詞》卷上。
紅情	無邊春色	《歷代詩餘》卷五七	張炎詞，見《山中白雲》卷六。
水龍吟	雪霏冰結霜凝	《歷代詩餘》卷七四	無名氏詞，見《梅苑》卷一。
滿庭芳	青幄高張	《廣羣芳譜》卷六三「果譜·荔枝」門。	無名氏詞，見《全芳備祖》後集卷一「荔枝」門。

調名	首句	出處	附註
絳都春	融和又報	曹元忠《補樂章集》	丁仙現詞，見《草堂詩餘》後集卷上。
女冠子	同雲密布	又	無名氏詞，見《草堂詩餘》前集卷下。附録於後。
如夢令	郊外緑陰千里	《古今小説・衆名姬春風弔柳七》	見前「柳詞輯佚」
千秋歲	泰階平了	又	又
西江月	腹内胎生異錦	又	又

以上柳永存目詞十七首，據《全宋詞》録出；「附註」有改動。其中《如夢令・郊外緑陰千里》、《千秋歲・泰階平了》、《西江月・腹内胎生異錦》三首出自《古今小説・衆名姬春風弔柳七》，原「附註」謂「小説依託，詞附録於後。」竊以爲在無佐證時作此結論恐不妥，故作爲「柳詞輯佚」列於前。

二、互見詞

女冠子

火雲初布。遲遲永日炎暑。濃陰高樹。黄鸝葉底，羽毛學整，方調嬌語。薰風時漸動，峻閣池塘，芰荷爭吐。畫梁紫燕，對對銜泥，飛來又去。 想佳期、容易成辜負。共人人、同上畫樓斟香醑。恨花無主。卧象牀犀枕，成何情緒。有時魂夢斷，半窗殘月，透簾穿户。去年今夜，扇兒搧我，情人何處。

附識：此首從《全宋詞》録出。唐註云：「見《類草堂詩餘》卷四。」又案云：「此首或作康與之詞，見沈際飛本《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故今從柳詞中剔出，作爲互見詞附録於此。

女冠子

同雲密布。撒梨花、柳絮飛舞。樓臺悄似玉，向紅鑪暖閣，院宇深沈，廣排宴會，聽笙歌猶未徹，漸覺輕寒，透簾穿户。亂飄僧舍，密灑歌樓，酒帘如故。 想樵人、山徑迷蹤路。料漁人、收綸罷釣歸南浦。路無伴侶。見孤邨寂寞，招颭酒旗斜處。南軒孤雁過，嚦嚦聲聲，又無書度。見臘梅、枝上嫩蕊，兩兩三三微吐。

附識：此首從《欽定詞譜》卷四録出。譜後註云：「此詞或刻柳永，或刻周邦彦。自「樓臺悄似玉」以下三十二字，至

「户」字方押韻，必無此理。按《嘯餘譜》以玉字、會字爲叶韻，當從之。然音調未諧，字句亦恐有脱譌，故存以備參考。」

今作互見詞録此。

解連環

小寒時節。正同雲暮慘，勁風朝冽。信早梅、偏占陽和，向日處，凌晨數枝爭發。時有香來，望明豔、遥知非雪。想玲瓏嫩蕊，弄粉素英，旖旎清絶。　仙姿更誰並列。有幽光映水，疎影籠月。且大家、留倚闌干，對緑醑飛觥，錦箋吟閲。桃李繁華，奈彼此、芬芳俱別。等和羹待用，休把翠條漫折。

附識：此首從《欽定詞譜》卷三十四録出。譜於調下註云：「此調始自柳永，以詞有『信早梅、偏占陽和』及『時有香來，望明豔、遥知非雪』句，名《望梅》。後因周邦彦詞有『妙手能解連環』句，更名《解連環》。」《欽定詞譜》署柳永名，《梅苑》卷四謂爲無名氏詞，今作爲互見詞録此。

三、版本述略

（一）《樂章集》一卷，明·毛晉編《宋六十名家詞》本。柳詞宋本今已不經見，此本爲較早，其第三函第二册收《樂章集》一卷，編入不同宫調詞計一百九十二首。此版錯誤最多，且沿選家陋習，妄增題序、爲學林所詬病。

（二）《樂章集》一卷，晚清・吴重熹石蓮庵刻《山左人詞》本。該本一函十册，第一册收《樂章集》一卷，繆荃孫校，光緒廿七年（一九〇一）刻於金陵，編入柳詞二百零六首。此本重刻時又附繆荃孫校記一卷，曹元忠校記補遺一卷，逸詞一卷（收詞十首），並有繆、曹跋。二氏校記多採自宋本、梅禹金本、天籟軒本、明・顧汝所、陳鍾秀《草堂詩餘》本、朱本（非彊邨）及各種鈔本，細加比勘，詳入校記，其篇幅之長，幾與《樂章集》等。該本原不分卷，以毛本爲底本，校記却依宋本分上中下三卷（梅禹金本同），並於校記前列宋本目録。二氏參校諸書，今已不經見，故其校記彌足珍貴，實爲晚出之彊邨本所自焉。

（三）《樂章集》三卷，朱祖謀編《彊邨叢書》本。該本以毛斧季據含經堂宋本及周氏、孫氏兩鈔本校《樂章集》三卷勞巽卿傳鈔本爲底本，以清常道人趙元度校焦弱侯本、吴氏石蓮庵刻《山左人詞》本及繆曹二校參校，收詞二百零六首，後附朱氏校記及跋，爲較完善之版本。

（四）《樂章集》，唐圭璋編《全宋詞》本。該本依朱祖謀本，收詞二百一十三首，其中七首搜自其他詞籍及筆記，並加新式標點，即韻用「。」，句用「，」，逗用「、」。

四、序跋題識

（一）宋・黄裳《演山集・書〈樂章集〉後》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爲兒，猶

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於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

（二）明·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樂章集跋》

耆卿初名三變，後更名永，官至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所製樂章，音調諧婉，尤工於羈旅悲怨之辭，閨帷淫媟之語。東坡拈出「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謂唐人高處不過如此。一日，東坡問一優人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屯田宜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言外褒彈，優人固是解人。古虞毛晉記。

（三）《四庫全書總目·樂章集提要》

樂章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柳永撰。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葉夢得《避暑録話》曰：「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斜，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張端義《貴耳集》亦曰：「項平齋言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説云云。蓋詞本管絃冶蕩之

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爲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樂章集》三卷，今止一卷，蓋毛晉刊本所合併也。宋詞之傳於今者，惟此集最爲殘缺。晉此刻亦殊少勘正，譌不勝乙。其分調之顯然舛誤者，如《笛家》「別久」二字，《小鎮西》「久離闕」三字，《小鎮西犯》「路遼遶」三字，《臨江仙》「蕭條」二字，皆係後段換頭，今乃載作前段結句。字句之顯然舛誤者，如《尾犯》之「一種芳心力」，「芳」字當作「勞」；《浪淘沙慢》之「幾度飲散歌闌」，「闌」字當作「闋」，「如何時」，「如」字當作「知」；《浪淘沙令》之「有一箇人人」，「一」字屬衍，「促盡隨紅袖舉」，「促」字下缺「拍」字；《破陣樂》之「各明珠」，「各」字下脫「採」字；《定風波》之「拘束教吟咏」，「咏」字當叶韻，作「和」字；《鳳歸雲》之「霜月夜」，「夜」字下脫「明」字；《如魚水》之「蘭芷汀洲望中」，「中」字當作「裏」；《望遠行》之「亂飄僧舍，密灑歌樓」二句，上下倒置；《紅窗睡》之「如削肌膚紅玉瑩」句，已屬叶韻，下文又誤增「峰」字；《河傳》之「露清紅，芳交亂」，「清」字當作「淨」；《塞鴻》之「漸西風緊」，「緊」字屬衍；《訴衷情》之「不堪更倚木蘭」，「木蘭」二字當作「蘭棹」；《夜半樂》之「嫩紅光數」，「光」字當作「無」，「金斂笑爭賭」，「斂」字當作「釵」。萬樹作《詞律》，嘗駁正之，今並從其說。其必不可通者，則疑以傳疑，姑仍其舊焉。

（四）清·繆荃孫《山左人詞·樂章集校記跋》

宋人詞集校訂至難，而柳詞爲最。如《傾杯樂》八首，「樓鎖輕煙」一首九十四字，分段；「離讌殷勤」

一首九十五字「木落霜洲」一首一百四字，均不分段；「禁漏花深」一首一百六字，分段，「凍水消痕」一首一百七字，分段，「水鄉天氣」一首、「金風淡蕩」一首一百八字、「皓月初圓」一首一百十六字，均不分段。或作《古傾杯》，或作《傾杯》。宜興萬紅友云：「柳集『禁漏』一首屬仙呂宫，『皓月』、『金風』二首屬大石調，『木落』一首屬雙調，『樓鎖』、『凍水』、『離讌』三首屬林鐘商，『水鄉』一首屬黄鐘調。或因調異而曲異也，然又有同調而長短大殊者，只可闕疑。」又云：「《樂章集》訛舛最多，實難勘定，甯甘闕陋之嘲。不能爲柳氏功臣，亦不敢爲柳氏罪人也。」海甯吴子律云：「《樂章集》信不易訂。如《浪淘沙慢》一百三十三字，《女冠子》一百十一字，《引駕行》一百二十五字，《望遠行》一百四字，《秋夜月》八十二字，《洞仙歌》一百十九字，又一百二十三字，又一百二十六字，《長壽樂》八十三字，《破陣樂》一百三十三字。世乏周郎，無從顧誤，不能不爲屯田惜已(矣)。」汲古書目有宋版，柳公《樂章》五本，注「今世行本俱不全，此宋版特全」，故可寶。然《(宋)六十家詞》刻只一卷，粗率異常。汲古之書，往往所藏與所刻不符，殊不可解。今吴仲飴同年重刻此集，因取明梅禹金鈔校三卷本(次序與毛本同，惟分三卷，多《西施》一闋不全，又《八六子》一題)，又一明鈔本、《花草粹編》、《嘯餘圖譜》、紅友《詞律》、天籟閣《詞譜》、秀水杜小舫《詞律》校勘記，引宋本校之，脱行奪句、訛字、顛倒字，悉爲舉出，得百許事，編校勘記一卷，逸詞一卷。刻既成，吴興陸純伯觀察以宋本次第及訛字注於新刻本，悉剌取入記而别刻之，列宋本目録於前。宋本有而汲古脱者十二首，悉按原次補入校勘記。另輯逸詞十首，而聲律非所知，尚不敢自居爲柳氏功臣

也。杜、陸兩宋本不知有汲古所藏否？朱竹垞《詞綜》注云九卷，將來如遇各本當校之，必有所得出此刻之外者，或於柳氏不無小補云。江陰繆荃孫識。

（五）清・曹元忠《山左人詞・樂章集校勘記補遺跋》

壬寅病月，元忠重遊白下，謁吾師菽風先生於鍾山講舍，出近饌（撰）仲飴方伯新刊《樂章集校勘記》見示，且命輯録屯田逸詞。既得十許調，複取《花菴詞選》、《草堂詩餘》、《陽春白雪》、《樂府指迷》、《梅苑》、《全芳備祖》及徐誠齋丈《詞律拾遺》，爲《補遺》一卷。柳詞自汲古刻六十家本，至此始一至理董。縱未能刊嘌倡新添之字、傳舍韞内里之聲，亦庶幾有井水處能歌矣。師與方伯皆謂可存，促成之，附《校勘記》後。皋月十又二日吳曹元忠識於鍾山小園。時紅藕試華，緑蕉坼陰，宿雨初姓，涼思灑然。

（六）朱祖謀《彊邨叢書・樂章集校記跋》

毛斧季據舍經堂宋本及周氏、孫氏兩鈔本校正《樂章集》三卷勞巽卿傳鈔本，老友吳伯宛得之京師者。《直齋書録解題》「《樂章集》九卷」，《汲古閣秘本書目》「柳公《樂章集》五本」（註云：「今世行本俱不全，此宋版特全。」），俱不經見。伯苑又寄示清常道人趙元度校焦弱侯三卷本，毛子晉所刻似從之出，而删其《惜春郎》、《傳花枝》二調。然毛刻不分卷，亦不云何本。海豐吳氏重梓毛本，繆小珊、曹君直引梅禹

金及諸選本一再校勘，又採案吾郡陸氏藏宋本入記而別刊之。考《皕宋樓藏書志》稱曰：「毛斧季手校本非宋槧也。」以校勞氏鈔本，篇次悉同而字句頗有乖違，往往與萬紅友説合，或傳寫者據《詞律》點竄，已非斧季真面。杜小舫校《詞律》，徐誠齋編《詞律拾遺》，兼舉宋本，又與毛校不盡合符。兹編顯有脱訛，雜採周、孫二鈔，恐非宋槧，未可盡爲依據。繆、杜諸所據本，又未寓目，無從折衷。姑就諸本鉤稽異同，粗爲諟正，其貳文別出非顯屬性謬者，具如疏記，以備參榷。柳詞傳誦既廣，别墨實繁，選家所見，匪盡辜較。今止惟是之從，亦依違不能斠若也。甲寅三月，彊村老民朱孝臧跋。

五、引用書目

（一）經部

易經　尚書　詩經　周禮　儀禮　禮記　左傳　論語　孟子　爾雅

（二）史部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隋書　舊唐書　新唐書　十國春秋　宋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長編　晉中興祥徵記　汝南先賢傳　翰林志　國史補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

宋人軼事匯編

(三)子部

老子道德經　列子　莊子　淮南子　抱朴子　新序　説苑　新書　晏子春秋
齊民要術　吕氏春秋

(四)文學藝術部

全唐詩　全宋詞　文選　楚辭　丹鉛總録　古今樂録　漢山詩話　洪北江詩話
唐詩紀事　宋詞紀事　書苑　花草粹編　珊瑚鈎詩話　法書要録　詩詞曲語辭匯釋
畫墁録　佩文韻府

(五)小説異聞雜記部

類林　青箱記　玄怪録　穆天子傳　海内十洲記　山海經　古今注　風俗通義
粧樓記　述異記　瑯嬛記　洽聞記　續齊諧記　拾遺記　盧氏雜記　天中記　荆
楚歲時記　乾淳歲時記　太平寰宇記　西都雜記　搜神記　續搜神記　漢武帝别國洞

冥記　洞冥記　漢武内傳　漢孝武故事　趙飛燕外傳　楊妃外傳　太真外傳　語林
北夢瑣言　夢溪筆談　老學庵筆記　能改齋漫録　澠水燕談録　冷齋夜話　春渚紀聞
歲時廣記　緑窗新話　鶴林玉露　避暑録話　苕溪漁隱叢話　語林　湘山野録　揮
塵録　吹劍録　癸辛雜識　堯山堂外記　清波雜志　容齋隨筆　法苑珠林　群書拾
唾　營造法式　杜陽雜編　誠齋雜記　風俗通　本行經　雍録　曲洧舊聞　異聞
録　集仙録　集仙傳　神仙傳拾遺　列仙傳　茅君内傳　續仙傳　神仙傳　東方
朔傳　仙傳拾遺　山堂肆考　雲溪友議　歲華記麗　襄陽耆舊傳　世説新語　東京
夢華録　武林舊事　月令廣義　千金月令　四民月令　歲華記麗譜　海録瑣事　六
帖　中吴紀聞　錢塘遺事

(六)天文地理部

泰階六符經　吴地記　華陽國志　水經注　三輔黄圖　西湖志餘　輿地志　詩地理
考　名勝志　河圖括地象　明一統志　元豐九域志　錢塘記　咸淳臨安志

（七）叢書類書部

百子全書　說郛三種　太平廣記　事文類聚　淵鑑類函　藝文類聚　詞話叢編　文苑英華

六、柳詞索引

調名	首句	毛本	吳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黃鶯兒	園林晴晝春誰主	有	有	卷上	十三·上		卷上一
玉女搖仙佩	飛瓊伴侶	又	又	又	十三·上		又·三
雪梅香	景蕭索	又	又	又	十三·下		又·五
尾犯	夜雨滴空階	又	又	又	十三·下		又·六
早梅芳	海霞紅	無	無	又	十四·上	吳本繆荃孫校從宋本補	又·七
鬬百花	颯颯霜飄鴛瓦	有	有	又	十四·上		又·一一
又	煦色韶光明媚	又	又	又	十四·下		又·一三
又	滿搦宮腰纖細	又	又	又	十四·下		又·一四

調名	首句	毛本	吳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甘草子	秋暮	又	又	又	十四・下		又・一五
又	秋盡	又	又	又	十五・上		又・一六
送征衣	過韶陽	又	又	又	十五・上		又・一七
晝夜樂	洞房記得初相遇	又	又	又	十五・下		又・二〇
又	秀香家住桃花徑	又	又	又	十五・下		又・二一
柳腰輕	英英妙舞腰肢軟	又	又	又	十五・下		又・二三
西江月	鳳額繡簾高卷	又	又	又	十六・上		又・二四
傾杯樂	禁漏花深	又	又		十六・上		又・二五
笛家弄	花發西園	又	又		十六・下		又・二八
傾杯樂	皓月初圓	又	又	又	十六・下		又・三〇
迎新春	嶰管變青律	又	又	又	十七・上		又・三一

曲玉管	隴首雲飛	又	又	又	十七・上		又・三三
滿朝歡	花隔銅壺	又	又	又	十七・下		又・三四
夢還京	夜來忽忽飲散	又	又	又	十七・下		又・三五
鳳銜杯	有美瑤卿能染翰	又	又	又	十八・上		又・三六
又	追悔當初孤深願	又	又	又	十八・上		又・三七
鶴冲天	閒窗漏永	又	又	又	十八・上		又・三八
受恩深	雅致裝庭宇	又	又	又	十八・下		又・三八
看花回	屈指勞生百歲期	又	又	又	十八・下		又・三九
又	玉墄金階舞舜干	又	又	又	十八・下		又・四〇
柳初新	東郊向曉星杓亞	又	又	又	十九・上		又・四一
兩同心	嫩臉修蛾	又	又	又	十九・上		又・四三
又	竚立東風	又	又	又	十九・上		又・四四

調名	首句	毛本	吳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女冠子	斷雲殘雨	又	又	又	十九・下		又・四五
玉樓春	昭華夜醮連清曙	又	又	又	十九・下		又・四六
又	鳳樓郁郁成嘉瑞	又	又	又	十九・下		又・四八
又	皇都今夕知何夕	又	又	又	二〇・上		又・五〇
又	星闈上笏金章貴	又	又	又	二〇・上		又・五一
又	閬風岐路連銀闕	又	又	又	二〇・上		又・五四
金蕉葉	厭厭夜飲平陽第	又	又	又	二〇・上		又・五五
惜春郎	玉肌瓊豔新妝飾	無	無	又	二〇・下	吳本繆校引宋本	又・五六
傳花枝	平生自負	又	又	又	二〇・下	又	又・五七
雨霖鈴	寒蟬凄切	有	有	卷中	二一・上		卷中・五九
定風波	竚立長堤	又	又	又	二一・上		又・六二

尉遲杯	寵佳麗	又	又	又	二一・下		又・六四
慢卷紬	閒窗燭暗	又	又	又	二一・下		又・六五
征部樂	雅歡幽會	又	又	又	二二・上		又・六六
佳人醉	暮景蕭蕭雨霽	又	又	又	二二・上		又・六七
迷仙引	纔過笄年	又	又	又	二二・上		又・六七
御街行	燔柴煙斷星河曙	又	又	又	二二・下		又・六九
又	前時小飲春庭院	又	又	又	二二・下		又・七二
歸朝歡	別岸扁舟三兩隻	又	又	又	二二・下		又・七三
采蓮令	月華收	又	又	又	二三・上		又・七四
秋夜月	當初聚散	又	又	又	二三・上		又・七四
巫山一段雲	六六真游洞	又	又	又	二三・下		又・七五
又	琪樹羅三殿	又	又	又	二三・下		又・七八

調名	首句	毛本	吴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又	清旦朝金母	又	又	又	二三・下		又・七九
又	閬苑年華永	又	又	又	二三・下		又・八一
又	蕭氏賢夫婦	又	又	又	二四・上		又・八一
婆羅門令	昨宵裏	又	又	又	二四・上		又・八三
法曲獻仙音	追想秦樓心事	又	又	又	二四・上		又・八四
西平樂	盡日憑高目	又	又	又	二四・下		又・八五
鳳棲梧	簾内清歌簾外宴	又	又	又	二四・下		又・八六
又	獨倚危樓風細細	又	又	又	二五・上		又・八七
又	蜀錦地衣絲步障	又	又	又	二五・上		又・八八
法曲第二	青翼傳情	無	無	又	二五・上	吴本從繆校引宋本補	又・八九

秋蕊香引	留不得	有	有	又	二五・下		又・九〇
一寸金	井絡天開	無	無	又	二五・下	吴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九〇
永遇樂	薰風解愠	有	有	又	二五・下		又・九四
又	天闊英游	又	又	又	二六・上		又・九六
卜算子	江楓漸老	又	又	又	二六・上		又・九九
鵲橋仙	届征途	又	又	又	二六・下		又・一〇〇
浪淘沙	夢覺	又	又	又	二六・下		又・一〇一
夏雲峰	宴堂深	又	又	又	二七・上		又・一〇二
浪淘沙令	有箇人人	又	又	又	二七・上		又・一〇三
荔枝香	甚處尋芳賞翠	又	又	又	二七・上		又・一〇三
古傾杯	凍水消痕	又	又	又	二七・下		又・一〇四
傾杯	離宴殷勤	又	又	又	二七・下		又・一〇六

調名	首句	毛本	吳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破陣樂	露花倒影	又	又	又	二八・上		又・一〇七
雙聲子	晚天蕭索	又	又	又	二八・上		又・一〇九
陽臺路	楚天晚	又	又	又	二八・下		又・一一〇
內家嬌	煦景朝升	又	又	又	二八・下		又・一一〇
二郎神	炎光謝	又	又	又	二九・上		又・一一一
醉蓬萊	漸亭皋葉下	又	又	又	二九・上		又・一一三
宣清	殘月朦朧	又	又	又	二九・上		又・一一七
錦堂春	墜髻慵梳	又	又	又	二九・下		又・一一八
定風波	自春來	又	又	又	二九・下		又・一一九
訴衷情近	雨晴氣爽	又	又	又	三〇・上		又・一二〇
又	幽閨晝永	又	又	又	三〇・上		又・一二一

留客住	偶登眺	又	又	又	三〇・下		又・一二二
迎春樂	近來憔悴人驚怪	又	又	又	三〇・下		又・一二三
隔簾聽	咫尺鳳衾鴛帳	又	又	又	三〇・下		又・一二三
鳳歸雲	戀帝里	又	又	又	三一・上		又・一二四
抛球樂	曉來天氣濃淡	又	又	又	三一・上		又・一二五
集賢賓	小樓深巷狂游徧	又	又	又	三一・下		又・一二七
殢人嬌	當日相逢	又	又	又	三一・下		又・一二八
思歸樂	天幕清和堪宴聚	又	又	又	三二・上		又・一二九
應天長	殘蟬漸絶	又	又	又	三二・上		又・一三〇
合歡帶	身材兒	又	又	又	三二・上		又・一三一
少年游	長安古道馬遲遲	又	又	又	三二・下		又・一三二
又	參差煙樹灞陵橋	又	又	又	三二・下		又・一三三

調名	首句	毛本	吴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又	層波瀲灩遠山横	又	又	又	三二·下		又·一三四
又	世間尤物意中人	又	又	又	三三·上		又·一三四
又	淡黄衫子鬱金裙	又	又	又	三三·上		又·一三五
又	鈴齋無訟宴游頻	又	又	又	三三·上		又·一三五
又	簾垂深院冷蕭蕭	又	又	又	三三·上		又·一三六
又	一生贏得是凄涼	又	又	又	三三·下		又·一三六
又	日高花謝懶梳頭	又	又	又	三三·下		又·一三七
又	佳人巧笑值千金	又	又	又	三三·下		又·一三八
長相思	畫鼓喧街	又	又	又	三三·下		又·一三八
尾犯	晴煙冪冪	又	又	又	三四·上		又·一三九
木蘭花	心娘自小能歌舞	又	又	又	三四·上		又·一四〇

又	佳娘捧板花鈿簇	又	又	又	三四・下		又・一四一
又	蟲娘舉措皆溫潤	又	又	又	三四・下		又・一四二
又	酥娘一搦腰枝裊	又	又	又	三四・下		又・一四三
駐馬聽	鳳枕鸞帷	又	又	又	三四・下		又・一四四
訴衷情	一聲畫角日西曛	又	又	又	三五・上		又・一四四
戚氏	晚秋天	又	又		三五・上		又・一四五
輪臺子	一枕清宵好夢	又	又	又	三五・下		又・一四七
引駕行	虹收殘雨	又	又	又	三五・下		又・一四八
望遠行	繡幃睡起	又	又	又	三六・上		又・一五〇
彩雲歸	蘅皐向晚艤輕航	又	又	又	三六・上		又・一五一
洞仙歌	佳景留心慣	又	又	又	三六・下		又・一五二
離別難	花謝水流倏忽	又	又	又	三六・下		又・一五三

調名	首句	毛本	吳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擊梧桐	香靨深深	又	又	又	三七・上		又・一五四
夜半樂	凍雲黯淡天氣	又	又	又	三七・上		又・一五五
祭天神	歎笑筵歌席輕拋嚲	又	又	又	三七・下		又・一五七
過澗歇近	淮楚	又	又	又	三七・下		又・一五八
安公子	長川波瀲灩	又	又	卷下	三八・上		卷下一六一
菊花新	欲掩香幃論繾綣	又	又	又	三八・上		又・一六二
過澗歇近	酒醒	無	無	又	三八・上	吳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一六二
輪臺子	霧斂澄江	又	又	又	三八・下	又	又・一六二
望漢月	明月明月明月	有	有	又	三八・下		又・一六四

歸去來	初過元宵三五	又	又	又	三九・上		又・一六五
燕歸梁	織錦裁篇寫意深	又	又	又	三九・上		又・一六五
八六子	如花貌	無	無	又	三九・上	吴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一六六
長壽樂	尤紅殢翠	有	有	又	三九・上		又・一六七
望海潮	東南形勝	又	又	又	三九・下		又・一六九
如魚水	輕靄浮空	又	又	又	四〇・上		又・一六九
又	帝里疏散	無	無	又	四〇・上	吴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一七九
玉蝴蝶	望處雨收雲斷	有	有	又	四〇・上		又・一七九
又	漸覺芳郊明媚	又	又	又	四〇・下		又・一八一
又	是處小街斜巷	又	又	又	四〇・下		又・一八三
又	誤入平康小巷	又	又	又	四一・上		又・一八四
又	淡蕩素商行暮	又	又	又	四一・上		又・一八五

調名	首句	毛本	吳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滿江紅	暮雨初收	又	又	又	四一・下		又・一八六
又	訪雨尋雲	又	又	又	四一・下		又・一八八
又	萬恨千愁	又	又	又	四二・上		又・一八八
又	匹馬驅驅	無	無	又	四二・上	吳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一八九
洞仙歌	乘興	有	有	又	四二・上		又・一九〇
引駕行	紅塵紫陌	又	又	又	四二・下		又・一九一
望遠行	長空降瑞	又	又	又	四二・下		又・一九二
八聲甘州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	又	又	又	四三・上		又・一九四
臨江仙	夢覺小庭院	又	又	又	四三・上		又・一九六
竹馬子	登孤壘荒涼	又	又	又	四三・下		又・一九七

小鎮西	意中有箇人	又	又	又	四三・下		又・一九八
小鎮西犯	水鄉初禁火	又	又	又	四四・上		又・一九九
迷神引	一葉扁舟輕帆卷	又	又	又	四四・上		又・二〇〇
促拍滿路花	香靨融春雪	又	又	又	四四・上		又・二〇一
六么令	淡煙殘照	又	又	又	四四・下		又・二〇二
剔銀燈	何事春工用意	又	又	又	四四・下		又・二〇二
紅窗聽	如削肌膚紅玉瑩	又	又	又	四五・上		又・二〇三
臨江仙	鳴珂碎撼都門曉	又	又	又	四五・上		又・二〇四
鳳歸雲	向深秋	又	又	又	四五・上		又・二〇五
女冠子	淡煙飄薄	又	又	又	四五・下		又・二〇六
玉山枕	驟雨新霽	又	又	又	四五・下		又・二〇八

調名	首句	毛本	吳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減字木蘭花	花心柳眼	又	又	又	四六・上		又・二〇九
木蘭花令	有箇人人真堪羨	又	又	又	四六・上		又・二〇九
甘州令	凍雲深	又	又	又	四六・上		又・二一〇
西施	苧羅妖豔世難偕	又	又	又	四六・下		又・二一一
又	柳街燈市好花多	又	又	又	四六・下		又・二一二
又	自從回步百花橋	無	無	又	四六・下	吳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二一二
河傳	翠深紅淺	有	有	又	四七・上		又・二一三
又	淮岸向晚	又	又	又	四七・上		又・二一四
郭郎兒近	帝里	又	又	又	四七・上		又・二一五
透碧霄	月華邊	又	又	又	四七・下		又・二一六

木蘭花慢	倚危樓竚立	又	又	又	四七・下		又・二一七
又	拆桐花爛漫	又	又	又	四八・上		又・二一八
又	古繁華茂苑	又	又	又	四八・上		又・二二〇
臨江仙引	渡口、向晚	又	又	又	四八・下		又・二二二
又	上國	又	又	又	四八・下		又・二二二
又	畫舸、盪槳	無	無	又	四八・下	吳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二二三
瑞鷓鴣	寶髻瑶簪	有	有	又	四九・上		又・二二四
又	吳會風流	無	無	又	四九・上	吳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二二五
憶帝京	薄衾小枕凉天氣	有	有	又	四九・上		又・二二六
塞孤	一聲雞	又	又	又	四九・下		又・二二七
瑞鷓鴣	天將奇豔與寒梅	又	又	又	四九・下		又・二二九

調名	首句	毛本	吴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又	全吴嘉會古風流	又	又	又	五〇・上		又・二三〇
洞仙歌	嘉景	又	又	又	五〇・上		又・二三一
安公子	遠岸收殘雨	又	又	又	五〇・上		又・二三二
又	夢覺清宵半	又	又	又	五〇・下		又・二三三
長壽樂	繁紅嫩翠	無	無	又	五〇・下	吴本繆校引宋本補	又・二三四
傾杯	水鄉天氣	又	又	又	五一・上		又・二三五
傾杯	金風淡蕩	又	又	又	五一・上		又・二三六
傾杯	鶩落霜洲	又	又	又	五一・下		又・二三七
鶴冲天	黄金榜上	又	又	又	五一・下		又・二三九
木蘭花	翦裁用盡春工意	又	又	又	五二・上		又・二四一
又	東風催露千嬌面	又	又	又	五二・上		又・二四二

又	黄金萬縷風牽細	又	又	又	五二・上		又・二四二
傾杯樂	樓鎖輕煙	又	又	又	五二・下		又・二四三
祭天神	憶繡衾相向輕輕語	又	又	又	五二・下		又・二四四
瑞鷓鴣	吹破殘煙入夜風	又	又	又	五三・上		又・二四六
歸去來	一夜狂風雨	又	又	又	五三・上		又・二四七
梁州令	夢覺紗窗曉	又	又	又	五三・上		又・二四八
燕歸梁	輕躡羅鞋掩絳綃	又	又	又	五三・下		又・二四九
夜半樂	豔陽天氣	又	又	又	五三・下		又・二四九
清平樂	繁華錦爛	又	又	又	五四・上		又・二五一
迷神引	紅板橋頭秋光暮	又	又	又	五四・上		又・二五二
爪茉莉	每到秋來	無	無	無	五四・下	吴本逸詞卷一	逸詞二五三
十二時	晚晴初	又	又	又	五五・上	又	又・二五四

調名	首句	毛本	吳本	朱本卷次	《全宋詞》本頁欄	其他	本書卷頁
紅窗迥	小園東	又	又	又	五五・上	羅燁《醉翁談録》丙集卷二	又・二五五
鳳凰閣	怱怱相見	又	又	又	五五・下	吳本逸詞卷	又・二五五
西江月	師師生得豔冶	又	又	又	五五・下	羅燁《醉翁談録》丙集卷二	又・二五六
西江月	調笑師師最慣	又	又	又	無	《古今小說・衆名姬春風弔柳七》	又・二五六
如夢令	郊外綠陰千里	又	又	又	五七・上	又	又・二五七
千秋歲	泰階平了	又	又	又	五七・上	又	又・二五八
西江月	腹内胎生異錦	又	又	又	五七・上	又	又・二六一
失調名	多情到了多病	又	又	又	五四・下		又・二六二

七、宋本《樂章集》目録

上卷

黄鶯兒
雪香梅（朱本作雪梅香）
早梅芳
甘草子二首
晝夜樂二首
西江月
笛家弄
迎新春
滿朝歡
鳳銜杯二首
受恩深
柳初新
玉女摇仙佩
尾犯
鬭百花亦名夏州三首
送征衣
柳腰輕
傾杯樂
傾杯樂
曲玉管
夢還京
鶴冲天
看花回二首
兩心同二首

女冠子　玉樓春五首
金蕉葉　惜春郎
傳花枝

中卷

雨零鈴（朱本作雨霖鈴）　定風波
尉遲杯　慢卷紬
征部樂　佳人醉
迷神引（朱本作迷仙引）　御街行二首
歸朝歡　採蓮令
秋夜月　巫山一段雲五首
婆羅門令　法曲獻仙音
西平樂　鳳棲梧三首
法曲第二　秋蕊香引（朱本作秋蕊香）
一寸金　永遇樂二首
卜算子　鵲橋仙

浪淘沙慢（朱本作浪淘沙）
浪淘沙令
古傾杯
破陣樂
陽臺路
二郎神
宣清
定風波
留客住
隔簾聽
抛毬樂（朱本毬作球）
殢人嬌
應天長
少年游九首（朱本十首）
尾犯

夏雲峰
荔枝香
傾杯樂（朱本作傾杯）
雙聲子
內家嬌
醉蓬萊
錦堂春慢（朱本無慢字）
訴衷情近二首
迎春樂
鳳歸雲
集賢賓
思歸樂
合歡帶
長相思
木欄花（朱本欄作蘭）四首

駐馬聽　訴衷情
戚氏　輪臺子
引駕行　望遠行
彩雲歸　洞仙歌
離別難　擊梧桐
夜半樂　祭天神
過澗歇（朱本有近字）

下卷

安公子　菊花新
過澗歇近　輪臺子
望漢月　歸去來
燕歸梁　八六子
長壽樂　望海潮
如魚水二首　玉蝴蝶
玉蝴蝶四首　滿江紅四首

洞仙歌
望遠行冬雪
臨江仙
小鎮西
迷神引
六么令
紅窗睡（朱本作聽）
鳳歸雲
玉山枕
木蘭花令
西施三首
郭郎兒近
木蘭花慢又清明二首
瑞鷓鴣二首
塞孤

引駕行
八聲甘州
竹馬子
小鎮西犯
促拍滿路花
剔銀燈
臨江仙
女冠子
減字木蘭花
甘州令
河轉二首
透碧霄
臨江仙三首
憶帝京
瑞鷓鴣二首

洞仙歌
安公子二首
長壽樂
傾杯三首
鶴沖天

鈔本續添曲子目

木蘭花四首（朱本三首）
傾杯樂
祭天神
瑞鷓鴣
歸去來
梁州令
燕歸梁
夜半樂
清平樂
迷神引

跋尾

此書屬草，在己巳、庚午冬春間。其時，《東坡詞編年箋證》粗綴成帙，尚待釐正，而心力不逮，健康欠佳。又逢家人多故，事態紛冗，日日奔波於道途。體力既已不支，精神又近崩坍。教餘公暇，歸來獃思，如坐愁城。何以潰圍而自解，無法則爲有法，於是得八字箴言：閉對弈楸，悶面書林。適與研究生授宋詞，即於《全宋詞·樂章集》書眉邊周隨手劃寫，竟畢其役。事竣，則置之不問焉。期年之後，至辛未春杪，始再染楮墨，修訂箋註，而於部分詞贈主、作年與游踪之考稽，用力尤多。時或徧檢正史、稗鈔、別集，百覓而不得，一得則喜不自勝。其間比事質疑，尋端繹緒，之難之繁，唯可對知者言其甘苦耳。壬申暑月，無可避其毒熱，則又閉門謝客，筆耕心織，謄正舊稿，鈔訂成册。至此，身心始出離火宅，衆苦所燒，遂成過去。面壁浩歎，時已素秋，涼風颯然，頓覺栩栩蝴蝶一身輕矣。屈指算來，凡三易寒暑。

書成，一則喜，亦一則憂。寫學術著作難，孰知正當出版滑坡之時，出學術著作尤難。寫書難，尚可勤爲徑，苦作舟。出書難，則難於上青天，一併連梯航亦無可施其途。幸承業師陝西師大教授高海夫先生、中國藝術研究院馮統一先生審讀全稿並極力推薦，中華書局總編傅璇琮先生、陝西省教委與西北大學科研處、中文系大力支持，拙著始得面世。至如增删補正，聯絡出版，則劉尚榮先生與力爲多。

友人吕啓祥、李德宸、崔鎮君、柏峰、陳建録給予多方協助，北京圖書館鄭培珍君、北師大古籍室何宗慧君提供借閲方便，於此並致謝忱！

薛瑞生　甲戌端月破五於西北大學蝸居軒

重印補記

茲編纂集伊始，幸被恩師霍松林先生膏澤，殷殷垂詢。竣稿之初，即承羅忼烈、李國章、李學潁、曹光甫諸先生審閱並指瑕糾謬，羅先生還屢屢自海外來書並以手訂增補之大著《話柳永》相贈，使筆者得益非淺。付梓之後，又蒙耆宿時俊與讀者諸君不棄，鯉鱗鴻翼相接，或獎掖譽勉，或砭愚訂頑，葛渭君方家與王兆鵬博士還每每不吝時日函切面磋，賜教良多。至如責編劉尚榮先生，成書之前增訂補正，成書之後勘誤辨疑，所耗心力，實不知其幾何。啓功老先生爲本書題籤，仰庇真蔭，遂使敝裘增錦。凡此種種，其關愛之忱誠可感戴。故此書面世雖又忽忽經歲，却晷刻未敢廢棄翻檢，不唯以其敝帚千金，更因常恐紕漏誤人，難對師友與讀者之錯愛。當此重印之際，除對原版之舛誤進行挖改外，特將已發與人發之疑文剩義補正如左。

一、柳永事迹補考

柳永於宋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中進士，其省、殿試之時日、試題若何，考官爲誰？前人未察。查《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輯稿》）第五册《選舉一·貢舉》載：「景祐元年正月十六日，以翰林學士章得象權知貢舉，知制誥鄭向、胥偃、李淑，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宋郊權同知貢舉合格奏名進士黃庠以下六百

六十一人。」《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一四載：「景祐元年正月丁丑(正月壬戌朔，丁丑即正月十六日)，「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等五人權知貢舉。」兩籍載記符契，以此知是年正月十六日省試，試官爲章得象等五人。省試題兩籍失載，司馬光《温公續詩話》略可彌補此空白：「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然宋制省試尚有賦、論、帖等名目，不知爲何，尚待考。

宋制，省試之後皇帝尚要親試，取名多寡與名次常有變化，亦曰殿試。《輯稿》第五册《選舉七・親試》載：「景祐元年三月十八日，帝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内出《房心爲明堂》賦、《和氣致祥》詩、《積善成德》論題，命翰林學士承旨盛度已(以)下三十六人鎖宿，考試如新制，得張唐卿已(以)下七百一十五人，第爲五等，並賜及第、出身、同出身。第一、第二、第三等及第，第四等出身，第五等同出身。」準此，則知殿試爲三月十八日，佐試之臣爲盛度等三十六人，題爲一賦、一詩、一論。

此年第進士爲五等，授官如何？《輯稿》第五册《選舉二・貢舉》載：「景祐元年四月十八日，詔新及第進士第一人張唐卿、第二人楊察、第三人徐綬並爲將作監丞，通判諸州；第四人苗振、第五人作中立並大理評事簽書諸州節度判官事；第六人已(以)下並爲秘書省校書郎、知縣。第二甲爲兩職官，第三甲爲初等職官，第四甲爲試御判司簿尉，第五甲爲判司簿尉。」《長編》卷一一四亦載：景祐元年三月戊寅，帝「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己卯試諸科，辛巳試特奏名，已而得進士張唐卿、楊察、徐綬等五百零一人，諸科二百八十二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如舊制，唯授官特優於前。後歲，張唐卿、察、綬並爲將作監丞，通判諸州，第四、第五人爲大理評事簽書節度州判官，第六

人而下並爲校書郎、知縣。第二甲爲兩使幕職官，第三甲爲初等幕職官，第四甲爲試御判司主簿尉，第五甲爲主簿尉。」並雙行小註云：「是年天子待進士恩例加於前後歲，此據劉攽所作《徐綬墓銘》。」兩籍載記亦基本符契，唯時間與人數異。《輯稿》謂二甲爲「兩職官」，三甲爲「初等職官」；《長編》謂二甲爲「兩使幕職官」，三甲爲「初等幕職官」。名小異而質實一，卽推官。考推官之制，始於唐，初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僚屬，其後諸州皆置，亦曰軍事推官，其次爲衙推。宋亦沿其制。所謂「兩職官」、「兩使幕職官」，卽節度、觀察兩使之推官；所謂「初等職官」、「初等幕職官」，卽各州之推官。《宋史》卷一六七《職官志七·幕職官》載：「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長而罷行之。凡員數多寡，視郡小大及職務之煩簡。……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爲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

柳永初出仕爲睦州推官，睦州爲小郡，宋屬兩浙路。準此，則知柳永爲景祐元年張唐卿榜三甲進士，非出身或同出身，依例授睦州推官爲按等授官，並非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筆者在初版《前言》中引《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仁宗景祐元年詔云：「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憫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並進而推論云：「永恰值此年登第，或考中，或恩例，其受仁宗沾溉則無疑，何言『忤仁宗』耶？」又在《柳永生卒年與交游宦踪新考》（見《中國韻文學刊》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一文中云：「且柳永科場久不售，亦不能排除學殖上的原因。……柳永

除詞之外，僅佚詩三首和兩斷句及日本刊《古文眞寶》中所録八十餘字之《勸學文》一篇，很難斷其詩才與文才」云云。據上考，柳永是年及第入三等，乃以真才實學考中，前所謂「或恩例」、「不能排除學殖上的原因」，則顯係推測失實之斷，應自予駁正。

《輯稿》第五册《選舉十九·試官》載：「景祐元年正月十六日，以翰林學士章得象等權知貢舉；侍御史蔣堂、右正言滕宗諒封印卷首；直史館張子皋、集賢院校理陳商充復考官。侍御史楊偕、直集賢院王舉正、崇文院檢討王宗道考試知舉官親戚舉人；直集賢院韓琦充復考官。」以現有資料原之，柳永與如上試官並無親戚關係，則知柳永中第之試官爲章得象、鄭向、胥偃、李淑、宋郊、蔣堂、滕宗諒、張子皋、陳商九人，殿試之佐試官爲盛度等三十六人。

封建社會，士子與考官關係甚密，稱座主，往往相互呵護，乃至終生不棄。柳詞中有《一寸金·井絡天開》，係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寫於成都贈益州守蔣堂（見本書九二頁考），至慶曆七年（一〇四七），又在蘇州寫《永遇樂·天閣英游》詞贈蘇州守滕宗諒（見本書九八頁考）。蔣、滕二人均爲柳永省試時之封印官，這就不唯爲柳何以寫詞贈此二人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據，且發人深思的是，到底柳永去成都、蘇州是專事拜謁，擬或是蒙此二人提携推薦去此二地爲官？

章得象爲柳永之真正座主或第一座主，兩人又爲大同鄉，關係應更爲密切，然柳永似乎却未曾受座主沾溉。據《宋史·章得象傳》載：章爲福建泉州人，後移居福建浦城，長柳永八或十歲，咸平五年（一〇〇二）進士。爲人莊重好學，楊億以其有公輔器，薦之，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郇國公，慶曆八年

卒，年七十一。據《宋大臣年表》，知章於景祐三年十一月至寶元元年三月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三月至慶曆五年三月爲相，出入兩府達十年之久。這正是柳永入仕時期，何以對門生柳永無沾溉之恩？《宋史》謂得象「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謂其「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看來座主確係正直耿介而愛人以德，門生如柳永者也祇能依序爲官，不會受到特別獎拔。然此期間，呂夷簡亦爲相，柳永曾於寶元元年三月在潁州寫《如魚水·輕靄浮空》詞，於慶曆三年寫《千秋歲·泰階平了》詞以贈呂夷簡（見本書一七七頁與二五九頁考），何以無詞贈章得象？乃真無耶？抑或有而尚未發現耶？姑存疑以待更考。

二、箋註補正

關於柳詞箋註，《凡例》曾謂「以徵典實爲重，務求詳盡，不憚繁瑣，以俾翻檢。凡化用前人詩文，僅止於扶原，不妄爲臆測。」然因成稿於《東坡詞編年箋證》之間隙，且其時健康欠佳，故闕漏頗多，簡約而使人不詳其意者亦時有之。若求全責備，則恐版面漲增難已，故僅擇其要者補正如次。

一、頁二一《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闋「層波細翦明眸」句。《楚辭·招魂》：「娭光眇視，目曾波些。」曾，通層。李賀《唐兒歌》：「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翦秋水。」

二、頁一〇二《夏雲峯·宴堂深》闋「花洞彩舟泛斝」句。古人有曲水流觴之俗，參閱本書二九頁註，此句卽寫此。李賀《春懷引》：「芳蹊密影成花洞，柳結濃煙花帶重。」王羲之《蘭亭集序》：「清流激湍，映

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方干《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涼月照窗欹枕倦，澄泉遶石泛觴遲。」斝，禮器，所以獻酬者，此處謂酒杯。又，「楚臺風快，湘簟冷、永日披襟」三句。宋玉《風賦》：「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三、頁一二五《抛毬樂・曉來天氣濃淡》閲「金雞芥羽」句。原註欠詳。《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註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介，又作芥。」疏云：「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距，雞爪。金距，爲雞爪著以金甲。

四、頁一三〇《應天長・殘蟬漸絶》閲「東籬霜乍結」句。陶淵明《飲酒》其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休效牛山，空對江天凝咽」兩句。《晏子春秋》卷一《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常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五、頁一三一《合歡帶・身材兒》閲「桃花零落，溪水潺湲，重尋仙徑非遥」三句。梁・吴均《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望山頭有一桃樹，共取食之。下山，得

澗水飲之，又見蔓菁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因過水，行一里許，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色絕妙，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問：『郎等來何晚也？』因邀過家，床帳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數仙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作樂。二人就女家止宿，行夫婦之禮。住半年，天氣合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求歸心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送劉、阮從此山洞去。鄉里怪異，驗得七代子孫。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按，此事最早見於葛洪《神仙傳》，然今本《神仙傳》缺佚。曹唐有《劉晨、阮肇游天台》等五首詩詠其事，其四《仙子洞中有懷劉、阮》有句：「玉沙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曉露風燈零落盡，此生無處訪劉郎。」其五《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仙子》有句：「草樹總非前度色，煙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年勸酒人。」又，「況當年，便好相攜，鳳樓深處吹簫」三句。《太平廣記》卷四引《神仙傳拾遺》：「蕭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許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而瓊姿煒爍，風神超邁，真天人也，混迹於世，時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

六、頁一六三《輪臺子・霧斂澄江》闋「聞野猿啼，愁聽得」兩句。《格物論》：「猿性急而腸狹，哀鳴則腸俱斷而死。」《世説新語》：「桓温入蜀，至三峽中，步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船上，至，即便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酈道元《水經注・三峽》：「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人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七、頁一九〇《洞仙歌·乘興》闋「凝情西望日邊，繁華地，歸程阻」三句。卽日近長安遠意，此處以「日邊」代指汴京。《晉書》卷六《明帝紀》：「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八、頁二二一《西施·苧羅妖豔世難偕》闋上片：「苧羅妖豔世難偕。善媚悅君懷。後庭恃寵，盡使絶嫌猜。正恁朝歡暮宴，情未足，早江上兵來。」漢·趙煜《吴越春秋》：「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吴王好色，惑亂沈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以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吴。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原註：貌不揚曰「寢」），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吴王大悦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吴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吴王不聽，遂受其女。」漢·袁康、吴平《越絶書》載此事唯改范蠡送西施入吴爲文種送之，又改伍子胥諫爲包申胥諫，餘全同。西施事見於上兩籍者唯此而已。《吴越春秋》又載文種向勾踐獻破吴「九術」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賂以喜其臣；三曰糴粟稾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瘦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以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諫

臣使之自殺；八日君王富國而備利器；九日利甲兵以逞其弊。」以此，知亂吳政、破吳國者乃文種所獻之「九術」而非西施。詞所謂「善媚悅君懷。後庭恃寵，盡使絕疑猜」云云，乃詞家爲文造事，非以事屬文耳。

三、葛存陳氏過録趙元度校焦弱侯本補校

趙元度校焦弱侯本《樂章集》，今不知歸誰氏。幸蒙葛渭君方家以其「半宋樓」所藏陳氏再次過録本見贈，並函謂其底本爲《山左人詞》本，「由況蕙風弟子陳運彰過録傅沅叔過録趙元度手勘本」。書尾附手墨云：「丁未五月初三日燈前重校弱侯先生本校過蘭公本，清常道人記。」清常道人即趙元度，其手墨蓋由傅氏過録。又一則手墨云：「戊辰九月展重陽日校畢。原本爲趙元度手勘，曾藏士禮居，蕘翁手書《澠水燕談》一則於後。近日入徐梧生司業家，余從其婿史實安得之。藏園居士附記。」陳運彰又據傅沅叔過録本再次過録趙元度校焦弱侯本異同於《山左人詞》本《樂章集》眉端。原本既不可見，再次過録本亦彌足珍貴。以其校勘，佳勝於他本者頗多。雖於一一入校，今舉其要者有兩端，例舉如左，並標本書頁碼於（ ）內。

一、異文勝於他本者。如《兩同心・嫩臉修蛾》闋（四三頁）。「舞燕歌雲」作「舞雪歌雲」，乃迴風舞雪與響遏行雲相對爲文，顯勝於「舞燕歌雲」。又，《破陣樂・露花倒影》闋（一〇七頁）。「罄歡娛，歌魚藻」，「罄」作「聲」，正與下句「歌魚藻」之「歌」相對，顯勝於「罄」。又，《拋毬樂・曉來天氣濃淡》闋（一二五頁）。「爭柅」作「爭抳」，並註云：「從手」。「抳」，停，止。「柅」，止車之木，名詞動用後始有止意。「抳」顯勝「柅」。又，《少年游・層波瀲灩遠山橫》闋（一三四頁）。「昨夜杯闌」作「昨夜更闌」，「更」勝於「杯」。又，《少年游・世

間尤物意中人》闋（一三四頁）。「嬌多愛把齊紈扇」，「嬌多」作「多嬌」，顛倒後顯勝。又，《瑞鷓鴣・天將奇豔與寒梅》闋（二二九頁）。「寒梅」作「紅梅」，與下文「解染燕脂」、「絳雪紛紛落翠苔」相應，顯勝於「寒梅」。「恨聽煙隖深中」，「深中」作「深處」，顯勝。「誰恁吹羌管逐風來」，「恁吹」作「緩吹」，與上下句一氣貫穿。

二、可正他本之難解難通者。如《鳳棲梧・簾內清歌簾外宴》闋（八六頁）。「坐上少年聽不慣」，既爲歌舞場中之「少年」，何以又云「聽不慣」？更與下句「玉山未倒腸先斷」不協。今知焦本作「坐中少年聽未慣，玉山將倒腸先斷」，「不」與「未」一字之差，却詞意暢明。又，《荔枝香・甚處尋芳賞翠》闋（一〇三頁）。「素臉紅眉」，「紅眉」難於索解，故原注謂「未詳。疑卽倒暈眉。」焦本作「紅粧」，卽豁然洞明。又，《木蘭花・蟲娘舉措皆温潤》闋（一四二頁）。「坐中少年暗消魂」，「少年」，焦本作「年少」，顯更合情理。又，《促拍滿路花・香靨融春雪》闋（二〇一頁）。「起來貪顛耍」，「顛耍」難解。繆荃孫校曰：「宋本『顛俊』作『顛耍』，疑應作『傻』字而轉誤爲『俊』也。」然「顛俊」、「顛耍」、「顛傻」皆難通，今焦本作「頑耍」，則明白曉暢，無須曲解而意自明。

凡此等等，爲文省不贅。焦弱侯本爲少見的明鈔本之一，今不經見，殊足惜焉。然朱祖謀編《彊邨叢書・樂章集》時，謂「伯宛又寄示清常道人趙元度校焦弱侯三卷本，毛子晉所刻似從之出」（《樂章集校記跋》），並曾以之參校，何以不從之徑改，且未入校記，殊爲不解。

薛瑞生　丙子初冬補記於西北大學蝸居軒

三 印補正

日月不居，《樂章集校注》重印至今已六閱歲。承讀者與學界錯愛，謦勉訂頑不絶，而自訟自發者亦未嘗少息。趁此三印之機，補正如次。補中有正，以補爲主，即以補考柳永仕履行實者居多，箋注之補正，亦順及之。初版與重印之有誤者，爲省文計，不再引録，曰「誤」即止，讀者自省。

一、柳永改官終官補考

宋代士人中進士後先爲「選人」，需歷親民之任（即地方行政長官），經吏部考察合格，始分甲受皇帝召見，且有待次、便殿引見、召對等一系列手續，合格後低者除以京官，高者可越過京官直至朝官，謂之「改官」。「選人」與京官均在八九品範圍内遷轉，區别僅在於由「選人」改爲京官或朝官後，才算正式進入仕途，才有望進入中級乃至高級官吏序列。否則，終生只能在八九品低級官吏内遷轉，乃至老死「選海」。

柳永于宋仁宗景祐元年進士及第，出爲睦州團練推官，爲選人。然何時改官，終於何官？從現在能檢索到的資料來看，最可靠的是明王應麟、王樵修《鎮江府誌》中引録的柳永之侄柳淇在爲柳永所寫的《墓誌銘》中的幾句話：「近歲，水軍統制羊滋，命軍兵鑿土，得柳《墓誌銘》並一玉篦。及搜訪摹本，

銘乃其侄所作，篆額曰『宋故郎中柳公墓誌銘』，文皆磨滅，止百餘字可讀。云：『叔父諱永，博學善屬文，尤精於音律。爲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闕下，召見仁廟，寵進於庭，授西京靈台令，後爲太常博士。』又云：『歸殯不復有日矣，叔父之卒，迨二十餘年』云云。」羅忼烈先生在其專著《話柳永》中考出柳《墓誌銘》中所提及的羊滋爲南宋孝宗時人，自然「近歲」云云亦指南宋，將搜訪來的摹本與墓碑相比較的也是南宋。二王《誌》撮録舊籍而未注明年代，故羅先生之考，對揭開柳永仕履行實之迷極爲重要，惜其學界卻視爲諛墓之辭而置之不問焉。

愚以爲欲揭開柳永仕履行實之迷，關鍵在於對《墓誌銘》「改著作郎」句中「改」字之理解。簡言之，此處之「改」，爲「改官」之「改」，非改變任命之「改」。因宋代自仁宗以後，京朝官磨勘轉官皇帝概不召見，而由選人改官卻非皇帝親自召見不可。《墓誌銘》謂「既至闕下，召見仁廟，寵進於庭」，足見爲「改官」之「改」，而非改變任命之「改」。「著作郎」爲朝官之第二階，足見柳永改官時越過京官而直至朝官，故柳淇始曰「寵進於廷」。

然《墓誌銘》謂「授西京靈台令」則誤，決難與地理及事理相通。何耶？宋人一般呼「西京」者，則謂宋時之西京即今河南洛陽，然靈台（今甘肅靈台縣）宋時爲秦鳳路涇州之一縣，兩地相距千里之遥，豈能相連稱耶？此不通者一。即使以「西京」爲西京長安，然長安宋屬永興軍路，而靈台屬秦鳳路，亦不能連稱「西京靈台」。此不通者二。改官後爲著作郎，卻授西京靈台令，須知按宋制，凡外任者，其差遣均高於所授之官，而柳永之差遣反而低於所授之官，又何「寵」之有哉？此不通者三。

今考「靈台」本爲「陵台」之誤;「陵台」亦不是縣名,而是宋代各朝帝王陵寢所在地;「陵台令」自然也不是陵台之縣令,而是管理宋帝王陵墓之祠官。宋初,太祖將其父趙弘殷葬於鞏縣永安鎮(今河南鞏縣南),稱「安陵」,其後北宋各朝帝王皆陸續葬於此,皇后亦祔葬焉。於是永安鎮從鞏縣劃出另置永安縣,帝王陵墓亦歸永安縣令與主簿監管。至真宗時,爲尊崇祖宗,始置陵台令,兼管永安縣事,且將永安縣逐步擴大,陵台升爲比赤縣還略高的一級建制。

且看史料記載:《宋史·真宗本紀二》載:景德四年秋七月「庚午,置靈台令。」然《續資治通鑑長編》與《宋會要輯稿》均作「陵台」,知《宋史》亦誤。《長編》卷六六載:景德四年七月「庚午,置西京陵台令兼知永安縣事。」《會要·禮三七》之二七至二九載:「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十三日,命內侍梁令玢與宗正寺計度,增修安陵陵台、鵲台、宮闕及展引地位,仍先繪圖取旨。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安陵在開封縣界,每年二仲(謂春秋兩季之中月,即三月與八月)朝拜,其縣令、主簿宜兼充陵台令、丞,至時陪位行禮。」「(真宗景德)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永安鎮特建爲縣,隸河南府,同赤縣」,景德四年七月六日詔曰:「朕以烈(列)聖在天,因時永感,仰瞻陵域,肇建官司,咨擇朝閨之臣,仍兼宰邑之務,式嚴充奉,用著典彝。」此數則資料充分說明,《宋史·真宗本紀》與《墓誌銘》謂「靈台令」誤,而以「陵台令」爲正。「陵台令」爲掌帝王陵墓及陵寢祭祀之祠官,非如「靈台令」之謂靈台縣之縣令也。然柳淇去其叔父柳永未遠,且爲當時人,豈能不懂宋代地理與祭祀之制,而誤「陵台」爲「靈台」耶?故臆其致誤者,當爲明修《鎮江府誌》之二王,蓋其去宋已遠,又不諳宋之典章制度,以「陵台」爲地名,遂以爲只有「靈台」其地,

而無「陵台」其地，臆改「陵台」爲「靈台」耳。

宋以户口多少分縣爲十等，赤縣爲第一等，户口在四千户以上。永安縣雖小，户口亦少，然卻同赤縣，據《宋史·職官九》載，赤縣令爲正八品，與著作郎同品。陵台令雖不知爲幾品，然永安縣爲陵台令下屬之縣，足見陵台令已高於赤縣令資序，而略低於通判資序，且爲清望之官。柳永改著作郎後即得此差遣，亦可謂殊榮矣。

何時改官耶？按宋制一般須經三任六考，有舉主五人，其中一人必須是監司官。但在北宋前期即在元豐改制之前，選人改官對考課又無常制。即如柳永，景祐元年中進士後任睦州推官才逾月，即被吕蔚舉薦改官，後爲侍御史知雜事郭勸彈劾阻止（見《長編》卷一一六），足見其制之不常。以常制原之，柳永起碼六年（一年爲一考，六考亦即六年）後即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始能歸闕改官。然寶元元年（一〇三八）三月，柳永即在穎州寫《如魚水·輕靄浮空》詞，贈以宰相出判許州按部至穎州的吕夷簡（詳此詞附考），足見此年春柳永即在穎州。此外，集中一八一頁又有《玉蝴蝶》詞曰：

漸覺芳郊明媚，夜來膏雨，一灑塵埃。滿目淺桃深杏，露染風裁。銀塘靜、魚鱗簟展，煙岫翠、龜甲屏開。殷晴雷。雲中鼓吹，遊遍蓬萊。　徘徊。隼旟前後，三千珠履，十二金釵。雅俗熙熙，下車成宴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罍。且追陪，鳳池歸去，那更重來。

此詞應與《如魚水·輕靄浮空》爲一時之作，觀其上闋寫景與下闋多用輔佐皇帝的宰臣之典，且「鳳池」則又明謂宰相，除了判許州來遊穎州的吕夷簡，孰能當得起如此盛頌，又能當得起此詞之贈主耶？

若謂柳永其時尚在餘杭縣令任或泗州判官任，專程自餘杭或泗州千里迢迢去潁州拜謁呂夷簡，則又爲宋制所不許。宋代對新舊官員赴任、離任相互交代時限較寬，而對官吏請假卻極嚴。據《長編》卷四二二載：元祐四年二月甲寅，「尚書省言：官員在任，以急難乞假離任，舊無此法。近年創行修立，乞假者稍多，妨廢職事。其間因緣，不無詐妄。請除父母疾病危篤，許驗實給假離任外，餘並刪去。……從之。」「以急難乞假離任」，尚且「舊無此法」，且宋代爲嚴其官制，防止官員結黨營私，上下其手以操縱官員敘遷與差遣，屢屢明令宰相及其他執政官，不許在私邸會見臣下，柳永又何能離任遠路去拜謁呂夷簡耶？足見此年柳永的確在西京陵台令任。陵台令既爲清望之官，又爲清閒之官，除四時祭祀及兼管永安縣事者外，別無其他職守。竊以爲呂夷簡出判許州時，于寶元元年春按部潁州，柳永以陵台令之職亦「追陪」至潁，故在潁作此詞贈呂夷簡耳。似惟作此解，始與事理相通。若此斷不謬，則柳永由泗州判官改著作郎當在景祐四年（一〇三七）或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再原之以改官之前，尚有睦州推官、餘杭縣令、泗州判官三任仕履，宋制又有「初，選人四考，有舉者四人，得磨勘遷京官」之規定，似以寶元元年爲允當。是年三月，柳永即隨呂至潁，其改官最遲亦當在正二月間。

然柳永究竟終於何官，現有兩說：一謂終於屯田員外郎，最早見於記載的爲吴處厚之《青箱雜記》，其次則爲陳師道之《後山詩話》，再次則爲葉夢得之《避暑録話》。一謂終於郎中，除《墓誌銘》外，如陶宗儀《説郛》卷二十四引《吹劍續録》曰：「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七郎如何？』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吹劍録》與《吹劍續録》爲

南宋理宗時人俞文豹作，俞比吴、陳、葉晚生百餘年，且其人其書在後世聲譽不佳，故學界多從吴、陳、葉之説而棄俞説。比起這四人來，柳淇與吴爲同時人，早於陳、葉、俞，然其所書柳永《墓誌銘》卻長期不爲人知。

其實，純粹以二説之時間先後，來決定可信度高低，這種方法本身就是不够科學的。比如現在的出土文物，就糾正了歷來史籍所記的許多錯誤。「郎中」與「屯田員外郎」之正誤，恰恰亦復如此。柳永卒時吴處厚約二十餘歲，而陳師道尚爲一呀呀學語之稚童，其于柳永事，自然得之於口耳相傳；葉夢得生得更晚，自不必説。葉卒于高宗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至於吴、陳則卒得更早，他們當然都看不到至孝宗時始出土的柳永《墓誌銘》，而俞文豹卻有可能看到。僅以此原之，俞説即比吴、陳、葉之説可信度爲高。

若再以柳永之仕履推之，則更加證明「郎中」之正而「屯田員外郎」之誤。仁宗時士人雖遷轉無常，但一般則爲三年一轉。故柳永究竟終於何官，可略爲推算其大概。若以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即改官計之，其時柳永五十二歲或五十四歲，則至七十致仕尚有十六年或十八年仕履，亦即約有五至六次遷轉之機。爲明宋代官員敘遷之制，參照《宋史》及他籍，將北宋前期京朝官遷轉次序與尚書六部二十四司遷轉次序列表如下，其中朝官左右司郎中以上與柳永無關，故略去。

北宋前期京朝官敘遷表

尚書六部二十四司敘遷表

	北宋前期官稱	元豐寄禄階	品級
京官	秘書省校書郎，秘書省正字，諸寺監主簿	承務郎	從九品
	太常寺太祝，太常寺奉禮郎	承奉郎	正九品
	大理評事	承事郎	正九品
	諸寺監丞（將作監丞、光禄丞、衛尉寺丞）	宣義郎	從八品
	著作佐郎，大理寺丞	宣德郎	從八品
朝官	太子中允，太子中舍，太子洗馬，左、右贊善大夫	通直郎	正八品
	太常丞，宗正丞，秘書丞，殿中丞，著作郎，秘書郎	奉議郎	正八品
	太常博士，國子博士，監察御史，左、右正言	承議郎	從七品
	後行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諫	朝奉郎	正七品
	中行員外郎，侍御史，起居郎，起居舍人	朝散郎	正七品
	前行員外郎	朝請郎	正七品
	後行郎中	朝奉大夫	從六品
	中行郎中	朝散大夫	從六品
	前行郎中	朝請大夫	從六品
	太常、光禄少卿，左、右司郎中，衛尉、司農少卿	朝議大夫	正六品

	左名曹	左曹			右名曹	右曹		
後行	禮部	祠部	主客	膳部	工部	屯田	虞部	水部
中行	户部	度支	金部	倉部	刑部	都官	比部	司門
前行	吏部	司封	司勳	考功	兵部	職方	駕部	庫部

觀上表可知，自著作郎轉至後行員外郎（屯田員外郎即爲後行員外郎），須兩轉即至，十六或十八年豈止兩轉耶？須知宋代官制，差遣有要劇與閒散之别，而用以寄禄之「官」，除贓犯過失者外，卻是循資敘遷的。至後行郎中須五轉，至中行郎中須六轉，至前行郎中須七轉。柳永究竟是後行、中行、還是前行，未能確知。如是後行，五轉即至，十六或十八年五轉則決無疑義，終於中行郎中亦完全可能，即使終於前行郎中並非決不可能。

如將柳永之敘遷與其同年之敘遷作一比較，似乎更能證明柳永終於郎中之正而終於屯田員外郎之誤。現知柳永爲張唐卿榜進士，其同年可考知者尚有張方平與何中立。張唐卿爲景祐元年科狀元，但于景祐四年即因丁父憂，哀毁過甚而卒，無以比較，不贅。張方平爲北宋名臣，歷仕仁宗、真宗、神宗三朝，神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宋史》卷三一八有傳。但因張屢屢超擢，差遣則更爲要劇，故與柳永可比性亦不大。可比性最大的是何中立。何景祐元年中進士後簽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改殿中丞，

遷太常博士，再遷祠部員外郎、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又徙杭州，嘉祐二年（一〇五七）暴卒于杭州任。《宋史》卷三〇二有傳。何卒之年，柳正好七十一或七十三歲，剛剛致仕或致仕不久，亦即柳與何之仕宦年限基本相等。何終官爲刑部郎中即中行郎中，足見柳永終官郎中之説尤爲可信。何差遣要劇，故轉官則依常制；而柳永差遣閒散，故有可能超轉。依照宋制，爲了對差遣閒散之官以示撫慰，常常於貶官外地或予以閒散差遣時，用以寄禄之官卻反而特例超擢。當然，犯贓私罪者則例外。以此原之，柳永如無贓私罪，則終於前行郎中的可能性並非没有。質言之，謂柳永終於屯田員外郎之説雖幾成定論，卻決難憑信，後世之學者所以信而不疑者，豈其失之考證而盲從歟！柳永終於郎中之説當無疑義。

二、柳永仕履行實補辨

宋代官制，誠如《宋史·職官志一》所云：「其官人受授之别，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禄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别爲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有階、有勳、有爵。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故宋人重職與差遣而輕官，終宋之世，莫不如此。上節所考，僅官而已。至如柳永任何差遣，則更爲複雜。《墓誌銘》僅謂其改官之前「爲泗州判官」，改官之後「授西京陵台令」，此前此後任何差遣，則於史料均無聞，只能從其行跡可考者推其大概。

柳永于景祐元年(一〇三四)中進士之後爲睦州團練推官,《樂章集校注》一四八頁有《引駕行》曰:

虹收殘雨。蟬嘶敗葉長堤暮。背都門、動消黯,西風片帆輕舉。愁覩。泛畫鷁翩翩,靈鼉隱隱下前浦。忍回首、佳人漸遠,想高城、隔煙樹。　幾許。秦樓永晝,謝閣連宵奇遇。算贈笑千金,酬歌百琲,盡成輕負。南顧。念吴邦越國,風煙蕭索在何處。獨自個、千山萬水,指天涯去。

宋進士放榜在三月間,此詞寫初夏之景,又「背都門」而「南顧」「吴邦越國」,當爲景祐元年初夏出都由水路赴睦州時作。睦州任後,當接爲餘杭縣令。清嘉慶修《餘杭縣誌》卷二一《名宦傳》引舊《誌》曰:「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間餘杭令」。景祐共四年,柳永究竟哪一年至餘杭令任,史料無徵,難以確指。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八《選舉十一》,記柳被吕蔚舉薦事較《長編》爲詳:「睦州團練推官柳三變,到官未逾月,而知州吕蔚薦之。侍御史知雜郭勸言:『蔚未睹善狀而薦之,蓋私之也。』乃限到官一考方得薦。」「又命監司以所部州多少劇易之差爲舉令數,非本部無輒舉。」據此,則柳永可能於滿一考後即景祐二年(一〇三五),自睦州團練推官至餘杭縣令任,亦知柳永之舉主爲本部監司官。睦州宋屬兩浙路,據吴廷燮《北宋經撫年表》(下同不注)載:景祐元年至四年,先後爲兩浙路府帥知杭州者爲鄭向與俞獻卿,漕司與憲司官爲誰,待考。其中鄭向爲柳永舉進士時主考官之一(詳《重印後記》,下不注)。鄭向,開封陳留人,中進士甲科,累遷兵部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宋史》卷三〇一有傳。俞獻卿,歙人,中進士,除殿中侍御史,累官至刑部郎中,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宋

中》卷三〇〇有傳。鄭、俞是否爲柳永之舉主，録以備聞。

元大德《昌國圖志》卷六録柳永《煮海歌——煮海歌，憫亭户也》一首：

煮海之民何所營，婦無蠶織夫無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輸征。年年春夏潮盈浦，潮平刮泥成島嶼。風乾日曝鹹味加，始灌潮波塯成滷。滷濃鹹淡未得閑，採樵深入無窮山。虎蹤豹跡不敢避，朝陽出去夕陽還。船載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竈炎炎熱。晨燒暮爍堆積高，才得波濤變成雪。自從瀦滷至飛霜，無非假貸充餱糧。秤入官中得微直，一緡往往十緡償。周而復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驅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貧。本朝一物不失所，願廣皇仁到海濱。甲兵淨洗征輸輟，君有餘財罷鹽鐵。太平相業爾惟鹽，化作夏商周時節。

《方域勝覽》卷七曰：「柳耆卿，監定海鹽場，有題詠。」但無引文。味其語意，兩籍均各言其所言，未爲劃一。《昌國圖志》僅言柳永有《煮海歌》，未言寫於何處；而《方域勝覽》謂「柳耆卿，監定海鹽場，有題詠。」然卻無引文。故《煮海歌》「憫亭户」無疑，但是否寫昌國之煮鹽情況，「憫」昌國之「亭户」，卻需加探討。

《宋史·食貨下三》曰：「鬻海爲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户，或謂之竈户。户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兩浙又以軍士定課鬻焉。」「其在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

千餘石……」。此則説明，杭州、明州、秀州等均有鹽場。明州近海，而杭州距海較遠，距海遠近不同，而煮鹽方法亦有異。《宋史·食貨下四》即曰：「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温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爲十分；蓋其分數約得鹽多寡爲之節。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爲最多。由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淋滷，十得六七。」簡言之，近海者直接煉海水以成鹽，遠海者則「刮鹻淋滷」以成鹽。錢塘之楊村與仁和之湯村，均爲遠海處，亦即均採取「刮鹻淋滷」以成鹽之法。

分清近海處與遠海處煮鹽方法之不同後，再來看《煮海歌》。所謂「年年春夏潮盈浦，潮平刮泥成島嶼」，即寫「刮鹻」；所謂「風乾日曝鹹味加，始灌潮波塯成滷」，即寫「淋滷」；所謂「船載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竈炎炎熱。晨燒暮爍堆積高，才得波濤變成雪」，即寫採薪煮鹽之過程。《宋史·食貨志》載煉池鹽之法，亦復如此。筆者家鄉即有一鹽池名鹵陽池，小時曾見過「刮鹻淋滷」以成鹽的全過程，與《宋史·食貨志》及《煮鹽歌》所寫一模一樣。這足以説明柳永《煮海歌》，雖寫的是「憫亭户」的主題，但卻寫的是「錢塘縣楊村場」與「仁和之湯村」即「水勢稍淡」鹽場的景況，而不是沿海的明州昌國。

所寫地點既明，所寫時間也就不難判斷。餘杭與錢塘、仁和緊緊相鄰，自當寫于景祐二、三年柳永爲餘杭令時。當然，柳永二次蒞杭，也有可能至鹽場，但似乎應以寫于餘杭令時爲宜。至於《方域勝覽》所謂「柳耆卿，監定海鹽場，有題詠」云云，因無其他資料佐證，實不足信。

柳永何時自餘杭令至泗州判官任，亦無以確考。然柳自餘杭赴泗州卻于柳詞中有蹤跡可尋。如《樂章集校注》一五八頁《過澗歇近》詞曰（以下引本書，不注書名，只注頁碼）：

淮楚。曠望極，千里火雲燒空，盡日西郊無雨。厭行旅。數幅輕帆旋落，艤棹蒹葭浦。避畏景，兩兩舟人夜深語。　此際爭可，便忍奔名競利去。九衢塵裏，衣冠冒炎暑。回首江鄉，月觀風亭，水邊石上，幸有散髮披襟處。

「淮」指淮河，「楚」指楚州，「江鄉」當指餘杭。泗州與楚州東西相鄰，宋時均屬淮南東路。自餘杭令去泗州判官任，由水路沿運河北上而往，必經楚州，故謂「淮楚」；剛離開餘杭，故曰「回首江鄉」。詞又謂「千里火雲燒空」，知其赴泗州任當在夏季六七月間。二一四頁《河傳》詞曰：

淮岸。向晚。圓荷向背，芙蓉深淺。仙娥畫舸，露漬紅芳交亂。難分花與面。　采多漸覺輕船滿。呼歸伴。急槳煙村遠。隱隱棹歌，漸被蒹葭遮斷。曲終人不見。

詞寫八月之景，又謂「淮岸」，當爲至泗州後所寫。一六一頁《安公子》詞寫行役之狀，時令卻在春季：

長川波瀲灩，楚鄉淮岸迢遞，一雲煙汀雨過，芳草青如染。驅驅攜書劍。當此好天好景，自覺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厭。　望處曠野沈沈，暮雲黯黯。行侵夜色，又是急槳投村店。認去程將近，舟子相呼，遙指漁燈一點。

詞謂「楚鄉淮岸」，自當是泗州之景觀。詞又寫行役之狀，但若爲行役於泗州，則不當謂「攜書劍」。故總觀詞意，當爲自泗州判官改官時離泗州赴京之作，應在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因此年柳永至京改官。

泗州宋屬淮南東路，其時，先後爲淮南東路府帥知揚州者爲陳執中與陸若沖。陳執中，南昌人，以父恕任爲秘書省正字，以工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後官至宰相。《宋史》卷二八五有傳。陸若沖，《宋史》無傳。《吴郡志》謂景祐四年五月，陸若沖以工部郎中、直史館知揚州。其誰爲柳之舉主，録以備考。

宋又有三年一任之制，若在任有德政，民懇留之者，則繼一任，例加一官。柳永在西京陵台令任，若以寶元元年（一〇三八）改官算起，至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已六年。其在任加官耶？抑或離任後敘遷耶？陵台令主管祭祀，兼管永安縣事，所謂「德政」，恐亦只是於祭祀恪盡職守而已。故竊以爲柳永蓋自慶曆元年（一〇四一）已自西京陵台遷太常博士而入京爲官，至如遷太常博士後究竟任何差遣，則無考。復以柳詞原之，柳永自慶曆元年（一〇四一）至三年（一〇四三），在京爲官則似無疑義。《樂章集》中汴京詞頗多，然出仕前與出仕後之祠卻有所區別。如二五頁《傾杯樂》詞曰：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蕙風布暖。變韶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連雲複道淩飛觀。聳皇居麗，嘉氣瑞煙葱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閬苑。龍鳳燭，交光星漢。對咫尺鼇山開雉扇。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弦管。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鼇抃。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

又，三四頁《滿朝歡》詞曰：

花隔銅壺，露晞金掌，都門十二清曉。帝里風光爛漫，偏愛春杪。煙輕晝永，引鶯囀上林，魚

遊靈沼。巷陌乍晴，香塵染惹，垂楊芳草。　因念秦樓彩鳳，楚觀朝雲，往昔曾迷歌笑。別來歲久，偶憶歡盟重到。人面桃花，未知何處，但掩朱扉悄悄。盡日佇立無言，贏得淒涼懷抱。

又，一〇七頁《破陣樂》詞曰：

露花倒影，煙蕪蘸碧，靈沼波暖。金柳搖風樹樹，繫彩舫龍舟遙岸。千步虹橋，參差雁齒，直趨水殿。繞金堤、曼衍魚龍戲，簇嬌春羅綺，喧天絲管。霽色榮光，望中似覩，蓬萊清淺。　時見。鳳輦宸遊，鸞觴禊飲，臨翠水、開鎬宴。兩兩輕舠飛畫楫，競奪錦標霞爛。罄歡娛，歌魚藻，徘徊宛轉。別有盈盈遊女，各委明珠，爭收翠羽，相將歸遠。漸覺雲海沈沈，洞天日晚。

又，二一六頁《透碧宵》詞曰：

月華邊。萬年芳樹起祥煙。帝居壯麗，皇家熙盛，寶運當千。端門清晝。觚稜照日，雙闕中天。太平時、朝野多歡。遍錦街香陌，鈞天歌吹，閬苑神仙。　昔觀光得意，狂遊風景，再覩更精妍。傍柳陰，尋花徑，空恁嚲轡垂鞭。樂遊雅戲，平康豔質，應也依然。仗何人、多謝嬋娟。道宦途蹤跡，歌酒情懷，不似當年。

柳詞中如此者尚多，此不遍舉。從内容不難看出，這些詞都寫於出仕之後。如《滿朝歡》與《透碧宵》兩詞，上闋皆寫汴京景色，下闋寫別汴京之後又重來汴京，所謂「別來歲久，偶憶歡盟重到」；「昔觀光得意，狂遊風景，再覩更精妍」；然後又寫到如今，卻謂「道宦途蹤跡，歌酒情懷，不似當年」。如此等等，顯然只有將這些詞視作爲宦之後再來汴京所寫才合乎情理。而柳永出仕後再來汴京者，惟慶曆元

年至三年而已(觀後考可知)。詞中所寫有些景觀，是惟御苑才有的景觀，非一般人所能見，亦必親歷者方能寫。如「水殿」，《宋史·禮十六》載：「幸金明池習水戰，帝御水殿詔近臣觀之。」至如《傾杯樂》與《破陣樂》詞中所謂「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時見。鳳輦宸遊，鸞觴禊飲，臨翠水、開鎬宴」，這決不是柳永當年出仕之前所能見到的，惟在出仕之後，即在京爲官之後，才能有緣在「天仗裏，常瞻鳳輦」，才能「時見。鳳輦宸遊」，才有資格參與「鎬宴」亦即御宴。柳永在京爲官期間曾有詩贈内侍孫可久。吴處厚《青箱雜記》卷十曰：

仁宗朝，内臣孫可久，賦性恬淡，年逾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車載酒，優遊自適。石曼卿嘗過其居，題詩曰：『南北沾河潤，幽深在禁城。疊山資遠意，讓俸買閑名。閉户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趣，朝隱石渠生。』屯田(員)外郎柳永亦贈詩曰：『故侯幽隱直城東，草樹扶疏一畝宫。曾耳貂璫爲近侍，卻紆絛褐作閑翁。高吟擁鼻詩懷壯，雅論持衡道氣充。厭盡繁華天上樂，始將蹤跡學冥鴻。』可久好吟詠，效白樂天格，嘗爲陝西駐泊，爲樂天搆祠堂於郡城大阜之頂，中安繪像，仍繕寫平生歌詩警策之句，遍於舊壖。晚年著《歸休集》，行於世，年七十餘卒。

吴處厚爲皇祐五年(一〇五三)進士，至柳永卒時吴起碼二十餘歲。其人雖入《宋史·奸臣傳》，其記當有可參考處。孫可久《宋史》無傳。石曼卿即石延年，卒于慶曆元年(一〇四一)。由石曼卿之卒年，可推知孫可久致仕起碼在慶曆元年之前。柳詩當寫于慶曆元年至慶曆三年之間，亦即孫致仕之

後，柳在京爲官時。因此前柳在西京陵台令任上，無由見孫。又，慶曆元年，柳永五十四或五十六歲。據此，則知柳永與孫可久年齒相當，亦可能寫于柳永致仕之後居汴京時。

自寶元元年至慶曆三年，先後帥京西北路知許州者爲吕夷簡、任布、李淑、夏竦與王舉正。其中吕與柳自爲故人，前已述明；夏竦與柳永同歲或長兩歲，且少時即與柳永之父有交，亦當爲故人；李淑爲柳永舉進士時主考官之一，王舉正爲柳永舉進士時之別頭試考官，于柳均有座主與門生之誼；惟任布未見與柳有何交往。任布，河南人，第進士，上疏請備邊防，真宗識其名，累遷樞密副使。《宋史》卷二八八有傳。舉柳者其誰歟？録以待考。

《樂章集》有《木蘭花令·古繁華茂苑》詞，爲慶曆三年（一〇四三）春贈蘇州太守吕溱之作（詳見此詞附考），以宋制不許官員請假遠遊原之，則此年柳永至蘇州當爲移任無疑。陵台令資序已在赤縣知縣之上通判之下，去蘇州爲通判耶，抑或任別官，殊難判斷。按宋官制，大州通判爲正七品，中下州通判爲從七品。據上考可知，柳永去蘇州時，已遷爲太常博士，從七品，只比大州通判差半品。蘇州固然爲大州，然以外任差遣一般高於官階原之，無論如何柳永此時已够通判資序，而按方誌體例，只載知州而不載州之副貳，故柳永不見於方誌所載。

柳永在蘇州任大約只有半年，至慶曆三年（一〇四三）秋，又移任成都。蔣堂於慶曆二年六月，以天章閣待制、户部郎中知杭州，而柳永亦於三年春來蘇州；蔣堂于慶曆三年六月移知益州，而柳永亦恰於其時移任成都，其巧合歟？其援引歟？待考。慶曆四年春，柳永在成都作《一寸金·井絡天開》詞

贈蔣堂（詳見此詞附考）。《樂章集》中還有不少詞寫及離汴京經陝西之作，要者如《曲玉管》詞曰：

隴首雲飛，江邊日晚，煙波滿目凭欄久。立望關河，蕭索千里清秋。忍凝眸。　杳杳神京，盈盈仙子，別來錦字終難偶。斷雁無憑，冉冉飛下汀洲。思悠悠。　暗想當初，有多少、幽歡佳會，豈知聚散難期，翻成雨恨雲愁。阻追遊。每登山臨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場消黯，永日無言，卻下層樓。

又，一三二頁《少年遊》詞曰：

長安古道馬遲遲。高柳亂蟬棲。夕陽島外，秋風原上，目斷四天垂。　歸雲一去無蹤跡，何處是前期。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去年時。

又，一三三頁《少年遊》詞曰：

參差煙樹灞陵橋。風物盡前朝。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　夕陽閑淡秋光老，離思滿蘅皋，一曲《陽關》，斷腸聲盡，獨自凭蘭橈。

又，一四五頁《戚氏》詞曰：

晚秋天。一霎微雨灑庭軒。檻菊蕭疏，井梧零亂惹殘煙。凄然。望鄉關。飛雲黯淡夕陽間。當時宋玉悲感，向此臨水與登山。遠道迢遞，行人悽楚，倦聽隴水潺湲。正蟬吟敗葉，蛩響衰草，相應喧喧。　孤館度日如年。風露漸變，悄悄至更闌。長天净，絳河清淺，皓月嬋娟。思綿綿。夜永對景，那堪屈指，暗想從前。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　帝里風光好，當年少

日，暮宴朝歡，況有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留連。別來迅景如梭，舊遊似夢，煙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長縈絆。追往事、空慘愁顏。漏箭移、稍覺輕寒。聽嗚咽、畫角數聲殘。對閑窗畔，停燈向曉，抱影無眠。

此四詞有四個共同點：第一，均寫秋景；第二，均寫行役之苦況；第三，均點名陝西地理景觀；第四，均懷念在汴京偎紅依翠的生活。這四個共同點足以說明，柳永剛剛離開汴京，在秋季行役于長安道，而長安道又爲自京赴成都必經之路。宋制，知益州者則爲成都府、利州、梓州、夔州四路兵馬鈐轄，統稱四川四路，管轄範圍極廣，柳永到底在何州任職，無以考察，詞中亦無蹤跡可尋。此時柳永亦完全具備通判資序，當爲某州通判，或竟在益州任通判之職亦未可知。此次赴川，當於慶曆三年夏末或初秋自蘇州出發，晚秋行經陝西，初冬至成都，第二年春寫詞贈蔣堂。是編初版時，因未辨「靈台」之誤，以爲此數詞爲去甘肅赴靈台縣令時經陝西之作，而年月又不可考，故未曾爲此數詞繫年。現知爲去四川經陝西之作，則寫於慶曆三年秋明矣。

《樂章集》中還有不少詞寫及湖南。如五頁《雪梅香》詞曰：

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漁市孤煙裊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楚天闊，浪浸斜陽，千里溶溶。　臨風。想佳麗，別後愁顏，鎮斂眉峰。可惜當年，頓乖雨跡雲蹤。雅態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無憀恨、相思意，盡分付征鴻。

又，一六三頁《輪臺子》詞曰：

霧斂澄江，煙消藍光碧。彤霞襯遥天，掩映斷續，半空殘月。孤村望處人寂寞，聞釣叟、甚處一聲羌笛。九疑山畔纔雨過，斑竹作、血痕添色。感行客。翻思故國，恨因循阻隔。路久沈消息。正老松枯柏情如織。聞野猿啼，愁聽得。見釣舟初出、芙蓉渡頭，鴛鴦灘側。干名利禄終無益。念歲歲間阻，迢迢紫陌。翠蛾嬌豔，從別後經今，花開柳拆傷魂魄。利名牽役。又争忍、把光景拋擲。

又，二〇〇頁《迷神引》詞曰：

一葉扁州輕帆卷。暫泊楚江南岸。孤城暮角，引胡笳怨。水茫茫，平沙雁、旋驚散。煙斂寒林簇，畫屏展。天際遥山小，黛眉淺。　舊賞輕拋，到此成遊宦。覺客程勞，年光晚。異鄉風物，忍蕭索、當愁眼。帝城賒，秦樓阻，旅魂亂。芳草連空闊，殘照滿。佳人無消息，斷雲遠。

又，二二二頁《臨江仙引》詞曰：

渡口、向晚，乘瘦馬、陟平岡。西郊又送秋光。對暮山横翠，襯殘葉飄黄。憑高念遠，素景楚天，無處不凄涼。　香閨別來無信息，雲愁雨恨難忘。指帝城歸路，但煙水茫茫。凝情望斷淚眼，盡日獨立斜陽。

又，二一〇頁《陽臺路》詞曰：

楚天晚。墜冷楓敗葉，疏紅零亂。冒征塵、匹馬驅驅，愁見水遥山遠。追念少年時，正恁鳳幃，依香偎暖。嬉遊慣。又豈知、前歡雲雨分散。　此際空勞回首，望帝里、難收淚眼。暮煙衰

草，算暗鎖、路岐無限。今宵又、依前寄宿，甚處葦村山館。寒燈畔。夜厭厭、憑何消遣。

又，一四七頁《輪臺子》詞曰：

一枕清宵好夢，可惜被、鄰雞喚覺。忽忽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前驅風觸鳴珂，過霜林、漸覺驚棲鳥。冒征塵遠況，自古淒涼長安道。行行又歷孤村，楚天闊、望中未曉。念勞生，惜芳年壯歲，離多歡少。歎斷梗難停，暮雲漸杳。但黯黯魂消，寸腸憑誰表。恁馳驅、何時是了。又爭似、卻返瑶京，重買千金笑。

又，九九頁《卜算子》詞曰：

江楓漸老，汀蕙半凋，滿目敗紅衰翠。楚客登臨，正是暮秋天氣。引疏砧、斷續殘陽裏。對晚景、傷懷念遠，新愁舊恨相繼。脈脈八千里，念兩處風情，萬重煙水。雨歇天高，望斷翠峰十二。儘無言，誰會憑高意。縱寫得、離腸萬種，奈歸雲誰寄。

若仔細尋繹，《樂章集》中寫及湖南者遠不止此數。所以將此數詞全文録出，旨在爲排比其寫作時間及其因何事至湖南。柳永之父柳宜曾于淳化元年（九九〇）至三年（九九二）通判全州，其時柳永尚爲七八歲之幼童，自然寫不出這些詞來。中進士之前會不會舊地重遊？即使有此可能，這些詞亦決非全寫於舊地重遊時，因其中有些詞屢屢提及「宦遊」，惟作在湖南爲官時寫這些詞才合乎情理。況且有些詞所寫完全是官員出行場面。如「前驅鳴珂」即爲顯例。宋代通判以上官員出行有導從呵引，人數多少雖前後變化無常，然終宋之世，均有導從呵引則爲定制。《宋會要·儀制四》之十三載：真宗咸平

二年八月，詔：「諸路節鎮知州都監，給供身當直軍士各七十人，通判十五人；防團軍使知州都監各五十人，通判十人；河北、河東、陝西有駐泊兵處，節鎮知州都監各百人，防團軍使知州都監各七十人。」此則完全說明，柳永在湖南任通判當大致不差。

然任何州通判耶？復可從地理角度予以考察。詞中地理景觀分明者乃九疑山（亦作九嶷山）。九疑山在湖南甯遠縣南六十里，宋時屬道州（治所當今湖南道縣）。觀其「九疑山畔纔雨過，斑竹作、血痕添色」句，顯系寫實而非用典，柳永豈通判道州耶？《卜算子》詞曰「望斷翠峰十二」，與《輪臺子·一枕清宵好夢》二詞合觀，則知爲柳永離開湖南赴陝西任，經洞庭湖登君山時所寫。剛剛離開湖南，故曰「楚客」；自湖南赴陝西，故曰「冒征塵遠況，自古淒涼長安道」；正在途中，故曰「行行又歷孤村，楚天闊、望中未曉」。岳州乃自湖南赴陝西必經之途，入洞庭，登君山，亦在意中。君山有十二峰，亦人所共知。二詞均寫秋季景色，時序亦相一致。

至如柳永何時至湖南，何時離開，因資料短缺，無以確考，只能從其前後仕履推其大概。柳永慶曆四年以前之仕履已如前考，慶曆七年之後又官蘇、杭（説詳後），杭州任後即至致仕之年。故其在湖南任通判，只能在慶曆四年至七年之間。又，《輪臺子》又謂「恨因循阻隔」，「念歲歲間阻」，《臨江仙引》又謂「西郊又送秋光」，據此可知，柳永在湖南爲官曾兩度經歲。而柳永至蘇州前，尚有在陝西爲官仕履，慶曆四年春又在成都。如此排比，柳永官湖南只能在慶曆四年至六年。蓋慶曆四年春在成都寫《一寸金·井絡天開》詞贈蔣堂之後，即於是年夏秋間移官湖南道州，六年秋又自湖南移官陝西，正所謂「西郊

又送秋光」耳。此數年間，荆湖南路府帥知潭州者先後爲劉沆與劉夔。沆，吉州永新人，天聖八年進士，慶曆四年至五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安撫使，以征猺民之亂殘民太甚而降知鄂州，有權術。《宋史》卷二八五有傳。夔，建州崇安人，與柳永爲小同鄉。第進士，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嘗發廩賑饑，民賴以活，有政聲。《宋史》卷二九八有傳。

宋羅燁《醉翁談録》中有如下記載：「柳耆卿宰華陰日，有不羈子挾僕從遊妓，張大聲勢。妓意其豪家，縱飲食。僅旬日後，攜妓首飾走。妓不平，訟于柳，乞判執照狀撲之。」且不論是否「宰華陰」，柳永曾在陝西爲官，詞中卻有跡可尋。如一一三頁《醉蓬萊》詞曰：

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嫩菊黄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遊，鳳輦何處，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簾卷，月明風細。

此詞當爲柳永由湖南剛至陝西之作。或謂柳入川經陝時亦在秋季，何以見得必作於在陝爲官時耶？因入川經陝時之詞，均及行役苦況，且均憶及汴京美女，而此詞卻決然不同：上闋寫素秋風光，下闋想象汴京「此際宸遊」，所謂「身在山林，心懷魏闕」者是也。從此可約略窺見柳永長期外任而回不到朝廷之心態，下文再詳析。

又，一九二頁《望遠行》詞曰：

長空降瑞，寒風翦，淅淅瑶花初下。亂飄僧舍，密灑歌樓，迤邐漸迷鴛瓦。好是漁人，披得一

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卻旗亭酒價。　幽雅。乘興最宜訪戴，返小棹、越溪瀟灑。皓鶴奪鮮，白鷴失素，千里廣鋪寒野。須信幽蘭歌斷，彤雲收盡，別有瑶台瓊榭。放一輪明月，交光清夜。

此詞寫長安冬景，爲柳詞中藝術性較高的一首。或謂詞中之「長安」，指汴京何不可耶？此理固然，但柳詞均爲寫實之作，凡提到「長安」，一般均爲實指長安，而非代指汴京。不惟如此，柳詞中屢屢提及長安，後至蘇州時所寫之詞還憶及長安。如寫於蘇州的《瑞鷓鴣》詞開頭即曰：「全吴嘉會古風流。渭南往歲憶來遊。」若謂自汴京至蘇州，何能有第二句耶？若謂自成都徑往蘇州而經陝西，應謂「成都往歲憶來遊」，而不應謂「渭南」。所謂「渭南往歲憶來遊」者，意謂往歲人雖在渭南，卻向往蘇州之遊耳。故通觀柳詞，似惟作曾在陝西爲官，始合乎情理。

又，一九一頁《引駕行》詞曰：

紅塵紫陌，斜陽暮草長安道，是離人、斷腸處，迢迢匹馬西征。新晴。韶光明媚，輕煙淡薄和風暖，望花村、路隱映，摇鞭時過長亭。愁生。傷鳳城仙子，别來千里重行行。又記得臨岐，淚眼濕、蓮臉盈盈。　消凝。花朝月夕，最苦冷落銀屏。想媚容、耿耿無眠，屈指已算回程。相縈。空萬般思憶，爭如歸去覩傾城。向繡幃、深處並枕，説如此牽情。

此詞寫春季行役于長安道中，更加證實了柳永曾在陝西爲官。不然，若以爲是由京赴川經陝之作，何以能由秋至春耶？然羅忼又謂「宰華陰」，殊不可解，疑「宰華陰」爲「知華州」之誤。華州轄鄭、下邽、蒲

城、華陰、渭南五縣，州治所在鄭縣（今縣已不存，其地相當於今之華縣），與華陰縣東西相鄰，古又爲華陰郡，蓋羅燁以此致誤亦未可知。又，宋制，官員同品同階者若外任即示貶意，故外任者往往加官以示撫慰。如王安石罷相，寄禄官卻連加九階。除非柳永在此期間有贓犯過失，否則不會由通判降爲知縣。據《燕翼詒謀録》卷三載：「舊制，京朝官實歷三任入同判，同判實歷三任入知州。天聖六年七月己亥，詔自今任内有五人同罪，奏舉減一任。『同判』後改爲『通判』，至今因之。」準此，則柳永至華州任時已够知州資序，然卻不見於《華州志》，豈其《志》失載歟，抑或其時之柳永仍然爲通判資序，殊難遽斷。華州宋屬永興軍路，慶曆六年到七年，永興軍路府帥爲鄭戩、程琳與葉清臣。鄭戩《宋史》無傳，《宋大臣年表》謂嘉祐初，官至樞密副使。程琳，博野人，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科，遷太常博士，累官樞密直學士，皇祐元年入相。《宋史》卷二八八有傳。葉清臣，常州人，天聖二年進士第二，寶元初爲兩浙轉運副使，移知永興軍，皇祐三年出知河陽，卒。《宋史》卷二九五有傳。

柳永在華州任大約不到半年，至慶曆七年（一〇四七）春，柳永又由陝西赴蘇州任職。下列二詞當視爲初離陝西赴蘇州之作。二二二頁《臨江仙引》詞曰：

上國。去客。停飛蓋，促離宴。長安古道綿綿。見岸花啼露，對堤柳愁煙。物情人意，向此觸目，無處不凄然。醉擁征驂猶佇立，盈盈淚眼相看。況繡幃人静，更山館春寒。今宵怎向漏永，頓成兩處孤眠。

又，六二二頁《定風波》詞曰：

竚立長堤，淡蕩晚風起。驟雨歇、極目蕭疏，塞柳萬株，掩映箭波千里。走舟車向此，人人奔名競利。念蕩子、終日驅驅，爭覺鄉關轉迢遞。　何意。繡閣輕拋，錦字難逢，等閒度歲。奈泛泛旅跡，厭厭病緒，邇來諳盡，宦遊滋味。此情懷、縱寫香箋，憑誰與寄。算孟光、爭得知我，繼日添憔悴。

二詞均寫陝西春景，而行役之方向又爲東去，觀其「上國」、「去客」、「箭波」云云可知。「上國」，泛指京都以西地區，此處指長安。《左傳·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句，杜預注曰：「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去客」謂離開陝西。「箭波」謂黃河出龍門之波，典出《諸子集成·慎子逸文》：「河之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柳永在陝西本來「心懷魏闕」，然卻未能入京爲官而赴蘇州，故詞調悲涼。何以如此，下文再作分析。

《樂章集》中有九六頁《永遇樂·天閣英遊》一闋，爲贈蘇州太守滕宗諒之作（詳見此詞附考），則足以證明此年柳永已移蘇州。滕宗諒爲柳永中進士時之封印卷首官，是柳座主之一，其來蘇州爲巧合，抑或爲滕所援引，未能確知。《樂章集》蘇州詞亦復不少，如一九〇頁《洞仙歌》詞曰：

乘興，閑泛蘭舟，渺渺煙波東去。淑氣散幽香，滿蕙蘭汀渚。綠蕪平畹，和風輕暖，曲岸垂楊，隱隱隔、桃花圃。芳樹外，閃閃酒旗遥舉。　羈旅。漸入三吴風景，水村漁市。閑思更遠神京，拋擲幽會小歡何處。不堪獨依危檣，凝情西望日邊，繁華地、歸程阻。空自歎當時，言約無據。傷心最苦。竚立對、碧雲將暮。關河遠，怎奈向、此時情緒。

柳永曾兩次至蘇州，然第一次自汴京來，不應謂「關河遠」。既謂「關河遠」，又謂「渺渺煙波東去」，「漸入三吳風景」，顯然作於離陝而將至蘇州時。又，一〇九頁《雙聲子》詞曰：

晚天蕭索，斷蓬蹤跡，乘興蘭棹東遊。三吳風景，姑蘇臺榭，牢落暮靄初收。夫差舊國，香徑沒、徒有荒丘。繁華處，悄無覩，惟聞麋鹿呦呦。想當年、空運籌決戰，圖王取霸無休。江山如畫，雲濤煙浪，翻輸范蠡扁舟。驗前經舊史，嗟漫載、當日風流。斜陽暮草茫茫，盡成萬古遺愁。

又，二一一頁《西施》詞曰：

苧羅妖豔世難偕。善媚悅君懷。後庭恃寵，盡使絕嫌猜。正恁朝歡暮宴，情未足，早江上兵來。　捧心調態軍前死，羅綺旋變塵埃。至今想，怨魂無主尚徘徊。夜夜姑蘇城外，當時月，但空照荒台。

又，二三〇頁《瑞鷓鴣》詞曰：

全吳嘉會古風流。渭南往歲憶來遊。西子方來，越相功成去，千里滄江一葉舟。　至今無限盈盈者，盡來拾翠芳洲。最是簇簇寒竹，遙認南朝畫、晚煙收。三兩人家古渡頭。

《瑞鷓鴣》詞開頭即曰：「全吳嘉會古風流。渭南往歲憶來遊。」足以證明蘇州之任緊接華州之任。《洞仙歌》爲剛進入蘇州之作，又謂「和風輕暖，曲岸垂楊，隱隱隔、桃花圃。芳樹外，閃閃酒旗遙舉。」可證柳永入蘇州在春季，《瑞鷓鴣》又曰「最是簇簇寒竹，遙認南朝畫、晚煙收」則似乎又寫秋季。從此中亦可約略看出，柳永在蘇州不會是怱怱過客，在蘇州任當在一年以上。

柳永何時離蘇州不得而知，但至皇祐五年（一〇五三），柳永又移任杭州。《早梅芳·海霞紅》爲贈杭帥孫沔之作（詳見此詞附考），杭州又爲兩浙路帥司所在地，柳永若爲通判，究竟任兩浙路十四州府中那一州通判，抑或竟是杭州通判，則無從再考。此數年間，先後帥杭者爲蔣堂、范仲淹、方偕、張方平、吕溱、李兑、孫沔、何中立、梅摯。九人之中柳永曾有詞贈蔣堂、孫沔與吕溱，而蔣堂又是柳永座主之一。范仲淹名聞古今，不贅。方偕，莆田人，與柳爲同鄉，大中祥符四年進士，歷温州軍推，漣水、汀州軍判，遷知杭州，至和二年卒。《宋史》卷三〇四有傳。張方平，前已述，此不贅。李兑，臨潁人，登進士第，仁宗時由殿中侍御史知諫院，歷守杭、越、廣、河陽、鄧諸郡，爲政簡嚴，終工部尚書。《宋史》卷三三三有傳。何中立，前已述，此不贅。梅摯，成都新繁人，天聖進士，通判蘇州，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宋史》卷二九八有傳。

至嘉祐元年（一〇五六），柳永已七十或七十二歲，致仕亦當在兩浙任上。至嘉祐三年（一〇五八）柳永已七十二或七十四歲，尚在汴京寫《臨江仙·嗚珂碎撼都門曉》詞贈劉敞（詳見此詞附考），此時柳永已致仕，所以能在汴京，只能有兩種解釋：一爲致仕後長居汴京，二爲投靠其子柳涗。總之，柳永壽在七十以上當無疑。

三、柳永何以未任劇要差遣補識

柳永官位不低，上述柳永之上司，好多人官至郎中者，即便不是府帥，起碼也是郡將了，而柳永卻似

乎一直任閒散差遣，令人撲朔迷離。至華州已完全够知州資序了，然卻不見史籍記載。到了蘇州，卻似乎仍然是通判或相當於通判的資序。何耶？宋人記其原因者頗多。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八曰：

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調選，入内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應制。耆卿方冀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萊慢》。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悦。讀至「宸遊鳳輦何處」，乃與御制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其後，陳師道《後山詩話》與葉夢得《避暑録話》亦提及此事，惟詞句有異，此不贅舉。王闢之生卒年雖不可考，以治平間（一〇六四——一〇六七）中進士原之，柳永卒時王亦當十餘歲至二十歲，其于柳永事，當得之父老聞傳。「入内都知」爲「内臣極品」，總管皇帝侍衛及上傳下達之事，爲炙手可熱之人物。然所謂「史某」者，《宋史》卻無傳。此人無考倒無關緊要，關鍵在於王闢之所説是否屬實。

《宋會要·禮二九》之三十至三一載仁宗御制真宗挽詞有句曰：「儼時巡之仙仗，護川逝之宸儀。嗚呼哀哉！攀鼎龍兮莫皇，瞻幄鳳兮何有？」（哀文蓋千餘字，此處引録者爲結尾部分）這不正是「宸遊鳳輦何處」之意麽？故知王所謂「皇祐中，久困調選」，雖時間不符，而所言事實卻並無差謬。至如王謂神宗「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地，永自此不復進用。」「翻」字犯皇家之忌，亦理之宜然。如上所考，此詞慶曆六年寫於陝西。王闢之謂作於汴京，正中有誤耳。

若再以柳永之仕履行實證之，則王氏之言尤爲不誣。通觀柳永仕履，中進士後爲選人，四年後即改官爲著作郎，越過京官而直至朝官，實爲士人之殊榮。然宋代重通才之選，尤重首令之選。柳永除作了四年地方行政長官及三年祠官外，自慶曆元年即入朝爲官。故柳永雖不願出朝外任，爲仕途通達計，卻不得不外任。孰知自慶曆三年出朝後，先後至蘇州、成都、道州、華州，一去四年，其思回朝之切，則可想而知。柳永大凡作於外地之詞，無論寫什麽，都能掉轉筆頭，來懷念在汴京之偎紅依翠歲月。惟此詞不然，在掉轉筆頭之後卻來思君。王所謂「方冀進用」恐非虚語，「永自此不復進用」亦成爲事實。觀柳永早已具通判資序，在知華州後，官雖仍依制叙遷不誤，然要劇之差遣，於史卻無聞，亦無以細考。至於柳永是否如葉夢得所説「始悔爲己累」，也不難從柳詞中找到答案。其一一頁《鬥百花》詞曰：

颯颯霜飄鴛瓦，翠幕輕寒微透，長門深鎖悄悄，滿庭秋色將晚。眼看菊蕊，重陽淚落如珠，長是淹殘粉面。鸞輅音塵遠。無限幽恨，寄情空殢紈扇。應是帝王，當初怪妾辭輦。陡頓今來，宫中第一妖嬈，卻道昭陽飛燕。

柳詞的最大特點，就是有啥説啥，實話實説，惟獨此詞是個例外。與柳詞中别的美人詞不同，此詞用古代文人慣用而柳永卻極罕用的「香草美人」格，來寄託君臣遇合與離異。詞用漢武帝陳皇后與漢成帝班婕伃典，其用意是既隱曲而又明顯的。柳永在此以陳皇后與班婕伃自況，謂自己當初不該「辭輦」離開汴京，希望得到皇帝重新寵幸，然而卻「鸞輅音塵遠」，即使「寄情紈扇」，也只能「空殢」，難以改變「稀復進見」之命運。這首詞有悔恨，有希望，最終卻也成了讖語。不惟如此，蘇、杭乃繁華之地，美

女如雲。然一向迷戀美女的柳永，晚年再至蘇、杭，卻心態大變，極少寫美女，卻一反常態，以西施爲題材詠史，表現了「美人誤國」、「美人禍水」的主題。這不有點太奇怪了嗎？但若與王闢之記柳永之事聯繫起來，就見怪不怪了。

是編初版及重印時，對柳永仕履行實未及細考，疏漏與舛誤不少，趁此三印之際，補正如上。是耶非耶，敬俟讀者及學界同仁有以教我！至如詞中訓詁，亦因命意之不同而會有所變化，未能亦不必一一改動，是此是彼，讀者自有權衡。

四、箋注補正

除如上事實考辨者外，重檢是編之箋注，仍覺疏漏與差謬兩存，玆補正如次。

一、頁一五《甘草子·秋暮》闋「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兩句。原只注「粉郎」，未盡其義。蔣防《霍小玉傳》：「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李生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李惟《霍小玉歌》：「西北檻前挂鸚鵡，籠中報道李郎來。」

二、頁二五《傾杯樂·禁漏花深》闋「會樂府兩籍神仙」句。原注誤。《宋史·樂志·教坊》載有「小兒隊舞」與「女弟子隊舞」，「兩籍神仙」即指此兩隊舞伎。

三、頁二八《笛家弄·花發西園》闋「豈知秦樓，玉簫聲斷」兩句。原注不確，此處應爲用蕭史、弄玉典。

四、頁五七《傳花枝·平生自負》闋「解刷扮，能呑嗽」兩句。原注未詳。今查爲宋人俗語，「刷扮」即打

扮，「能呩嗽」即能説能唱。

五、頁九六《永遇樂·天閣英遊》闋「孫閣長開」句。原注誤。孫閣，即孫楚樓，古酒樓名，在金陵（今南京）城西。李白《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

六、頁一六二《過澗歇近·酒醒》闋「小閣香炭成煤」句。原注誤。「香炭」，摻以香料之炭。《淵鑒類函》卷三六〇引《開元遺事》：「楊國忠家以炭屑同蜜相和，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熱爐中。」又引《三賢典語》：「李華燒三城絶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吴均《行路難》之五：「玉階行路生細草，金爐香炭變成灰。」孟浩然《寒夜張明府宴》：「香炭金爐暖，嬌弦玉指清。」

七、頁二四三《傾杯樂·樓鎖輕煙》闋「雙帶長抛擲」句。原注誤。劉孝綽《古意送沈宏詩》：「蕩子十年别，羅衣雙帶長。」

以上有關箋注之補正，多得自學界同仁指教，尤以中山大學陳永正教授指教爲多，特表謝忱！然陳教授在其《〈樂章集校注〉辨誤》（首發《學術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七期，全文轉載於《人大複印資料·近古代文學研究》一九九九年第十期）一文中的絶大部份意見，不佞未敢苟同，故隨即於當年十一月寫成《〈樂章集校注辨誤〉獻異》一文，幾經周折後得以連載於中華書局《書品》二〇〇一年第五期與第六期。意猶未盡，又寫成《就〈樂章集校注辨誤〉答陳永正教授》一文，亦將於近期發表，誠望能得到陳教授的再批評與讀者的真誠指教。

薛瑞生　壬午春杪寫於西北大學蝸居軒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